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十六號



民國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Vol. XXV, No. 16, August 25, 1928

二十五日出版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廿五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及大書坊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及地點詳細敍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劵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尙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東方雜誌社收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 每冊定價一角二分半 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半年	十二	一元五角五分	二元三角五分
全年	廿四	三元	四元六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爲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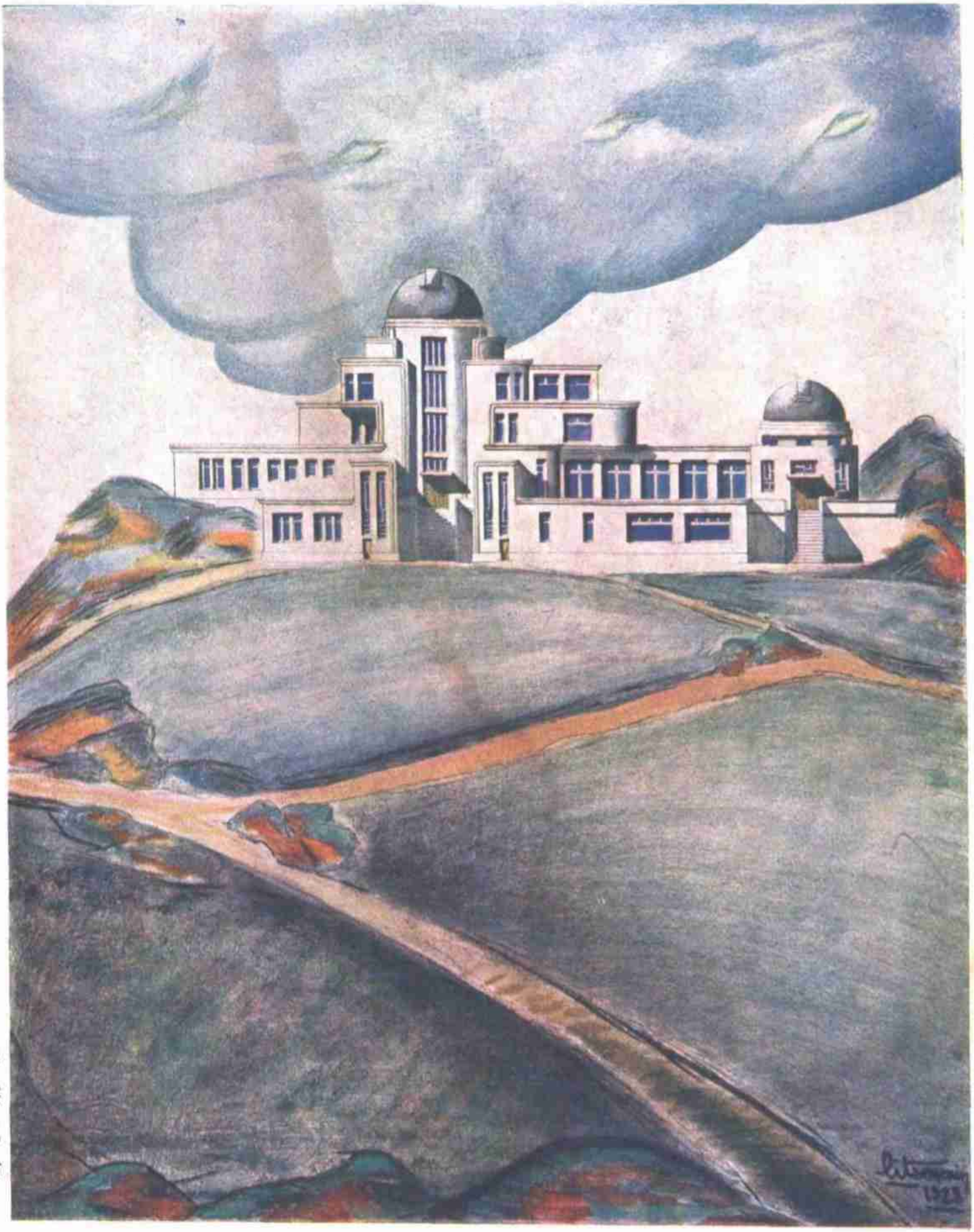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之正文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一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卽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 定單號數 二 定戶姓名 三 在何處定 四 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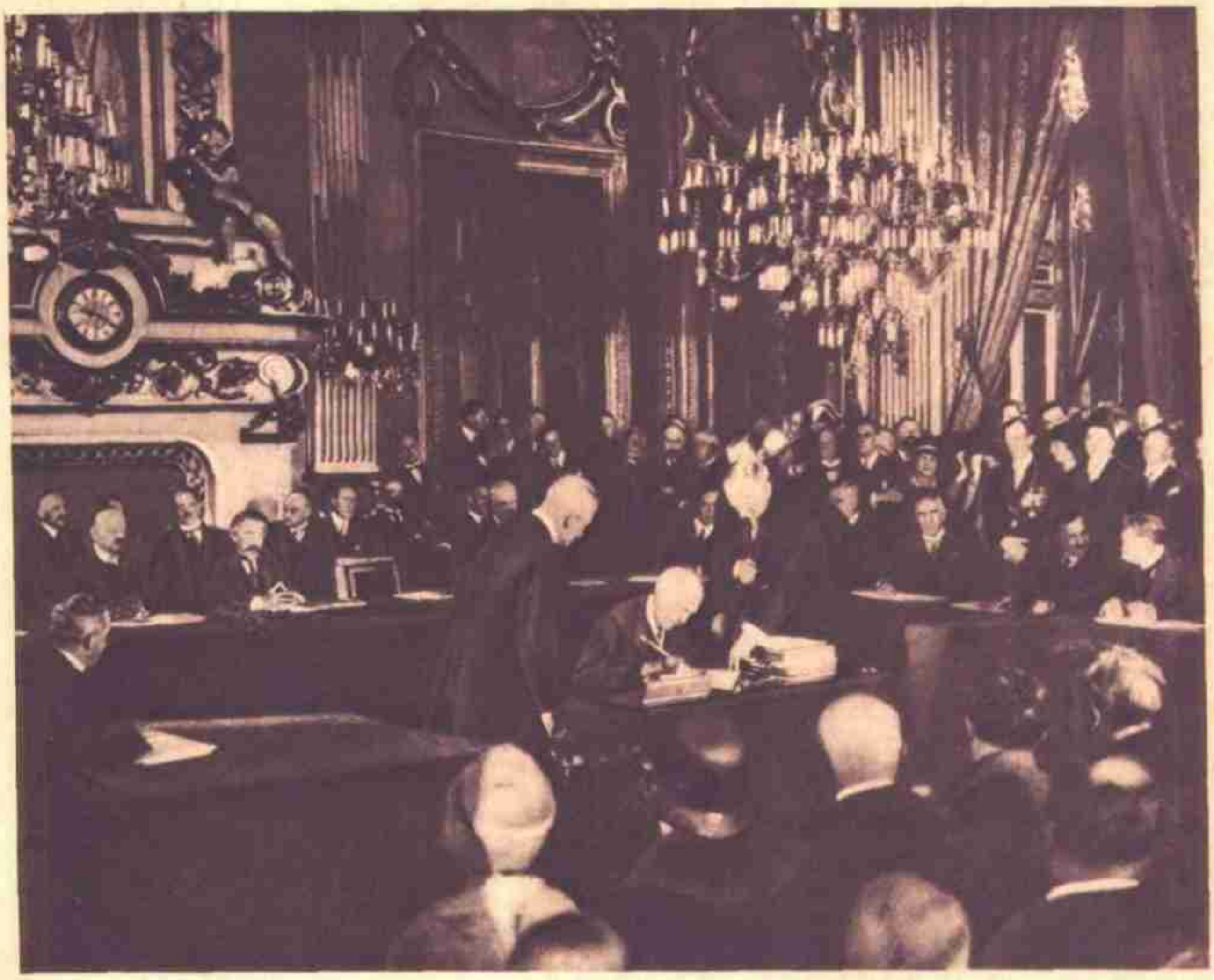


南京紫金山観象台（圖案）

李宗侃繪

非戰公約之簽字(一)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外交部舉行



美國國務卿開洛之簽字



德國外長斯德萊斯曼之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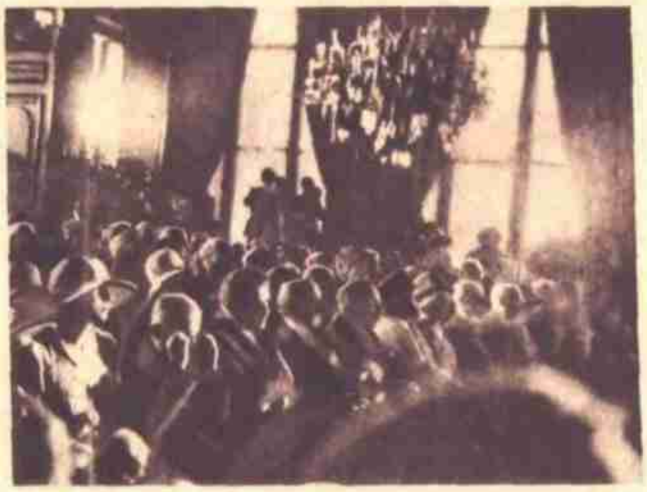
法國外長白里安之簽字

非戰公約之簽字(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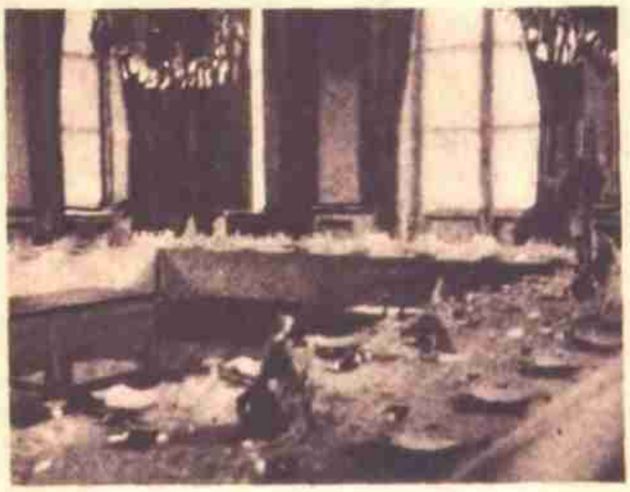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外交部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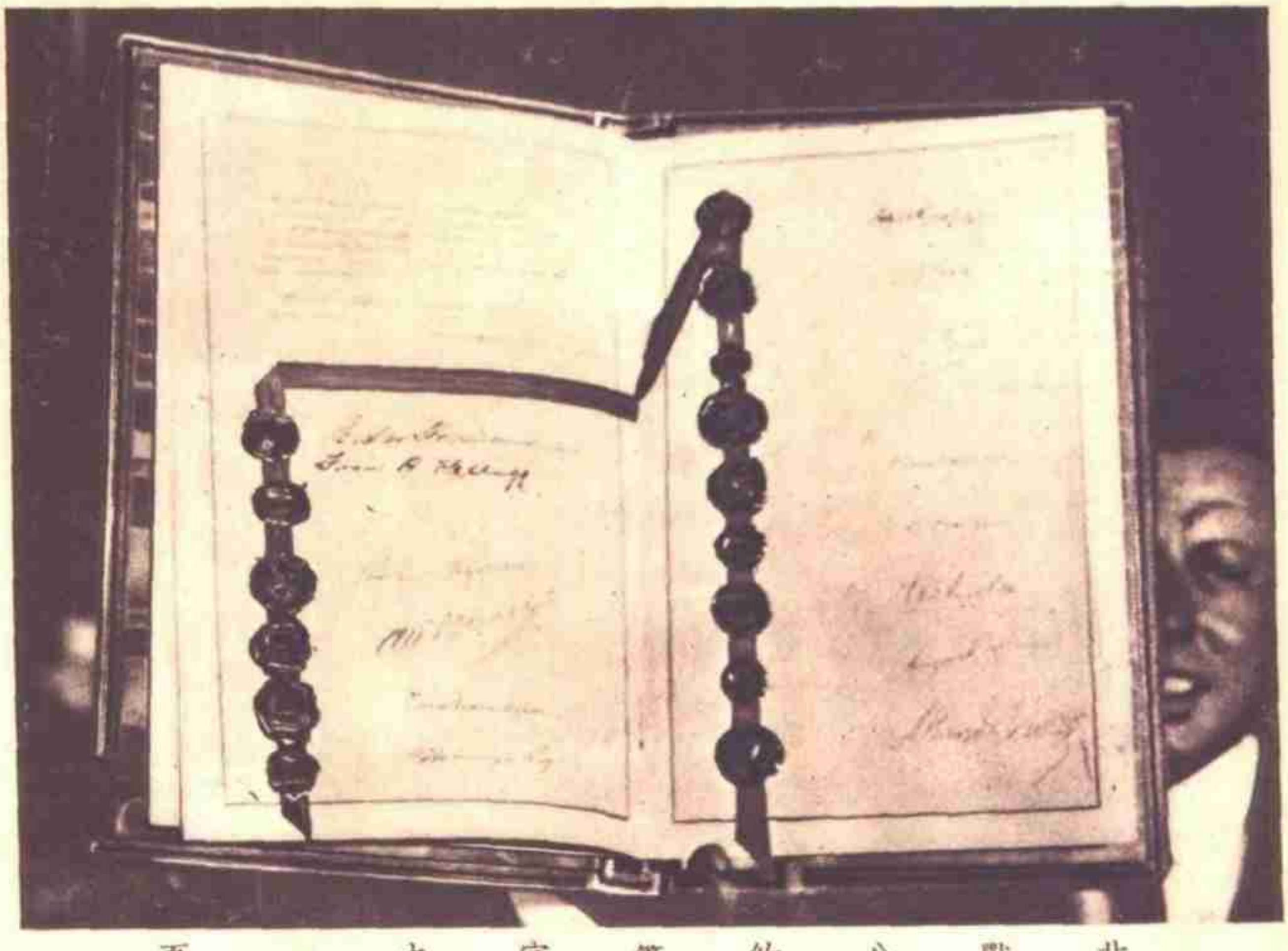
公約簽字時之各國代表:1.英國寇興登,2.美國開洛,3.德國斯德萊斯曼,4.比國海滿斯,居中演說者爲法國白里安。



簽字時旁觀之羣衆



簽字日晚之宴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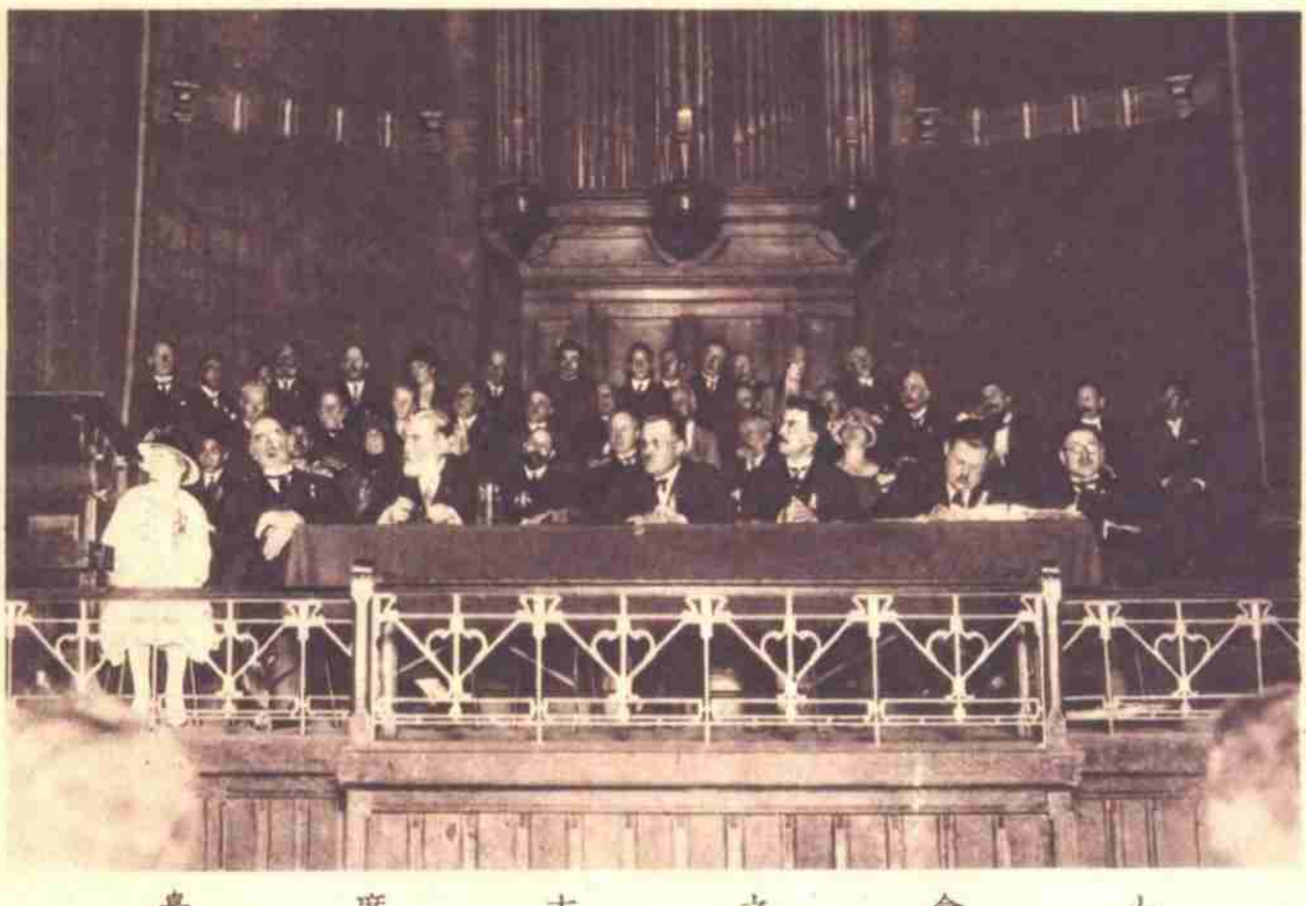
非戰公約簽字之一頁

第二十次萬國世界語大會

一九二八年八月三日一十日在比國盎凡爾舉行



大會會員在盎凡爾市立公園集合



大會之主席臺

(參看第十三號七四頁)

浙江省防軍司令部彈藥庫炸毀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已爆未爆的砲彈炸彈狼籍地上



爆發後殘存之一隅



炸毀後場口之守衛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十六號
民國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南京紫金山觀象台（設計者李宗侃）……一幅
非戰公約之簽字……七幅
第二十次萬國世界語大會……二幅
浙江省防軍司令部彈藥庫炸毀……三幅

國際

列强對華態度的轉變與最近廢約交涉……育幹（一）
蘇俄建設中亞新鐵路的價值及其與新疆的關係……育幹（五）
波蘭與希臘政局上的風波……頌華（七）
立陶宛修正憲法後的維爾諾問題……頌華（九）
和平的新方案——戰爭非法運動（巴黎通訊）……愈之（一三）
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之經過（中）……張梓生（二五）
蘇俄消費協作的史略……樓桐孫（三九）



世界論壇

凱末爾——新土耳其的創造者 …… Khairallah（四七）
日本前外相的「支那問題概觀」…… 幣原喜重郎（五三）
幣原「支那問題概觀」的反響 …… 小川平吉（五九）
羅素對於婚姻問題的新見解 …… B. Russell（六四）

墨翟爲印度人辨駁議 …… 鄭師許（六九）

正胡懷琛的墨翟爲印度人辨 …… 吳進修（七五）

墨翟續辨 …… 胡懷琛（八三）

新語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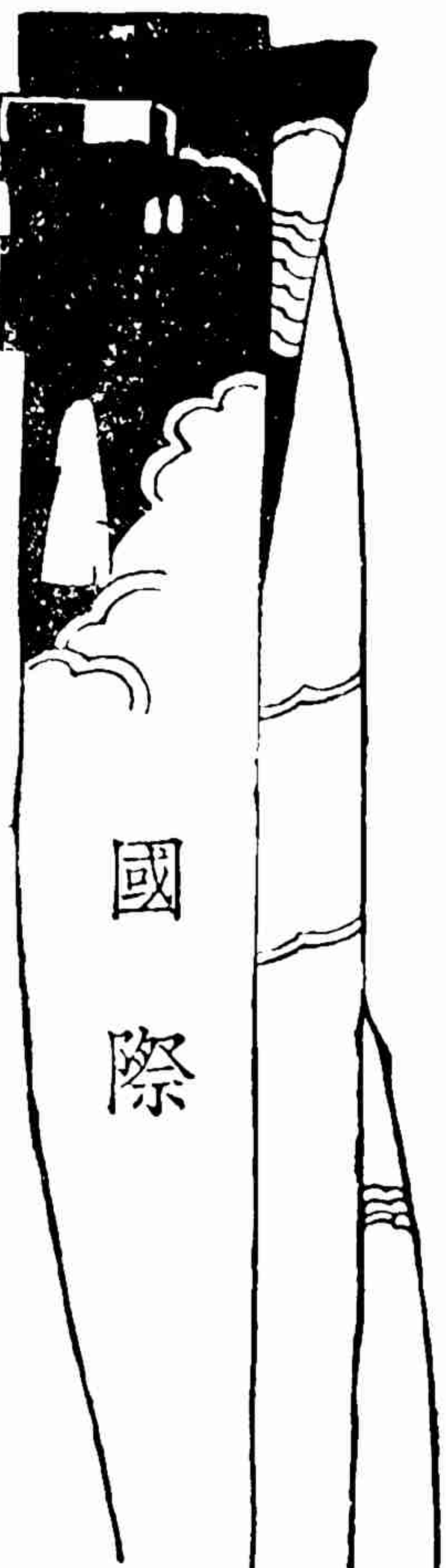
美國共和黨新總統候選人荷佛氏的少年生活 …… 哲生（八九）
美國民主黨新總統候選人斯密斯的幼時生活 …… 哲生（九一）
東陵劫 …… 哲生（九四）
運動界之五大王 …… 微知（九七）
羅馬教皇的日常生活 …… 逐初（一〇〇）
只用一段大木雕成的住宅 …… 哲生（一〇三）

機關車（小說）…… 李健吾（一〇五）

綠鸚鵡（劇本）（奧國 Arthur Schnitzler 著）…… 趙伯顏譯（一一三）

附錄——最近重要外交文件 ……（一二七）

時事日誌 ……（一三三）



列強對華態度的轉變與最近廢約交涉

國民革命軍自六月九日克服「舊北京」後，國民政府可算已經統一了全中國，因之在國際上的地位也就突然增進。在這個新局面下，國民政府為適應中國目前急切的需要起見，乃不能不遵循中山先生之遺教，努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運動。蓋中國國民革命的目的，本在求中國的平等自由，而其對象內則打倒軍閥，外則廢除不平等條約。今北伐既已成功，第一步打倒軍閥事業，已差堪告一段落；此後自然只有努力廢約的交涉，以求改正歷來的對外關係。近一個多月內，這事進行，大體還算順利；玆特就我國和列強交涉的經過彙記如下。

改正不平等條約的宣言　國民政府為欲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乃於六月十六日發表對外宣言，略謂：現在軍政時期將告終結，國民政府正從事於一切整頓與建設之工作，以期早日完成建設新國家之目的。惟欲建設新國家，則國民政府對外的關係自應另闢一新紀元。中國八十年來備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此種束縛既與國際相互尊重主權之原則相違背，亦為獨立國家所不許。因此中國屢次宣言期諸友邦之諒解；所幸自一九二六年末以來，諸友邦之當局已有同情於另訂新約之表示；今當中國統一告成之會，應進一步而遵正當之手續，實行重訂新約。這個宣言，可算是國民政府實行修約的第一聲。因此轟動了列強的視聽，都集中到新中國的廢約問題上頭來。

迄後到了七月七日，國民政府外交部更又發表一種關於不平等條約的宣言，並具體的規定一種「舊約已廢新約未訂前之臨時辦法」。一卽由王外長將此旨通知有關係各國公使，這時廢約運動，可算是已經到了具體化的時期。在這個宣言中，特別著重的有三點：（一）條約之已屆滿期者，當然廢除，另訂新約；（二）其尚未滿期者，國民政府應卽以正當之手續解除而重訂之；（三）舊約業已期滿而新約尚未訂定者，卽照臨時辦法處理一切。臨時辦法計共七條，而比較含有重要意義

的是第三、第四兩條，規定外人應受中國法律之支配；及第五條規定進出口關稅在國定稅則未實行前，照現行章程辦理。（關於上述宣言及臨時辦法請參考本誌本期附錄。）

進行廢約交涉的經過　國民政府發表上述宣言以後，便謀實際進行廢約交涉；乃於七月八日首先分別通告意大利和丹麥兩國駐華公使，謂前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所訂立的中義（意）友好通商行船條約，和同治二年（一八六三）訂立的中丹友好通商行船條約，距今已經六十餘年，兩國政治經濟商務情形諸多變遷，該約所載各項規定自不應繼續存在；因此國民政府認為該約於本年六月三十日滿期後，應即廢止；並提議尅日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為基礎，另訂新約。到七月十一日，外部又以中法越南陸路通商章程及其附約業於七年七日期滿，乃將聲明重訂新約的照會送交駐滬法總領事轉達法國公使；該約內容大體也和上述致意大利丹麥兩國者相同。到七月十九日，外部更以光緒二十二年訂立的中日通商行船條約並附屬文件及同年九月十三日所訂附屬前約之公立文憑，與光緒二十九年訂立的通商行船續約，也業於民國十五年十月第三次滿期，當經屢次展限修改迄未就緒，本月二十日又屆展限期滿，國民政府自應本七月七日宣言之主張，根據平等相互之原則商訂新約；在新約未訂立以前適用中國所頒布之「臨時辦法。」同時國民政府對於其他各國，也都重伸修改條約的意旨。惟對於英國提議修約係出於附帶的聲明；即因英人要求先行解決寧案，我國准如所請，於八月九日換文解決後，才由外長王正廷致照會於英公使，提議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為原則修訂現行條約。這便是近一個多月國民政府對於進行廢約修約交涉的經過。

各國對華態度的轉變　中國既向各國相繼提出廢約交涉後，列強的對華態度如何，乃成為遠東時局上最可注意的一件事情。從前列強的對華外交政策，本來都取所謂「協調」的手段；自一九二六年冬間英國首先打破此種連雞的局勢後，現在已無復「對華聯合戰線」之可言；大家只想乘機獨搶先着，在對華外交上佔一優越地位。這固然由於中國國民革命勢力之逐漸興盛所致；而列強內部的利害衝突，實在也要佔一重大原因。現在便就各國對於廢約交涉的經過情形略言之。

先就美國說：美國在這次中國修約運動中，可算最為表示好感。在本年三月三十日，中美寧案解決，美國駐華公使為答覆關於修改條約之提議的照會中，便已表示修約的願望。及到七月十一日，伍朝樞代表國民政府為商議條約事向美國政府請求委派代表，美國務卿更欣然表示願訂新約的意思。並即宣稱預備以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為代表與國民政府代表『對於中美間條約關於關稅之規定，即時商議，以期締成新約，庶關稅自主之原則，及此國之商務在彼國內得享有無異於他國商務享受之原則，得相互完全表明。』美國務卿這種表示修約的好意，當於七月二十四日由美使馬慕瑞轉達我國政府。並隨即於次日由

馬氏與國民政府全權代表宋子文在北平正式簽訂中美關稅條約。在該約中議定：『歷來中美兩國所訂有效之條約內所載關於在中國進出口貨物之稅率存票子口稅並船鈔等項之各條款，應即撤消作廢。而應適用國家關稅完全自主之原則。』末並要求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權，且申明此約待各本國批准後，若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前則即日發生效力；否則隨時按批准日起，四閱月後發生效力。

上述中美關稅新約發表後，外交界和輿論界都大為激動。尤其日本更特別表示憤激嫉妒的態度；英國也以美國事先不與她商量，頗為悻悻，但她和其他各國却都很有乘機步美國的後塵，與我國表示修約的願望。至於我國一般人呢，雖都知道中美新約對我很能表示好感，但總還覺得有許多遺憾的地方：如約中並無明文提及治外法權問題，致貽日本人以譏笑的機會；又無明文提及上海公共租界的交還事情；又在改約談判進行之際，舊約繼續有效。又約中屢次提及無差別待遇即變相的「最惠國待遇權，」大有中國與其他各國修約交涉不能成功，則美國仍舊可享列強所享特權的含混意味。這都還不能算是達到「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的目的。不過在一向列強協同謀我的情形下，現在居然有這樣一個比較「平等待遇」的條約出現，總算是在中國國際地位上有新局面的開展了。

自美國單獨向我表示重訂新約後，英國便謀繼起博取「對華好感」。英國的外交政策，一向是以「觀望」(wait and see)風色著名的，她這次看到美國以迅速的手腕簽訂新約，便也急起直追，以求順應大勢不落人後。故於中美新約成立後，駐滬英國總領事巴敦便奉本國政府之命往北平和藍博森公使協議關於承認國府之關稅自主權的具體方案。不過她却有一種要挾，便是要我先行解決寧案，然後再談修約。國民政府似乎正以「修約」為念，也就承就英國意思，當於八月九日由外長王正廷照會英公使，逕直申明去年三月二十四日的寧案，是由於共產黨的煽動所致，惟國民政府仍負其責。今特向英國政府道歉，並擔任充分賠償。藍博森見目的已達自然很為滿意，當即換文解決。惟我國政府因去年寧案發生時，英艦曾向南京城內砲轟，這也是很違背國際公法的事情；所以同時王外長照會英使，也要英國政府表示歉意；卻不料英使覆文，竟稱當日開砲，實係保護砲，實為一時採取之唯一辦法。他雖然也說「抱憾」的話，但全然不肯認錯。我國於此無可如何，只得索性另提「修約」問題，英使乃於同日（八月九日）以最冠冕堂皇空靈閃動的詞句回復如下：

『……本國政府對於中國修約之要求認為根本合理，且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之宣言，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七項建議內，業經充分表明其政策，並已盡力實行其步驟，以實現此項政策。英國政府茲為對於中國素常維持之友誼與同情的態度，作進一步之表示起見，準備依相當程度，由依法委派之代表，與貴國政府商議修訂條約。英國政府之意，決不因南京事件變更以前之

對華態度，而認爲該事件與修約政策無關係之別一問題。……』

上述英國同意修約的覆文發表以後，在英國自以爲極盡「圓滑外交」的能事，必能博取華人的好感；卻不料在中國一般人看來，都以爲在這樣一篇空洞的文章中，實在找不出她有眞正修約的誠意。蓋中國所希求的，是要趕速廢除歷來所受那種片面的束縛關稅，廢除領事裁判權，和其他片面不平等特權；卻不料英使覆照，僅只說『英政府之意，決不因南京事件變更以前之對華態度，而認爲該事件與修約政策無關係之別一問題。』這較之美國修約覆文，尙能明白承認卽行修改關稅條約，然後再議其他事件條約的坦率態度，已相距懸絕了。不過一般人還在希望英國能够根據此次照會，早點生出具體的好的結果來，所以暫時也就容忍下去。

自從英美兩國相繼承允和我國締結新約以後，列強對華態度，除日本外，更顯然表示一種親善的樣子。現卽就歐洲國家中最露骨表示帝國主義精神的意大利來說，她原先對於中國廢約的通告，尙還硬不承認國民政府有宣佈中意條約作廢之權利。例如意國駐華公使七月十一日對於我國廢約的覆文中，尙還對我國加以恫嚇的話，有謂：『中政府如不遵重條約，則敝政府，勢必用其所認爲適當之辦法，以保護其利益。』這和日本之擁護已經失效的中日商約的口吻，眞無二致；不過她雖不承認廢除舊約，卻也願意承認以友好精神，迅卽開始修約談判。修約的條件，則以不受優惠遜於他國爲限。換句話說，她只要別國肯承認修約來改正不平等的待遇關係，她自然也無所容心於其間。這便是意大利現在所持的對華的態度。

他若法國的對華態度，也正和意大利一樣；遇事既不願意佔先，也就不甘落後。這是因爲她在遠東的關係，只有華南和安南的邊疆關係尙比較稍密切，至於對華商務關係尙遠不如英美日本之對華商務關係重要，所以關於修改商約一層，她本可不必堅持。不過在列強尙未實行以平等精神和中國修約以前，她卻也不願意卽刻放棄特權。這只要看一八八六年所訂的中法陸路通商章程及以後所訂續議商務專條早屆期滿，我國照會法政府重訂新約，而她總是故意遷延，現在舊約已展期十六個月，而新約猶未訂成，便可知她意嚮所在。國民政府看到這種心理，才於七月十一日照會法使，逕直廢除該約，而要求另立新約。法國高斯謨代辦雖對於外部這種廢約照會不能承認，卻也並不如日本那樣強橫。並且近自中美中英「寧案」先後解決後，她也就接踵而起與我談判此項問題。如最近報載駐滬法總領事梅禮藹氏已接到巴黎政府正式訓令，及駐平法公使之授意後，卽表示願意與中國在最短期內解決寧案，並進行修改兩國間舊存不平等條約。由此以觀，因外交形勢的更改，法國對華的態度，也就有確有轉變的痕跡了。

不過法國對華表示好感，尙還不如德國之更能迎合時會。蓋在中美中英修約換文之際，中法中意寧案交涉尙未解決之時，而德國公使卜爾熙忽於八月十七日代表德政府與我國外長王正廷在南京締結中

德新約。雖然新約的實質還不如一九二一年的中德協定之於我有利；但表面上總算是規定中德雙方關稅及其他與關稅相關之各項，一律平等待遇；並規定雙方應於最短期間，以平等之原則開始磋商中德新商約。德國這種敏捷的手段，頗令各國外交界中人為之吃一大驚；尤其東鄰的日本，因此種相繼發生的對華順調形勢，也就不能不於其對華外交政策有所變更，茲特就其近來對華態度的轉變情形略言之。

日本近一兩個月來的對華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採用「剛柔並濟」的「雙管齊下」政策：一時兒態度很為強硬，一時兒卻又軟化下去。考其所以致此的原因，與英美等國對華政策之轉變大有關係。先是英美等國在未顯明表示對華態度以前，日本只曉得一意孤行，以進行其侵略中國之計劃。我們只看「五三」以後，日軍在直魯南滿一帶悍然不顧一切的行動，便可知道她的目的所在：蓋日本政府自國民革命軍北伐戰事大有進展以後，便拋棄她一向所宣稱的「對華中立政策」，而積極幫助殘餘軍閥以與革命軍為敵。「五三」慘案便可視為她的新政策的開端。她這種新政策，自命不復追隨英美步趨，而以日本在亞特殊地位之實現為根據。故於七月二十日展期屆滿之中日通商行船條約經我國通知作廢後，而她卻堅不承認，並宣稱倘獨斷實現無條約關係，欲撤廢治外法權，侵害既得權，強制徵發課稅，致日本國民生命財產不安，則將取自衛上之必要處置。同時日本一般臣民也都妄稱中國廢棄滿期條約為暴舉，為蔑視國際正義，而大聲疾呼要擁護既得權和東三省的特殊利益。就這種種事情看來，可知日本對華外交已久下決心，採取強硬態度。

不料在日本堅持中日廢約交涉之中，忽而中美關稅條約於七月二十五日簽字，這時列強對華態度突為一變；未幾中英寧案解決，英國也已承認修約；未幾中法中意修約交涉也已在接洽之中；及至最近，中德新約又告成功。此種外交上的新形勢，都足以反映日本強橫政策之大不理於人口，因之就目前的日本對華政策看來，她的萬丈兇燄似乎也有稍殺之勢了；不過她仍還怙惡不悛，不能完全改變其帝國主義的侵掠計劃；我們只看她近來實行干涉張學良投誠國府，謂與滿蒙治安有關；故意在膠濟一帶，擅自劃定防區，四處屠殺軍民；暗地唆使蒙人叛變，以遂其出兵滿蒙之陰謀；又對於我國第二次廢約通牒仍不作覆；這都可以證明要日本改變對華政策真是大不容易的事。我們為國民革命的前途計，現在要怎樣的努力來打破這層難關呀！（育幹）

蘇俄建設中亞新鐵路的價值及其與新疆的關係

蘇俄最近的新建設事業，有三事頗足注目：一為列寧格勒市附近極大的烏爾和夫發電所，一為連絡多恩河（Don）和窩瓦河（Volga）的運河開鑿工程；還有一項便是這裏所述的中亞新鐵路的建設，即建築一條連絡土耳其斯坦與西伯利亞兩處地方的連絡鐵路。

這條鐵路的建設計劃本不自現在始；考在俄國帝政時代，俄政府便已打算修築此路，其路線卽在南引西伯利亞鐵路直貫吉爾吉斯(Kirghiz)以達烏絲貝其斯坦(Uzbekistan)；牠的目的除軍事的原因外，主要還在商業運輸，不過這種計劃當時並未積極進行，等到大戰發生方才着手興工；後來革命政府成立，工事仍還繼續未停，故到一九一九年的時候由諾烏尼古拉吉斯克至塞米帕拉鼎斯克(Semipalatinsk)的一段鐵路便已開通，只有孚洛哲和塞米帕拉鼎斯克間的路線還未完成；但到去年春間蘇俄政府卻又決然興工，預算於四年之內，耗費兩萬萬盧布，便可把這條新鐵路完成。

這條鐵路起初所定的路線係以西伯利亞南行支路阿爾泰路之終點為起點，南延至阿爾瑪台(Almata)，由此西轉至盧哥窪亞站與由歐洲東來之線相連結，以達烏絲貝其斯坦，總長九百二十英哩。但據近來俄報(五月二十三日塔斯通信)所稱，中亞及西伯利亞連絡鐵路豫定線的方向，最近已有一部份略為變更。新決定的路線，乃由塞米帕拉鼎斯克市沿洽魯斯科道路以至塞爾葛浦利市，更由此處沿巴爾哈希湖(Balkash)畔往蘭浦沙河，再橫斷比支元河穿過馬拉薩拉山脈以達伊里河及阿爾瑪阿塔市，更由這裏沿提科巴科斯克道路以出塔希干(Tashkent)鐵路之羅果阿耶站。

上述鐵路的價值，據蘇俄當局所言，綜合起來，約有下列幾點：

一、本鐵路完成後，由西伯利亞以至中央亞細亞地方的米糧食物得以運送便利，供給裕如。

二、土耳其斯坦地方本適宜於種棉，但近以米糧不足，不得不改種穀米，因此俄國棉產大為缺乏，每年須輸入多量之外棉；若此鐵路開通，則鐵路沿線之地既因穀物供給之便利可無須再種穀米，卽可恢復種棉，俄國之棉產將來便可自給，而紡織工業也可因此而日漸發達。

三、沿線地方的產業，尤其是牧畜產業，煤礦業可以因此發達。據蘇俄交通部所稱，本鐵路的輸送貨物最現在輸出已年達二千八百萬「浦得」(Pood合三十六磅)，輸入四百四十餘萬「浦得」；將來一九三一年可望輸出入的總額達到六千四百餘萬「浦得」，一九三五年更能達一億一千五百萬「浦得」。

四、本鐵路有軍事上的目的，且對於中國新疆地方的通路短縮，因此兩國的交通關係可以更增密切。

中亞新鐵路的價值，就上所述當可概見一斑。惟由我們中國人的見地以觀，覺得最堪注意的，還是上述第四項，因其於我國新疆，關係特別重大。原來蘇俄自東方政策失敗後，卽傾全力於中亞細亞一帶民族的連絡，新疆西北沿邊因與蘇俄密接的關係，故俄人嘗設法勾結土著以謀宣傳共產主義。蓋蘇俄與新疆連界的地方向為哈薩住牧；近年蘇俄卻把哈薩開放，准其自立哈薩國，已在克孜阿爾達成立哈薩政府。此種蘇俄哈薩向本隸於中國，前清同治七年與光緒九年兩次中俄劃界，新

疆失地數千里，哈薩隨即歸俄，惟其中人民曾有「投俄歸中各聽其便」之約，遂致父子兄弟常有各處一方之事，不過他們的聯屬關係卻依然存在。現在蘇聯既已成立哈薩政府，新疆沿邊住牧之哈薩，因為同種的關係，往來頻繁，也就被其煽惑，近來已有傾向哈薩政府的思想。假使這條鐵路成功，則蘇俄政治勢力之侵入新疆，當更有加無已了。

以上僅就新疆與蘇俄的政治關係言。再就通商關係上言，新疆現在的對外貿易，差不多全是對俄貿易。據霍多洛夫的調查，（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俄國眞理報所載，）新疆對俄貿易至一九二五年便已恢復戰前氣象。考由同年十月至翌年九月一年間之輸出入總額達二百十六萬浦得，即三萬三千噸，價值一千六百四十二萬三千盧布。以之與戰前的貿易額三百萬浦得即四萬八千噸比，已佔百分之六五——七五。輸出入品之內容，計由新疆出口至俄國的，主要者為獸毛，皮貨，家畜，乾果，水果，棉花等；就中羊毛一項，獨佔四十萬浦得，駱駝毛與馬毛合佔十萬浦得；羊皮羔皮約百萬件，馬皮三十四萬件，生家畜三十萬頭，毛皮一千萬元。而由俄國輸入新疆的，以砂糖，棉布，陶磁器，五金類及五金製品，煤油，紙張，火柴等項為主。就中棉布，煤油二項尤堪注意，均年達四五萬浦得之鉅。其次五金及五金製品也各達三萬浦得上下。將來新鐵路一告成功，則蘇俄對中國西部貿易中心地的距離大見縮短。兩國的貿易關係定必更增密切。蓋現時中國對新疆的貿易品有時尚須經過海參崴一條迂回道路，由海參崴經俄國鐵路運往塞米帕拉帶斯克，再由此間運往新疆。若新鐵路通行，則時日既可減少，運費也當然比較低廉，中俄貿易之增進，自為意料中事了。

這樣看來，中亞新鐵路的價值不僅為蘇俄一重大建設事業，而對於我國的關係實尤為重大。我國一般人對於新疆事情，向隔膜得很，假使在最近的將來，猶不能把伊蘭鐵路（伊犂——蘭州）趕急造成，使與內地交通更增便利，則邊疆前途的危機眞不堪設想咧！（育幹）

波蘭與希臘政局上的風波

近來歐洲東部諸國如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波蘭以及希臘諸國，都是政潮澎湃，內政上發生了許多的變動與問題。關於羅馬尼亞的政潮，我們於第二十卷十二號本誌的國際欄內略略講過了。南斯拉夫最近的政潮情形很是複雜，故我們另有一篇南斯拉夫議員被刺及其政潮的起伏述她的情況。現在在這裏單說波蘭與希臘的政情。

波蘭的執政皮爾蘇斯基（Pilsudski）將軍於六月下旬，以健康不良，不能不靜養為理由辭職。結果由總統給假兩月，准其赴國外轉地養痾。而內政則由前副執政負責組織新閣，策其進行。但近據外電，皮爾蘇斯基將軍的健康，差不都已完全恢復，故重新復職了。

考皮爾蘇斯基將軍所以辭職的緣故，並非眞是健康不良，不過因為國會要掣他的肘，故遂託病而去了。據柏林七月一日路透電，『皮氏在華沙對新聞記者談話，述其辭職之由，詞極憤懣。他說，波蘭國會實為娼

婦議會，余爲波蘭民衆所最擁護之人，乃國會竟造極大困難，使余難堪。余唯有辭職，否則將不能自制，拳打議員，足踐國會了。閣員在國會總須矜持，但議員則呼號叫罵，行如傖夫，狀若豬玀。在此空氣中雖蒼蠅亦不能忍受議員的言論，余怎能再留戀一小時呢！』我們看了這段新聞，皮氏辭職的眞正的理由便可瞭然了。

現在皮氏復職了，國會議員對他，以及他對國會議員的態度，不知能否改變，卻是一個問題。我們於本誌二十五卷第七號的國際欄內波蘭的選舉一文中講過『在皮爾蘇斯基狄克推多之下，居然能讓各政黨爲合法的政權競爭，不受非法的強權所限制，這是最値得稱頌的一點，』並且還說過『就波蘭一般人的意見看來，似乎對於政治的前途懷着兩種希望。一派人是希望能夠遵循憲政制度，造成眞正的民主政治，還有一班人還是抱着英雄崇拜的心理，這便是皮氏到現在猶爲政治中心人物的原因。』讀者想還記得。現在皮氏居然復職，可見後一派人的希望，依然有力。至於他以後是否仍能容忍各政黨自由活動，大概要看他與反對黨的議員們是不是能夠不各走極端。這與今後波蘭政局的能否漸趨安定是頗有關係的。

據世界新聞社所得柏林方面近訊，波蘭與立陶宛間關於維爾諾(Vilna) 的爭端，歷久未決。去年十二月間國際聯盟會曾決定一種判斷，其性質較惠於波蘭。旋由兩國代表在 Kovno 開執行此項判斷之談判，繼續數月，毫無結果。兩國間不但外交關係斷絕，卽火車航務郵政等交通亦均停頓。立陶宛方面的政策，似於不正式違抗國際聯盟行政院的範圍以內，絕不對波蘭讓步。因立陶宛國民黨人恐邊界一經開放，波蘭人如洶湧而入，而立陶宛言語文化的獨立，有被摧殘之虞云。維爾諾問題已經鬧了好久，去年第二十三號本誌國際欄內早已說過，這個問題不但與波立兩國間的邦交極有關係，並且因與東歐的和平息息相關，故頗爲歐洲列強所注目。皮氏復職後，能否將這問題妥爲解救，實亦不失爲今後波蘭外交方面一個重大的問題。

關於波蘭最近的外交內政問題，略上如述。茲再更端略說希臘的政情。

希臘的柴米斯 (Zaimis) 內閣自今年二月成立以來，雖然於政治上以及經濟財政上時有問題發生，內閣的根基常有動搖的可能。可是柴內閣中人才頗多，卽柴總理自己亦是個老練的政治家。以前柴內閣秉政以來，尚能遵循憲政的常軌，有些施設，以饜民望。最近因爲很有能力的財政部長 Kaphandaris 氏遭人嫉忌，爲了應付以前希法間戰時借款的問題，大受元老威內瑞蘇 (Venizelos) 氏及其與黨的抨擊，不得不辭職。他辭職後有五個閣員亦相繼辭職。柴米斯總理繼續奮鬪，想要渡過這個難關，無如形勢日非，故與其他閣員於六月二十九日總辭職，內閣就此瓦解。總統康杜里阿蒂斯 (Konduriotis) 乃命威內瑞蘇組閣。維氏於應命後卽要求總統解散國會，並以命令廢止比例選舉制，重新舉行總選舉。又決定要實行兩院制。對於陸軍方面，他爲欲見好於

許多軍人，設法釋放那失敗的狄克推多潘嘉祿將軍(Pangalos)，因潘將軍自年政治上失敗後，困於縲絏之中，已有二年之久，還未經法庭審問。

威內瑞祿是在希臘資格很老的一個元老。他總揆內閣，現在是第五次了。他這次登台之後，工業上原有的許多罷工事件，都次第解決，而烟草業的勞資雙方原有的許多爭議，如今亦由仲裁的方法調解了。故依大體而論，維氏登台後，政治上的空氣，還不能算壞。據八月二十一日由雅典發的路透社電訊，希臘國會解散後的總選舉是在十九日舉行的。選舉的結果，威內瑞祿黨獲二百二十八票，保王黨十五席，前財政部長 Kaphandaris 黨三席，超然派三席。預計威氏於下院中可獲二百二十席之大多數。威氏語外報訪員，謂此次選舉完全自由，許反對黨縱論一切。各報館竭力運動四十日之久，卒未能損及民衆對他的信任云。可見總選舉的結果，威氏又完全勝利了。

不過威氏登台後即解散國會。解散國會後先以命令廢止了原來的比例選舉制，纔舉行總選舉，這是不合法的。所以希臘國內及歐洲列國輿論對他這不合法的舉動，很多譏評。按雅典八月二十日路透電稱，「昨晚雅典街中羣衆遊行，空氣甚緊張。當局不得已遣出軍隊維持秩序。前財政部長 Kaphandris 及其與黨二人均被人毆打。」雖電文簡單，我們未知其中詳情。但以臆測之，大概就是因爲威氏廢止了原有的比例選舉制，纔舉行總選舉，反對派人不服，故於舉行總選舉日作示威的運動，鬧出空氣緊張，軍隊不得不出動的種種不幸的事情。

最奇怪的，就是佩服威氏爲討好軍人，設法從縲絏中釋放的潘嘉祿氏，演了一幕鎗擊擁護威氏者的慘劇。據雅典電訊，在本月十八日晚上，有擁護威內瑞祿者若干人集於潘嘉祿選舉室外，發言譏刺，並擲石塊。忽聞台上有人開鎗，致傷四人。警察稱開鎗者爲軍官四人，而前狄克推多潘嘉祿亦在其內。威氏已派人調查，並命令懲辦示威者及開鎗者。示威者多係青年，且攻擊 Kaphandaris 氏的辦公室，室內稍有毀損。由此看來，威氏的政敵卻不少，而威氏予人以口實的地方亦不是沒有。希臘的政局能否就此安定，似乎尚是一個疑問了。（頌華）

立陶宛修正憲法後的維爾諾問題

光陰容易，歐洲許多新興國到今恰巧有十年的歷史了。立陶宛亦是新興國之一，於今年五月十五日舉行她十周年紀念的國慶。但是她新議院的成立，是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六日。故於那一天全國亦有盛大的祝典。

她於舉行了十周年的國慶後，即於五月二十六日頒布修正的憲法。憲法中規定總統的任期七年，議員的任期五年。選舉的制度採普通選舉和直接選舉制。有選舉權者須年滿二十四歲；有被選舉權者須年滿三十歲。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者的年齡，雖規定得頗高，然因各國各有

其歷史地理和政治上的特別情形，故不能算稀奇，而且亦不致發生什麼大問題。不過憲法上還明定維爾諾（Vilna）是她的首都。而維爾諾現在波蘭人手裏。波蘭方面並無將維爾諾交還她的意思，如今她憲法上仍明定維爾諾為首都，於是波蘭與她就又起爭執，不免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了。

波蘭外交部為了這個問題，於五月三十一日發出一通牒致立陶宛伏爾台瑪拉斯（Voldemaras）總理，大意說立陶宛於憲法中插入有礙波蘭領土安全的條文是於法律上以及實際上都沒有什麼效力的。立陶宛政府片面的行為不能改變波蘭在維爾諾的權利。因為維爾諾問題早經該地居民組織的大會投票解決，又經波蘭議院加以承認，并且從前列國的大使會議，應波立雙方的請求，開會討論，對於雙方的疆界亦早有決議了。立陶宛修正的憲法上關於維爾諾的規定實在妨礙以平和為基礎的相互了解，以及現在各種協議的進行。而且這種規定顯與去年十二月十日國際聯盟行政院對於維爾諾的決議相抵觸。波蘭方面固然有尊重立陶宛共和國領土完整的義務，但立陶宛對於波蘭政府亦有同樣的義務，這是立陶宛政府所不能不注意的云。

我們看了這個通牒，可以明白波蘭竟以維爾諾看做她一部分的領土，對於立陶宛絕無讓步的意思。并且在通牒中所說的話，似乎義正詞嚴，理直氣壯，無可駁詰。但是在立陶宛方面所以要以維爾諾為首都，亦自有她歷史上的理由，如今不妨在這裏略為敘述。立陶宛在戰前雖從屬於俄國，受俄皇的統治有一百二十年之久。但當日俄戰爭之後，俄國國內革命的氣勢頗盛，立陶宛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六日即在維爾諾開國民代表大會，到會者有二千人，都是各階級及各職業的代表。他們議決要求俄政府准予立陶宛自治並恢復固有的疆界。當初俄政府因欲緩和革命的風潮，所以勉強答應。後來俄國雖未十分尊重這些要求，然而立陶宛人在那時早已以維爾諾為其固有的政治中心了。

大戰之際，立陶宛雖被德軍佔領。但到了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德皇也承認她為獨立國。後來蘇俄的軍隊，乘德軍撤退，即追踵而來，立陶宛政府為實力不足，不得不將維爾諾放棄，遷至 Kovno。但是立陶宛的人民激於愛國的義憤，組織了義勇軍，雖軍械不足，缺乏訓練，而軍心堅固，衆志成城，所向披靡，以一當十，竟將俄軍打退了。不料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翌年（一九一九年）四月波蘭以兵力佔領維爾諾了。次年（一九二〇年）俄波戰爭之際，起初俄方大勝，波蘭方面曾一度邀請立陶宛重行占領該城。但當立陶宛應其邀請而派兵去的時候，波方反於 Vievis 附近截擊她的軍隊。後來俄軍便侵入了該城。是年七月俄波間和議成立，十二日雙方在莫斯科簽定了和約，俄方並承認維爾諾為立陶宛的國都。由是立陶宛於七月十五日光復了該城。惟其時因俄軍猶在該城，故該城是在俄立兩國共領的狀態之下。後來俄國履行了俄波間莫斯科和約，並將駐在維爾諾的俄軍撤退之後，維爾諾始全歸立陶宛掌握。同年十月七日，立波間亦簽定相互尊重領土主權的條約。

波方承認不復進侵立境。簽約時協約諸國及美國代表均在場。詎知此約簽方二日，墨跡猶未全乾，而波蘭的日里可夫斯基（Zeligovski）將軍於十月九日領兵侵入，復占領了維爾諾。由是爲了這問題，兩國屢起爭執，至今未了。（關於去冬爲這問題兩國間所起的爭端，請參看本誌二十四卷二十三號國際欄的第一篇文章）這便是以前的情形。

從上面所述的事實看來，可見立陶宛於憲法上規定維爾諾爲首都，由戰前的情形看也好，由戰後的情形看也好，都自有其相當的理由。波蘭對這問題的態度，我們已於上面說過了。現在要問的，乃是立陶宛總理伏爾台瑪拉斯氏接到了那波蘭的通牒之後，態度如何？

據倫敦泰晤士報的消息，伏爾台瑪拉斯總理對於波蘭的態度非常強硬。最近義勇軍的鎗隊隊員開大會之際，總理曾親自到會演說。該義勇軍於立陶宛的獨立戰爭，以及佔領 Memel 埠之役，曾著光輝的戰績，頗受其國人的尊重。伏總理對該軍鎗隊隊員的演說大意是說忠勇的義勇軍中，爲國難而陣亡的將士，其名單至今猶未能算已編竟。因爲爲了祖國的獨立以及維爾諾問題，忠勇的義勇軍人，尙須本以前的精神，繼續爲國犧牲，而於舊時死難的同袍錄上，再添加許多人名。他還說希望立陶宛的國旗早有臨風飄揚於維爾諾的一天。這番演說，語都沉痛，詞意很露鋒芒，殊足表他對於維爾諾問題的決心。

茲聞立陶宛爲了波蘭對於這個問題態度頑強，所以已將波蘭於七月九日提出於立陶宛的一個關於不相侵犯及組織公斷法庭的草約拒絕了。立陶宛並預備於九月中再向國際聯盟請求修正維爾諾問題的解決方策。準此以談，波立兩國間的國交實在頗爲險惡。假使國際聯盟不能設法一勞永逸，將維爾諾問題妥爲解決，則恐夜長夢多，在需要和平的歐洲，戰神或者又有機會光降於這方面咧！（頌華）



菓油之皂

棕欖香皂中不雜獸脂純為此三樹之菓油煉製而成所以皂色青黃出於天然而此三種菓油乃養膚增美之妙品用之舒適無比皮膚格外艷麗

購時認明棕欖香皂包紙上之黑帶以防假冒為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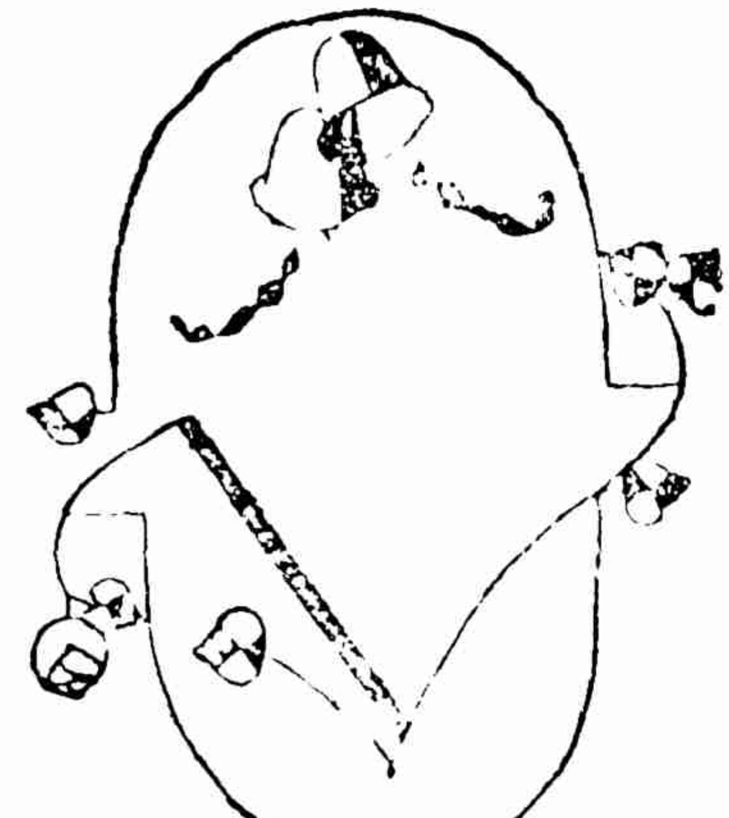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第三號

棕欖公司





和平的新方案——「戰爭非法」運動

愈之

一　歐洲之「和平熱」

在東方雜誌本年第一號裏我寫了一篇文字，標題叫我們需要和平。我的意思是說，無論在中國，在外國，在東方，在西方，一般人需要和平是沒有比目前更迫切的了。我所謂「一般人」是把一切反對戰爭者和謳歌戰爭者，一切和平主義者與武力主義者都包括在內。因為反對戰爭的和平主義者固然天天夢想着和平，就是那些武力主義者，他們天天打架，打的太長久了，總也有一天覺得太疲勞了，要回到後方去休息一下，恢復他們的實力，再圖第二次的大廝殺。那麼至少在這一天，他們也是「需要和平」的。而目前卻正是這樣的日子了。

自從我出國以來，我深喜我的判斷不至大錯。在這幾個月來，國內十八年的革命內戰，算是告一段落。從國外的報紙裏知道我們關內的軍事領袖們，正在提議裁兵減軍，實施文治，這是最可以慶幸的。在關外也正有同一的趨向。一般民衆還未忘卻十年前大戰的痛苦的印象，固然日夜祈求着和平，就是那些以人血為滋補劑的帝國主義的政府，也都像煞有介事地在那裏商量裁軍保安，籌劃國際和平。雖然他們天天在操演海陸軍，在製造飛機和毒瓦斯；雖然德國大吹大擂地替戰神興登堡做八十歲生日，同時法國也替福煦元帥建造了一座生像；……可是表面上歐洲的戰爭空氣確實比半年一年前緩和的多了。許多國家都相互訂結了保障仲裁的新約。國際裁軍問題雖然擱淺，而日內瓦裁軍委員會的幾位紳士們卻仍在埋頭工作。法德兩國內閣改組的結果，——尤其是德國——極端右傾的國民黨並不能得勢，因此法德間的關係緩和了許多。英俄兩國的仇恨，事過境遷，漸漸淡忘了，近來居然又聽得英俄復交的提議。最可驚異的是意大利那位「混世魔王」慕沙

里尼的態度了。前月他在國會發表冗長的外交演說，歷述意大利政府主張和列強維持友好互助的關係，娓娓動聽，和不到一年以前，他所發表「十五年內世界大戰，」「用飛機掩蔽意大利的全部天空」一的那種言論，比較起來，竟是令人莫測高深。在行動上棒喝團的外交政策，近來也顯見得柔軟了許多，弛和南斯拉夫的關係，已攪得很好，因此法意兩國的外交裂痕，在表面已經彌縫完好。從種種的情形看來，在目前的歐洲人，所謂國際和平不但是一種口頭的時髦名辭，而且是心底的熱烈要求了。

但我們總不至於這樣愚蠢，以為世界就永遠不會再有戰爭了。永久和平我雖然相信不是不可能，可是離目前究竟還太遠。目前的種種和平運動，只能說是一種短期停戰的運動。帝國主義者雖蒙了人皮，卻沒有把狼虎的心肝換去。各國為了經濟工商利益的衝突，終究不免要用武力來爭奪各自的地盤。不過在目前，帝國主義的國家，軍備及經濟能力，卻沒有充分地準備好；而且現代的戰爭，是大規模的，牽涉到各方面的，非有長時期的準備，決不能有勝利的把握。各國政府都知道在目前還沒有到了戰爭時期，都想趁這個時期未來以前，好好地擴張戰鬬的實力。所以在表面幹出種種和平運動的花樣，這可以說是一種「遮眼法，」在這暫時穩定的局面，既可以從容擴張軍備，又可以瞞過人民與國際輿論的眼目。這就是近來和平空氣特別漲高的原因了。

二　開洛公約的成立

在現在到處瀰滿的和平空氣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所謂「戰爭非法」(Outlawry of War)了。原來這又是美國政府所玩出來的花樣。我們知道自大戰以來，美國的每任總統，都出了風頭。最初是威爾遜總統的著名的十四條與國際聯盟的建議。雖然結果所謂十四條都一條條擱起，國際聯盟連美國自身都不曾加入，但威爾遜成為歷史上重要的人物，卻是因了此種重要提議的緣故。其次是哈定總統，他召集了華盛頓會議，開始倡導限制海軍軍備，也頗引起了一時的稱頌。至於現在那位柯列之先生，他雖然不及兩位前任總統的漂亮，可是也很想做一點面子。所以在他最後一年的任期中，他發起了所謂「戰爭非法」的公約，一則表示他也和前任總統一樣愛好和平，二則使這次美國選舉中，共和黨得了一個標榜的口號。

這所謂「戰爭非法」運動，在最初還只是一種空洞的理想。到了本年四月十三日，美國國務卿開洛向英，法，意，德，日五國政府發送「戰爭非法」的公約草案，即所謂著名的開洛公約(Kellogg Pact)，於是此種理想纔成為具體化。以後五國政府都向美政府陸續送致覆書。經美政府酌採列強意見，重加考慮，再將第二次修正草案，於本年六月二十三日送發，除送交五大國外，又送達與羅加奴條約有關係的比利時，南斯拉夫，波蘭等九個小國。到本文脫稿時止，法國，英國，比利時，意大利政府都已送出覆文，各國對於修正案，都表示同意。最近報紙上說，美國政府已經決定此公約於八月二十七八日在巴黎法國外交部正式簽字，美

國國務卿開洛將親自出席，此外英法德諸國外長亦將親自出馬。因此在一月以後，巴黎將有一次凡爾賽和會以後未曾有過的外交盛會，這次的簽約，於後來歷史的影響，當然是非常重大的。

自然，我們很容易明白，美政府提議非戰公約的動議，並不能說是全然非自私的。美國現在成為世界上最有經濟實力的國家，不但歐洲許多小國都成為合衆國的半殖民地，連英國都不免仰她的鼻息。美國資本家大工商業主所希望的只是維持現狀，使美國工商業永遠維持優越的地位。如歐洲一旦發生戰爭，則美國在歐洲所投大批的資本，都要放倒帳。歷屆美政府的平和提議，原不過由於此種動機。現在所謂非戰條約，也不過如此。不然，痛惡戰爭的美國政府，卻派了數萬軍隊去干涉尼加拉瓜的內政，這如何說的通呢？

話雖如此，事實是事實，理想卻仍是理想。我們卻不能因為美國提議非戰公約的動機，很可懷疑，卻把此種新和平運動的價值根本否認了。凡是一種理想，一種方案，被人利用了，以達自私的目的，這只是利用的人不好，而理想則不負其咎。所謂「戰爭非法」這一種理論，並不是柯列芝總統所創始的。這是歐戰後幾年來許多熱心於國際和平運動的許多法學者所久經唱導的一種計畫，在理論上自有其堅強的根據。至少有許多非自私的和平主義者，竭力主張過這種方案，他們並不為本國的帝國主義政府打算，卻站在人類全體的利益來判斷，認為此種新方案，於維持國際永久平和，比國際聯盟，保安公約以及一切別的方案更為有效些。所以在本篇我們先把非戰公約的起源及其理論的根據，說一個大概，使讀者對於此種新和平方案，得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在下期我再當把非戰公約成立的經過及公約的內容，作具體的報告。

三　非戰運動的起源

所謂 Outlawry of War，就是根本否認戰爭的法律的根據，把戰爭認為國際的犯罪行為，用了國際輿論的道德的勢力來消滅一切戰爭。這種新運動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呢？這可以說是由於一九一八年歐戰休戰時，一般和平主義上了一次大圈套的緣故。

當美國開始加入歐戰的時候，即使不是全體，也至少有大部分人相信這次戰爭是「撲滅戰爭的戰爭」(War to end the Wars)，只要德意志的武力帝國主義打倒以後，世界和平就永遠沒有阻礙了。可是到了巴黎和會開始，凡爾賽和約告成，大家方知道上了一大圈套。和會中戰勝國只是討論着怎樣分配從戰爭得來的贓物，卻沒有把和平兩字放在心上。那位威爾遜總統太不中用，眼看着他的著名的十四條，一條條的被勾消了，卻一點辦法都沒有。同時一般人所期望的真正的國際組織不曾實現，卻成立了一個非驢非馬的國際聯盟，除專替戰勝國看顧贓物外，於真正的國際和平，毫無建樹。因此使一般和平主義者大大地失望。

在一方面誠如世人所說，威爾遜是「歐戰中最大的失敗者，」但在

他方面他的和平理想卻並不因巴黎和會的失敗而完全歸於消滅。在美洲歐洲無數的言論家以及學者都在思索一種新方案以糾正過去時期所造成的缺乏。這樣就產出了「戰爭非法」的運動。

最初唱導這種和平新方案的是一個美國法學家萊文孫（S. O. Levinson）他的兩個兒子在大戰時都到前敵去從軍的。在一九一八年三月，萊文孫就在新共和週刊（New Republic）上面發表了一篇文字，竭力攻擊向來國際法承認戰爭為合法行為的不當。他以為所有的戰爭都非「義戰」，都應認為非法方好。此論文發表以後在輿論界經過數年的苦戰惡鬬，方纔引起一般人的同情，激動了輿論的潮流，使政府不得不加以注目。可是合衆國的政府也和其他帝國主義的政府相同，背後受大工商業主的勢力牽制着，對於此種於美國資本家利益相違反的主張，不願加以重視。可是在民間方面贊成萊文孫的主張的卻逐漸增多。當時名流如參議員諾克斯（Knox）波拉（Borah）哲學家杜威（John Deway）律師瑪列孫（C. C. Morrison）以及其他著名和平主義者，都因眼見國際聯盟無補於和平運動，承認萊文孫所唱的「戰爭非法」足以補救國際聯盟的缺陷，乃竭力加以贊助鼓吹。

四　向來的和平方案的失敗

那末國際聯盟的缺陷，究竟是什麼呢。在現在連那最樂觀的平和主義者，也沒一個不承認國際聯盟是根本沒有希望的。原來這只是一個生下來就已殘廢不全的畸形兒。大體說來，牠的最大的缺點有下列的五個：

第一，聯盟只是由幾個強國把持的寡頭政治，這幾個強國對於其餘的會員國全是採獨裁的手段。

第二，這國際聯盟不但不能成就一個一般的反對戰爭的國際組織，以糾正舊式外交的錯誤，反沿習舊時的習慣，成就了一種「政治的戰鬬」的組織，與從前的「國際均勢」初無大異。

第三，聯盟所做的工作，不能把牠的政治的任務與司法的任務分開，往往用政治手段解決司法任務，因之絕對不能得到公道與正義。

第四，國際聯盟始終為各帝國主義國家縱橫排闔的狡謀詭計所支配着，不能制定平和的法典，根據此法典以解決一切。

第五，聯盟完全抹煞平和主義者所要求的根本原則，卻想利用國際的武力來設施平和的計畫，因此反使武力主義者得藉維持平和的名義，以為其所欲為。

從這樣看來國際聯盟已經是根本不中用的東西了。但除了國際聯盟以外，近年對於國際和平，尚有三種的方案：（1）國際仲裁，（2）安全保障（3）解除軍備。我們再逐一來討論一下，看此種方案是否有一點效益。

先說國際仲裁制度。這種制度在近時雖頗為風行，但效力卻甚為微細，無論強制仲裁，或非強制仲裁，都不能根本消滅戰爭。因為仲裁的最

後結果，有一方不服氣，不肯認不是，那就沒有辦法。仲裁制度基於雙方同意，倘在發生嚴重事端時，在一方以國家尊嚴爲名義，他方又以國家主權爲名義，不願提交仲裁時，那就窮於應付。而且仲裁往往只能行於兩國間的爭執。近時國際爭執事件往往牽涉到許多國家，更非仲裁所能解決。本來在仲裁制度中，所謂政治性質的事件，卽如關於內政的，不在仲裁範圍；與非政治性質的事件，就很多混合。當兩國對於仲裁條約的解釋發生疑問時，非有一個強有力的國際團體起來干涉不可。在這裏卻愈足證明國際聯盟之無用。日內瓦的機關成立後，對於危及和平的重大事件不能起來干涉的，已屢見不一見。如當希臘軍隊侵入土耳其時，匈牙利軍隊侵入奧屬袞根蘭時，波蘭佔領維爾那時，立陶宛佔領美末爾時，意大利佔領哥甫以及法國佔領魯爾時，聯盟從來不曾干涉過一次。這樣，卽使有仲裁條約，也有什麼用呢？

至於所謂安全保障，那就是由兩國或數國訂結保安公約，相互保障其國土安全。假如有別國侵略締約國之一時，其他締約國應一致與以武裝援助。這樣以數國聯合的武力，不難防止一切的侵略戰爭。這種保安方法，自從羅加拿條約以後非常流行。但我們一加考察，就可以明白牠的效力也是極微細的。因爲保守公約性質與攻守同盟無異，必須締約國能履行條約方纔有效。但各國締結條約本以本國的利益爲根據。要是事過境遷，到了其他締約國受侵害時，如加入戰爭於本國有害無益，勢必把條約視爲廢紙，袖手不加援助。條約不能約束一個不敢戰爭的國家，勉強去加入戰局，這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事。上次大戰時，意大利背棄了三國同盟條約，反加入協約方面作戰，這便是一個斷例。在發生此種情形時，所謂安全保障豈不是既無保障而且又不安全嗎？

最後說解除軍備。澈底的廢除一切軍備，在現在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事。至於一部分的裁減軍備，那並不能防止戰爭，這不過是用廉價的方法從事戰爭而已。俾爾森將軍（General Percin）在他的那部大膽的著作反戰爭的戰爭（La Guerre a la Guerre）中說的很對：『把現在所有的一切武器軍械完全消燬了，那未必一定能夠擔保和平。因爲我們從革命戰爭中可以看出在好戰的民族，卽使手無寸鐵，也有方法可以作戰。在必要時，每人只拿一箱火油，去焚燒敵人的城市及田野，這也是可能的。』我們再想一想，譬如在從前歐洲個人決鬬的風氣極盛；但後來卻並沒有把刀，劍，手鎗，一切決鬬的武器都消燬了，只是用法律禁止決鬬，這樣就沒有人再拔出刀劍手鎗來了。而且解除軍備無論一部或全部，都難以考查的嚴密。在現在作戰的方法很多，化學的器械，物理的器械，以及無線電等等種種新奇的殺人器，層出不窮，你有什麼方法可以解除的淨盡呢？尤其可笑的，有些人主張訂結公約，減少殘酷的戰爭，如某種某種的戰爭方法，都在禁止之列，這更是不可能的事。試想在平常比拳或賽球的游戲中，只不過是游戲，公證人尚且不能使比賽的兩方嚴格遵守比賽的規則。在人們拚了性命去從事戰爭時，那種約束又怎能發生效力呢？

五　侵略戰爭與非侵略戰爭

從上面我們知道大戰後一切的和平方案都已失敗了。無論國際聯盟，仲裁條約，保安公約，廢除軍備，都只不過是些好聽的名辭，實際上並不能保障永久的和平。那末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別的更有效的方案沒有呢？

最近所謂「戰爭非法」的方案，卻有許多人相信可以糾正以上的缺點，雖然這種方案的眞價很難說，但至少比以前的各種方案要妥當一點，至少有許多和平主義者是相信着的。

所謂「戰爭非法」就是主張從法律的觀點上承認「一切的」戰爭都是「不法的，」都是 Out of the law 的。我們先應該知道向來對於戰爭的法律觀念是怎樣。在向來戰爭在某種範圍以內，是爲國際法所許可的。其中最通俗的見解，則認侵略的戰爭爲非法，而自衛的戰爭則爲合法。但是結果則無論何國政府，都宣言是爲自衛而戰，把侵略的責任，卸到敵人的方面去。在其他方面亦是如此。因此竟可以說一切的戰爭都是「義戰，」都是合法的戰爭了。

本來當發生戰爭時，交戰的兩方，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是侵略，誰是防衛，本來無法分的淸楚。在從前，國家往往爲了一件細小事件，倉卒間鼓動了戰爭，這樣還可以說最初開釁的一方面，應負戰爭的責任。但在現時已大不然了。現代的戰爭不是毫無準備，倉卒可以激成的。在未開戰以前，必須有長時期的準備，不但是外交的軍事的準備，更要有道德的準備。在未開戰前，兩方外交的形勢很緊張。兩方必互相詆責宣言，在這裏已無是非可分。如果把最初宣戰的國家，認爲蓄意侵略，那末狡猾的政府就可以用種種方法，激動對方先行開戰。好比一八七〇年俾士麥在普魯士舉行陸軍大操，對法示威，結果拿破侖第三爲自衛起見，不得不先向普宣戰。如果說拿破侖第三是侵略，而俾士麥是自衛，那可以算是公平嗎？

還有一種解釋方法，是把最先佔領別國領土的國家作爲侵略。這種解釋也不攻自破。許多關於戰時國際法的著作，不是已經證明，爲防衛起見，有時也有儘先佔領敵國領土的必要嗎？

從古到今的許多歷史事實教訓我們，凡是渴血的武力主義者，在未啟戰端以前，沒一個不是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到了最後，侵略的責任，則往往歸之於戰敗的國家。所以把戰爭硬分作侵略的，與自衛的，合法的與非法的，那是絕對不可通。實際上凡是一切戰爭，都是不人道的，毀滅文明的，發洩人類的低等本能的，都是應該咒咀的。

六　戰爭非法的具體辦法

那麼主張「戰爭非法」的，又是怎樣說呢？他們說：『對於人類的一切糾紛的解決方法只有兩個，非暴力即法律。』在這兩個中間只能挑選一個。求永久和平的方法也只有一個，就是消滅一切戰爭，不許一切

戰爭可以假借名義而存在。嚴密規定國際的和平法典，用人類共同的道德勢力來作保障，用司法的手續解決一切糾紛，不容許有一切的戰爭行爲。這就是目前歐美許多和平主義者所唱導，美國政府所提議的新和平方案了。

這種方案用什麼形式來實施呢？在目前許多和平主義者所主張的是如此：

（1）國際公約約文的內容應以絕對禁止一切戰爭爲基礎；一切國與國間的爭端，用和平方法及法庭的判詞解決之。

（2）一切國家在國際法上一律平等。

（3）國際法庭。這國際法庭，應具有絕對司法權力，即有審問并判決一切國際訴訟事件的權力。

（4）國際法庭之判事，不當以政治外交家及其他政府官吏，慣於施弄陰謀的那些人來充任，當由各國人民或國會就富有資望而且中立不倚的法學家中推選之。

（5）編定國際平和法典，把一切戰爭認爲犯罪行爲；同時關於一切國際爭端，編訂條文，俾可依據條文判斷，不至再像從前國際法庭，就事論事，卻並無法律以作根據。

（6）締約國互相約束絕對服從最高法庭的判決，決不假借別種名義以輕啟戰禍。

根據上列之原則所擬的非戰公約，經由多數國家同意後，便即召集一國際會議，由各國代表簽字，并各代表本國宣言根本地排斥一切戰爭。所應注意的是此會議中的代表當絕對擯除軍事專家，在此會議中，並應決定就現有之二國際法庭（海牙法庭與日內瓦所創立之法庭）中選擇一個，或另建一新法庭。在以後則應召集各國法學專家纂訂新國際法典，以戰爭非法爲根據。以後國際法庭即永遠根據此法典以解決一切國際糾紛。

此種方案實施以後，所謂帝國主義的政府，便不能公然從事戰爭或用武力威脅弱小國家；因爲假如開戰，勢必引起國內國外輿論及道德勢力的攻擊。在現在無論那一國政府，都沒有這個膽量冒世界的大不韙。所可慮的就只是非戰公約訂成後，列強雖不公然宣戰，卻仍利用帝國主義的狡獪的方法，以侵略別國的主權及利益，如軍事佔領，經濟封鎖，勢力範圍等，藉以規避國際法庭的干涉及國際法律的限制。這一類的流弊，自然決不是單憑非戰公約所能免除。必須俟帝國主義消滅而後可。不過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如論如何，非戰公約成就以後，戰爭的危險總得比現在減少多了。

七 武力裁制

反對非戰公約的最普遍的理由是說此種公約沒有一種武力裁制的方法，沒有裁制，便不能強迫人家服從國際法庭的判決，那末這公約不更是等於廢紙嗎？

唱導戰爭非法的法學者便這樣的回答着：

這是只能如此，不能再有別的辦法的。凡是一切國際的約束，一切聯盟，一切協定，都只是以「相互的信義」爲基礎。假使不是依據這國際的信義，即使條約上規定了用武力制裁，也沒有多大用處。拿羅加拿公約來說罷。羅加拿公約是規定着如有一締約國受侵略時，別締約國應加以武力援助。但實際上這種制裁，這種保障，是不是可靠呢？假如一旦法國被德國攻擊時，那時英國假如拿自己利益來打算一下，是以對德開戰更爲上算，那卽使沒有條約，英國當然也出兵的；但要是英國並不想戰，那卽使訂了一百個條約，法國有什麼方法強制英國出兵呢？那仍不過是國際的信義關係罷了。對於共同作戰的約束，尚只能以信義爲保障，那麼互保和平的約束，又爲什麼不能以信義作保障呢？

我們試想一想，向來一切的同盟條約都是由政府訂結的，有時人們甚至完全不知道。但人民對於此種條約中的共同作戰的義務，往往履行而無怨。那末互保和平的條約，是更易得到各國人民的擁護與信守了。況且無制裁的約束，並不是不曾有過的。舉一個例來說：美國憲法中，並不曾有什麼條文規定，說是州政府或聯邦政府如不遵守大理院的判決時，應加以某種武力裁制或懲罰。可是自從美國開國以後，無論聯邦政府或州政府都不曾有過分違抗大理院判決的舉動。可見無裁制的約束並不是全不中用的。一般主張武力制裁者，總不明白國家與個人的分別。在個人違抗法律時，固然可用強力加以懲戒制止；但國家則不然，當國家違法時，其責任應由政府中的少數人擔負，人民則是無罪的；倘用武力懲戒，那受罰的，卻是無辜的人民，這不是太寃屈了嗎？

有許多人更主張組織一種國際的軍隊，以裁制一切破壞和平的國家。這種主張，更不免於時代錯誤。就心理的方面說，此種國際的軍隊已經是非必要的了。二十世紀的文明人民，已經不怕警察，不怕憲兵，卻受道德及習慣的紀律的約束，大家自然而然的遵守法紀。豈有整個的國家，卻要用武力來加以管束嗎？

但要是武力的管束是有效而無流弊的，那也能了。在事實上，假如眞有國際軍隊，那流弊是很多的。因爲這國際軍隊免不了爲帝國主義武力主義的國家所利用，藉以供侵略戰爭之用。因爲國際的公道正義本來很籠統的。例如上次大戰時德法政府都說自己是爲防禦而戰，是爲消滅歐洲的武力主義而戰。假如有了國際軍隊，那軍隊無論援助那一方，都不免作了帝國主義的工具。

再退一步來說，假如我們眞能造成一個超國家的，絕對中立的國際的政府，由這個政府來指揮國際軍隊，那你便能擔保這國際軍隊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嗎？在戰爭中最需要是一種國家主義的刺激，假如沒有這個純然爲公理爲人道而戰，那一定不易鼓起兵士的勇氣。假如在此種戰爭中，國際軍隊竟被打敗了，那又成怎樣的局面呢？所以武力的裁制，實在是無效力的，多危險的，而且是非必要的。凡一切眞正希望和平的人應該覺悟：只有和平能夠制止武力，決沒有武力可以產出和平。

八 正當防衛

更有許多人以爲從法律上絕對排斥戰爭的存在，不免使害國家的正當防衛。國家將用何種方法以保安全呢？

這在一般提倡戰爭非法論者，更是很容易解決的。正當防衛如單是用武力，那未必一定收防衛的效果。例如平常我們帶了一枝手鎗在身上，遇見強盜時，有時反因抵抗而至喪失生命，如不帶防衛的武器，那至多不過喪失一點財物罷了。正當防衛的力量本來是不足恃的。但現代國家所謂正當防衛，卻往往變成了野心的軍事政治家的一種欺人的名辭。試問現代帝國主義的軍備擴張，以及一切侵略戰爭的開始，那一次不是以正當防衛爲名的。再如歷次外人派軍隊來我國，那一次不是說爲了保護外僑生命財產，但拿外人的損失和我國受外兵佔據的損失比較一下，便知道正當防衛不過是侵略戰爭的代名辭罷了。

戰爭非法的公約，並不否認國家的正當防衛，並不主張解除一切的武裝，這在現在還嫌過早。但便在目前，一個國家也不一定要用了武裝防衛，方可避免別國的侵略。在現代輿論與道德的勢力並不能小覷。一個眞愛和平的國家，倘眞表示力求和平的意志，那一定沒有一國敢加以侵略。我們要知道一切侵略的國家，並不是人民愛侵略，那是政府愛侵略。政府所以能夠驅策人民去侵略別人的國土，這全是用一種策略，欺騙人民，說祖國已陷於危險，人民當爲了防衛敵國的侵略而去戰鬬。但當那敵人絕對沒有武力的防衛時，那侵略國的政府便無所藉口以驅策人民了。尤其在非戰公約成立以後，和平的輿論將比以前更佔勢力。那種道德的力量就是一種最堅強的保壘。

九 戰爭的原因

此外又有一種說法：『戰爭不是無故而起，每次戰爭都有不得不戰的原因。假如不能把戰爭的原因，根本消滅，單是訂了非戰公約，是不中用的。』

這話果然是不錯的。但我們要知道戰爭的原因是什麼？歷次戰爭都是因了細小的爭執而觸發，例如邊界的問題，暗殺的問題。可是這些細小的爭執，全不是戰爭的眞正原因。戰爭的根本原因，大半由於國內的工業及金融過於膨脹，非向外擴張不可，又加以軍閥政治家要擴大自己的勢力，所以驅使人民去戰爭。在表面上，政府總是說爲了國家或民族全體的尊嚴與主權而戰，實際這都是欺騙人民的話，戰爭乃只是爲了少數人的利益，只是出於一國中少數人的動機。這凡是政治家外交家心裏都明白，不過他們對着人民就不是這樣說罷了。

但政府何以能欺騙人民，使人民去幹殺人的勾當呢？這就是因爲向來並不把戰爭看作一件罪惡，而且「爲祖國而戰」向來是當作一件光榮的事；所以帝國主義的政府往往把「愛國」的高帽子替人民戴上，這樣他們就能爲所欲爲了。可是戰爭非法一成爲普遍的信仰以後，

這頂高帽子就失卻了效用。那時政府就沒有方法可以欺騙人民了。

戰爭固然有許多原因，但最大的原因，卻因爲向來把戰爭當作合法的事，甚至光榮的事。譬如在英國從前把海盜當作一種光榮的生涯，著名的時列克（Francis Drake）——英帝國主義的鼻祖——在大洋中搶奪了許多財物歸來時，被封爲勳爵，英女王伊立撒伯德特設席筵以嘉其功績。這種情形和目前帝國主義國家獎勵殺人政策的情形正是相同。再如奴隸制度在古代也認爲合法的，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甚至說奴隸制度是人類社會的大建築的鑰。但現在大家都明白作海盜與蓄奴是罪惡的行爲了。

人是獸性的；在文明社會，總不能把人的獸性完全消滅。作海盜，蓄奴隸的動機，至今仍舊存在着。許多人仍想用暴力取得非分的財物，仍想拿別人作自己的犧牲；但何以此種黑暗制度，卻不能存在在呢？這全是因爲道德與法律進步的緣故。再如決鬬的事實，在現代幾已絕滅了。這並不是因爲決鬬的原因已消滅；現代人和中古時代人一樣地愛榮譽，尚義勇；只不過因爲在現代的法律，決鬬是干犯法紀的，所以一般人便不再用武器，卻用更合理性的方法來顯示個人的尊嚴了。戰爭不也是同樣情形嗎？固然一切戰爭的原因，都還存在，或者永久不能消滅。資本帝國主義的衝突不能避免，野心的政客外交家也還未絕滅。可是一旦把戰爭認作犯法的事件，不名譽的事件，那時情形就大不同。工業主及資本家便只能用和平的方法以擴張自己的利權；政客外交家也無從鼓動戰爭以發洩其低下的衝動了。

十　治者與被治者

最後所謂「戰爭非法」的運動，完全是加於治者階級的一種約束。我們要知道負一切戰爭的責任的都是「治者」，而不是「被治者」。「從來只有侵略的政府，沒有侵略的人民，」這是一句名言。從歷史上看來，沒有一個民族是有深仇宿怨而不易消滅的。往往因爲換了一個國君，或者兩國的元首締了婚姻，或者換了一個大使，兩個敵國，馬上就變成非常親密的友國。在現代，便是最尚武力侵略的國家，人民也並不是好戰的，只是因爲人民永遠是治者階級的工具，永遠被治者階級利用了哄騙了去殘殺別人。爲祖國而戰這是神聖的責任，Right or Wrang, my country（或是或非，總之是我的祖國）這是治者階級欺騙人們的甘言。在平時爲此種謬誤的見解所掩蔽，人民就沒有充分了解外交的軍事的政策的機緣。尤其在戰爭開始的時候，人民對於政府的措施，都不能加一點批評。戰爭是光榮的，神聖的，這根本不能懷疑。假如人民有反對戰爭的論調，那就犯了叛逆的大罪。其結果全國人民便無意識地被驅使着去從事瘋狂的殘殺的勾當了。

不幸，這個情形在現在是到處如此，便是所謂民治國家，也不能免此。現代人民對於政府的一切行動可加以監督及抗議，惟有對於和平與戰爭，民衆完全是盲目的。「戰爭非法」的最後理想不僅是消極方面

防止戰爭的發生，更可在積極方面，造成和平的道德勢力。在此勢力之下，人民可以監督政府，批評政府，使政府不敢再幹鬼祟的勾當。同時戰爭既被公認爲違犯國際法律與道德的，民族與民族中間，便少了一種猜疑與隔閡；各國人民容易相互聯結起見，把一切國際的爭執與糾紛，依照理性來公開研究討論，用和平方法，消弭國際的裂痕。這便是非戰運動的最後理想了。

十一　新的事實

從上面可以明白戰爭非法論的根據。抱此種主張的和平主義者都相信此種運動可以產生許多新的事實，就最主要的來說：

（1）根本地攻擊戰爭，使在法律上戰爭無存在的餘地。

（2）使各國政府對公衆的輿論負責，使政府在民主的監督之下，不能行使外交陰謀及一切挑撥戰爭的行動。

（3）使「關於國家的法律」與「道德的原則」一致；因此使國家的義務與個人的良心的判斷一致。

（4）使民衆可以避免主使戰爭者的暗示的影響，而以理性判斷一切國際的爭端。

（5）以各國政府所訂的和平契約爲基礎，使各國人民自己聯結起來，

但是把戰爭認爲非法，是不是眞能消滅一切戰爭呢？那當然不是的。譬如法律禁止綁票禁止吸食鴉片，可是事實上綁票匪與鴉片煙犯仍舊很多。我們甚至可以斷言，未來大戰的主動者，一定便是簽字於非戰條約的國家。可是有了這個公約後，究竟要好的多，因爲在戰爭未曾被認爲非法以前，是沒有方法可以禁止戰爭的，有了這公約，在心理及戰爭道德的解釋上便根本不同。那時和平的空氣自然比以前更加澎脹多了。

經美國諸多名流所提唱，歐洲一般法學者所贊同，爲柯列芝總統所採納，至最近將成爲事實的戰爭非法論便是如此。這便是一般人所希望以爲可以撥開近年瀰天的戰爭雲霧，消滅人類的相互殘殺的一種良好方案。那方案在許多人認爲比以前的種種方案，如保安公約，裁軍公約等更有效的多，更大膽徹底的多。自然，此種方案有他的優點與缺點，而且事實上或者也竟和從前的國際聯盟，裁軍運動等一樣，最後給與一般和平主義者以一個大大的失望也未可知。不過推測與批評，都不是本篇的事。本篇不過要使讀者明瞭，在目前轟動一時的所謂開洛公約，是根據一種什麼主張而已。

一九二八，七二八，Antwerpen。

Agfa 矮克發

果然得手應心　貨色的確齊備的

矮克發照相材料

△**矮克發攝影機**
德國攝影機新巧的創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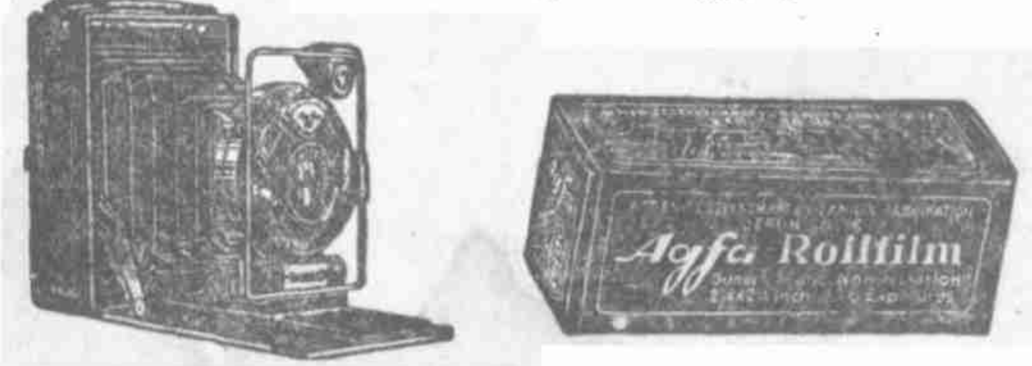
△**矮克發乾片類**
特別快片。人像快片，風景快片。天然顏色片。分色片。幻燈片。免返光分色片。最新特別分色片。

△**矮克發軟片**（卷包）
材料精良大小尺寸均備，各家鏡箱合用。

△**矮克發軟片**
人像軟片。製版軟片。愛克司光軟片。影戲片等貨色齊備。

△**矮克發顯影藥**
美杜。海土坤奴。阿美杜。羅地那，美杜乃本廠所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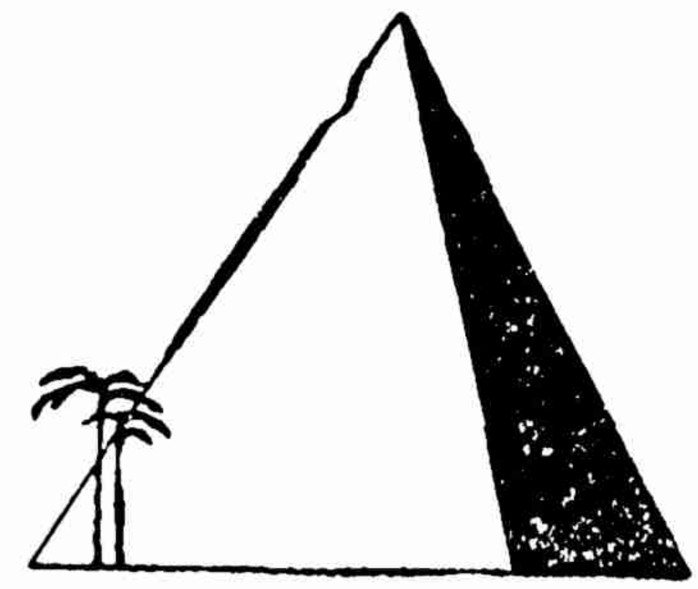
△**矮克發紙類**
德普透燈光紙共分軟性，普通性，硬性三種。照相館及攝影家宜用之。模範紙，肖像紙，放大紙照相館及藝術攝影家尤宜用之。



各埠均有經售

倘有疑難問題或索說明書等請函上海四川路第六十八號矮克發可也

東方(880)銅



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之經過（中）

張梓生

國民革命軍第二期戰績——東南五省之戰爭與國民軍聯軍援陝

一　東南戰事之發動與其關係

東南五省首領孫傳芳，爲北洋後起軍閥之最明幹而具機警縱橫之才者。彼自知掩有五省未及一年，地盤未鞏固，勢力未充實，不足以與人爭霸中原，故揭保境安民之幟。外播和平空氣以欺人，內則練兵理財以擴實力。北伐開始，彼曾力主調和；及見事非調和所能了，即一面佯與國民政府相周旋，一面電吳佩孚迅速南下對付，並令所屬江西軍爲吳助；國民革命軍下長岳後，彼即假保境之名，增兵江西，時吳佩孚之求援，北洋團體之催促出兵，反國民黨政客之勸誘征南，均甚急迫，孫乃集盧香亭等開軍事會議，決定分路大舉參加戰事。東南人民見孫作露骨之軍事行動，竭力阻之，進行大規模之和平運動，孫亦表示願於相當條件下停止軍事。故東南戰事，始終與平和聲浪相呼應。

國民革命軍對於孫傳芳，初頗希望其參加革命運動，一致倒吳；及見江西唐福山師之入湖南，知其不可恃，乃定分兵應付之方略。汀泗橋激戰時，孫軍謝鴻勳入江西，周蔭人在福建，均取積極行動，擬乘機以重大之危害加於革命軍，總司令部即定計討孫，於九月三日令第二，三，六軍攻擊江西，以何應欽爲東路軍總司令，率譚曙卿張貞等數師攻福建。孫於七日亦以類於哀的美敦書之電報致蔣中正總司令，限於二十四小時內撤攻江西軍隊及放棄湖南。實則雙方戰事已起，此不過形式之破裂而已。

東南戰事之發動與了結，有關係北伐前途令人特別注意之四端，不可不先述之：（一）東南五省範圍內之江西福建兩省，與革命根據地相毗連，非其領袖加入革命運動，則惟有以力取之，否則北伐軍不能免後方之危險。北伐軍抵武漢後，此危險之程度益增，故此一戰，實所以解

除革命根據地之危險也；（二）北伐軍因佔領兩漢而得出長江，然敵方扼守九江湖口，卽足以制漢口之死命，故非以一戰打通此關，則革命軍在長江之地位不能穩固；（三）孫傳芳爲北洋後起軍閥之健者，盤踞東南，志不在小，既不願投入三民主義之下，參加革命，倘容其盤據東南財賦之地，則彼養成實力，必爲革命軍之最大勁敵，此一戰實所以乘其勢力未充而擊之也；（四）革命軍出師北伐未兩月，卽佔長岳兩漢，使吳佩孚十餘萬軍隊，潰敗北奔，然論者猶謂吳之敗，由於部卒之新編，應戰之忽促，故非與號稱能戰之軍閥作一次打倒軍閥之中心戰爭，不能樹國民革命軍之聲威。

二　贛閩戰局中兩方之兵力與佈置

甲　敵方之兵力及其佈置

孫傳芳於決定作戰後，卽組織五個方面軍，後又加組第六方面軍，其將領及兵力如下：

第一方面軍　司令鄧如琢　兵力鄧本部一師一補充團，唐福山一師，蔣鎮臣一師；楊如軒楊池生各一師（兩楊共僅七千人）張鳳岐一旅，劉寶題一旅，共約四萬五千人。

第二方面軍　司令鄭俊彥　兵力李彥青一旅，王良田兩團，鄭自率礮工輜三大隊，共約一萬二千人。

第三方面軍　司令盧香亭　兵力盧本部一師，謝鴻勳一師，周鳳岐一師，李俊義一混成旅，楊賡和一混成旅，楊震東一旅，共約五萬人。

第四方面軍　司令周蔭人　兵力周部二旅及一騎兵團，張毅一師，李鳳翔一師，共約三萬五千人。

第五方面軍　司令陳調元　兵力王普一混成旅，劉鳳圖一混成旅一團，畢化東一旅一礮兵團，共約二萬人。

第六方面軍　司令顏景崇　兵力顏本部一混成旅，馬登瀛一旅，共約一萬人。

以上兵力十五萬人以上，續派援軍尚未在內。其原來佈置，係以第一方面江西原有軍隊任贛南及萍鄉兩路，第二方面軍爲攻擊部隊；第五方面軍由武穴沿江西進，解武昌之圍；而其主要點，在以盧香亭率第三方面勁旅由修水銅鼓出湘鄂邊境，襲擊革命軍。其第四方面軍則由福建乘虛攻廣東。但至開戰後，則無一能依其原定計劃而行。

乙　革命軍進攻之計劃

革命軍對江西之計劃，重在襲取南昌，斜出鄱陽，使孫軍應付不及，其於孫軍進攻各地，則以重兵迅擊，使其不能立足。其四路分配爲：（一）李宗仁部第七軍扼守沿江黎顚平通；（二）程潛部第六軍由平江攻修水銅鼓，第一軍王柏齡師由瀏陽攻萬載以助之；（三）朱培德部第三軍由萍鄉攻袁州，第二軍之張輝瓚戴岳兩師助之；（四）第二軍譚道源陳嘉佑兩師協同新附之賴世璜第十四軍攻贛州。其作用則在由二三兩路入江西西部奪取南昌，蔣中正總司令卽率第一軍第二師及學生軍在萍鄉助第三路，此爲戰事將起時之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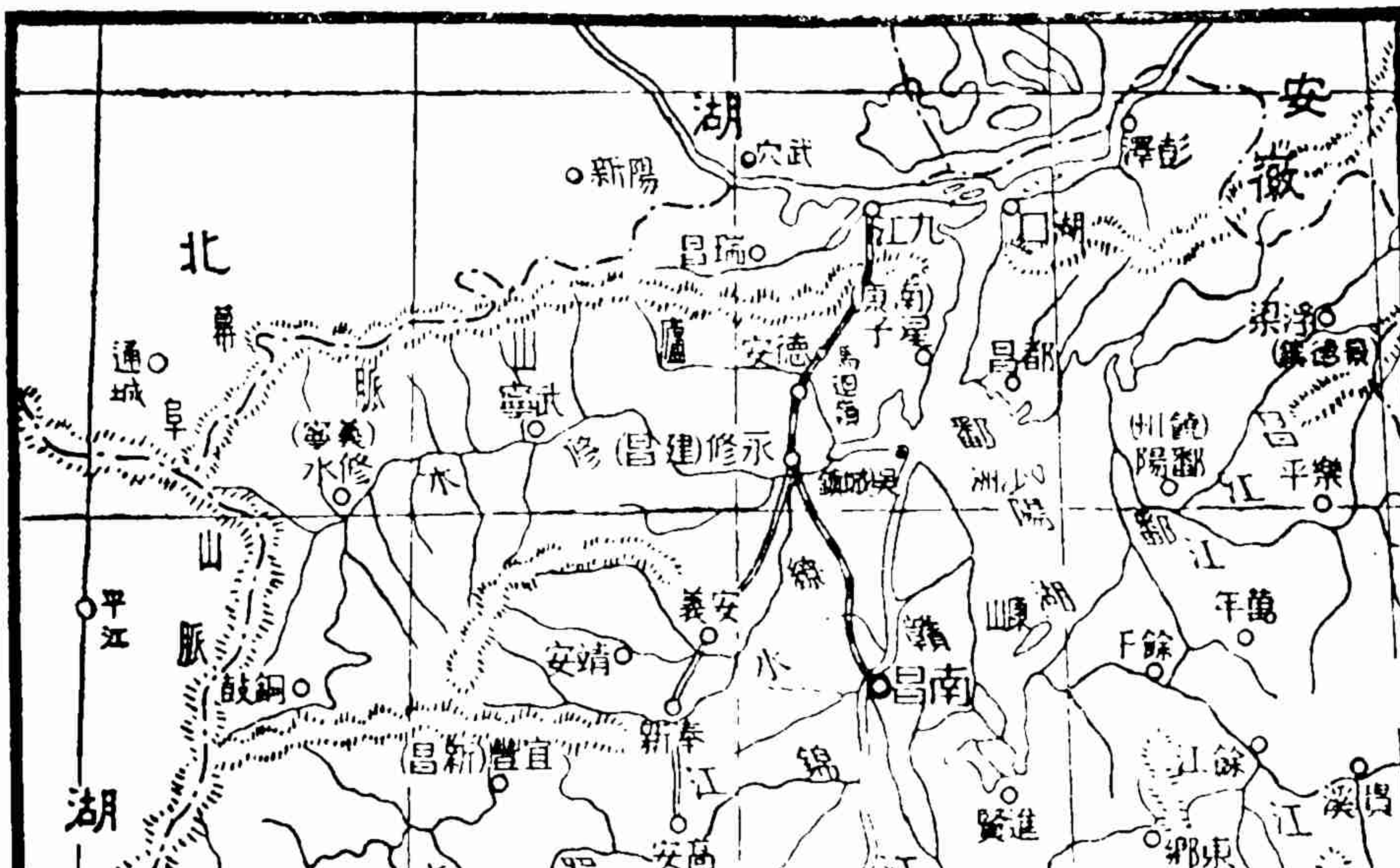
福建方面以何應欽率留守各師進攻，雖有賴世璜自江西攻汀杭以為助，兵力終覺太薄，惟以何戰略之優，張貞又熟於福建情勢，能得福建民軍之助，適李鳳翔部兩旅暗約參加革命運動，以此應付周蔭人，乃綽有餘裕矣。

三　江西戰事

江西戰事中，兩軍主將軍略之戰鬬，較之部卒之奮鬭，尤足引人注意。吾人試觀南昌德安之初失，孫軍能力戰以奪回之；南昌建昌之初被包圍，孫軍能堅守以保全之；其部卒非不能戰也，惟行動之敏捷，不及革命軍耳。至於軍略，則孫傳芳之所計劃，無不失敗；孫欲以第三路軍為主軍，出修水銅鼓以迫崇通，而該軍既受別方牽制，不能銳進，又以分援別方致兵力單薄，陷於潰敗；贛南告急，孫令鄧如琢出駐樟樹，則革命軍疾趨以入南昌；南昌奪回，孫擬沿江西上，解武昌之圍，襲革命軍之後，則李宗仁以沿江退卻之軍猛襲武寧，破謝鴻勳而猛撲以取德安；德安奪回而南昌忽受包圍，南昌解圍，贛防稍穩，孫又進行沿江西進之計畫，則革命軍突又兩路猛進，直迫南昌德安；及革命軍賀耀祖師乘兩路劇戰襲取馬迴嶺之計劃成功，孫軍九江之根據地不特不能與前線各路聯絡，且被攻而陷於危險，守九江之周鳳岐師潰走，孫之司令艦遂不得不遁走矣。綜觀上述經過，革命軍處處占先着以取勝，孫傳芳則不特計劃無一能實現，即其抵禦行動，亦無不處處落後，此其所以敗也。孫於敗回南京後，向各將領演說，謂致敗之由，在於主將之無謀，其言亦頗近真相。江西迭次戰事之經過，更略述如下：

八月中旬革命軍向汨羅平江總攻擊時，孫傳芳急派謝鴻勳師及楊震東旅趕赴九江，向武寧修水銅鼓進展，以圖由此斜出通城平江，同時江西軍唐福山師在萍鄉，蔣鎮臣等在贛州，均作軍事行動。革命軍則乘其軍隊輸送未完畢時，令程潛任北路，朱培德任中路，魯滌平任南路，分別進攻。九月二日盧香亭代孫傳芳赴九江指揮全軍，兩軍接觸日益猛烈，及八日，程潛軍在修水方面，得當地人民之助擊退謝鴻勳，進攻武寧，迫謝退守建昌，南潯鐵路北段震動。盧香亭指揮援軍助謝反攻，費旬日之力，始奪回武寧修水，是為「第一次贛北之戰。」同時，朱培德方本仁由萍鄉攻取袁州，賴世璜會同魯滌平由贛州北攻，西南風雲驟緊，鄧如琢以第一方面司令官率部赴樟樹應付。兩路相持至十八日，革命軍程潛朱培德二部約一萬人密集於高安，乘虛窺南昌，南昌工人學生，得警備隊之助起而響應，孫軍留守諸人奔避不遑，南昌遂於十九日為革命軍所有。盧香亭在九江，急令鄭俊彥部新到蘇軍由南潯路攻南昌，鄧如琢亦得孫傳芳限日奪回省城否則軍法從事之電，由南路回師北攻，南昌城內萬餘革命軍與之劇戰，卒以敵軍砲火之猛烈，兵力之雄厚，於二十一日受極大之損失而退出，然次日復會合新到之王柏齡師猛力攻入南昌。孫軍則由孫傳芳趕至九江，嚴令各軍進攻，盧香亭復親率援軍作戰，兩軍再起劇烈之戰鬬。程潛部於此役，曾七次衝鋒，肉薄前進，犧牲過半，不得已再行退出，是為「第一次南昌之戰，」為江西戰事中最

猛烈之一戰。然程軍雖退出南昌，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已率第一軍劉峙師及學生軍抵高安，南路第二軍亦躡鄧如琢之後，進攻南昌城外之萬壽宮，終能威脅南昌，使孫軍兵力不克活動。孫傳芳既無術使革命軍去南昌附近，計劃在沿江發展，令馬登瀛旅突進石炭窰，攻大冶，其第五方面軍繼進，由陽新轉入通山，以威脅武漢，兼斷革命軍鄂湘之聯絡。並乘駐外十三公使電請停戰召集國民會議之機會，發表停戰宣言，狂言革命軍應於三日內退出江西，唐生智應退回湖南，……其得意可以想見，不知李



宗仁以避實擊虛之謀，令防守大冶附近軍隊佯爲被迫退卻，暗中折往武寧，乘孫軍謝鴻勳之不備，驟以三旅兵力圍之於箬溪，謝爲孫部勇將，素有衝鋒陷敵之能，至此率部死戰，身負重傷，所部僅一團得突圍而出，逃往南潯路北段，李軍猛躡之，即於十月三日佔領南潯路北段之德安，截斷孫軍九江南昌之交通。雖德安經猛烈之戰鬪於五日卽爲孫軍奪回，然李軍於此役不特得「飛軍」一之名，破孫軍之膽，更迫孫不得不撤其大冶陽新之軍，亦圍魏救趙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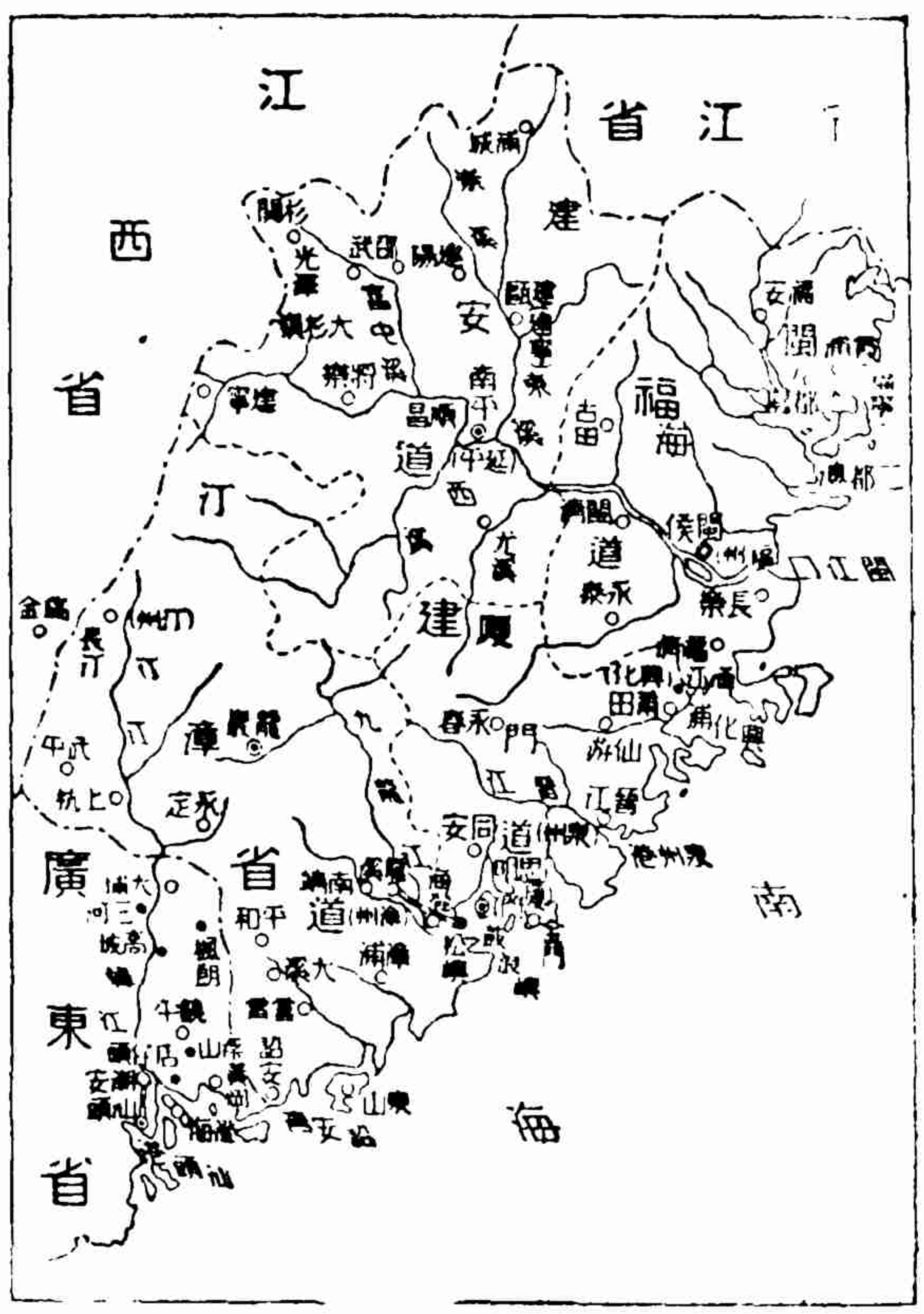
用也。是為「第一次德安之戰，」一為江西戰事中最驚人之一戰。同時蔣中正在高安整頓部隊，乘盧香亭北援德安，南昌鄧如琢專事捕殺城內參與革命運動之人民時，復進圍南昌，猛撲五日而退，外傳蔣於此役受重傷，且有殞命之謠。革命軍利用此謠傳，兩路暫行停戰，急徵調後方援軍，準備最後一戰。孫傳芳亦因此謠傳，認革命軍已無力再攻，一面派代表持條件赴高安議和，並藉此探蔣是否重傷殞命，一面復進行對贛主守對鄂主攻之計劃，親赴武穴南昌查防，以備下令總攻。不意其查防甫畢，革命軍武昌方面之張發奎陳銘樞兩師，（時武昌已攻下半月）湘西之賀耀祖師，已各達目的地，於十一月一日兩路再起猛攻。革命軍於此役，南路蔣中正總司令指揮，由高安猛撲南昌，北路白崇禧參謀長指揮，由武寧再襲德安。時孫傳芳在南潯路已佈成常山蛇之陣勢，自謂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萬無一失。今革命軍於南昌擊其尾，於德安扼其喉，彼乃動彈不得矣。及四日賀耀祖師於北路敵軍以全力爭德安時，率一枝隊猛攻馬迴嶺而佔領之，乘勢急進，掩襲九江，孫軍守九江之周鳳岐師與革命軍已暗有妥洽，見敵即退，九江乃於四日為革命軍所佔領，孫傳芳在江面之司令艦初則直上武穴，似欲別有所謀，繼見陳調元王普不願更向革命軍進攻，則急駛以回南京。南昌方面之盧香亭鄭俊彥初尚能力禦革命軍之進攻，及得九江根據地失守之耗，軍心大亂，更慮前後受敵全軍覆沒，乃倉皇向鄱陽湖以東退卻，蔣中正總司令於八日入南昌，是為「江西最後之一戰。」經此一戰，孫軍陣勢即不能再整，全軍十萬人，除武穴之陳調元軍，九江之周鳳岐師得全退外，其親信軍隊，僅盧香亭鄭俊彥率領退去一部，餘悉被截繳械，師旅長唐福山岳思寅張鳳岐李彥青王良田楊賡和均被俘，軍實全為革命軍所有，江西全省亦永在青天白日旗下矣。

四　福建戰事

何應欽以松口一戰而平定福建全省，實國民革命軍北伐戰史上之奇蹟也。初，武漢戰事緊急，孫傳芳一面令江西出兵，一面令福建周蔭人襲攻廣東之潮梅。周懼省廈海軍之變動，南北兩路民軍之起事，除播五路進攻之空氣及令張毅攻潮汕外，其本人坐守省城，不敢稍動，而以軍實未充覆孫。及江西戰事起，得孫嚴令之迫促，巨礮及子彈之補助，不得已於九月十五日赴閩南，革命軍則早已在閩粵邊境有所佈置，並與周部曹萬順杜起雲兩旅長接洽參加革命運動矣。十九日周在龍巖設總司令部，決定五路會師饒平之計畫：曹萬順杜起雲兩旅合衛隊旅孫雲峯部。任一二兩路為右翼，由峯市太寶墟（永定屬）攻大埔，得大埔後分兵會攻饒平；劉俊旅任第三路為中路，由永定直攻饒平；張毅師李芳池田寶琴兩旅任四五兩路為左翼，由雲霄平和分兩路攻詔安，得詔安後分兵由黃崗會師饒平。其主要點在衝斷韓江，下窺潮汕。惟以曹杜有參加革命運動消息，不敢下總攻擊令。革命軍東路總司令何應欽於九月二十七日抵高坡督師，指揮三路進攻：（一）第一軍第三師任左翼，譚曙卿指揮之，合曹萬順杜起雲由大埔攻永定；（二）第一軍第十四師

任中路，馮軼裴指揮之，由饒平攻永定；（三）第四獨立師張貞合錢大鈞之第二十師一部任右翼，張貞指揮之，出松柏關攻和平。另以賴世璜之第十四軍迫汀州，胡謙之第六軍一師守梅縣，而令福建民軍所組織之閩軍參謀團，指揮建國民軍在周蔭人軍後方起事，此雙方未實行接觸時之佈置也。

雙方均於十月九日下進攻命令。周軍初時除右翼孫雲峯旅在峰市受曹杜牽制未易進展外，中左兩路均攻入廣東境內。中路劉俊旅深入梅縣境古松口要隘，進展尤為迅速。何應欽乃運用其高妙之戰略，先將革命軍中左路集中蕉嶺山間，以重兵襲取永定，同時以一枝隊會合曹杜夾攻峰市之孫雲峯旅，兩路達到目的後，即回師松口，攻劉俊之後，劉軍歸路斷絕，大敗潰散，旅長劉俊死於亂軍之中，其騎兵團長李寶珩被俘，周蔭人倉皇北遁，戰事遂告一段落。其時有與此戰略相輔而成其功者三事，亦不可不述之：（一）周蔭人初率吳大洪等部數團集龍巖，兼顧峰市永定，並防曹杜發動。曹萬順乃於發動前，以電向周偽報右路勝利，所部進攻，已佔領大埔，中路緊急，請周援永定，周在赴永定途中始聞前敵之變，同時峰市龍巖均為曹杜佔有，不得不急速北退，以免被截；（二）革命軍攻永定時，曾先晤襲周軍之一小部隊而佔領之，即假其軍用電話，向其他各部散佈前線勝利及革命軍急退之消息，使不為備，即分路乘其不備而繳其械；（三）閩南民團均因防匪藏有槍械，周蔭人退時，民團齊起放槍，東響西應，遍地槍聲，周誤為革命軍追及，民軍起事，北退益急，反攻之意即因此一嚇而拋於九天雲外矣。



革命軍十月十一日佔永定，十三日在松口兩戰之效力，既解決周蔭人軍中右兩路，俘獲其旅團營長及兵卒共四千人，得軍械無算；又使周軍左翼攻近饒平之張毅師不得不退保漳州。周蔭人敗後，初猶計劃斜出江西與孫傳芳在江西大軍聯絡，令孔昭同張毅鬥泉漳，以圖反攻；惟時孫軍始解德安南昌之圍，無力他顧，浙江夏超已樹反孫之幟，福建省內各路民軍紛紛活動，馬江海軍參加革命運動之消息流播，終成退守延平之局面。革命軍於閩西防務布置完竣後，乘蔣中正總司令江西大勝之勢，漸次迫張毅去漳州，驅孔昭同離泉永，長驅直入。又因馬江海軍與周蔭人之留守司令李生春聯合

解決張毅退至福州之軍隊，正式表示服從革命軍，於十二月二日不煩一兵一將而收福建省城於掌握；同時因閩北民軍盧興邦等攻延平，江西第二軍王均師斜出玉山，進攻浙邊，督周蔭人棄延平急逃入浙。福建全省平定之易，有非局外人意想所能及者。何應欽總指揮沿路辦理收編軍隊安輯地方事宜，於十二月十八日入福州，略事布置，即出發進攻浙江，而以留守福州之事委之於松口戰役有功之譚曙卿。時譚已由第一軍第三師長升任新編第一軍長矣。

五　江浙戰事及皖軍海軍之加入革命

甲　江西鏖戰時之江浙戰事

江浙人民對於孫傳芳之出兵江西，洵始終持反對之態度者。此態度於消極方面見諸呼籲和平之文電，及和平運動之進行；於積極方面則有十月中旬孫軍假道聲中之江浙戰事。

十月中旬之江浙戰事雖一瞬即了，惟其醞釀則極久；且浙江軍民與行政長官聯合反孫，尤足使孫氏知民意之所在。戰事發動之前，浙江自治同志會，全浙公會等團體先後乘江西戰事正急，張宗昌軍準備南下臨傳盛搖之機會，通電主張停止江西戰事，且提出贛之土地政權應交還贛人，浙軍全體回浙……等要求；同時，在南京常州之浙軍周鳳岐部亦準備有所動作，以與浙江省長夏超掩襲上海之軍隊相呼應。不幸事機不密，周部準備有所動作之消息，為孫傳芳所派留守南京之劉宗紀孟昭月所得；即一面以迅捷手段制止南京周部之活動，一面立即準備應付夏超之掩襲上海。及十月十六日夏超派所部警察保安隊向松江進展時，內應者已失敗，敵方軍事準備已完成，旁觀者不待一戰而知其無成功之望矣。孫傳芳布置既定，即由九江發電免夏超之浙江省長職，任駐防徐州之浙軍第一師長陳儀繼任，以收浙人之心；並派心腹李寶章防守上海，令孟昭月師宋梅村旅會同上海王維之團進攻嘉興，一戰而使夏超敗亡，浙江亦復暫為孫軍所佔領。

乙　孫傳芳聯奉組織安國軍及以江浙皖三省為孤注之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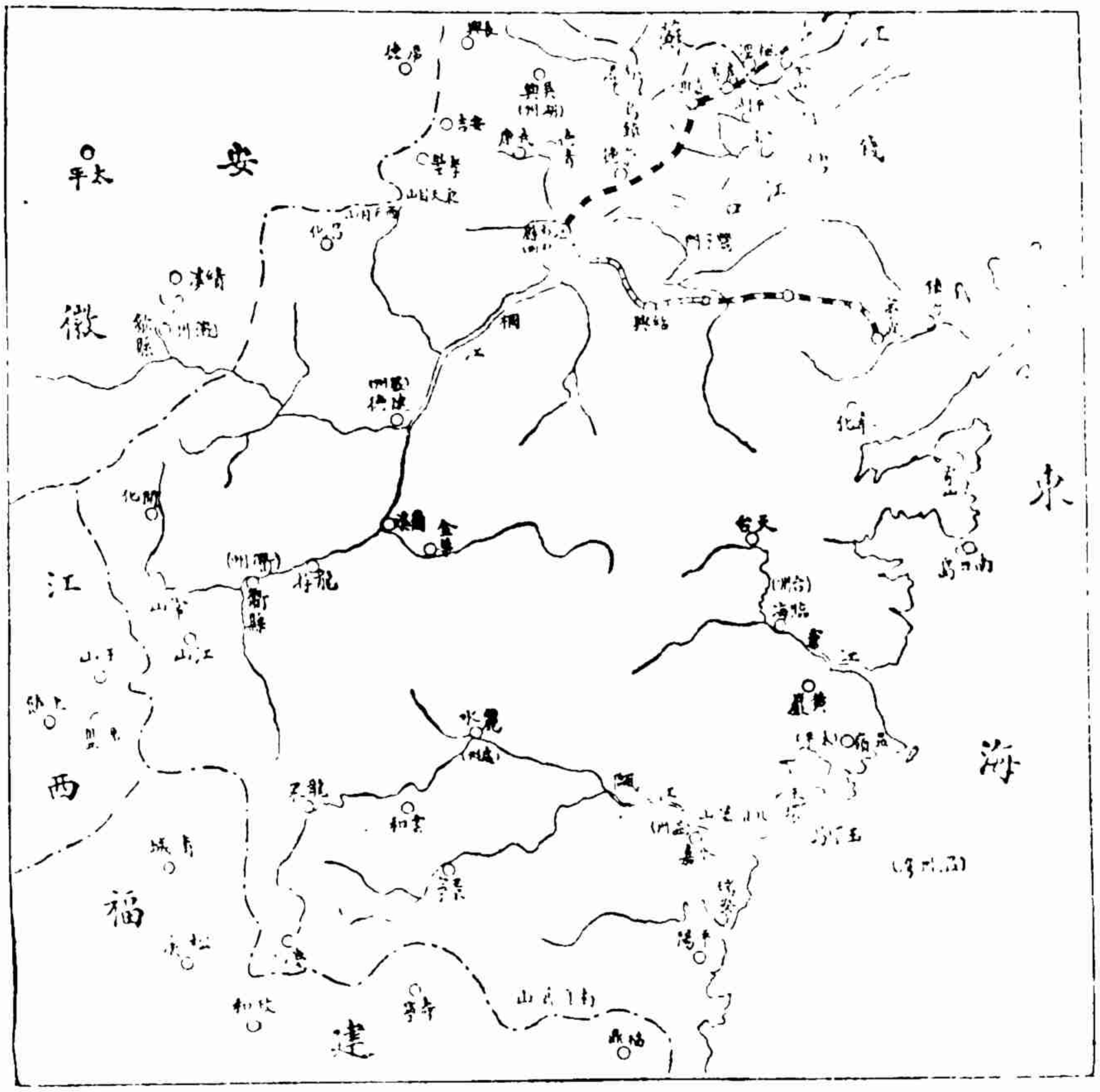
孫傳芳於十一月七日敗回南京，江西福建已失，張宗昌又集中重兵準備乘機南下，四面楚歌，應付為難，最後決定聯絡奉方與革命軍繼續作戰之計劃。先派楊文愷北上磋商聯絡辦法，復於張作霖入關抵天津時親往投於幟下。張孫聯合之結果，十二月一日張作霖就安國軍總司令職於天津，孫傳芳張宗昌均為副司令，楊宇霆為總參謀長，集中兩派之勢力，並疏通坐困鄭州之吳佩孚，聯合以與國民革命軍為敵。

當時所謂安國軍者，其進攻革命軍之第一步計劃，係促吳佩孚由河南反攻湖北，孫傳芳由浙江反攻江西；另以張學良之奉軍，入河南援吳；張宗昌之直魯軍援防蘇皖北部，並由皖分兩路攻湖北江西。此實為北方軍閥聯合與革命軍作戰之最初計劃。惟計劃雖定，吳佩孚方面因部下諸將恐奉軍侵奪其河南地盤，始終持反對態度；張宗昌必欲得江南及全皖，延不出兵；獨孫則不惜讓蘇皖北部為直魯匪軍殖兵之地，以浙江為其進攻革命軍之戰場。視三省土地人民為其個人與革命軍賭一

勝負之孤注，其心誠不可問矣。

丙　浙江參加革命及孫軍之壓迫

孫傳芳親赴天津聯奉之時，浙軍陳儀之第一師，周鳳岐之第三師先後自徐州江西回浙。時革命軍已知孫軍聯奉後之作戰計劃，派遣滁平部一師爲先鋒，自江西進駐浙邊。周鳳岐在杭州，即以防止革命軍入浙爲名，率部開赴衢州，並在沿江布防。十二月十一日周師與革命軍先鋒隊在衢州會合，周即在衢州就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軍長職，回師向杭州。杭州總商會等團體曾爲欲免浙境戰事，向孫傳芳提議浙江自治，孫即以不使革命軍入浙爲條件，表示可以允許；蓋明知革命軍已入浙而不能退，以此難浙人也。周師沿江而下之時，孫傳芳已派孟昭月駐松江，前鋒至杭州附近之長安，另以白寶山馮紹閔兩師移防宜興，威脅杭州。杭州之自治派人物，方忙於調解兩軍，運動自治，而孫軍孟昭月部突



於二十二日兩路入杭州，迫省長陳儀赴南京，浙軍第一師在杭州者悉被繳械，平和運動，自治運動，悉因此而成泡影。第一師退紹興後，一面夾錢塘江列砲與孫軍作戰，一面正式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

孟昭月奉孫傳芳令繼盧香亭任第三方面總司令後，率四師一旅之衆，決意消滅浙軍。其軍隊以一部在錢塘江與第十九軍相持，另以重兵壓迫在富陽之第二十六軍。十六年一月第一次富陽之戰，二十六軍以寡不敵衆，團長錢駿陣亡，受極大之損失而退。孟軍直迫嚴州。堅守錢塘江岸之第十九軍因此不得不放棄其砲兵陣地，一退於紹興，再退於百官，方在寧波被迫作第三次退却，向溫台進行，而前面在奉化適與孫方周蔭人由福建入浙大軍相遇，兩面被攻，乃受極重大之損失。於是浙軍在衢州待援再戰，孟昭月周蔭人會師蘭

谿，而北軍在佔領各地對浙民實行其「對待殖兵地」之手段，竭力搜刮民財矣。

丁　東路軍攻取浙江之戰事

蔣中正總司令對於攻取浙江之事，原委之於何應欽之東路軍，何在福建因後方佈置未就緒，不能即行，乃派總司令部參謀長白崇禧任東路前敵總指揮，率李明揚之先遣軍，急行入浙應援浙軍。孫軍孟昭月周蔭人們師蘭谿之時，白崇禧已趕至衢州，派兵反攻，與孫軍相持於衢嚴間。未幾，何應欽以東路軍大隊分五路由海陸兩道兼程前進。孫傳芳時已決定其由浙攻贛之軍事計畫：孟昭月之第三方面軍任中路，白寶山之第四方面軍任右翼，迂迴淳安開化以攻衢常，周蔭人部改編為第五方面軍任左翼，鄭俊彥率第二方面軍駐常州宜興以為聲援。兩軍中堅部隊於二月初旬，一戰於嚴州，再戰於桐廬。時革命軍勇猛進撲，不減其湖北江西兩戰之精神；孫軍則雖孟昭月親往督戰，以雄厚之兵力，居便利之地位，無乃軍心散亂，見革命軍之中堅部隊，即不免生畏懼之心。嚴州之役，孫軍占游埠高地，以猛烈之砲火下擊革命軍嚴重之二十一師，以一衝而動搖其陣地。桐廬之役，兩軍激戰方烈，孫軍見革命軍「白」字之大旗，認為已方白寶山部已附革命軍而反戈相向，則大呼「反了！「反了」」而向後奔潰，自相踐踏而死；實則此時白寶山方盡力迂迴以迫近衢州，固截斷前敵革命軍之歸路，反為中路一敗而不得不退也。孫軍退守杭州後，孟昭月周蔭人因奪浙江地盤而生爭執，日惟用心於內部之相迫。革命軍偵知其情，以重兵破其右翼李俊義奔走疲乏之師，乘勢攻下富陽，以二十六軍所部聯絡諸暨人民起事，牽制其左翼。於是孟昭月急令所部由杭州退集嘉興，在寧波者由海道退至吳淞，右翼各軍由吳興退蘇常，周蔭人部亦繼而紛退；此二月十七日事也。十九日白崇禧即率中路軍入杭州；周鳳岐之二十六軍入紹興，將不及退走之孫軍衛隊繳械。未幾，孫軍中路更退松江，浙江境內即肅清矣。

戊　北伐進展中之英國增兵與上海大罷工

國民革命軍之北伐，固不僅以打倒國內軍閥為止也，對於運用此軍閥之帝國主義者，亦必打倒之。十六年一月三日英帝國主義者在漢口上陸之水兵，不許革命軍宣傳隊在英租界附近講演，甚至施用武器，死傷民衆數人，激動全市公憤，革命軍當局即運用民氣，施展外交手段，將漢口英租界收回，對英帝國主義者下一當頭棒喝。七日，九江英租界亦以同樣之原因而收回。英帝國主義者無法以應付漢潯之局勢，則思以全力助其所卵翼之軍閥，並保持上海英租界，以免商業根據地之喪失。英倫海陸軍當局派艦隊，調重兵，以赴上海，各國繼之，而中國在上海之領土主權被侵，更激動全國公憤，以增進其與帝國主義者相周旋之決心，而打倒帝國主義之聲浪，乃益高張！

上海二月十九日開始之全市大罷工，即兼有（一）向增兵上海之帝國主義者示威，與（二）反對孫傳芳，響應革命軍之兩種作用者。吾人觀其揭櫫：反對帝國主義，消滅軍閥黑暗政治，肅清一切反動勢力，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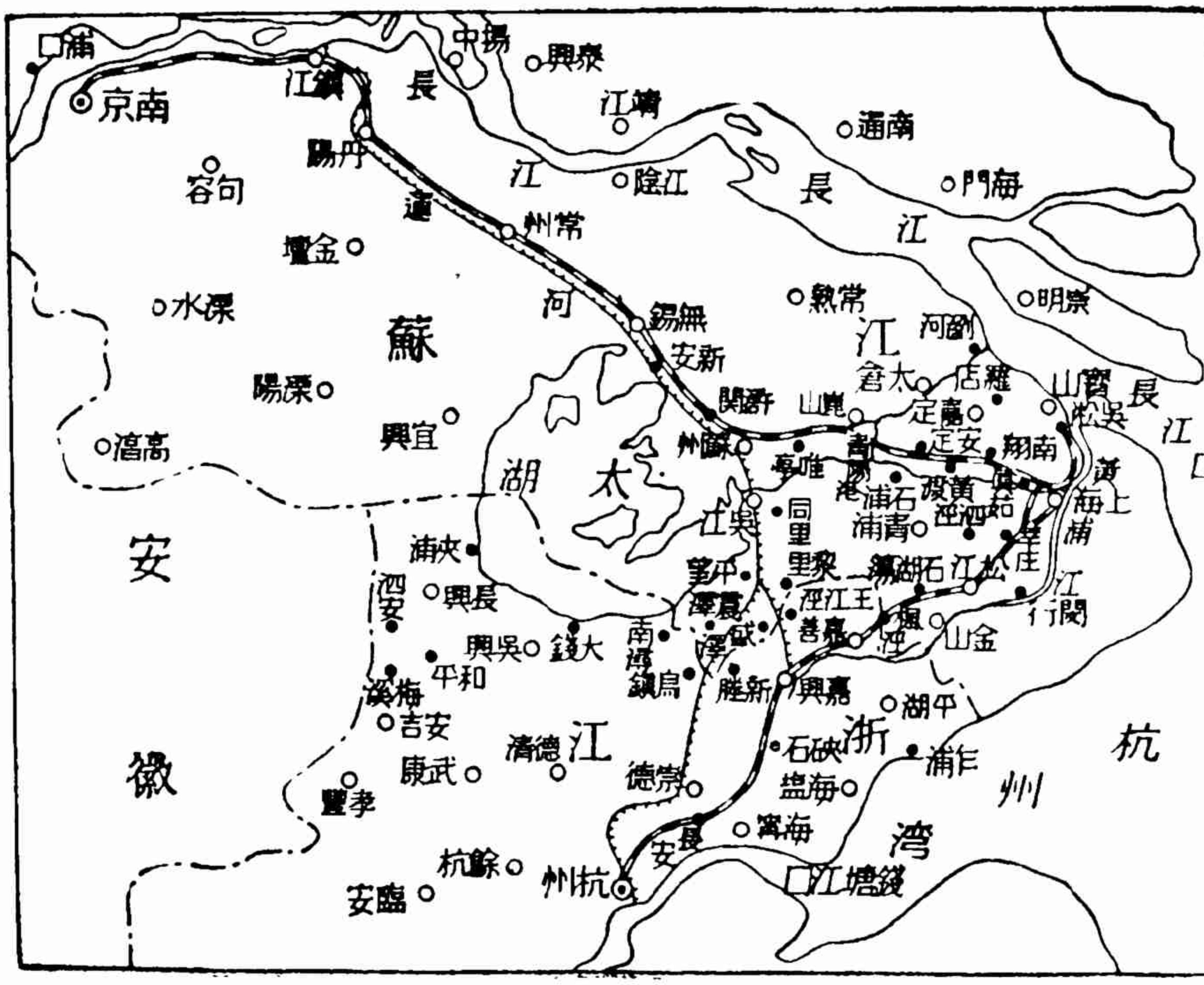
立眞正保護人民利益之政府……諸端，可以知之。時李寶章任防守司令，與租界當局協力壓制罷工運動，既於人衆往來之通衢慘殺宣傳演講之學生工人；復利用偵探搜捕有關係之人民，造成路絕行人座懼偶語之恐怖世界，卒釀成二十二日海軍建威建康兩艦砲擊製造局之事件；因流彈紛落租界，更引起帝國主義者之聯合發表威赫宣言。

上海之全市大罷工雖因松江方面軍事無進展而失敗，於二十四日復工，但復工後仍於北軍勢力下暗中進行，密開市民代表會選出受國民政府節制之市委員會委員；而服務於軍事命脈所關之鐵路之員役復繼起罷工，以妨礙北軍之軍事運輸，其非無功彰彰明甚。

己　滬寧間孫張兩軍之換防與安徽軍及海軍之易幟

孫傳芳熟察形勢，知本人決難立足於江浙，乃斷然讓其江南地盤於張宗昌，以償張之宿願；本人部下之嫡系各軍則以休養訓練為名，全部退往江北。張部直魯聯軍第五路畢庶澄部於二十四日開抵上海，褚玉璞之直魯軍大隊繼續駐防南京鎮江，沿滬寧路線與上海聯接。孫軍各路由盧香亭以訓練總督名義指揮調防，分道齊退，不旬日而蕆事。時北軍在前敵之作戰，除宜興常州一路全由孫部之白寶山馮紹閔鄭俊彥三師擔任，松江方面有不願退去之周蔭人部少數軍隊外，餘悉由直魯軍任之。閩盧香亭當時欲以集中退却之孫軍邀擊直魯軍於鎮江以響應革命軍，以事未成而去職，亦可惜也。

安徽各軍本不願為孫傳芳出力以與革命軍作戰者，孫傳芳實行聯奉後，既迫安徽軍讓皖北於直魯軍，又強令安徽各軍再沿江西上攻革命軍東下之軍隊，於是安徽各軍乃切實表示參加革命，三月五日，王普宣告就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七軍軍長職，陳調元宣告就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七軍軍長職，而革命軍由江西東下，乃益為便利。



海軍總司令楊樹莊自海軍砲擊製造局事件後，即乘其坐艦駐吳淞口外，並電令所部各艦集中吳淞。畢庶澄繼李寶章為上海防守司令，欲以所部渤海艦隊，與陸軍聯合控制上海，卒為楊氏集中吳淞之艦隊所拒，不敢南下。三月十四日，楊樹莊正式宣告就國民革命軍海軍總司令職，電令馬江廈門寧波吳淞各艦一律易幟，并派三艦冒險沿江西上，越江陰鎮江南京諸砲台之防線駛往九江，聽蔣中正總司令調用。

六　革命軍佔領南京上海之戰事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對於南京上海間之戰事，為欲暫時避免外交上之糾紛，迅速收拾東南，故其根本計畫，在先行收復南京，使滬寧路東段之敵軍因歸路斷絕而不得不降，上海附近可以不必作戰。其行軍布置之大略如下：

一、李宗仁任江左軍總指揮，率本部第七軍，王天培之第十軍，劉佐龍十五軍之一部，會合原在安徽之陳調元部第三十七軍，柏文蔚部第三十三軍，由長江北岸陸路橫截津浦鐵路南段之臨淮蚌埠，斷敵軍北歸之路，壓迫江南敵軍急引潰退。

二、程潛任江右軍總指揮，率本部第六軍，魯滌平之第二軍，賀耀祖之第四十軍，王普之第二十七軍沿江東下，直取南京，在蕪湖以東分三路進攻，（甲）中路攻小丹陽，（乙）左翼攻大勝關，（丙）右翼攻溧水。

三、東路各軍分三路任滬寧鐵路線作戰：（甲）東路軍總司令何應欽率第一軍之一部及賴世璜之第十四軍，曹萬順之第十七軍由湖州進取宜興丹陽，與江右軍聯絡攻南京，並截出鎮江常州，斷敵軍滬路線之聯絡；（乙）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率先遣軍李明揚部，第一軍之薛岳師及第二十六軍取上海；（丙）第一軍劉峙之第二師嚴重之第二十一師遙受白崇禧指揮攻吳江蘇州，斷上海敵軍之後路。

革命軍依此計畫進行，故東路軍隊於二月中旬迫近松江後，除分兵向吳江進展外，暫不積極前進。直至三月十五日江右軍行抵目的地，下令進攻，宜興方面何應欽亦迫白寶山等退常州，松江吳江之革命軍始同起活動。各重要戰事之經過及有關戰事之重大事件，略述如下：

甲、南京附近戰事及三月二十四日之「南京事件」　革命軍江右軍於三月十五日下三路總攻擊令，戰一日，中路佔小丹陽，右路佔溧水，側迫秣陵關，左路奪大勝關。十九日張宗昌嚴令褚玉璞限三日恢復失地，直魯軍乃集徐源泉王棟之能戰部隊，以白俄兵當先衝鋒，向革命軍中路猛攻，引起兩軍之激烈戰事，惟革命軍既於中路以相當兵力對付，右翼攻破秣陵關，左翼抄出板橋，向敵軍後路包抄，敵軍乃不得不潰退以守南京。褚玉璞於二十一日起閉城堅守，南京城高濠深，本不易破，革命軍由程潛親臨城下指揮進攻，猛撲三日，先佔雨花台，威脅城門守軍。何應欽之東路軍亦由鎮江攻龍潭棲霞，直魯軍恐被包圍，大隊即向浦口潰退。特派員章杰得警察之助，乘機開各城歡迎革命軍入城，南京戰事遂於二十四日告畢。

革命軍入南京後，共產黨人忽運動一部分軍隊及匪人向各國領事

館，外人機關及住宅毀擊，偶有搶刼財物之舉，英美兵艦過事張皇，向城內開砲，此事不特使本國人民受砲擊之損失，開以後數月外艦向沿江各地任意開砲之端，且引起外交糾紛，妨害北伐軍進行。而一經外人通訊社大肆宣傳，奉匪之禍再起之說，遂廣播於全世界矣。此重大之外交問題發生後，當局急事應付，外人亦懾於民氣，不敢擴大範圍，一年以後，始得次第以外交手段解決之也。

乙、上海附近戰事及工人糾察隊之起事　革命軍本有不戰而佔領上海之計畫，畢庶澄得上海地盤後，亦派代表與革命軍磋商歸降條件，惟各路戰事已起，畢尚未能斷然易幟，白崇禧乃於三月十九日攻松江吳江。松江黃浦南岸為周蔭人殘餘部隊所守，一被攻即向上海退卻，革命軍躡其後，由得勝港，取明星橋，與正面進攻軍隊夾擊堅守「三十一號鐵橋」之畢庶澄軍。畢在上海方調兵赴前敵增援，而革命軍薛岳師已以便衣隊為前導，由明星橋進襲上海，先遣隊別動隊等紛起響應，遂於二十一日不戰而佔領上海南部。

上海南部方佔領，畢庶澄之軍隊集於北部滬寧鐵路總站者尚多，總工會為欲奪取其槍械，於二十一日午，令所組工人糾察隊起而暴動，先襲擊警署而取其槍枝，次向軍隊所集之車站進攻。畢軍事急時向吳淞調動援兵，而援兵因鐵路為工人糾察隊所毀，車覆，布陣於中途，誤以為車站已被革命軍佔據，發巨砲以擊之，車站畢軍誤認為革命軍砲攻車站，亦以巨砲相應，自相砲擊者幾二十小時，工人糾察隊乘機放槍進攻。相持至次日午，糾察隊勢將不支，而南部之革命軍已馳至，一衝鋒而畢軍潰降，畢庶澄則早已逃入租界。松江吳淞數旅直魯軍因此影響，遂亦分別潰降。是役戰地附近人民因兩方激戰時數處同時火起，及為流彈所中，犧牲生命財產頗不少。工人糾察隊獲得大批槍械後，即從事擴充，但未幾，當局實行清黨，此工人糾察隊即被繳械遣散。

攻吳江之革命軍進行亦極順利，薛岳入上海南部時，嚴重劉峙亦分別入蘇州崑山，解決駐軍二混成旅之衆，劉峙並即率師向上海與薛岳聯絡以肅清上海附近各地。

丙、滬寧路中段之戰事　何應欽指揮進攻宜興之軍隊，在蜀山與敵軍白寶山等略一接觸，即迫敵軍往常州，何軍躡之，於三月二十日進常州，迫敵軍急退江北，直魯軍駐常州附近不與白等同退者多繳械受俘。何軍得常州後一面東取無錫，得當地人民之助而解決駐軍數千人；一面於二十三日攻下鎮江，與江右軍會師南京。何軍進行之順利，蓋與一戰以定福建時相彷彿也。

經上述諸戰事後，江蘇南部自南京迄上海，已全為革命軍所有，二十六日，蔣中正總司令乘軍艦抵上海時，不特江南各地已徧懸青天白日旗，而王金韜在津浦路南段響應革命軍，截直魯軍北退之路，與江左軍相呼應，張中立在揚州易幟，擊孫傳芳之退軍與渡江之東路軍相聯絡，革命軍之勢力且及於江北各地矣。

七　清黨事件與國民政府定都南京

國民黨內所包容之共產分子，本反對出師北伐者也。彼等於北伐軍佔領武漢，蔣中正赴江西以後，即把握武漢，在內兩方面，使之發生意見，因而分裂。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自廣州北遷後，亦因此而生派別。三月中旬，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在漢口集會後，武漢之反蔣風潮，日益擴大，凡不贊成反蔣之軍政官吏悉遭排擠，其甚者受驅逐逮捕之辱，蔣中正總司令肅清東南後，即謀有以應付之。四月二日，中央監察委員在上海開全體大會，吳敬恆提出檢舉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謀叛國民黨之呈文，經議決，令各地軍事當局將其首要各人，以非常緊急處置，分別看押監視。同時除武漢方面以外之革命軍領袖亦集於上海，討論應付時局之方針。而汪精衛亦自海外趕回，謀緩和此風潮，與共產黨首領陳獨秀發表聯合宣言，勸告「兩黨黨員」「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惟汪赴漢口後，漢口之反蔣風潮愈烈；上海方面之護黨救國反對武漢聯合會議之舉動之聲浪，亦日益高張。

汪精衛赴武漢前，曾與上海各中央委員約定四月十五日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於南京，彼負勸導武漢委員東下協議合作方法之責任。及期，上海委員於北軍反攻之砲聲中集南京，而汪及武漢委員不能至，乃開預備會，決定在南京組織國民政府。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開始在南京辦公，中央政治會議發表建都南京宣言，並電請汪精衛譚延闓等來南京行使職權。此後黨內糾紛雖烈，而中央根基已立，第二期北伐之事業得以開始矣。

八　國民聯軍援陝

自馮玉祥於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在游俄歸國途中發表率國民軍全軍正式加入國民黨——時距國民軍退出南口十餘日，正國民革命軍攻克岳州之日也。——於是西北革命軍與國民革命軍北伐軍隊成南北呼應之局。九月十七日馮抵五原，就國民軍聯軍總司令職，授旗誓師，令全軍繞道甘肅援助陝軍解西安之圍，並預定衝出潼關，與佔領武漢之國民革命軍會師河南之計劃。其時馮軍入甘之先發部隊，已在甘境聯絡同部馬氏五將，擊潰吳佩孚系之甘軍張兆鉀孔繁錦等部，漸向陝省進展矣。

西安自四月中旬爲劉鎮華所率之鎮嵩軍所圍困，時劉受吳佩孚委任爲討賊聯軍陝甘軍總司令。被圍之初，城內人民即進行和平運動，後守將李虎臣楊虎臣表示願堅守以待國民軍，對劉不能退讓，和平遂絕望。劉鎮華既無力攻下堅城，則在環城造長衛，掘深濠，使城內外隔絕，以待守軍久困食盡而自斃。人民於五六月時，常得國民軍援陝部隊不久可至之消息，尚認爲城圍易解，食糧可以支持，及懸望四五閱月，未見援軍踪迹，始起恐慌。十月以後，城內民間所藏食糧已盡爲軍隊搜盡，軍有糧而民無食，斗麥之價，由十餘元增至百元以上，貧者坐以待斃，富者雖出巨價購買，尚因軍隊沿途搜查不得攜回家中。因是每日餓斃人民數百，道路之上，屍骸狼籍，苟得生活者亦日不得一粥，困坐愁苦，以待與餓鬼爲伍，如此浩劫，固亘古所稀見；如此慘劇，亦非常人所能意想也。其時

國民軍先頭部隊轉戰甘陝境邊，與北系諸軍相周旋，後路大隊則行軍冰天雪地沙漠不毛之地，察綏奉軍躡之於後，無情風雪阻之於前，軍行數十里僅得稀粥一碗，棉衣未備，駝馬殊少，或凍死於道路，或殘廢而難行者為數頗多，其所身受與西安圍城內人民比較，相差蓋無幾矣。卒因官兵勇猛前進，氣不稍衰，軍事順利，敵人每戰必敗，於十一月中旬次第佔領三原咸陽諸要地，解決北系各軍，十一月二十八日西安城外一戰，馮軍臨城，守軍內應，劉鎮華軍內部亦有起而響應國民軍者，卒迫劉狼狽逃往潼關，被圍八閱月慘霧彌天之西安，遂得再見天日。馮軍先派劉郁芬部在西安潼關間有所布置，使倉皇遁逃之劉鎮華不能在沿途各地立足，其軍隊亦不能整隊而退，陝西省內之劉軍因此得以迅速解決，此馮玉祥所率之國民軍聯軍對於北伐戰事之初次功績也。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八月份收到者為限

三民主義考試指南一冊	陳彬龢
日本研究一冊	陳彬龢
中國家庭問題一冊	潘光旦
中國美術史一冊	陳彬龢
莽蒼社刊一卷一號	北京三道柵欄四十一號
現代小說一卷五號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
語絲四卷三〇至三四期	上海棋盤街北新書局
青年進步一一四冊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
貢獻三卷六至八期	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號嚶嚶書屋
現代評論八卷一九〇至一九四期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北新二卷一八號	上海棋盤街北新書局
中華教育界一七卷三至四期	上海中華書局
海潮音九年六期	泰縣南門內回子牌坊泰縣佛教居士林
新女性三卷八號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中法教育界一五期	北京中法大學
道路月刊二四卷二號	上海霞飛路二九九號
一般五卷二號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真美善二卷四號	上海棋盤街真美善書店
醫學原著索引五卷七號	奉天八幡町三番地實驗治療社奉天支社
科學一二卷一二期至一三卷一期	上海亞爾培路三〇九號中國科學社
醫藥學五卷六至七期	上海北京路九十六號
新月一卷六號	上海望平街新月書店
知難七〇至七四期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世界學會
再造一四至一六期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
建國一一至一五期	上海呂班路崇德里十六號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四集三八至四〇期	廣州
社會評論一一至一二期	馬尾郵局轉
革命評論一四至一七期	上海馬浪路復旦書店轉



蘇俄消費協作的史略

樓桐孫

本文中某等的申述，純是客觀的史實，這又是作者所應先聲明的。

一　協作主義與蘇俄

俄國自革命後，他的政治原則是無產專政，他的經濟組織是共產制度：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實，政治上的無產專政，還是專制無產，姑置不問，而經濟組織却於共產制度之外，還有另外一種制度——協作——以作根深蒂固的基礎，表裏相依的輔車，實爲大家所不甚明白。我還記得，當一九二三年冬間，季特教授遊俄回法，曾說俄國的商業，是由公有，協社及私人鼎分而三。可是，據作者所知，自最近四五年以來，這鼎足三分的局勢，已起了明顯的演化，因爲照一九二七年的統計，單就俄國的消費協社一項而言，其營業額竟已有八十萬萬盧布之巨，而私人商業，已由三分之一的地位，漸漸縮小到六分之一的左右。在經濟制度的變遷上，這顯然是一件不可忽視的事實。無論蘇俄政府對於協作主義的合作是誠意的，還是策略的，但協作主義却偏能在蘇俄治下不斷的發榮滋長，這於他們倆雙方關係的歷史，實有細加探索的必要。

二　蘇俄消費協社的創始

蘇俄之有消費協社，實與協作的他種形式，同始於一八六五年左右。在那個時候，俄國一般智識階級，對於自國經濟命運的前途，起了一番很大的爭執：俄國應否隨西歐諸國之後，跑上資本主義的路，還是保存小資產的經濟，另闢途徑，自求多福，以漸進於完美的組織？

當然，這種爭執，決不是無病的呻吟：那時俄國的資本主義，實已一天強盛一天，商業上重利盤剝的資本漸形澎漲，而資本主義式的農業和工業，亦日臻於發達。

凡下述這些情形，對於未來自然要生出相當的反映：階級的分化，一重要部分鄉農的貧民化 (proletarisation)，勞工階級的確立等等。這種社會的及經濟的演化，定規要到了擴大和加重階級鬭爭的結果，而政治上及社會上種種的革命和紛擾，實已於此時露其端。西歐各國的

先例，是爲俄國優秀社會所深悉的，已足爲充分的證明。

在這些情境之下，一般貴族階級的自由分子，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和大部分的各種官吏，都想維持原有的秩序，至少關於他主要的各點，自然而然的要找出而且曾竹找出一個社會的及政治的理想，以爲資本主義的演化，在俄國是絕非必有而無可避免的。

由於這個觀念，於是復釀成一種行政上，教育上及經濟上的政綱，以襄阻過階級的分化，以鞏固小資產而扶助之，使他逐漸發展以達於優美的階程。

在這政綱中，協作主義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那是勢所必然的了。據當時一家報館所載，在那個時期，凡鄉下紳董，教會牧師，公吏，以至這些縣長之類而人家所叫做 Zemspye Nalchalniki 的，都無不到處提倡協作，挧立協社。當一八六五年之頃，頭幾家借款及儲蓄的農村結社，頭幾家奶油餅的「阿爾戴勒」(Arteles)，里加 (Riga)，基佛 (Hier)，卡爾古 (Kharkor) 及其他許多城邑的頭幾家消費協社，乃紛紛誕生了。基諾 (Kgnor) 工廠（在烏拉勒 Oural 省）裏頭一家的工人協社，亦係於此時建立的。

三　這些創意都還沒有認真的基礎

這些草創的組織，都不過是一種人爲的試驗，對於俄國的生活絕沒有什麼根由。那般發起人的創意，不甚爲農民與工人所諒解而加以維護。所以在這個時期中所成立的協社，幾乎沒有一個不失敗的。這是俄國協作運動的早潮，潮退而痕跡去，無可認辨。

從那時俄國的社會狀況和經濟狀況觀之，這乃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偉大的進步，這固然是無容疑義的，但無論在城市或在鄉野，要使協作運動順利進展，到底環境還沒有成熟。勞動階級，人數末多，又不集中，而與土地鄉村保持緊密的關係大部分的工人，都是些鄉下百姓，以暫時的性質來城謀生，而滿抱着飽載回鄉，仍事耕作的幻想。工資大都還是以自然物抵付的。工人運動，還不過是略露端倪。鄉間還是行着自足經濟 (Leconomie naturelle)，而以購買方法來供消費的需要，在全部需要中還只佔一極微小的地位。

由此，可以明白爲什麼俄國在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〇年中間的協作運動，無論一般智識界如何努力，總是曇花一現，歸於消滅，直至十九世紀的末尾，資本主義的鄉野漸露強烈的分裂，而在好幾處工業區域裏的貧民 (prolétaire) 漸有鞏固的編練，然後協作運動乃有實際的基礎而復生。

然而基諾工廠的工人協社，在至現在尚還存在：這是全俄現有協社中最古的協社。但牠（指基諾協社）可不能算作工人協作眞正的始祖，居中主持要務的，實在是一般店員。牠向受官廳的財政補助，很早就失了獨立的性質。總之，繼續若干年間，基諾協社總只能算是寄附於工廠傍邊的一種變性的協社。

四　獨立的工廠協社

這種非獨立的協社，在至一九〇五年爲止，在俄國差不多佔了唯一的地位，幾乎直到十月的革命，這種協社在俄國的工人協作中，還算是最優越的形式。

這種隸屬的協社，到底是怎樣的呢？

第一，一個這樣的結社，其效能是完全以工廠的職工爲限的。次之，社中的流動資金大部分是由於企業，由於東家的補助或借貸，所以協社就非處於隸屬的地位不可。末後，這個隸屬的關係，因社中管理的方式而更加顯固：社章載明董事會有委任若干董事，或者甚至董事長之權；有幾次還要規定必須證明曾在大學畢業，得有證書者，方能被選爲「工人」協社管理委員會(Conseil degestion)的委員，這簡直是侮辱協作了。

由於這樣的一種建築法辦起來的隸屬的協社，決然絕然沒有勞工組織的眞義，那是顯然易見的事。社員的範圍極爲狹窄：這簡直是一種特別工人及職員的「貴族」，股額甚高，斷非一簡單粗工所能認繳；因應用出售於非社員的普通習慣而盈利亦是大爲可觀。這樣的一個協社，在營業上不會本著勞工羣衆的利益去定方針，那是當然的事。牠（指協社）是供東家來剝削工人們用的一個助手。由於牠而銷售廢剩的商貨，尤其是在紡織廠中由於牠的居間媒介，而工廠乃能用放債的方法來箝制工人；末了，由於牠而東家乃能常常使用一種特殊的「輪轉制」(truck system)。

這等協社，在唐納資流域(Cassin du Donetz)，在烏拉爾，在彼得堡，在工業中心區域，在鐵路地帶等等……成立很多。牠們都不是工人運動的產兒，也不是工人運動的工具，到了後來，俄國工人對於階級意識漸有進展的覺悟，想解放這等協社而從東家的威權之下爭取回來，實還遇着很大的困難呢。

五　桑脫羅蘇哇育(Centros oyouz 即全俄協作聯合會)的起首

我們在上文曾經說過俄國貨幣經濟及資本主義的勝利，是到了一八九〇年之頃才驟然表現的。那時，鄉村間都棄去原始的木火燈(tison primitif) 而改用煤油燈，棄去家織的土布而改用購自印度的花布。農民都紛紛離去田野，到城市裏做這種或那種職業，農業僱工日多一日。在城市裏，一方面是勞動階級的成立及增展，他方面是物價的騰貴，尤其是食糧。而工人與店員的薪工，總是趕不上生活程度的速進。於是工人運動乃有羣衆運動的性質，而風聲一播，貧民遂無不響應。工人始知他的利益之所在，並知他的利益與東家的利益是處於反對的地位。

上文所述的那些情形，都是於消費協作有利的，而無論城裏還是鄉

下，消費協作也果然開始發達，實在這個時期的協作，既非工人運動的一個機能，也不是鄉野貧民結合的一種形式。城市協社的性質，是來者不拒，任何階級的人都可加入的：店員，公吏，小布爾熱雅西（petite bourgeoisie 或小資產階級）以及有幾次是一般特別的工人，在社員中實佔主要的地位。至於鄉野的協社，都是由於一般小康的農民及若干「中等農民」結合而成，他們與市場是有連續的接觸的。

到了一八九五年，協作運動就成了一種強有力的潮流，漸有創立一中央聯合會的需要與討論。一八九六年，尼什尼諾弗哥曼（Nijm-Novgorod）大俄羅斯工商業會議的委員會就決定俄國的協作家應創立一消費協社聯合會。再過二年，到了一八九八年，經政府批准「莫斯科消費協社聯合會的章程」而這新組織就開始運用了。這聯合會的發起人，都是由於各地的協社及遠省而來，自始便有大俄羅斯中心點的作用。至於「桑脫羅蘇哇育」（或全俄協作聯合會）這個名稱，是到了一九一七年方才成立的。

一件値得注意的事實：第一個協作聯合會創立的年頭（一八九八），也就是俄國無產黨正式成立的年頭，這個無產黨到了後來（一九一九）就叫做共產黨。由於這個偶然的事實，更可以證明這兩種——協作與共產——都是俄國資本主義發達到某種程度以後的結果。不過他倆在社會思想上及社會運動上所表現的面目，是極端處於相反的地位。共產黨以絕對不能妥協的階級鬬爭爲目標而走向已在進行的革命之路，在這革命中，無產階級應爲最主要的角色，既爲戰鬬員，亦爲指揮官；牠（指共產黨）總想把無產階級看成理想的和機體的結晶化（La Cristallisation Idéologique et organique du parti），不獨用以對抗柴皇的專制（le tzarisme），但且用以對抗一切的資產制度，牠要領導工人走上奮鬬的路——勝利的路。相反，那未來的全俄協作聯合會的發起人和戰鬬人（Militants）只想使協作運動有健全的組織以作爲緩和及減輕階級對抗的方法，只想使大家都集合於同一立場之上而避免革命的狂潮。這兩種行徑，誰對誰不對，歷史已有詔示了。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得了革命的勝利，而繼續的領導牠（指無產階級）入於社會主義的建設的坦途。協作，牠啊，卽徘徊迷誤了良久，始得到一相當的社會基礎而將牠的理想和口號與共產黨的理想與口號混而爲一。（按這幾句話，是專指蘇俄治下的形勢而言，與通常的理論顯有出入，閱者務宜注意：勿可相信共產實好過協作。作者以爲「革命的勝利」只是革命的勝利而未必就是眞正社會主義的勝利。至於協作雖然沒有「革命的勝利」可言，因爲牠根本就要「避免革命」，但眞正的，最後的社會主義的實施，比共產實更有把握。）

六　柴政（Le tsarisme）下協作主義的司法制度

協作既然有這和平及小資產的性質，柴皇政府尙與容忍，但僅在某種範圍之內，且受官廳嚴密的監視。爲要開辦一家消費協社，就算該協

社是依照普通公用的章程組織的，必須有省長的（到一八九八年止，是必須有內務大臣）的允許。各省省長對於協社的發起人必加以細密的調查，以視察有無政治的嫌疑，而經過二三年後方發給允許執照；有幾次或竟拒絕。即經允許後，倘有協社假設出了法定的範圍，他們（指省長）馬上採取嚴厲的手段。每逢協社於無意中有援助罷工或政治奮鬬人的事實，他們（同上）就用殘暴的禁制。政府強令各工廠協社不許借款於罷工工人。第一次協作大會（一九〇八年）幾因工人團體無妨害的參加而遭解散。至一九一三年舉行第二屆大會時，工人團體簡直不准出席發表宣言。就普通規則說，協社聯合會是禁止的。就是和平的協作刊物，顯然染有小蒲爾熱窪改革主義的色彩，也常常受禁止或沒收的處分。

另一方面，政府想用協作的方法，使勞工階級離開階級鬬爭的戰線，實不知若干次。蘇巴都弗維司密（Le Zoubatovisme或蘇巴都弗主義，蘇巴都弗 Zoubatov 是一個警察頭目，他創建許多工人職業聯合會以便使工人處於警察的監護之下，故稱蘇巴都弗主義）就是要把各種合法行爲的方式在工人們面前說得五花八門，以便動搖他們的意志，腐化他們的心理的一種策略。莫斯科政府的批准消費協社聯合會，無非就是想以協作使工人忘情革命。

七　一九〇五年與消費協作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使工農民衆受了一種很深刻的變動。革命既歸失敗，資本家遂於盛怒之下，猛厲反攻，舉凡一切組織，工資，工人階級生活的環境無一不受其影響。不過一般貧民們（Le proletariat）卻也幹練起來了，他們已有了組織的經驗，退卻頗爲整齊而遲緩。勞工黨既被解散，他們就避入工會（Les syndicats）的防線裏；工會又受嚴厲的壓迫和取消，他們就逃到協作的中立區域裏來，所以俄國獨立的工人協作是在一九〇五年後方見發展的。無疑，在一專斷的制度下，壓迫的時期中，這條路實在也是崎嶇難行的，加以那時的工資又已減少到不敷一飽。直至大戰的前幾年，工人獨立的協社，實際上還是沒有什麼多大的成就。強固的組織不多，而所有的財力又薄，加以工資低微，想由工人社員的股款來建立一種稍形重大的基金，是不可能的事。農民消費協社卻有較爲長足的進步；因之牠在桑脫羅蘇娃有組織中也佔了主要的地位。

八　大戰期內的消費協作

自一九一五年起，帝國主義的戰爭遂引起食糧極度的恐慌，而生活的騰昂，實爲空前所未有。於是各國政府由於時勢的壓迫，都不得不對於幾種最重要的糧食的分配加以取締，俄國政府亦莫能獨異而這種分配的實行，遂大部分不能不有賴於協作的溝通了。結果遂使居民都湧入協社裏來，表面上，無論在城市或在鄉野，各協社都有一巨大的進

展。不過這種數量的猛增，絕不是健全而堅定的。工人呀，農民呀，店員呀，小蒲爾熱亞呀，他們都加入協社，是因為他們在別處都找不到貨物。人家稱這般人為麥粉，糖，布的競獵者，所以如果要求他們對於協社要有一種固常的合作，勢非失望不可。每人都只想於同時加入好幾家協社，以冀取得最多可能的貨物。營業的數類陡然漸增，各協社都互相爭奪存貨以希物價的騰漲。這簡直是混亂。各種協社的活動範圍，並沒有相當的區劃。一般商人都掛起協社的招牌，而在他們那些社員的名冊裏，若不是家族，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伙計。

在這個時期中，有一點好的現象，要算是獨立的工人協作的發達。雖然牠（指工人協作）所受的司法制度是不便利，雖然政府想把牠隸屬於各種監護組織下的努力是很偉大，而牠終究有很眞實的進步和創立了很多的地方聯合會。

九　協作與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很受協作的歡迎，凡中央及地方的各種協作機關，都很堅毅的幫助革命。但協作的構成，以小蒲爾熱亞居主要的部分，牠（指協作）對於革命進展的意義，會變成無產階級的專政，是不曾了解的。協作的政治理想，總還跳不出蒲爾熱亞德謨克拉西 (La democratie bourgoise) 的窠臼，總還堅持牠的「到底主義」(jusqu auboutisme) 而與革命的「深刻」(Approfondissement) 敵鬬。就客觀上說，協作的勢力，總還是站在反革命方面。自三月的協作大會起，牠就主張「緩和」，所謂緩和者，就是停止革命而欲在無產階級的戰線前，聯合一部分富裕的鄉民以相對峙。

工人協作差不多完全處於門希維克 (Mencheviks) 的勢力之下，而且就全部的制度來說，也是為最多的小蒲爾熱亞所把持而受其節制。在八月的大會裏，牠（指工人協社）創立了一大俄羅斯工人協作委員會以作指揮的中心而趨於階級的組織，總算是向前怯進的第一步。但就經濟上說，牠終究不過是屬於桑脫羅蘇雅育制的一部分。

十　十月革命與戰時共產主義

照前文所說的看來，可見處於小蒲爾熱亞份子領導下的協作，是決乎不能成為實行無產專政的一部分積極的勢力的。倒是每每相反，許多協作都是紛紛去幫反革命的忙。中立這句口號，無非是小資產政策的一種面具。在某等情形中，工人協作因受階級利益的推動，曾聽革命的利用。不過就全體說來，牠（指工人協作）固然不加入反革命的戰線，但對於頭幾個月呱呱墮地的蘇維埃幼國，却也沒有什麼積極的幫助。因為一向深受門希維克派的指示，牠總還要對蘇維埃政府斤斤爭執獨立的信條。就實際上說，獨立的結果，必至於以協作對抗工人政府，反對政府的經濟政策，消殺蘇維埃集中一切勢力財力以保持和增固地勢的努力。

因內戰及外國干涉的關係，使這幼少的工人政府不得不拚命掙扎。政府當前的急務第一就是應將全國的財源連食糧包括在內，加以嚴密的檢查，以便實行合理的分配。不管協作運動的領袖，雖然有反蘇維埃的趨向，而蘇維埃政府也總盡量利用協作以作分配食糧的機關而促進工人和農民經濟能力的發展。由於列寧的領導，蘇維埃政府及共產黨極力引誘無產階級和鄉民加入協作以使與蘇維埃政策成立妥協而從門希維克派所指揮下的協作軍中解放出一中堅的部隊。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舉行第三次工人協社大會，就決定完全加入蘇維埃的戰線，放棄門希維克派的信條，而很堅毅的，無保留的與蘇維埃政府合作以鞏固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地位。在這大會中，列寧和其他鮑爾希維克(Bolchevites)的領袖，都有莊嚴偉大的演說。

這是由於工人協作的後盾而蘇維埃政府乃能使消費協社擔任食糧的分配。至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日，政府乃就以明令承認消費協社為分配事務的基本機關了。

十一　革命以前協作運動的幾個指數

我們找定三個日期：一八九〇年，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五年，再去看統計的數字，就可以明白俄國在革命以前之協作運動的形勢及性質了。

（甲）消費協社的數目

一八九〇年　一二〇家

一九〇五年　一、一三二家

一九一四年底　一二、〇〇〇家

（乙）各協社的性質

一八九〇年　約有非獨立的工人協社九十家，城市及公吏的協社約三十家；

一九〇五年　非獨立的協社三百家，城市協社三百家，鄉野協社五百多家；

一九一四年　約有獨立的協社一百五十家，非獨立七百五十家，城市及公吏的協社三千家，鄉野協社約有八千家。

（丙）人數

一八九〇年　全部消費協作，約有社員一萬至一萬五千人，營業數額約三百至三百五十萬盧布。

一九〇五年　二十萬至二十五萬人，營業至少四千萬盧布。

一九一四年　約有二百萬社員，而營業在三萬萬盧布以上。獨立的工人協作，不過六萬人。

民國十七年，暑期，作於南京。


派克自來水筆
此筆如義犬善承主人意旨不生貳心
各處文具店書坊均有經售
上海廣東路三號怡昌洋行獨家經理
Parker
Duofold
OVER-SIZE $14
Duofold Jr. $10
Lady Duofold $10

CHN28-4

凱末爾——新土耳其的創造者

I. A. Khairallah

凱末爾的生平，要想知道的人必定很多。本篇為最熟悉土耳其內情之埃及前內務部長 Ibrahim A. Khairallah 所著，曾刊登於本年四月份之美國現代史料雜誌，現由潘世傑君譯為漢文，以饗讀者。 記者

一 凱末爾的經歷

甘齊、穆斯塔法、凱末爾(Ghazi Mustapha Kemal)，是新土耳其的創造者。他於一八八〇年，生在薩羅尼加(Salonica)地方。晚近這地方因是推翻舊土耳其政治運動的中心，而且因為這種運動的目的，是在努力建設合乎時代精神的新國家的基礎，現在已有相當的成功，故已成為著名的城市了。甘齊或「得勝者，」出身於中產階級。他的父親曾做過政府裏中級官吏，晚年為木商。他在早年已於數學上表示其天才。教師因他聰穎，就喚他「凱末爾」(Kemal)。「凱末爾」的字義就是「盡善盡美」(Perfect)。這個表號，他是擔當得起的。

一九〇四年，他畢業於軍官學校，得了陸軍大尉的職銜。他因抱自由思想，反對哈密德(Hamidian)的專制，參加「少年土耳其黨」(Young Turkey)的秘密組織，故曾激怒了賢迪才皇朝(Yildig Palace)，且比別方面許多擾亂足以激怒牠的程度還高，後來就被政府拘捕下獄了。他遇赦後，便被遠遣到帝國的偏僻地方——因為他還在年青時代，並不是過於危險的自由黨人。凱末爾未曾放逐於集曼(Yemen)或是阿拉伯(Arabia)的荒村，卻是被遣到敘利亞(Syria)去，可謂僥倖極了。他先在大買司寇(Damascus)住了幾時，

後至耶法(Jaffa)，即被任為低級軍官。他於那時交結了許多在「紅色蘇丹」(Red Sultan)專制魔王下備受殘暴虐政的同情志士。從耶法他就潛行經埃及，希臘，而至薩羅尼加。他到了那邊，即與其舊吏員組織了一個「統一進步委員會」(Union and Progress Committee)。於一九〇八年他與他的同志謀將亞伯都哈密德(Abdul Hamid)推翻，宣布立憲。可是他的活動，被軍事偵探報告於政府，政府認為叛逆，即下令通緝，幸得其友人當時任薩羅尼加警務司令，及安哥拉(Angora)內務長的譚其密耳(Djimil Bey)之援助，幸獲逃免，復至耶法。於是一場波瀾，乃告平靜。

一九〇八年政變之後，凱末爾由耶法回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了。薩羅尼加憲法頒布後，旋即召集「統一進步委員會。」當他在那地的時候，他對安佛爾(Enver Bey)所提議的政策，即是引起軍隊衝突的政策，極端反對。他堅持軍隊須絕對的脫離政治的主張。這是因為他早有真知灼見，認定安佛爾的政策施行後，必有莫大的弊害；結果必致有人造成軍政的狄克推多制，使軍隊腐化，並犧牲國家的幸福，以圖私利。所以他在那地的時候，誠懇的申訴，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體，切不可重行蘇丹的腐敗制度。在這裏，我們所可注意者，即在他一生事業開始的時候，他即信仰他的主義，而努力奮鬪，以促其實現。當時他的忠實的聲請，終於無效，故他就決然脫離委員會的關係了。

一九一一年，意土戰爭時，他在埃及，因欲避免當局的注意，即前往的黎波里(Tripoli)去統率防禦軍於旦挪(Derna)，直至休戰。

一九一二年，巴爾幹之役，他被調遣至加黎波里(Gallipoli)去，抵禦一往直前的巴爾幹軍隊。及至淒慘的和平告終後，他又被派到索菲亞(Sofia)去當公使館的侍衛武官，直至大戰開始方始離職。

凱末爾不是一個羨慕德國的武力者。當嚴重緊張的一九一四年的夏間，他即堅決反對土耳其的捲入戰爭漩渦，且堅決主張土耳其應該取自衛的政策。但安佛爾是一向傾慕普魯士古京波此潭(Potsdam)的軍事計畫和德國的鎗械的，他怎不贊成將土耳其降為德意志的附庸國的地位呢！凱末爾既然不主張如此，故在倉皇戎馬之中，他始終繼續不斷的奮鬪，反對德國的威權，並在可能的時機，常批評德皇的將領們，直截痛快的說這次戰爭，於德國是不利的。但他一方面批評，一方面還是依然盡他的責任，為顧全大局起見，肯做他所不願意做的職務。不消說，安佛爾是很忌他的，故設計排擠他，且故意命他擔任尚未完全成軍的軍隊指揮官，這軍隊是從前線殘部和傷愈的兵卒召集而成的。雖是這樣，他擔任了這個職務，却把所有如在海洋上飄浮着的棄物的殘部，編成了模範的軍隊，顯其指揮的聲威於加黎波里的戰役中。在他大尼里(Dardanelles)一役，又迎頭痛擊了協約國的軍隊，使敵軍大敗，這是大戰中很有名的一仗。尤其是在這方面，他所得到的勝利，能於大戰中表現他驚人的偉績！

他後來自加黎波里被調至高加索的前線去,便接收了安佛爾所支持不下的重大喪失。在俄軍手中,他奪回摩雪(Moush)與別脫里斯(Bitlis),掃除土耳其軍所受恥辱的失敗。後在敍利亞之役,他時與德將領反對。故譚其密耳的隨筆錄裏,多記述他自己與凱末爾,及凱末爾與德將不睦的事情。當時凱末爾因與德將不睦,故常向陸軍大臣及土國務大臣報告申訴。但雖上了許多申訴與報告,總是得不到復令。他明知在此情況,和德軍合作是萬不可能的,故即行辭職,退居君士坦丁堡。後又被派與土國皇太子同伴,前往德國遊歷前線。那時他以極不客氣的話,使嚮導官員難堪。有些話拉納馬羣(René Marchand)曾摘記在他的民族曉鼓(Le Re'veil d'une Race)書裏:

『你有後備軍嗎?』

『我們沒有。』

『那麼你們便不是如你們所自負的勝利者了。你們情況眞可危哩!』

「你於戰爭是已失敗了。」這是他對德國路登道夫(Ludendoff)將軍的答語。

因路登道夫嘗問他對於戰事的感想。

當他重返土耳其時,新蘇丹(Sultan)任他爲敍利亞的第十七軍指揮,他固辭不獲,只得就職。惜爲時已晚,戰役將了,在被迫的抵抗中,土軍不得不退至亞拉波(Aleppo)。停戰後,他即以敏捷的手段,自英國軍隊的側面,解其本國軍隊的圍。雖君士坦丁堡下令禁止他繼續抵抗,然他仍能盡其能力,從容將土國敗隊步隊救出後,方始卸職。

既回君士坦丁堡,他見到全城悲慘,即一般熱忱的國民黨員當中也有人趨於消極了。禍患之來,無可救藥了!大家都聽天命的安排。有些人還作最後萬一的希冀,就是盼望美國出而維護,以救這將要紛崩瓦解的帝國。可是在悲悽恐怖的時日中,穆斯塔法、凱末爾對他祖國的命運,從未失了他的忠誠。他依舊相信挽救土耳其的危機,不在靠外國的援助,須賴自己的奮鬪與固有的實力。

斯密那(Smyrna)既被希臘佔領,他奉命至黑海撒崇(Samsoun)爲第九軍檢閱官。他在該處從事聚集全土國民軍,整軍經武,以求其祖國的解放。由是協約國及皇朝都猜疑他,故後來他即被召回土京。回京後他即辭職,住在京中。他旋召集第一次國民黨會議於埃爾斯倫(Erzroum),繼又開第二次會議於西威斯(Siwas)。在會議終了之前,與會者組織了一個永久委員會。他被推爲該會委員長。雖蘇丹剝奪他一切法律賦與的權利,而他的聲勢浩大,內閣菲理得(Damad Ferid Pasha),竟於事實上被他逼迫告退。新內閣亞里列才(Ali Riza Pasha)成立,即力謀休戰。當內閣進行議和時,他飄然遠引於小亞細亞內地,並在該處召集國民大會,藉以遠避協約國的壓迫。其時亞里列才因不肯承認協約國方面的要求,英軍即佔領君士坦丁堡,解散議會,驅逐議員於馬耳太(Malta)。凱末爾乃毅然另行召集新會議於安哥拉。其後蘇丹便變成了英國的傀儡,故遣派所謂治安軍(Army of

Order），去鎮壓凱末爾，且煽動阿那托力亞(Anatolia)一帶農民，起來反抗他。但治安軍終於潰敗，而農民的暴動，亦卒被凱末爾壓平了。

到了這個時候，英國就以希臘爲工具，慫恿希軍，乘機深入土國的內地。幸於正月和四月間的二次膠戰，凱末爾能夠制止希軍的前進。英不忍見希軍失利，即輸送大批軍用品幫助希軍，鼓勵其直取安哥拉。於是土軍大苦，不得不竭力抵禦，酣戰二十二日以制止敵軍的前進。國民會議又任命凱末爾爲大元帥，命他親臨前線指揮。惜其時土軍軍容不振，爲了軍需不足的關係，不能制勝。故遂任希軍在愛斯啓、瑟耳、阿飛溫、卡喇喜薩(Eski-shehir-Afioun-Karahissar)一帶，築起堅固的砲台了。戰事日復一日的延長，土人的情況日益艱難。土國經過了八年來連綿的爭戰，元氣大傷，而且土耳其大部領土，被協約國所佔領，海港都被封鎖，軍火未由輸入。故此時大家又復悲觀失望，而衆議員與軍隊，相率籲求平和。但凱末爾猛烈反對一切懦弱之舉準備忍苦最後的掙扎。他到處——在安哥拉喚起議員積極的精神，在戰場上鼓勵士兵殺敵的勇氣，在內地則設法安慰人民的疾苦。所幸到了後來，他所期待的時機，果然到了。至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他通告國會，決於次日採取攻勢。他採取了攻勢，使進逼希軍於阿飛溫、卡喇喜薩。此處爲希軍戰線的最要隘。結果，他將希軍的戰線截成二段，且隨即下令在四十八小時內，驅逐希軍。至八月三十日，復作第二次攻擊，希軍又潰退。及至九月九日，土軍乃長驅直入斯密那了。此時敵方向土要求休戰，繼即談判和議，而土耳其乃收復歐洲舊有領土，遠至馬里才(Mariza)。伊斯美德帕沙(Ismet Pasha)前往洛桑(Lausanne)，列席會議，得協約國的同意，將從前屈辱的條件取消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凱末爾的初步事業便完了！土耳其雖曾被壓迫於一時，至此乃重光其色彩於世界的地圖上面，而積弱和可恥的屈辱，也都洗刷乾淨了！

二　凱末爾是解放他祖國者

穆斯塔法、凱末爾是個解放他祖國者，同時又是創造土耳其將來的偉大和興盛的人，所以他是將來歷史上不朽的一個人物。他像古今來偉大的人物一般，有深切的信仰與遠大的眼光。他信仰土耳其民族的命運，是永遠不能動搖的。當那一九一八年大戰和會後的悲慘時候，當那一九二一年希臘侵略的時候，他的祖國滿是瓦解的危機，但他始終獨能堅持他的信仰，毅然反對懦怯與沮喪。且在那時，他發表幾句至理名言，足以傳諸後世，垂訓畏懼滅亡的民族。那句名言是：『我們的民族是不會滅亡的；除非這地球的殼面不堅實，不能載我們的棺木的重量，我們的民族才會滅亡。』

至於他戰事上的成功，我們不必在這裏多講。不過照軍事上公平的眼光觀察，則他於（一）他大尼里之役，（二）長驅希臘軍之戰，及（三）解救阿那托力亞之圍，都能顯出他

軍事上的天才，故稱他爲大戰中第一流的將領是確當的。即以戰後的改造而論，他亦已有足以使他不朽的基礎，因爲土耳其共和的成功，及其幾年來短期間內的進步，已足令人明瞭他眞是個改良家，是個行政家，是個政治家了。

在現代土耳其的政治家中，唯有凱末爾能夠明晰的見到挽救土耳其滅亡唯一的途徑，能夠見到廢除舊時的習慣，以建設未來發展基礎的途徑。土耳其前輩的政治家所用過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都歸失敗了。以歐洲的法典和制度硬配在土耳其固有的制度上，結果非惟無效，而且更糟。因爲土耳其所需要的，不是鎭痛的藥膏，卻是去腐的針刀；不是新舊並存的計劃，卻是根本整理的方略；不是將頹廢的國家機械，使牠適應於現代的需要，卻是摧盡一切不合時宜的組織，重新建設較合於時代精神的制度。總之，土耳其所需要的是澈底改造一切舊制度。那些不相融洽的，外來不能同化的民族，無論他們以前或由征服，或由歸化，合併於土國，總是要分離的。熔合一盤散沙的民族各分子，使他們團結起來，成一個性質相同的大族，從而建設一進步的現代民族的國家，乃是建設土耳其最根本的要着。凱末爾所主張的，就是這種政策，他所一心一意欲達的，也就是這種理想。他並不取躐等的手段，所採的是漸進的，但是一貫的手段。一個自信力堅強者做一件事，在每一步驟都有充分的預備，不是委諸幸運的。他對於每一方策，在未決定以前，必先從可能的各方面去細細觀察。但一經決定了，他就有條不紊的去實施牠了。

讓我們再舉幾件具體的例來說吧：多年以前，大家都已認明土耳其所包含的各民族太複雜，太不和諧，要想設法去同化他們，陶冶他們於一個洪爐中，以形成堅固的，集合的，政治團體，實在是不可能的了。遠在穆罕默德第二世(Mohamed II)，克服君士坦丁堡的時候，行政方面，便有一種差誤。當時在土耳其統治下的各民族，已有許多政出多門的行政積年既久，愈加不可收拾。那時不但沒有在可能的範圍以內，設法同化國內的異族，且又助長各族間宗教的偏見，使歐洲奉耶教的列強，藉口於保護少數耶教徒而來干涉了。所以土耳其的國家或民族，是無所謂同種的，不過是由軍閥造成的異種民族的散漫的邦聯罷了。因此，後來國勢也日漸衰微了！或者，有些人是能診斷其病根的，可是沒有人有遠大的眼光與毅力，去對症下藥，改良土耳其的政治，使外國的勢力不致日益侵人。有了，如今有凱末爾能夠毅然決然，奏其去腐的針刀，運用有力的手腕，去治土耳其的病根了。

在和平會議中凱末爾派了能幹的代表，去與列強的代表直接談判，結果竟使歐洲列強，贊同了交換人民的政策——即將住在割讓於巴爾幹諸小國的領土內的土耳其人，移回土境，而將土耳其境內的耶教徒遷回去。這件事情，雖是犧牲極大，應付艱難，但他始終本其邁往的精神去實行。這就是他對於摶捖同種的土耳其民族，使土耳其的國家不再受外人

的干涉的努力。這種努力的價值，於土耳其可算是高極了。

三　凱末爾的交換人民政策

現在交換人民的政策已經有條不紊的實施了。移民的遷回土耳其不是漫無限制的，而在房屋够住，應用的器具足敷分配的範圍以內是容納的。因爲這樣才可以使他們達到開墾和發展阿那托力亞廣漠荒壤的目的。在過去的三年間，土國政府計費去了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土耳其利拉，建造六、四〇〇所新屋，修理了一一、〇〇〇幢其餘舊屋，并且還購備了有牲畜二一、六四〇頭，犂鋤二七、四七六個分配於移民。

不寧唯是；在凱末爾威動力之下，土耳其的復興，有這樣的成功，就是波斯及鄰近委任統治下的各民族，也都向新共和國墾請歸併了，但他們一切的請求，皆被拒絕，因凱末爾放棄擴張新土耳其的觀念，除堅持其土耳其化的土耳其的政策外，再也沒有別的了。鄰近的各民族，有了這個榜樣，他們也竭力表示他們自已能料理本土的事情，以期各國尊重他們了。

凱末爾重要的工作分二步：第一步驟便是創造一新國家，使她有不受外人干涉的可能性；第二步是使列強各國同意於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並使她們承認土耳其爲現代的國家。

不合法的屈辱條約的存在，列強不尊重土耳其的主權，都是與回教主阻止土耳其的法律和制度變爲世俗化有關係的。凱末爾知道若是維持回教法，當牠爲國家政府的法律，則欲土耳其能盡其現代國家的職能，是不可能的。回教法(Moslem Law)僅是適用於回教信徒的宗教的法規，非回教徒當然是在範圍以外的。但是可蘭經歷來非但是忠實信徒的聖經，并且是政府的法典，國家的法律既不能治理一切的人民，又不能不顧到他們不同的宗教信仰，與民族性，則法律的威權當然不能普及全國，而國家便因此難以進步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願求土耳其成爲現代的國家，也是不可能了。但是回教主(Caliphate)的生命與靈魂寄於可蘭經，而數世紀來，蘇丹的統治土耳其兼了回教主。故土耳其的政教是混合難分的。蘇丹賦予Hodjas階級以權，在帝國內閣中，這階級有個很有勢力的回教司Sheikh-ul-Islam爲代表。該回教司常常干預內閣所施的政策，阻礙政治上抱改良主義者政見的實行。此外，還有一種夏利法(Sharia Law)，有人將牠曲解，以致大家以爲女子的地位較低，應該幽居家內，與外界隔離。這實在耗廢了民族全體的有用勞工與智力的一半。且因回教徒在政治上有特權，是使國內各異族分子各懷宗教的偏見，難於融洽。因此，欲建設新土耳其於堅實的基礎上，非使政教分離不可。非使土耳其脫離回教律，蘇丹與回教主的羈絆不可。

四　凱末爾撤消蘇丹統治與回教主的統治

凱末爾因有鑑於此，故他次第實行了這種

重要的改革。第一步，他撤廢了蘇丹的統治。因蘇丹倒行逆施，當希臘征土的軍隊敗北，土軍修回斯密那，乘勝向佔土坦丁保前進時，竟逃避於英國軍艦上面，喪失了國家的體面；第二步，就是押土耳其回教主的勢力。因蘇丹撤廢，教主已失去了一重保障了。最後他於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照預定的步驟宣告土耳其爲共和國了。

土耳其的改建共和國，是在凱末爾的建設政策上第一個目標。自共和告成，法律和國家都脫離宗教的羈絆而成世俗化了。特種宗教的信徒不像從前那樣容易操政權；而列強各國，亦不能再藉口於宗教，來做干涉土耳其的內政了。新民法頒布後即實行。而洛桑條約所保障的少數民族，也紛紛請求，願受土耳其新國家的保障，共享利益。宗教上不再將婦女的地位視爲較低。土耳其回教徒與非教徒通婚的障礙也取消了。女子的面幕，內院，及一夫多妻制都成爲過去的事物了。至於信教，則法律有明文規定男子年滿十八歲，女子年滿十六歲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還有新近的立法，規定凡男女結婚之前，須經醫生的檢驗。男女於舉行結婚儀式之前，須將醫生的證明書呈繳於地方官。向來斯坦波爾(Stamboul)城及在其他土耳其的城市裏，有光怪陸離的 Sher shef，（即流行的服裝）陳列於衣鋪中，到現在則已沒有，而代以模仿法國的新式服裝了。雖衣鋪中仍有新服裝陳列，但經了一度的改革，新的服式已經歐化了。其他如音樂廳，電影院等的公共娛樂場所，頗爲發達。在那跳舞場上，也有青年男女，按照了抑揚頓挫，新式音樂的拍子，翩翩輕舞了。

土耳其的改革，在凱末爾和他的能幹的官吏的領導之下，進步很快。足徵他有知人之明，能將適當的人放在適當的位置。因他的政策是在破壞舊的不合時宜的制度，所以現在土耳其制度風尚，沒有什麼與歐洲人有十分兩樣的地方。土耳其的紅氊帽 Tarboush，由明令廢除了。可是 hodjas 特權階級認爲小題大做，很是不對。不過政府爲欲洗滌從前的恥辱，有這樣的改革，也是情有可原的。在他們有偏見的人看來，帶新式帽子簡直與食猪肉和喝酒一樣的非禮，一樣的異端。但這是愛國志士將他們的祖國從那教徒褻瀆的手中解救出來，怎能說他們非禮和異端呢？凱末爾的手指，按着民族的脈息，早洞悉癥結。他以同樣的大無畏精神，在某省的市鎮中，顯他特異的舉動，攻那牢不可破的戴紅氊帽的習慣。在晴和日麗的一天，他特地戴着西式呢帽，閒遊於一個有許多守田者的小城中的大街上，他對羣衆詳細解說，新式呢帽比紅氊帽的好處。他那單純的誠懇的態度，使聽衆悅服，而在那城及附近各地，就首先風行呢帽了。

因爲欲使革命根基的穩固，杜絕舊統治習慣的恢復，故凱末爾與國民議會，不辭勞瘁地下新文化的種子，而致全力於普及教育的進行。現在於小學則已實行強迫教育，免收學費。在高等學校則已實行男女同學。於一九二四年及一九二六年間，國民會議通過兩項法律：（一）壓制「麥得拉斯」(Madrassas) 的

反動宗教教育，設立現代的學校。（二）宗教的課程，在初級學校中已經删除，在小學校裏，亦已大爲減少，務使兒童明白宗教基本的倫理的原則，不以宗教上武斷的理論灌輸他們。

教育方面的統計是很有進步的。當一九一四年，全國國內有二六三二所小學校，學生註册的總數有二五〇、二九〇人，教師有八、一六五人。及至一九二六年小學校已有五、八八三所，三八五、四五五學生，一一、七七〇教員。這數目若和美國小學校總數的比較，也許是很少，但我們要知道，在教育改進剛纔開始時，這數目卻已足表示在可驚的短促的三年中，有了相當的進步和成功了。土耳其百廢待舉，有賴於財政部努力的地方很多，我們亦須想到。「人民交換條約」上所允許對於每年十萬移民的補助，以及鐵路，電話的建設，衞生事業的舉辦，工商業的革新等等，都需浩大的經費。如今在這戰疲，財政空虛的國家，凱末爾與國民議會仍能進行許多建設事宜，不是很可讚揚的麼？

在這裏不能詳細敘述凱末爾與國民議會所施的種種政策，但土耳其國內最近重要的狀況，我們不能不略述一二，以告讀者。在公共事業方面，預算上已規定每年支出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土耳其利拉，以十年爲期，建築鐵道。至於修築國道，以及各處鄉村與省城連絡要道，預算上亦有相當的規定。農具，牲口，及種子，政府亦設法購置，以備分配於農民和移民。工商業的進步亦因此促進了。照進口總額看，一九二三年爲一四四、七八八、六七一鎊，至一九二五年則已增至二四二、三一四、一一八鎊。（土耳其的鎊。以下仿此。）出口額則自八四、六五一、一八九鎊，增至一九三、一一九、四五三鎊了。土耳其船隻總噸數，在一九二六年爲一三二、二四二噸，至一九二七年增至二〇〇、〇〇〇噸了。商業團體，在一九一四年只有一三八個，現已增至三一〇個了。漢拉克利（Heraclea）煤礦的收入，在一九二〇年爲一〇〇、〇〇〇〇鎊，至一九二七年增至一、一八六、〇〇〇鎊了。

土耳其的種種改革，免不了受人反對。有些地方，發生積極的反抗，有些地方則起消極的反對。其中激烈者，背結黨圖叛。因此國民議會特開會，像軍事法庭一般的審問他們，並判決他們死刑。施行這種極刑，在有些地方看來，分明是殘酷一點，但另外從別的地方看來，卻爲促政治進行的便宜起見，亦有不得不然的情形。況當那希臘軍侵逼安哥拉黑暗的時候，英籍印度人穆罕默德衣斯賽其（Mohamed es-Saghir）所施的陰謀的印像，依然在民衆的記憶中，而新政府的命運也尚未十分穩定，故他們用嚴刑對付反抗新政者，我們不能籠統地說他不對。平心而論，土耳其革命，較諸其他各國革命，人民的慘遭殘殺，畢竟是少得許多哩，且被處死刑者，僅是這群結黨圖叛的人，其餘民衆則依然得保全他們的地位，發表他們的意見。

土耳其軍隊從希臘軍奪回斯密那時，城中大受礮火的破壞。凡是稱讚凱末爾者，關於此事，亦加以原諒。他們以爲假令礮轟的責任，全

歸於土耳其人，也須記住土耳其的軍隊，目覩了敗退的希軍，灰燼了他們的家屋與田園，實已憤慨到極點，如中風狂了。有人說，這次的損失，計西部小亞細亞焚毀了二十萬餘家，摧壞了二千萬株葡萄樹這或者是對的。不過對於這件事變，要下公允的評判，爲時尚早。待將來當可得到一個，比較確當的評判。

卽凱末爾與土麥那富商女兒的結婚，不久就離婚了，也受人不少的批評。他們以爲凱末爾自己簽字的那張離婚命令中，有句『做了土耳其人終是土耳其人』的俗語，有些恣意任情的專斷。殊不知他的離婚，是在新民法尚未頒布之前，那時候全國還是回教法統轄着呢。夏利律對於離婚一事，是無須法律上的解決的：男的是公判人，祇要有三次的正式宣告，就可與其妻離婚了。凱末爾，其實不能說他是個獨裁者，因他一生的事業，也足否認這種稱號。他是一個全國所崇拜的一個英豪。他可以自爲蘇丹，要是他願意這樣做。可是他不願爲蘇丹，寧願做個公民，竭其全副的精力，建設共和國的根基。他實在不是個獨裁者。卽使他現在願意爲獨裁者，事實上也斷不可能了。何以呢？因爲土耳其政權，是在國民議會，總統與其政府，不過是國民議會的執行機關罷了。

凱末爾最顯著的幾種特性，便是翱弱蘊粹，專心爲國，意志的堅強，和阿那托力亞農民一樣。他對於自己的民族是十分忠心耿耿的。他是第一流的軍事家，行政家。他有堅決眞切的意志，能夠不辭勞苦的工作。他是個能夠感動民衆的領袖，對於事物有極銳敏的眼光。他是個深淵的思想家，當擔負責任的時候，竟是個百折不撓的鐵漢。然他於一日萬幾之暇，有時能去散心，悅樂，喝喝醉酒，跳跳舞，看看表演，做歌臺舞榭中顧客的良伴。

這是關於凱末爾的一個實錄。土耳其共和國便是他偉大的紀念碑。由於他對於民族命運的一種至誠，故他的祖國竟重現色彩於地圖之上，而在民族社會中成爲有用的，而受人尊重的一員了。

日本前外相的「支那問題概觀」

幣原喜重郎

幣原喜重郎是日本前憲政會政府的外相。他作這篇文章，意在重伸他的舊日對華外交政策的正當，而攻擊現政府對華外交政策爲不合。自他這篇文章發表後，頗引起日本一般政論家的爭辯。他在這篇文章裏所說的，雖然未必就是他所要實行的，但我們也可以看到日本現在在野黨對華態度的一斑。本篇原文曾載日本外交時報第五百六十號，由劉侃元先生譯爲中文，刊登上月的中央日報。

記者

一

近來世界各國，依種種原因結果的更密接的關係，相互結合起來了。歐洲經濟界倒霉，我們日本經濟界也倒霉，我們金融界不安，列國金融也受影響，在南歐一僻村，奧國皇太子被無名的塞爾維亞人暗殺，引起奧塞兩國開戰

時，局面急轉直下，把歐洲大部分都捲入了漩渦，同時日德也開戰，最後全世界差不多都遭逢這个古未曾有的世界大戰，這就是明證。

反轉來看看：我們的國際地位，在半世紀前，我們孤立於極東一隅，國民生活與海外世局全沒交涉。但中日一戰成了東洋一大勢力；日俄一戰，更成了世界一大勢力；世界大戰一參加更成了五大強國之一，在巴黎和會上占特殊地位；華盛頓會議以來，成了世界三大海軍國之一，更為列國所注重。地位之增高，同時就是責任之增加；現在眞是不論我們願不願，世界平和與進步上，我們重大的責任，總無從辭免了。

近來我國之對外關係，最惹起世人注意的要算對於支那時局。但支那問題究是我們外交活動的一部，決不是全部。如果我們外交眼光僅局限於支那，這是對於現在國際關係交互綜錯的情形不明白，及對於我國現有的國際地位與責務不自覺。對世界大勢不加考量，把支那時局單獨判斷時，尤其危險。況支那全局的形勢又不考慮，而耑注意於其一時一地的現象，以謀對付時，危險更大！

二

總觀支那國情，其國民也漸為世代潮流所衝洗，漸次覺醒起來了。世界大戰給了一般國民以政治的自覺；這自覺在素來進步很遲的國家現也勃然萌了芽。支那國民當然不為所動的事不會有。孫文氏所唱的三民主義之能廣及於該國的人心，正是為此，尤其民族主義的骨幹！打倒帝國主義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現且風靡於該國全國。三民主義在學理上有什麼樣的價值，徵諸支那國情又有多麼大的實行性，那全是別一問題。總之現在的支那已不是過去的支那；尚想妄以武力臨之威勢屈之的見解，實在是時代錯誤！

我們曾屢次聲明過：對於支那國民正當的欲望不吝衷心同情。但支那國民如以為用暴力及脅迫可以屈服列國，不管義務耑問權利可以走得通，那也是他們的大錯誤。我是支那的友人，對該國內現有這種思想的傾向不能不引為痛惜！現在，以世界公平的輿論為敵，而耑想遂自己利益目的的，無論怎樣的強國，都明白不能成功。想這樣去伸張國權，結果必至於失墜國威無疑。

關於支那會不會造成共產主義的國家一問題，我去年正月在帝國議會演說辭內曾表示過一段意見，要點為：

「什麼人掌握支那政權，什麼國內政策適合於支那，——這類問題當然是應由該國國民自身去決定。該政策如能適合支那的民性，且能增高其國內的繁榮與國際信望，自然會得勢。反之則自然會潛跡。支那人的國家生活，實以數千年的歷史為背景，受該國特殊環境的刺激，而發達下來的；無論什麼外國，想以自己為單位，製出一種政治組織社會組織以強行於其國必永遠不會成功。支那國民也到底不會長久默受這種外國的干涉，服從其指示。並且無論支那採用何種制度都

不與我們日本相干，我們日本國民也有其獨特的歷史，獨特的理想，澈底擁護維持自己的國體，尤有堅固的決心與充分的能力。這是我所確信的。」

三

最近支那時局的發展，更確證我所見之不錯。外來思想的共產主義，現該國無論南北都已排斥起來了。固然，我不相信前在國民政府內做顧問的俄國人曾強支那國民行共產主義，也不相信現在共產主義就已一掃而空。該國的時局此後還要波瀾重疊，各方面的勢力還有興廢消長吧；種種的政治組織社會組織也還會左試右試地時時起變更吧；不過無論怎樣，結果不能在支那特有的歷史與環境的漩渦內渾然鎔化爲一體的什麼永續的新制度也形成不起來，將來到底是怎樣一種內容，現在誰也不能預言。同時外國人想去當軍師左幹右幹也只有害無益。

四

在日本，無論支那的時局發展如何，應當把對支政策的根本方針決定下來，往前邁進。關於該根本方針，我去年正月在帝國議會上，又曾用政府當局的態度這樣言明過：

一、尊重支那之主權及領土保全，對於其內爭，嚴守絕對不干涉主義。

二、兩國間共存共榮的關係及經濟上的提攜，總期增進。

三、有道理的支那國民的欲望，願以同情與好意迎之，對其實現且願協力。

四、對於支那現狀盡量取耐忍寬大態度，同時我國正當而又重要的權利利益，則始終用合理的手段擁護之。

我確信這四個原則是我國對支政策的正道。近來有些人對日支關係極端悲觀，以爲想兩國親善等於癡人說夢；但這種絕望的，自暴自棄的意見，我不能表同情。由事實證明，華盛頓會議作個分水嶺，其後兩國關係確實在改善中。尤其前年來……我們對支那內爭取不干涉主義，打倒一切離間，貫澈我們的所信之後，苦心不虧，邇來兩國關係確已開了一新生面。故日支親善決不是癡人的夢，看掌舵者的掌法如何是必能實現的。如果是航針不定，任風東西的掌法，那就無論什麼目的港都不能達。熟考兩國共通永遠而又眞正的利益時，兩國在應於相互了解接近的目標下，用強固的信念期其實現才對。無信念的外交及輕佻浮薄的行動，是再誤國沒有的。

五

去年山東出兵，在本國就起了不少的物議。這具體問題在這兒姑不批評，不過一個抽象問題——支那某地歸戰事波及，我僑民生命財產生了危險，這時候我如出兵到該地點，其利害得失到底如何？——這樣一個抽象問題，我想在這兒研究一下。

研究這問題時應該考慮下列三點：

第一，我們日本人住居在支那國內某一定地點，又能安全地在那兒不受動搖，這固然是我國的一種權利利益。同時日本人無論在支

那什麼地方都能自由和支那人做合法的商業生意，也是我國民的重要權利利益。但是這類自由做生意來往的權利利益，因對支那某一地點出兵的結果，事實上不會感到什麼有害的影響麼？該地點的僑民因為我們出兵自然能得到保障能夠安居，但該地點的支那人因為我們出兵不會對我們憤慨，從而該地的我們僑民生意來往上不會也生出障礙來麼？該地以外的別的地方，我們商業上大不利的影響更怎麼樣？——所以在這點看起來，一地出兵，結果該地點及其他各地的商業權利與利益都得犧牲。固然這種時候支那人的排日是不值我們同情的，我們出兵要由於支那自身對外人生命財產的保護太懈怠所致。同時支那人的抵制日貨，及迫害日本人更是不法；抵制日貨猶其是一刀兩刀，既傷他人，復傷自己，自己方面——支那商人方面——的傷痛并還要大些，……這等時候我國依正義公道以定行動時，重要的商業權利利益等本也在所難顧，但動不動以為出兵就可以保全一切權利與利益總是反乎事實的，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辦法。

六

第二，出兵的時機一點也非常值得考慮。徒為風聲鶴淚所驚就貿焉出兵，責任是非常重大的！素來支那的內戰往往是不依疆場上的勝負，意外一種辦法就把問題解決的；所以戰局的發展如何非常難於預測，判斷一錯，遺累將來必不可免。那次山東出兵，使南軍不得人膠濟路，日本不血刃而得保該處治安，許多人很引為得意；但這正是阻礙一方面底護一方面的行為，政府如曾預料這結果而出兵，明明白白是內政干涉，無法置辯。曾聲明過不干涉支那內爭的現政府，然則這樣自己矛盾，將何以自解？

第三，至於論出兵的得失則不可不遠溯對支政策的根本方針而加深考。如以為僑民有危險的地點即出兵，結果對支那全土都出兵才稱徹底。但這一來，必愈陷愈深，因為全支那內亂的發展將無底止，同時日支兩國民之了解接近還有實現的一日的可能麼？陰鬱不安的妖雲還能從東亞的天地一掃而空麼？我們萬不可為支那一時一地的現象所眩惑，致誤大局！縱有時萬不得已必得出兵，也當時時顧到不要依其內亂的發展而被捲人進退兩難的深渦；日支關係的最終目標總要時時記在念頭，而預為之講十分的善后策，才對！

要之，關於出兵問題，第一，當注意出兵對於權利利益所生的影響，第二，出兵的時機，第三日支關係之最後目標，三點詳加考核後，其利害得失如何始可得而決。總之出兵是非常的手段一切平和方法用盡了的時候才可考量的；若是什麼預備的先行的辦法都不講，動則急遽出兵，這種出兵實是國家很大的不幸！

七

近來聽說有些政治家想在支那全國與滿蒙地方取積極政策；但什麼叫積極政策呢？對目的與結果說的麼？對手段方面說的麼？莫明

其妙，想達積極的目的常見有須要消極的手段的事，積極的手段，結果常有變爲消極的破壞的事，譬如說不干涉支那內爭這一見似乎手段很消極，但爲改善兩國國交起見，目的則很積極；同時這消極手段又常能得積極效果。而反之出兵以擁護既得權，手段誠爲積極，實際結果卻常陷於消極，權利利益的總體既不因此而保全，反因此而常起部分的不安。故所謂積極政策一語實在是沒意味。用沒意味的言語在國際間招誤解與疑惑，是最應慎戒的！

八

關於日支關係的重要性，我在十一年二月華盛頓會議第六回大會上曾演過說，趣旨如下：

> 我國對於支那和平統一之急速實現，及同國天然資源之經濟的開發，感覺到最緊切的利害。我國爲的原料品的供給，及自國商品市場的擴展，第一就必得注目於亞細亞大陸。然而這種供給與販路，不是在支那有力鞏固的政府之下，保得住一切安寧幸福繁榮時，則不能期望。我國現在支那，不僅住得有數十萬的僑民及投下了鉅大的資本，同時我國的生存亦與這鄰邦關聯極切。故我國之於支那較其他任何隔得遠的國家，當然有其特殊重大的利害關係。這特殊利害關係一語純是指明白而又實現的事實言的！決不是暗示對於支那或他國有什麼不利的要求或主張。……我們在支那沒有什麼想得領土的心思。不過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之下，確想求到雙方有利的經濟活動的地步而已。

這個見解相信當時得過滿場的了解。其後哈定大總統給合衆國議會的書翰中說及日本在支那的地位時也曾引用這一段。

要之日支關係將來應如何進展，實是關係我國國運消長的大問題。我國朝野這時候應不取收買人心的政策，且斷感情上的葛藤，站在純眞的國家見地上，眞實地冷靜地對這問題加以考究與判斷，才好！

幣原「支那問題概觀」的反響

小川平吉

小川平吉是日本現任國務大臣（鐵相），他自看見幣原支那問題概觀一文後，乃於外交時報第五百六十一號著讀幣原前外相的支那論——前內閣的功罪與現內閣的對支外交一文（即本篇）來替現政府極力辯護。我們可由此文窺見日本現在對華政策一斑。蓋此文字裏行間，到處都有日帝國主義者強橫的口吻，足證日本現政府實在還沒有悔禍的誠意。篇譯文亦爲劉君佩元所譯，由上海中央日報轉錄下來的。　記者

一

前外相幣原男爵在本雜誌前號上發表了一篇支那問題概觀，對支那問題加以考察，將其自己在外交任內時所持的主義方針加以

闡明，且對於現在的時局給以有力的主張和暗示，這是我們所很佩服的。男爵論我們日本近世的發展，指出現在國際間所占的重要地位，同時指摘支那問題是我國外交活動的一局部而不是全部，我們非常同感；凡談我國外交的人都應考慮這一點，論外交之是非得失的，當然都有這種常識觀念而後能檢討各種實際問題。若如果這樣的瞭解都沒有，一談外交問題就必從塞爾維亞人的一槍出發，那就恐怕是反對眼前的時局太迂闊了些！

二

幣原男爵的支那觀，純是一種學究的，抽象的，空間築成的主觀的東西。用這種支那觀，我們雖可以得到一個「理論上的支那」乃至「繪圖上的支那；」但「實際上的支那；」「現實的支那，」恐怕就什麼神髓也得不到！同時徵之幾千年來的支那史事，男爵的論述也含許多錯誤！討論外交問題時而學哲人談眞理，沒有那麼簡單吧！把不朽的眞理一說破就算完了麼？生者必有死，有形者必得壞，這自然是千古不朽的眞理；但人生的勞苦究不在此而在其他吧，究在一面擁此必得要死要壞的形骸生命而猶想保持之，向上發展之的點上吧！男爵說支那的各種權勢中能適合支那的國民性，且能保其國內的繁榮增高其國際信望的，即可以自然發展；但實際上，現在的支那讓其內亂延長什麼改善也不可望，想其保國際生活的秩序，遵守國際信義的原則，更是廢話。他們內部現在跳梁的各勢力不待說，現在反對地盡量犧牲其國家的繁榮，破壞國際的信望，所以我們日本才不得不在政策上用一番苦心！這是男爵所應知道的！其次，男爵又以爲無論那一外國，要想把自己所主張的政治及社會的組織，強行之於支那必歸失敗。但這又明反乎事實，支那的歷史可以說是連續地被異民族統治的歷史，服從異民族所定的一切計劃的歷史。其中數代或數百年間雖有易世革命的事發生，但談一國的外交決不能推想到數代數百年之後而眼前漫然傍觀。我們始終只能按照對手國現實的情勢擁護我們自己的利益且圖其增進。故像「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式的男爵支那觀，我們萬不能無條件地表示信服！

三

男爵所舉的四個對支政策原則，認作抽象的理論自然誰也沒有話說，對於男爵胸內包收近年內外許多政治家的對支聲明與主張，一一加以咀嚼與消化，最後自己形成一個對支問題的「學問的原則，」——其卓識與材幹亦深敬服！但是雖然如此，我國的對支關係決不在於構造這樣一個學問的原則的困難上，而在於實際如何適用運用這原則，如何發揚這原則的效果的困難上。譬如男爵自己所提出的方針——對支內爭絕對不干涉，這在主義上自然是當然絕無疑問的，但是該內爭含有侵害到我們正當而又重大的權利利益的目的時，且屢有實際上加這種毒害時，我們怎麼辦？有道理的支那國民的欲望，屢依不自

然的勢力，不合理的手段表現出來時，我們又怎麼辦？我們的忍耐寬大的態度與支那國民得隴望蜀的素性最後不能調和順應時，又怎麼辦？男爵自己很以為前年應付支那關稅特別會議時的外交原則為高明，很對得起支那，但實際上不還是大受支那人的橫議攻擊麼？凡此都足證明一個學問的原則不是難於構造，一個學問的原則如何收到實際的效果纔眞是困難。

四

男爵說去年山東出兵很招了物議，自己又特不加批評而唯提出一個抽象問題——所謂出兵政策的利害得失究如何？男爵問題的提出法既如是，我現在自然只好照樣；不過我以為事態既然到了要出兵，其時機其影響其效果以及日支關係之最後的目標等，自然都是要——並且都已早就——愼重又愼重，考查又考查過了的；無論那個國家，這麼大的事情未執行以前，一切情形，不愼思熟考的當沒有。故所以用這類抽象的說法，對支那實際政策的得失，批判也不行，議論也不行！

不過男爵以為對一地點出兵其他各地的商業權利會蒙不利益的話，我在這兒說一句：我以為不然。男爵任外務大臣時，不也曾各地派軍艦，漢口上海派上陸隊麼？這是無問題的；男爵如用此為非難去年山東出兵之具，則我以為當更增誤解，男爵自己恐怕也免不了矛盾！

五

對支那國民的志望表示同情，對日支的經濟關係期其增進，這點我們決不落人後，也是抱滿腹熱忱謀其實現的。不過一點：支那有要求同情的國民的志望在時，我們日本也有要求支那理解的國民的欲望在。并且支那國民之所謂志望，常被其內爭而掩失了合理的本質；紛爭與擾亂的結果更常依一部分人民之利己的行為變成崩流傾注之勢越出常軌，故後且一變而為對外抗爭與壓制，這是沒有辦法的。依其國民性的興奮及偏狹的激越，眞正的國民志望往往成了犧牲品，誰也無法救濟。如要談救濟，就只有外國用嚴肅而合理的態度去鎭壓這興奮，制裁他們對外的抗爭與壓制，一着。故事實上男爵認為不可行的一地點出兵，結果常能適得其反，促進全局的鎭靜，本出兵的地方亦得秩序保全，居住安寧，商業順利，這由從來許多很明白的事實可以證明，而說這種話的男爵如果不是忘記了自己前內閣時代政策的一半，就是為自家偏鋒的理論所拘，反抹殺了事實，這是很可遺憾的！

去年山東出兵，本來是不是出於上述那種目的，是別一問題。不過出兵的結果，山東的邦人生命財產確實完全保護了，同時別的支那地方也沒有起什麼不良的影響，是事實。以後約十個月間，併且支那內爭因以緩和，支那人對外國傲慢侮蔑的態度全為一變，各地不復發生對日人的慘殺迫害更是事實。故如我國在支那的商業利益受侵犯，全是由於我國對支政策庸懶沉滯！歷來都是這樣，不可不記得！

決不是出兵的時候，不可不記得！

六

什麼叫做滿蒙積極政策，男爵用很強的口調質問過。本來什麼積極消極一類的形容詞，是局外者揣摩所加，政府當局曾沒這樣明說過。不過簡勁地述述我們的確信時，滿蒙在條約上事實上，是與我國民經濟有密接不可離的特殊地域。我們不過想把該地方的資源開發，增進兩民族的經濟生活而決定將從來無爲放任的態度一變，勵行施設工夫能了。同時要想這個做到，自然先要芟除從來的一切障礙。爲此故現正與支那各地方的勢力者及北京的勢力中心開始各種具體談判，男爵如以爲滿蒙不必開發，自然別一問題，不則執街頭巷口的流行語漫加價値上的判斷，殊非我們所取！

尤其以爲滿洲的排日，南方的反抗，及高麗人之受迫害等，都是由於不該開始那個談判所致的說法，我們對於多年身當外政之局，熟悉支那人心理的幣原男爵，不能不引爲遺憾！這次滿蒙交涉，我以爲大家當從其價値內容方面去批判，萬不可以一部分支那人的一時政略上的態度之說爲基礎標準去批判，去論其成敗得失。

七

以上是我通讀幣原男爵前號的支那論而述其所感的一端。本來日支兩國關係古而且長，單就現在或劃一特別時期而論其間的成敗得失非常失宜。譬如現內閣的對支政策，雖或贊非功罪之處未嘗不有，但現內閣是繼承前內閣來的，不可忘記！我們爲整頓及刷新前內閣的對支關係，花了多少力量喲！故我們現在對支政策還無從收到大效果，就是因爲這原因；從而對男爵的支那論的眞批判，必要溯顧前內閣當時的兩國關係情形而後可能更是當然。

別的不要說，那使人戰慄的南京事件是什麼？白晝公然破壞我帝國的領事館，數百邦人都受了和死相等的殘虐與凌辱，致全國國民無不熱淚塡胸扼腕憤激不知所出。這是什麼時代的事？什麼原因產生出來的？如果認爲這是支那民族覺醒的結果，立足於四大原則之上的幣原外交的當然的收穫，那我們眞不能不痛嘆於原則外交所得的犧牲之太大喲！

八

並且前內閣時代，不僅南京事件，上海漢口杭州蘇州九江，其他幾多地方無一不是恐怖時代，我國僑民權利利益瀕於空前未有的危機，同胞生命財產亦屢供其犧牲，而男爵猶說他立足於其原則上的不干涉主義，功果很大，有所謂「幸而苦心不斷；」但這如是說對同胞受極端的恐怖加以傍觀，投一切的一切於火坑之內是日本外交的使命，那就男爵的「苦心」誠算「不斷」！自然，這當不是男爵的本意，所以男爵在其論文中也就不說及這些事！但我們想如果前內閣當時能樹立相當的政策，即男爵自己的所謂「舵的掌法」如

能得宜，那就當時這種慘事也不會起，後來收尾的人也不會要那麼「苦心」吧！故僅由這一宗事看，前內閣如何只曉得講原則，如何沒有政策上的努力乃至政策上的能力，可以概見！

九

日支關係之重要性，男爵也認定，且謂為「與我國運消長相關的問題。」但我要問：當英國上海出兵時，前內閣幹過些什麼事？當時報上說英國曾向我們提議共同出兵，但前內閣拒絕了。他現在決不是論英國出兵對不對，及日本不出兵的得失如何。我只是說英國認定不從遠地出兵數萬，上海決難保全安寧的當兒，日本既認為不然，而乃僅答以不共同出兵，這豈不是日本對於上海乃至極東的事態，喪失拋棄其領導權，日本的認定與判斷不為人所容，人家可以依其自由的判斷，可以自由解其重大的行動的麼？這實是極重大的事實；日支關係之所謂重大性，由此我們要感到重大的幻滅了！固然出兵的可否得失是別一問題；但日本既認定不當出兵，僅自己不出兵就算得了的道理總沒有。結果弄到我們上海在留的二萬五千同胞對於出兵的英國感謝，對於我們當局的判斷發現錯誤，致使我們外交的威信暴露出重大的失墜，誰能不引為遺憾喲！而因此判斷的錯誤與政策上之不努力，牽而至於南京及長江一帶演出幾多的慘劇，我們現在就想為政府辯護，其又何詞？

十

由此回顧起來，前內閣的對支政策，無論在當時的事實乃至其後的結果總之全是遺憾之極！故繼續承這種內閣之後的現內閣，苦心與努力實在說不完。換言之，現內閣就任以來第一把在支同胞的不安心理掃滅下去，努力恢復他們經濟上商業上的發達。第二排除支那社會裏橫溢的共產主義勢力盡量使支那民衆各階級再得到調和與復興而停止無益的擾亂，以便內亂能趕進於政治的解決。同時對於日支關係，又不僅以恢復前內閣以前的狀態為滿足，且進而促新其進機運動，務使兩國經濟關係更能增高；為此於是開始各種合理的商議，現在着着在進行中，如上所述。要之我們現在總算使前內閣時代長江一帶退出了的邦人又回頭去了；長江一帶的產業貿易破前內閣時代投在極端不安與破壞之中的，現雖猶受其餘殃，大致亦已大大地使之恢復了，且非常殷盛了；從而本年的對支貿易可以預期特殊的發展了；又支那內部的共產黨也勢力消滅了；支那本來的面目顯然恢復了；過去十個月間，南北沒有演出什麼騷亂與慘劇，使在支邦人與在支事業得到異常的安定了；——這些，那些無論如何當歸功於田中內閣政策之得宜，誰也容易看到。固然南北的抗爭不會容易終熄，然現內閣決不再許去年那種慘劇復起，致再失墜我國家威信，則敢斷言！

十一

自然現內閣也是不干涉支那內事的，偏於

一黨一派以達不自然的希望的事絕不會有。但對支那一般國民切實地謀國內安定與改善的志望，決給以實現的機會與援助。對此正在萬全地注意中。至於增進兩國親善，共同發達經濟生存上的問題上，眼前正努力於諒解的促進與商議的成立中，最後的成功雖還沒得到，然早晚必有效可期。將原男爵所引示的・日本累次對支根本方針的聲明，我們自然同樣會重遵守，不過鄰邦情勢的應付，使兩國間打開一有意義的新生面，以謀達到我國民的希望的政策自然與前內閣有不同，努力的內容自然亦有別，這點很望男爵能加以諒解。

羅素對於婚姻問題的新見解

Bertrand Russell

讀者諸君不善忘，當還記得羅素先生到中國來講學的時候，總是攜着一位勃來克女士同行。原來她就是他現在的羅素夫人呀。他對於他自己和勃來克女士的婚姻問題，別具一番妙解，曾著有吾自己的婚姻觀一文登於本年三月七日之 The Outlook 週刊，近由張申府先生譯登最近出版之當代雜誌第一卷第三編，要算該誌中最有趣味的一篇文字了。　記者

婚姻這個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比看論講這個問題的人普通所假乎想到的，複雜得多多。寬泛言之，對於婚姻，有兩種見解，兩種見解，都很流行；可是自吾看來，兩種見解，都不怎麼妥當。一種是浪漫的見解，表現於神仙故事中，據其所說，王子與公主結婚，以後便總快活地過下去；這便是那造成了離婚之類仍的見解，因為男女結婚之後，一旦過得不快活了，在男的遂以為所娶的并非公主，在女的也便以為所嫁的實非王子。於是便各自另作一次試驗，大概也一樣地不成功。至其所以屢屢失敗的理由，乃是對於兩個人間能有的關係，兩人所抱的見解，都是完全作不到的一種。

其次一種見解，聖保羅曾悍然地坦然表示之，就是說，『結婚比動情好。』照這種見解，性的快樂，完全是遺憾的事；可是人的天性并沒有這麼強，完全舍棄性的快樂的，竟是不會有幾個人。但雖如此，却可以使着婚姻，把這種快樂減到極小度，把夫妻弄得彼此對為警察這種見解，自稱是相信婚姻是一種聖典的信念。

這兩種相反的見解，均都太極端了。第一種之所以極端，在其把快樂看成人生歸宿；第二種之所以極端，則又因其以為防止快樂是人生歸宿。快樂本身固然是一種好東西，可是并不是一種很重要的好東西，因其并不必需要逐進的活動，所以不能滿意地使其作為人生歸宿。要得到幸福，必須立定一種歸宿，永遠完全實現不了，可却又永遠在實現的過程之中。野心，父母的愛情，科學的好奇心，藝術的創造性，都是供給這種活動的。一個男子或女人，如專心於這種種活動之一，且非完全不成功，便可以得到一種程度的幸福。可是，如一個男子或女人，但為快樂的頃刻而生活，最後一定要作不可忍耐的煩惱的犧牲。

婚姻所以與婚姻外暫時的關係不同的，就在這一點。婚姻是複雜的，因其包含有兩個很不相同的要素，就是，男與女彼此相對的關係，

及兩人對於其孩子的關係。（如沒有孩子，使是缺乏婚姻的本質。）凡是幸福的婚姻，夫與妻都是彼此相愛及愛其孩子的，其彼此的相愛，不但在性上，就在爲孩子而合作上，也得到滿遂。這是一種動機，在過得去的人，就在徒然快樂失了活力的時際，或在也許是因爲一種心理上的緊張，彼此關係的純屬個人的方面，發生了困難的時際，這種動機，仍是存在的。但是如婚姻是完全成功的，則由之而得的滿愜是非常圓滿，因爲性的本能與作父母的本能合力以互相加強。

法律道德所應當趨向的就是造成這種的婚姻。習俗的道德哲學乃主張兩個完全無經驗的人應結成一種不可解的關係，這樣的道德哲學一定達不到那種的歸宿。要找一個可以一生與之諧和地過活的人，並不是容易的，對於完全無經驗的人，差不多不可能：完全無經驗的人，並不能分別性的饑餓與在性的饑餓滿足之後仍然存在且因之而加烈的那種更深的情愛。所以在結婚之前應有經驗，對於男子與女人，是一樣的；還必須有爲重大原因而解散婚姻的可能。不過，關於什麼是構成重大原因的，習俗的見解，自吾看來，則是完全錯誤。不拘那一方，偶有通姦的事，與深而持久的情愛，實完全相容。假使普通都見到了這個，婚嫁了的人的幸福，常絕不像現在這個樣子的這樣常常爲嫉妒所破毀。嫉妒，當然，是根於本能的，可是使其活動的機緣，則很大部分都由信念與社會的習約而定。想得到的並不與想不到的引起同樣的嫉妒，且嫉妒如爲信爲犯了一種罪惡的信念，而致加強，也是要更加可怕的很的。吾並不說，控制嫉妒，完全是容易的，可是一定不比終生忠於一人還難。如有人冒謂，不用自制，也可以得到一種幸福的或過得去的生活，這大概是錯的；可是吾却主張，所必須的自制，大部分當用在約束嫉妒上，然習俗的道德則把嫉妒看成是完全可以讚美者。不過，吾並不是在鼓吹不忠；吾只是在鼓吹遇有不忠時，對之的一種寬容態度。

不過，却有些別的原因，重大得足以使婚姻非解散不可的，卽令對於孩子不免有所損害。在這種原因中，就其較爲顯然的，吾當舉瘋狂，犯罪，與酗酒。結婚的一造，如有這種情事存在，對於孩子，使以不使其得接近之爲愈。此外還有別的情境，在那種情境之下，也或未嘗不是可以值得離婚的，可是這種情境，却很難本法律的確切性界說之。在爲父母的彼此相恨時，很容易對於孩子的情愛，發生一種競爭；由這個遂造成一種空氣，差不多一定要在孩子身上，生成重大的神精疾病，所以在這種情形上，就是爲孩子，與爲其父母是一樣地値得離婚的。這種情形，除非由不相容那種漠忽的觀念，如何可以弄到法律範圍之中，吾並不十分曉得，照不相容的觀念，其實就等於互相同意的離婚。大概，在事實上，互相同意的離婚，如有一種正當的輿論，當比賡續一種已經除了法律上的束縛無餘物的婚姻，爲害較少。不過，於此却應承認：但凡有孩子，則這種離婚，只表明，如非兩造皆然，必有一造是不能自制而缺乏作父母的責任心的，如兩方不能把彼此不和之

處，調濟得，對於孩子的康寧，仍可以合作。

成功的婚姻上，所實在重要的，乃是把自我沒人於一種較為寬大的單位中，所謂夫婦是一塊肉應該不止於僅僅一句話；應該有一種本能的肉體同情，以為心理作合所於以建設的下層結構。現代的男女們，在自我上，傾向一種硬性與圓滿性，太甚太甚。大多數的婚姻，就令并非不幸福者，也沒有深厚的交感相印，也沒有把個體的生命沒人於一種較為寬廣，更令人滿愜的共通生存之中。其實，婚姻實在的佳處就在這種的沒入，如缺乏這個，絕沒有深厚的幸福能夠存在。許多人雖是拒絕這種的把自我的牆壁推翻，然而這却是一種深的人類需要，不加以中和，定要有一種不滿之感，其原因大概是要總不曉得的。可是，已得到了那種圓滿結合的，那種結合便也擴展到孩子身上，父母對之之愛於此定要是自由自發而不為嫉妒所染污者。這種結果，非有為因襲的道德家所疑視的三事：豁達寬宏，無恐，與熱情，是得不到的。必不可打算把自己的對手加以桎梏，必不可恐怕那因完全自放於愛使自己的自我可以受到的痛苦，必不可把熱情禁遏，作那從吝嗇的道德而得的結果。

現代全個文明中，許多困難的一個就是并然有序的行為與個人的遠慮相聯合。個人的遠慮，用得超過一種程度，對於一切較優美的性質，及一切精神上的歡樂，人生所須供獻者，是都可以毀滅的。所有偉大的神秘家所以都痛罵個人的遠慮，就是因為這個理由；『把你的麵包拋在水上；』『不要想到明天；』『誰失其生活，誰求得其生活』——凡此都是對於遠慮的非難。但是如無遠慮，要把婚姻與小孩子的看顧，貫徹到底，當是不可能的。不過，吾以為，有一種分別却要作，在遠慮之為個人的而關係於避免對於一個人的自我的傷害者，與那發源於愛而關係於避免對於愛情對象的傷害的別種遠慮之間。婚姻上的個人遠慮，就是表示所有使婚姻重要的，一定都得不到，如把婚姻當作一種豐富個體生活者。可是對於自己孩子的康寧的遠慮，顯然是最不可推諉的本分之一，雖是就是這個也可以為一種偉大的公共需要而拋荒。

這兩類遠慮間，心理上的差異，是顯然的，因為一類根源在恐懼，另一類則在愛。不幸，根源於恐懼的遠慮，已很因習俗的道德而加強。世人總看得日富的男子比日窮的男子較好，不會愛的女人比被引誘失節的女人較好。在所有這個上，世人的看法，都是缺乏勇氣與大度的，這種情形就是大大多數婚姻上的麻煩的根由。常有夫妻開始婚姻生活之初，雙方決意儘可能地保守私密，妻意所在主要在身體事項上的私密，夫則在關涉其業務的事項上的。這樣子，遂養成一種互相敵對的態度，絕沒有那種完全投降於一種共通生活的情形，其實是只由那種情形，真正的姻緣才能發生。世人都有一種奇怪的觀念，以為在自己個性上有種神聖的東西，因此遂每易把性的關係直底瑣屑而純粹肉體的，而不是一種兩個整個人的深厚而豐實的結合。基督教，以與較原始的對於家庭的信念反對，有一種超度個人的教

義，由這種教義，已養成了一種個人主義。上項情形，也許就與這種個人主義相關聯。

人乃是一種複雜的生物，可是其生活應是建築在一種本能的基礎上的，此所謂本能，非照其專門的意思，係照通俗用法上所通用的廣義。性，作父母，權力，都是主要的本能的情欲。除由對於三者各個，知識上的簡化外，因三者錯亂的混合，也已發生了許多的害處。在情感上，三者個個都有其淡影，如以為深的滿足的源泉，除非遇着正當的環境，對於人的幸福，是沒有一個發生其可能的圓滿貢獻的。對於權力的衝動，顯然就是政治活動的源泉，也是已經富了的人的生意活動的源泉。也還是知識生活的源泉；對於知識的衝動原本是由感覺知識就是權力而來。

作父母乃是一種與性完全不同的衝動，隨便什麼人但肯不憚煩讀讀舊約，都可以看到。大體上，作父母乃是一種逃死之欲，欲把自己的自我留下一部分在世上活動，在身體其餘部分死亡之後。可是要使這個在女人身上可以發展到圓滿的程度，必須對於孩子有肉體上的看顧；要使在男子身上以什麼滿意的樣子存在，必須對於作父親有一定的把握。這種情形，當然，就是所有要把婚姻約束在女人方面的剛性放鬆的學說裏的糾結難解之點；這也就是男子嫉妒的名義；可是在實際解決這個問題上，男子乃在其婚姻關係上，為其對於權力的些衝動，找到了一條出路，而非為其情愛的感情。於此，所要對付的心理問題，吾幷不冒謂這是一個容易問題，就是：如婚姻是一種平等的夥合，而不是作奴隸，在事實上，如非在形式上，帶有一種多少東方式的隱居者，那麼，男子能保住什麼作父親的一定把握麼？還是，如這個不可能的話，女人們對於自由的要求，要造成母系制度的重來？

吾幷不以為現代婚姻的心理學，到現在已經怎麼樣地成就了出來，吾且豫見到要有一個很長的困難時期，在文明人類再得到一種像舊的父系家庭那樣堅固持久的制度之前。也許非到國家把為父的經濟上的職任擔當起來，世人所曉得的家庭停止存在的時候，那個階段永遠不會達到。吾誠摯地希望不如此，因為從婚姻同家庭上，可以得到很有價值，在現代世界裏沒有別的東西能給與的人生要素。人生在其生物學的方面，乃是一個相續之流，其中之分為種種不同的個體，乃是偶然而不重要的。見到人生這個方面，就是打許多走進一種較廣大的世界的些門中的一個，離開自我的牢獄；對於一百男女中的九十九個，這道門都是那些門中的最容易的。

性單獨幷沒有這種好處，只有性與作父母相關聯着乃有之，因為，那樣子，性乃成一種超越片刻的情感而為由始以至未知的終的生命之流的一部分的東西。眞正的性道德上的教育當由使少年人感覺到這樣看法的婚姻的重要與高貴而成。舊式的道德是有一種非合理的基礎的，而新的缺乏道德則又每易把男女關係上一切有實在價值的東西，都掃蕩去；要保存那個，必須要有一種新道德，莊嚴不滅於舊的，可是基於一種較眞的心理學同一種對於人類需要的公正的重視。


白金龍
裝潢華美
品質超群
烟中領袖
國貨明星
南洋兄弟烟艸公司出品
GOLDEN DRAGON
CIGARETTES
C.C.B139



墨翟為印度人辨駁議

鄭師許

頃讀東方雜誌二十五卷八號，胡懷琛君著墨翟為印度人辨，竊以為胡君武斷太過，不惜滅裂史實，厚誣古人，非學者忠實學問之道，故不可以不辨。

我國自新文化運動後，整理國故之說，甚囂塵上。顧整理古史經傳文學者不乏其人，獨於諸子百家之書，除有摭拾一二以便其學術史之敘述者外，求如胡君之勇於懷疑者，殊未多見；（雖數年前有北京晨報副鐫張某與梁任公先生討論老子有無（？）東大國學叢刊陳柱考證列子楊朱篇真偽（？）但此等文字不多見。）使胡君此文，能卓然成一家之說，僕亦何必多所苛求。無如胡君素以國故學甚聲於海上，其言論足以左右學術界之觀聽，而墨翟為印度人辨一文，究無佐證，絕對不能成立；而清代漢學家精密比勘，不妄下斷語之家法，掃蕩無遺。此不能不將僕之見解，就正於胡君，而求胡君明白答覆者也。

胡君原文大意謂：

一、墨翟者「墨狄」也。因面黑或衣黑而稱「墨」，因外國人而稱「狄」。

二、墨翟，印度人也。

三、「兼愛，」「節用，」佛學也。

四、「天志，」「明鬼，」佛教也。

五、「名學，」「因明」也。

六、「無父，」出家也。

七、「摩頂放踵，」禿頭赤足之僧裝也。

八、索盧參，印度字之譯音也。

茲不揣鄙陋，試就事實，逐條反駁，以明其不足信。

「墨」非姓，實為學派之名，其說創於江瑔讀子巵言，其言可信。江君積學之士，其讀子巵言一書，若論農家諸章，尤多獨到之見，僕八年前得讀此書，歎為奇寶。而胡君論「翟」即「狄」之別寫，此說亦精。然不能以此

卽肯定其爲印度人也。論語：『子欲居九夷。』九夷卽在今日山東沿海諸地，亦爲當日齊魯之鄰邦。蓋殷周之際，所謂華夏民族者，其勢力不出雍岐河洛一帶，卽所謂黃河流域者是也。故齊太公初至營丘，萊夷與之爭國。（見史記）魯則密邇淮夷徐戎，（雜見詩書）晉則『彌以戎索，』（左定四）『狄之廣莫於晉爲都；』（左莊二十八）籍談謂：『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左昭十五）使子墨子而果爲外國人，亦不過齊魯間之尚未混合於中國之夷狄耳。況子墨子爲魯人，（從孫詒讓說）而仕於宋，見於本書貴義篇魯問篇，昭然可考乎！

胡君謂其面黑，疑墨翟爲印度人。庸詎知墨者形容枯槁之謂，其學派特色如此。莊子天下篇稱其：『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不足爲墨。』又曰：『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則其面黑爲枯槁之象徵也明矣，胡君何得以今日紅頭阿三之面色而遽疑子墨子哉？夷考印度古史，有阿利安人與非阿利安人之別，然則胡君謂子墨子爲阿利安人乎？爲非阿利安人乎？謂爲阿利安人歟，則是族也，源出歐洲，與古代希臘羅馬，今世英法德意人爲同族，在當時固白皙人也。（見王桐齡新著東洋史第二編二十四頁及四十七頁。）謂爲非阿利安人歟，則據印度史所載，其族爲淺化之民，決不能產生偉大人物如子墨子者。胡君又謂或其衣黑，則僧衣緇衣，緇亦黑也。此蓋誤以後世之事實而厚誣古人也。是烏乎可？

胡君又謂：「兼愛，」「節用，」佛學也；「天志，」「明鬼，」佛教也。此

又當分別言之。夫佛之生，迄無定說；而印人於歷史觀念，又素不重視，卽其今日所存最古之吠陀經（Veda），亦不過不冠年月之史詩耳，故印度史之研究最難。摩騰對漢明帝云：『佛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卒穆王五十二年壬申；』隋翻經學士費長房撰開皇三寶錄，云：『生魯莊公七年甲午，以春秋恆星不見，夜明，星隕如雨爲瑞應，周匡王五年癸丑示滅；』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云：『生周桓王五年乙丑，周襄王十五年甲申滅度；』諸說紛紜，皆不足信。此外又有謂佛生夏桀時，商武乙時，周平王時者，（俱見嚴復佛生卒年月考）則更滑稽支離矣。梁任公先生中國歷史研究法謂：『近年歐人據西藏文之釋迦傳，印度石刻文，巴利文之錫蘭島史，復將此諸種資料中有言及佛滅年者，比較推算，確定佛滅年爲紀元前四八五年。』印度五千年史謂：『釋迦以紀元前五五七年（周靈王十五年）生，前四七七年（周敬王十三年）逝。』使此說而果可信，則胡君之說，亦不能成立。子墨子生卒年月，據胡適氏考證，謂爲大概生在紀元前五〇〇年至四九〇年（周敬王二十年至三十年）之間，死在紀元前四二五至四一六年（周威烈王元年至十年）之間，墨子生時，約當孔子五六十歲。（見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一百四十七頁）梁任公先生則謂其生於前四七〇至三八〇年之間。（見先秦政治思想史一百六頁）之二說者，以胡適氏考證爲最可靠。則是子墨子之生，佛釋迦尚未寂滅也明矣。而據印度史所載，佛行年二十九歲，乃入深山求道，以三十五歲始豁然開朗，創立宗教，說法凡四十餘年；迨釋迦

入寇後二百年間，佛教乃流行於恒河流域。然則當子墨子正在中國大唱「兼愛」「節用」「天志」「明鬼」之時，佛教是否成立，尚屬疑問；或正值其高弟摩訶迦葉等肆力結志之時。而胡君必指而名之，曰：此佛學也，此佛教也，此乃太武斷乎！若謂子墨子之思想，固與釋迦同受之於婆羅門教，則彼教固明明崇拜階級制度，與「兼愛」何涉？即佛氏慈祥愷惻，與「兼愛」有類似之點，而「節用」與佛學又何得相合？且子墨子之主張以武力「非攻」「重守禦」（詳見公輸篇中）完全爲戰國時代背景之產物，與印度思想不類。而其備城門以下諸篇，與大經上下經說上下，似皆言科學與武備諸事，爲印度全部思想所無有。（案印人受太陽恩惠多，得天獨厚，故科學思想，始終未見萌芽。）寧能謂之出於佛學乎？吾知胡君亦將無辭以自解也！至於「天志」「明鬼」諸思想，則發生於我國民族淺化之際。「殷人先鬼」除見諸古經傳外，（如尚書盤庚上盤庚中多士各篇均有其文）即邇來洹水之上，出土諸甲骨文字，亦多記其文。論語：『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注：『馬融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見日本正平刊本論語集解四卷十八頁）遠者且不具論，即此夏商之事，已足證明「明鬼」「尚同」「天志」乃眞正華夏民族本家老店之貨色，子墨子不過稍加整理，使成爲有系統之學說，便於說法耳。夫何必以使用洋貨爲風頭十足耶？

胡君又謂：「名學」爲我國素所未有，而子墨子突然發明，一蹴即造此精深之域，疑其「名學」即「因明」也。殊不知各民族之進化也，自有其歷史過程，苟其進化而達相當之時候，自有某種思想學術之發明，不必同出於一源也；各國「文學」「史學」「哲學」「美術」之發生，皆然；何獨於「名學」而不然乎？有老子之無名，孔子之正名，開其粗淺之途徑，則後之學者，何嘗不可極幾研精乎！孔子繫易：『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演繹推理，確乎已發生矣，至子墨子而後進展之，至別墨時代乃始完全成立，此正合於進化之秩序，何得以此而疑之。且也亞里士多德不嘗於古希臘時代發明三支論式乎？然則何嘗必由印度傳至也，謂之暗合則可，必謂之輾轉傳布則不可！

胡君又謂：「無父」即出家；「摩頂放踵」禿頭赤足之僧裝也。考子墨子書十五卷具在，即其散見之佚文，經孫詒讓氏搜集者，並無提倡無父，及必去其宗族姓氏以符「兼愛」之義之言。孟子以衞道自任，醜詆之耳。即趙氏注此節，亦曰：『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據涵芬樓景宋刊本孟六之十三葉）蓋儒家方以尊君親父倡於時，今見子墨子之學說，微有異同，故執其無尊異君父之義之弱點，以爲攻擊排斥之口實。趙氏之注，至爲明通。宋儒空疏，朱注尤不足置辯。趙注又謂：『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爲之也。』（宋刊本孟十三之十一葉）胡君不依舊注，改「放」爲「放任」之「放」，以曲就其說。然試問只是禿頂赤足，何利於人乎？摩磨古字通，「摩頂放踵」，當爲『磨頂至踵』；亦猶之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

無毛，（見莊子天下篇引子墨子語）以利天下而已。與佛教之僧裝，眞風馬牛不相及哉！

胡君又謂：子墨子之弟子輩，姓名多不經見，索盧參則印度字之譯音也。此可謂完全不知古學試問氏族之制，起於何代？殷商以干支爲人名，猶之今日 Mr. A、Mr. B 之呼謂耳！周初制禮，始分男系；然姓氏之制，猶未大行也！姓名之不經見，顧何必肯定其由印度字之音譯乎！孔門之徒，有漆雕開，廉絜，賓牟賈，顏涿聚，鞠語，騈臂弓，（據曝書亭集孔子弟子考）孟氏七篇，亦有咸丘蒙，桃應，盆成括諸人名字，亦皆不經見。豈諸人者，亦悉來自日本，高麗，琉球，非律賓諸地，而悉爲譯音者乎？毋亦以氏族之制，初行於世，有從衆有不從衆而已！

要之：胡君所假定墨翟爲印度人者七事，徵之子墨子書及古代史實，無一相合；則胡君此文，其不能成立也明甚！胡君亦自知其武斷太過，復假爲或人之問，以廣其義，而俱以數千年後之史實，比例附會，尤犯考據家之大病。其言子墨子以帆船至，與晉之法顯，梁之達摩來去同。殊不知物質之進化，由粗而精，名同而實異也。刳木爲舟，舟之用舍，便否，操舟者之嫻熟與否，莫不有其時代歷史。由周而來，以至兩晉南北朝，千餘年間，人事之進步，何可抹殺？左傳城濮、殽、泌、諸戰，以戰車相角耳！及至通鑑所記赤壁、淝水、諸戰，莫不舳艫千里，運濟萬艘，舟楫之爲用，同乎？否乎？且也子墨子自印度浮海而來，雖經交趾，何獨無所聞見？抑其時航運爲已盛乎？不應於周秦數百年間，別無操舟而至者？抑爲未盛乎？則子墨子獨不應以一人飄然而至。據國史所載，佛教東來，尚假借大月氏之手；張騫通西域，出條支，復馬行六十餘日，始至安息。使子墨子時，由山東而南，海運已通，其後五百年間，當西漢之末造，固當海陸交通俱盛也，而其難至也如此，則胡君之說，爲不足據，可知矣！

若謂子墨子書，即佛經之異譯。此亦不足當信。姑無論自佛釋迦入寂以後，經弟子第一次、第二次、結集，始能編纂經典。即令子墨子所見之百國春秋，（史通六家篇引，並見本書明鬼篇）爲攜來貝葉之本，何以當世評學之士，如荀孟莊韓，俱不明斥之乎？而佚廬之文，伽藍之塔，均不見之時賢之書。即漢世淮南王書，亦無片言及之者。是則子墨子非從身毒天竺飛來也明矣！至以竺震旦擬其呼，兀客卿例其仕，更何從說起耶？

子墨子之學，源出夏禹。殷商之際，學在巫史。『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見呂氏春秋當染篇）然則非子墨子之託言也。淮南要略訓謂其背周道而用夏政，淸儒孫星衍氏比勘諸子百家之書所記載，以爲舉凡「兼愛」、「明鬼」、「節用」、「節葬」，皆禹之教也。（見孫氏墨子注後敘）近儒柳翼謀先生亦謂：「大抵「尙同」、「兼愛」、「節用」、「節葬」之義，多由夏道而引申之，凡所謂聖王之法，疑皆夏時之法。」（參看柳著中國文化史第十五章忠孝之興）則其淵源所自，固信而有徵矣。抑尤有進者：禹之上世，五行常勝之說，錮蔽人心，鯀以土堙水，汨陳其五行，至禹乃發明五行毋常勝之理，水乃以治。今考墨經有五行毋常勝說在宜之語，

其經說下又曰：「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參考梁任公先生著墨經校釋）近人欒調甫氏謂：『「說在宜」之「宜」一字，乃多字之譌；宜古文㝛，與多字形近。（見東方雜誌二十一卷第十五號欒著梁任公五行說之商榷）是其所言，固禹說也。此更足證明夏禹之教，子墨子實爲其嫡傳，而禹翟合稱，（見列子楊朱篇並張湛注）有由來矣。豈得謂子墨子借用中國聖人之大名，如李佳白之偶然徵引孔子之言者，同其作用乎！

佛教自佛人寂後二百餘年，始行於恒河流域，亦即自佛人寂後經迦葉阿難諸人一次、二次、三次結集後，而宗教之制度始確立。然墨家鉅子制度，組織不密，不及百年，已風流雲散，其年代固先後不相及也。即令其制偶然相同，亦何能混爲一談也。

印度民族，於政治統一觀念至爲薄弱；而子墨子政治哲學，則主「尚同。」諸侯上同於天子，天子上同於天，直欲以天統治天下，其理想與天主教之教皇相似，與印度民族思想相遠。蓋正以其生於中國，目擊周自平王以後，王室夷陵，諸侯攻伐不已，而欲覓一途徑以收其大一統之效也。

時至今日，學術上之異說，亦已多矣！法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倡中國民族西來說，謂：神農即巴比倫之沙公，倉頡即但克。日人白河次郎附和之，其所著支那文明史，引證至六十餘。及德人 Friedrich Hirth 支那古代史出，痛論其無稽，（見日本渡邊秀方著中國哲學史概論序論中）近日我國學者，始不敢推波助瀾，（前人如劉師培丁謙等均篤信拉氏之說）自附於閃含諸族。夫學術，公器也；學人尤不必界限其國籍。使子墨子果知爲印度人，於我國民族之光榮，固無所增減，而僕之所以呶呶不已者，蓋治學之態度，不容不審慎也。質之高明，以爲何如？

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寫完。





欲防暗中危險
須用永備電筒
光亮射遠——經久耐用
各處電料百貨店均有出售
EVEREADY
1313
美國紐約永備電筒電池廠製造
即著名無線電用乾電池製造廠出品

東方(873)(二)編



正胡懷琛的墨翟為印度人辨

吳進修

生在今日的我們，研究古代的史事，必須先有充足的證據，才一方可以自信，一方可以取信於人；不是拈一些捕風捉影的瑣事，支離附會起來，當那出風頭的勾當來幹的。所以這一次胡懷琛先生，自作聰明做的那篇墨翟為印度人辨，把墨翟認做印度人。據我個人看來，差不多竟可說是把研究學問，當那出風頭的勾當了。何以呢？因為這種說法，不但是不能取信於人；恐胡先生自己平心靜氣的想一下，也還不能自信哩。如今且拋開閒話不說，專就胡先生那篇大文章中的總結束分段反詰一下，——倘胡先生不以為然，不妨另提新證據，再作一篇二辨；那時，我也願再來討論的。——算做上篇；再把文中不曾包括在總結束裏的話，討論一下，算做下篇。

上篇

一、墨翟者，「墨狄」也。因面黑或衣黑而稱「墨」，因外國人而稱「狄」。

胡先生這一層論斷，最重要的理由便是根據「翟」「狄」的通用。其實我們不能為了這一字的通用，便決定墨翟是外國人。何以呢？因為這樣一來，不但墨翟可以說是外國人，就是伯夷，也可說是外國人，——因為伯夷也可當做大夷人解的。——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同是不能取信於人的麼？我記得從前蔡孑民先生，在倫理學史上面，認定楊朱便是莊周，給唐擘黃把他推翻，說他是過於牽強，和此正可說是事同一例哩！

墨翟不是姓墨，這一層卻有幾分理由；可是不論是否姓墨，總歸不能說他是外國人的視墨翟之為墨翟，不但在莊子書中不曾指定他是外國人；便是在荀子書中，也不曾指定他是外國人；郎比較最反對墨子的孟子書中，也不曾指定他是外國人，以後的史記，漢書，更不必說了。所以依我個人的意見，如其說墨翟是外國人，還不如說墨翟是本國人。倘若一定要說墨翟是外國人，非打從先秦古書中找出相當的證據不可；決不能像胡先生那樣輕輕的以「翟」「狄」的通用，便說他是外國人的。

至於不知姓名的外國人，得以「蠻狄」或「貊狄」代表他，這固然是一個普通的公例；但像墨翟那樣有學問的人，終歸不能說他是沒有

姓名，或者當時沒人知道他的姓名，冒昧的拿着墨翟來代表的。卽假定墨翟是外國人，像這樣執中國學術界的牛耳，當時也應有人記載出他的姓名。怎的與墨翟同時的人和以後的人，對於他的姓名，竟一言不提呢？又怎的竟保留到幾千年後，給胡先生打從「翟」「狄」的通用上，肯定他是外國人呢？

二、墨翟是印度人。

胡先生這一層論斷，更覺牽強極了。何以呢？因爲墨翟的「墨」字，雖不能決定他是姓；卻也不能決定他是棕色的代表。況且墨翟是一個以自苦爲極的人，面目的悴憔，本來是一種常態，怎能因此便說他是棕色人呢？卽假定他的面目，比較的是黑色，也不能便毅然的說他是印度人。胡先生不求出相當的根據與證明，竟輕輕的拿墨翟的黑色，認定他是印度人，這不是太附會了嗎？

姑退一步，假定墨翟是印度人，在當時又怎的從大海中渡到我們的山東來呢？若說當時已有相當的海船，那麼何以在中國史上無此種記載，在印度史上也沒有此種記載呢？這不是很足以證明墨翟之不能打從印度來了麼？既不能打從印度來到我們中華，便當然是我們中華人了。

依胡先生的意見，以爲管代間已有交通的可能，當然在千年前，也有交通的可能，這眞是癡人說夢了。何以呢？譬如說近年來有了飛機和潛艇，便推說千年前也有飛機和潛艇，這不是一種笑談麼？怎樣能够取信於人呢？

關於這一層的論斷，我敢大膽說一句，胡先生太糊塗了。以這樣的研究學問，實不如是不研究的好些；如果弄得這樣糊裏糊塗的，豈不害了後代的學者麼？

三、「兼愛」「節用」佛學也。

「兼愛」二字，原是墨子書中特有的名詞。他的解釋，和佛學中的普渡衆生，確是大不相同的。何以呢？因爲兼愛是我一方面去愛人，同時我也係被人愛的一份子，有互爲因果的關係。佛學中的普渡衆生，就不然了。他完全是捨己救人的說法，自己原不必在被救的地位的。我們，萬不能惑於表面上的字義，以爲兼愛便是佛學；務必要打從內容上加以研究，方才可以明白的。像胡先生那樣不加深思，任意比附，勢必要弄得天下事，無一不可以相同，那還可以算是研究學問麼？況且兼愛是拿利己心做出發點，佛學是拿利他心做出發點，他們的內容，有絕對不同的地方哩！

「節用」之爲佛學，這是對佛學稍有研究的人們，都不願承認的。何以呢？因爲墨翟的節用，是拿「諸加費不加利於民者弗爲」做條件的，像那金碧輝煌的佛寺，坐食佗嬉的佛徒，都是他心目中絕對反對的。怎樣能說墨翟的節用，便是佛學呢？卽假定墨翟是一種苦行的僧人，也不應該提倡節用，弄到如此的地步。況且佛學中無論何宗何派，總少不了要說一些天堂地獄的話；而墨翟的書中，并無此種痕跡；不但他自己書

中，無此痕跡；就是當時各派的學者，對於墨翟的批評，也不曾有此痕跡，我們怎樣可以說墨翟的學說，是佛學呢？

總之：胡先生關於這一層的論斷，完全是對於佛學和墨學，不曾有相當的研究；所以一方誤認佛的慈悲便是兼愛，一方又誤認佛的苦行便是節用，把一個有統系有組織的墨學，附會到佛學裏面去，這真天之毫釐，差以千里了！

四、天志——明鬼——佛教也。

墨翟的天志，和佛門中的佛，是截然不相容的東西，任使如何，我們總不能混為一談的。何以呢？墨翟的天志，不過把天說得有意欲，有感覺，有情操，有行為能了；和佛的確有其人者，實不相同。并且墨翟之所以說天志，無非是拿來推行他的兼愛，和佛門中佛的作用，是不同的。加之墨翟之所謂天志，可以拿來做兼愛的後援，像天志上所說的『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愛交相賊，必得罰』那一類的話，便是如此；佛教中的佛，是熱心救人的人，如果旁人有了不法的行動，在佛是憐憫之不暇，又怎樣能像墨家那樣加以相當的處罰呢？

明鬼這一層，在墨翟的本意，原是想借此幫助社會上道德的制裁力；和佛門中的菩薩，也各有各的範圍，不能視為一物的。何以呢？說到菩薩二字，原是菩提薩埵的省稱，有自覺覺人的意思；和鬼的界說，差不多是毫不相涉的。況墨翟所例舉的鬼，都是些報讎作祟的鬼，也和佛門中菩薩身分不符。胡先生任意把他牽涉到一起，不但有辱了佛門的佛；并且對不住佛門中的菩薩，真個是十二分的罪過啊！

現在且讓一步，假定天是佛，鬼是菩薩，當然仍有說到極樂國的話，方才可以適合佛教的必要條件。現在墨翟的書中，并沒一字提及極樂國的話，是見墨翟的學說，和佛教是兩不相涉了。怎樣能夠一下手勉強附合起來，說天志和明鬼，是佛教呢？所以關於這一層論斷，胡先生又是弄錯了。

五、「名學」——因明也。

關於這問題，說來話更長了。何以呢？因為印度的因明，本來有新舊二種的不同。新因明完全是陳那的作品，舊因明在陳那千年前便有了。墨翟時新因明未曾產生，尚在舊因明時代。舊因明是一種三支法，以之和墨家的名學相比較，形式上完全不同。我們如其說「名學者，因明也；」——還不如說「因明者，三段法也。」——這是為了西洋論理學的三段法，完全和三支法相同，不過排列的次序，有一順一逆的參差罷了！那麼墨翟的名學，何以與因明不同呢？這裏面的理由，是很複雜的了不得。若要一一的說來，恐怕不是短短的篇幅所能容的。我現在祇好不去細說他，請胡先生自己去研究一下能！

至於說到我國素無名學，墨翟決不能突然發明，這更足顯明胡先生的學問太淺薄了。何以呢？就孟子說，書中雖無講名學方法的言論；但卻很有好幾處適合名學的方法。就荀子言，書中不但有講名學的言論；并且有極其精密極其周到的方法。其他像公孫龍，尹文，……都是中國先

秦的名學家怎樣可以說中國素無名學？更怎樣可以說墨家名學，不能發生？這眞個算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

六、「無父」出家也。

胡先生這一層意思，更是附會得無可附會了。何以見得呢？因爲孟子批評墨翟的「無父，」是跟著他的兼愛而來。本來是一句毫沒理由的話；幷且是一句極籠統而無對象的話，拿來批評他的兼愛，已經是牛唇不對馬嘴了；如今胡先生竟打從「無父」上，指定墨翟是出家的人，那不是更加覺得「風馬牛不相涉」了嗎？我們要曉得兼愛的學說，在表面上說來，人父和己父，原是要一樣的愛，差不多是等於「無父。」但是我們何以要去愛人父呢？墨翟的理由，是因爲要人來愛我父，所以我要愛人父，我們實在不能說他的兼愛，便是無父的，更何能打從「無父」上，說他是一個出家的人呢！

進一步說，孟子的原文是：『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他的意思，完全是因爲墨氏主張兼愛，所以便說他是無父。決不能像胡先生，把無父當作出家來解釋的。如果把無父當作出家講，那麼『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不變成『墨氏兼愛是出家人也』；這還可算是一句批評學說的話麼？況且孟子原文，上面還有那『楊氏爲我，是無君也』的說法，這一來，這無君二字，又怎樣去解釋呢？所以據我個人的意見說來，這「無父」二字，斷斷乎不能像胡先生那樣把他當作出家解的。如果一定要說墨翟是個和尚，還是請胡先生打從旁的地方去着想，不必在這上面去附會能！

七、「摩頂放踵，」禿頭赤足之僧裝也。

禿頭赤足，固然可說是僧裝的一種；但摩頂是否是禿頭，放踵是否是赤足，這裏面卻很有討論的價值，不能馬馬虎虎的把摩頂放踵，解作禿頭赤足的僧裝，從而強墨翟去做一個和尚的。那麼摩頂放踵四個字，何以不能當作禿頭赤足解呢？據我個人說來，摩頂是佛家的一種儀式，係指受戒說的；和削髮的披剃不同，我們萬萬不能把摩頂當作禿頭講的。況且孟子中的摩頂，係針對「楊氏拔一毛而天下不爲也」說的，完全係指人的毛髮而言；所謂摩頂放踵，便是說從頭上的髮以至踵上的毛，都可以犧牲；不能像胡先生那樣的解釋的。加之摩頂放踵之上，尚有一句『墨子兼愛；』如果照胡先生的說法，這兼愛二字，又與僧裝有什麼關係呢？我想孟子當不致做出這樣似通非通的文句來，胡先生怎的竟如此的斷章取義，不怕誣了古人麼？

總之：胡先生未免先存了一個強墨翟爲和尚的心理，硬將附會的見解，一樣一樣的裝上去。要曉得我們研究學問，應該拿學問做本位，不能戴着有色的眼鏡來討論的。胡先生的學問，原不如此的淺薄；但一旦着了強墨翟爲和尚的魔，便不顧一切，任意的糊塗起來，不但對於古書處處故作斷章取義的勾當，幷且對於古書，也處處故作支離附會的解釋；這眞是失卻了學者的爲學方法了。我很希望胡先生莫再這樣的輕率，把研究學問當作兒戲哩！

八、索盧參，印度字之譯音也。

胡先生因爲墨子弟子的姓名，大都要比平常人奇怪一些，於是便認定他是當時墨子弟子的法號，或者竟是些印度人；對於那索盧參更決定他是印度字的譯音。其實我們據孫氏墨子傳授考看來，除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者十三人及雜家四人外，計親傳弟子十五人，再傳弟子三人，三傳弟子一人。雖有許多特別的姓名；但卻也有許多很像華人的姓名，不能一筆抹煞的。況這種比較特別的姓名，在我們中華，并非不曾有過的事。像錢氏十駕齋養新錄上面所載左傳中的『鄅黎來，縮鞠居，王孫由于，潛台滅明，茀翰胡，台駘西鉏吾，闔殺于菟，……』都是些很特別的姓名。如果依胡先生的說法，這些人不都變成外國人了麼？所以索盧參這三個字，沒有其他的證據足以拿來證明他是譯音，總歸是不能說他是印度字的譯音的。

下篇

a、膚色和氣色。

胡先生舉出貴義篇內的『子墨子北至齊，遇日者，日者曰：「今日帝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證明墨子『其膚作色黑，有異於中國人。』其實我們要曉得日者之術，不是觀察我們皮膚上的顏色，他的觀察是觀察我們的氣色的。——即色澤。——因爲顏色的黑白紅黃……是由於色素多寡的不同和環境的影響，和我們的命運是絲毫不生關係的。至於氣色則不然，他是時刻變動的，或紅，或白，或黑，或黃……都與命運有重大的關係。譬如白色的人，他的氣色，可以或紅，或黑，或黃……不一定是白色；又譬黑色的人，他的氣色也可以或紅，或白，或黃……不一定是黑也。日者之觀察我們的命運和我們的膚色是絲毫沒有關係的。由此足見胡先生所引日者的話，是指墨翟的氣色說的。我們何能糊裏糊塗的說他是指墨翟的膚色呢？（這一段是根據日者之術說的；當然不大適合科學原理。）

進一步說，我們中華雖然都是屬於黃種；——膚係黃色；——但在事實上，不能說我們中華，沒有白色，棕色，紅色，黑色……等皮膚的。我們如果依胡先生的說法，那些膚色白的，不就是美國人；膚色棕的，不就是印度人麼？這不是和事實適相反對了麼？所以我們不能說他的墨色，便是印度人的。

再進一步說，貴義篇這段文字，完全重在顯出墨翟的非命主張；所以下面接着就是『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他那吃重的地方，是在日者之言的『不可用』。面色的黑白，在學理方面原無重大關係。我們如果咬定黑色便是棕色，再打從棕色上決定墨翟是印度人，不是和孟子上面解『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周無遺民也，』同一牽強麼？怎樣可以取信於人呢？

b、佛學和墨學。

胡先生爲了要強墨翟做印度人，便決定墨學與佛學同出一轍，這一層，我是絕對不能贊成的。何以呢？因爲墨學與佛學，他的根本上，差不多可說是互相反對的。現在且分四層，說明於後：

1. 佛學中不論是何宗何派，都和宗教哲學的學理，互相膠合的。墨翟的學說，雖帶有宗教的色彩；但是從宗教哲學的立場上看來，卻都完全不合於宗教哲學的學理的。

2. 佛學的發生，據佛經上說來，無非是爲了憐憫我們人類生老病死等苦痛，從而求其往生極樂世界，純粹是屬於出世法。墨翟的學說，就不是這樣。他不但毫無出世法的論調；並且所有的主張，都是打從人世法方面着想的。二者的內容，確是大不相同的。

3. 佛學的出發點，完全是打從利他心出發的。他不但要我們能夠自悟；并且要我們能夠悟他；所謂『不渡盡衆生，誓不成佛，』便是這個道理。墨學的出發點，完全是打從利己心出發的。他的目的，重在交相利的實利主義，和佛學是根本不同的。

4. 佛學之爲佛學，無論何派，雖各有其一定的制度與規律；但任便如何，終與政治學理，無相當的關係。墨翟的學說，卻有一大部分，是拿政治做對象的；就是有些主張，與政治方面，不生直接的關係；可是打從間接上看去，也要發生相當的關係的。

我們從上面這幾段理由看來，足見佛學與墨學，根本上確不相同。我們何能先存一個強墨學爲佛學的見解，事事去牽強附會呢？

c、墨子與佛經。

墨子書中的文字，固然是如胡先生所說的『自成一種文體；』但我國先秦諸子的書，均各有其不同的作風，并非除墨子外，盡係相同的文體。我們何能以其『自成一種文體，』便認爲非我國所固有，強他爲印度的文體呢？況胡先生在這節的後面自己曾說：『且同爲心經，鳩摩羅什譯本與玄奘譯本不同，玄奘譯本與海月譯本不同，其他各經多有如此者，安得就文體不同，而指其不似佛書。』是胡先生亦不拿文體的不同，做區別書籍的方法；由是更足反證墨子的文體，雖與「儒家」「道家」不同；卻不能因爲文體的關係，便指定其爲佛書了。

佛學的書籍，譯本雖各不同，可是他的實質，終歸是不相上下的。姑就胡先生所舉的心經來說。他的譯本，雖有鳩摩羅什，玄奘，海月各種的不同；但他的內容，卻都是同一對象，同一論調，不是互相矛盾的。我們何能因爲譯本各有不同，便指定墨子是佛經呢？且各種佛經，雖有不同，但亦不過是宗派方面的關係；他的內容，任便如何，決不致跳出三乘的範圍以外的。我們怎樣能夠把這不屬三乘範圍以內的墨子，認做佛書呢？

胡先生因爲存了一個強墨子爲佛經的見解，便附會起來說：『論其實質，東土「十宗，」各不相同，甚至有衝突之處，而禪宗且非印度所有，適成爲震旦之佛學。則墨子學說，亦豈能一一盡合於後世之佛書，但其大意如是耳。』其實我們要曉得東土各宗，教義雖各不同，論調雖各互異；但不論何宗，終跳不出佛學的範圍；即禪宗一派，其內容亦皆適合宗

教的必要條件；所以不論何人，都承認他是佛書。墨子書中的義論，與佛學不特絲毫不生關係；且又不曾具有宗教方面的必要條件，——此層理由，梁任公言之甚詳。——當然不能算是佛經，我們怎樣可以輕輕的爭『墨子學說，亦豈能盡合於後世之佛書，』便毅然的肯定墨子是一種佛書呢？況墨子書中的學說，和佛學的內容，本來根本不同，我們又怎樣可以輕輕的爭『但其大意如是耳，』便毅然的肯定他是一種佛書呢？

託古的風習，本來是我國先秦諸子的一種慣技；就是孔子，據近人的證明，也是託古的一份子。所以墨子書中的託寓，當然可以說是當時的一種普通的趨勢。胡先生不明白這層原因，便以為墨子的託寓，是『借用中國聖人之名，』從而決定墨翟為印度人，這不是一種顯而易見的錯誤麼？即退下一步說，假定墨子是印度人，他書中的論調，當然脫不了印度佛學的色彩，何以今所傳墨子書，內容與佛學絲毫不生關係呢？即再退一步說，假定墨子學理的發生，猶之中土的禪宗，又何以今所傳墨子書，其內容又不像禪宗那樣合乎宗教方面的必要條件呢？所以無論如何，我們終歸不能贊同墨子是一種佛經的。

四、景教與墨翟。

胡先生說：『景教之東漸也，國人所知，典籍所載，亦但謂元明時耳；直至最近，始知在唐代已東來矣。墨子亦猶是也。』據此，是胡先生為了景教的來華，在典籍方面，都是指定在元明的時候，近來才證明景教的來華，確在唐代；於是便加着幾種附會的說法，以為墨翟的來華，在典籍方面，雖無相當的記載，也可因此決定他是由印度來的但是我們要曉得研究學問，應該有確實的證據，充分的理由，方才可以自信，方才可以取信於人。景教之所以肯定他是唐代來華，既有西安出土——明代出土——的景教流行中國碑，又有唐太宗時所建的波斯寺，——即當時諸州，亦多立有景教寺——不但此也；就是唐代的玄宗，也有崇奉景教的事實，唐代的武宗，又有與佛教並禁的事實，證據理由，都很足取信於人。不像胡先生證明墨翟為印度僧人那樣完全出自一己的私意，又還事事不能自圓其說的。所以我對於胡先生，不但是這種意見，不敢贊同；就是這種研究法，——證明墨翟為印度人的方法，——也是不敢贊同的。

進一步說，景教本是基督教的聶斯托良派，由司脫利安所創的；初行於波斯，後由波斯人阿羅本，在唐太宗時，帶了經典傳入中國的。有人名，有來歷，有時期，確鑿的了不得。墨子的來華，既無相當的來歷，又無相當的證據；並且當先秦的時代，中外的能否交通，又在不可知之數，我們何能憑片面的理想，便決定墨子是由印度來華的呢？我記得胡適之替梁任公在墨經校釋裏面做的後序裏，曾說過：『韓非子說的「舉燭」一件故事，那種心理上的錯誤，便不在研究法的範圍以內了；因為一個人寫字時，他的心理上可能的變化，是無窮的；他也許想到舉燭，也許想到喝酒，也許想到洗脚……如何能揣測得定呢？』——墨經校釋不在手邊，這不過是把他的大意寫出來能了！——這幾句話，很可以當胡先生

的「當頭棒喝。」如今寫出來給胡先生看一看，希望胡先生以後對於學問的研究，要打從眞實證據上做去，不則亦要打從機數（Probability）最大的方面做去，萬不能由着一己的私意，打從偏頗的想像上做去的。

e、其他。

我寫到此處，已經寫了不少；現在爲經濟時間與篇幅起見，姑再把上面不曾說過的話，約略的一齊寫到後面：

1. 胡先生說：『晉宋時之胡僧，天竺僧人，今日之洋鬼子，外國人，』都是『對於不知姓名之外國人』的一種稱謂。這話固然有事實證明，絲毫不錯；但是晉宋時代的胡僧，天竺僧人，不過是一種總稱，在當時原有各人的姓名，像支法度，佛陀耶舍，鳩摩羅什，曇無懺，天息災等名字便是。至於今日的洋鬼子，外國人，也是一種總稱，不是指個人的名字的。墨翟是先秦一個有高深學問的人，何以反無個人的姓名呢？由此足見墨翟這個人，不是一個外國人了！

2. 胡先生引呂氏春秋及淮南子，證明墨子是一宗教家，這未免太武斷了。何以呢？因爲當染篇的原文，不是單指墨子，連孔子也包括在內的；淮南子中，雖是單說墨子；但我們就孟子中『七十子之服孔子』看來，不是也可以說孔子是一個宗教家了麼？這如何可以取信於人呢？

3. 胡先生說的『鉅子之制度，即佛教制度也。』這句話，在表面上看來，固然有幾分可信；但是從內容上，加以研究，則又不然。何以呢？鉅子的制度，雖略同於佛教制度；卻不是印度的佛教制度。——鉅子制度，是與中國禪宗制度相同。——我們何能因此反決定墨子是由印度來華的呢？況禪宗是中國的佛教，其產生時期，又在墨子後；依普通心理的推測，當說禪宗制度，是模倣墨子的鉅子制度，方才合理。我們何能因此反決定鉅子制度是佛教制度呢？

4. 胡先生又引印度詩人太戈爾至中國，中國人稱他爲竺震旦，他便自稱爲竺震旦；從而證明墨翟之爲墨翟，也是由於當時人稱他爲墨翟，他便自稱爲墨翟。這一層，我們不能說胡先生沒有理由。可是中國人，一方雖稱他是竺震旦；一方仍舊曉得他是叫做太戈爾。何以墨翟之爲墨翟，竟沒有眞姓名呢？這不是反而證明了墨翟不是印度人了麼？

5. 胡先生又說：『至於爲宋大夫，事或有之，蓋亦客卿之類。如元之馬哥波羅，明之利瑪竇，龍華民也。』我們由此，更可以反證墨子非外國人了。何以呢？因爲元代馬哥波羅和明代利瑪竇龍華民，來華做客卿，在歷史上，都有相當的記載。墨子如果確係一種客卿，當時便該有相當的記載；何以歷史上竟沒有提及呢？況且這種外人來華做客卿的事，是一種特別的史蹟，理應在歷史上大書特書。現在旣沒相當痕跡，這不是反可以證明墨子這個人，不是外國人麼？

好了，我也寫得沒精神了！胡先生如果不以爲然，或者現在又有新證據，新見解，不妨另作一篇大文章，留待後日再來討論能！



墨翟續辨

胡懷琛

余作墨翟爲印度人辨，（載東方雜誌二十五卷八號。）於未刊布時，友人見吾草稿者已多所懷疑。余亦不敢堅信。然竊以爲此事至少可成一問題，吾人認爲未解決問題而討論之，不亦可乎。懷疑者不外三說：其一謂『墨子時代甚早，其時佛法未至中國。』其二謂『原辨所云云偏於理想而乏事實上之證據。』其三謂『當時在「今日中國境內」之小國亦多稱夷狄，非必在「今日中國境外」之外國，始稱狄也。』

余於此三說，亦有相當之答復。因復作續辨，以答或問，並以補原辨所不及。原辨刊布以後，見之者較多；想亦不無懷疑者；幸亦參觀此文，如有不當，仍請指正焉。

今先言時代問題。墨翟之時代，史記謂與孔子同時，又謂在孔子後。則確實年代，在漢初已不能決定。近代畢沅、汪中、孫詒讓、胡適、梁啓超諸人，均有所考證。其說亦各不同。今取梁啓超之說：

生於周定王元年至十年之間。（西紀元前四六八至四五九。）

卒於周安王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間。（西紀元前三九〇至三八二。）

釋迦牟尼之生卒年代，異說更多。甚至謂其生於周昭王二十五年。（西紀元前一〇二二年。）今以呂澂印度佛教史略表所定，爲比較的確實，其年代如下：

生於周靈王七年。（西紀元前五六五年。）

卒於周敬王三十四年。（西紀元前四八六年。）

依最嚴限度計算，則墨子之生，在釋迦滅度後約二三十年，其至中國，（假定如此。）當爲釋迦滅度後約六七十年，非不可能之事。

再者，印度阿育王遣使傳佛教於四方，與佛學流入中國，有密切之關係。當時佛教已傳至他國，皆信而有徵。梁啓超佛教之初輸入及日本島地墨雷、生田得能同著三國佛教史略，皆言之甚詳。（三國，係指印度、中國、日本而言。該書由中國沙門聽雲、海秋合譯爲中文。）（梁啓超且謂秦始皇時，中、印海道已通，佛教至中國，非不可能之事。）

今當考阿育王之年代與墨翟相去幾何。阿育王年代，亦有異說。三國佛教史略則謂：

阿輸迦王者，（著者按，即阿育王。）於世尊滅後二百年，（原注，或云百年。）君臨摩迦陀國，深歸佛教，熱心弘布，西訖波斯，南至錫蘭，普徧傳播。或謂支那之西藏，亦係王所傳播者。（總論第二頁。又阿輸迦王遣使傳教事，見該書卷上第六頁。）

呂澂印度佛教史略表則考定：

阿育王第十一年，（西紀元前二五八年，）王遣使傳教於四方。小乘部執由此漸繁。

梁啓超佛教之初輸入則斷定：

阿育王之年代，自西紀元前二六六至二三〇。

則阿育王派遣高僧之時，與呂氏之表略同。

如依三國佛教史略，則比呂氏史表所言爲早。況墨翟生卒之年，亦大有出入；苟希張附會，則竟可謂墨翟與阿育王同時，而墨翟之至中國，即阿育王所派來也。

此說吾亦自知不足信。今姑極嚴格的言之：

墨翟生於西紀元前四六八至四五九。（依梁說。）

阿育王遣使傳教爲西紀元前二五八。（依呂表。）

則墨翟生於阿育王遣使傳教之前約二百年。墨翟非生而即能東來，則墨翟之東來，與阿育王之遣使，相去不過一百五六十年。墨翟以私人傳教東來，爲極端可能之事。

阿育王遣使，爲佛教界一大事，故史册載之，一般人知之。墨翟以私人傳教東來，在當時亦爲人所不注意，況年遠代久，其事更湮沒無聞，而墨翟遂變爲中國人矣。

此證之後世之事而可信者也。例如：耶教之入中國，一般人皆以爲在明、清之際。雖於明末發現景教碑，然西人多謂係明末耶教徒所假造，而中國人最大多數未知有此事。直至最近，敦煌石室發現景教經三十餘種，而景教在唐代已入中國，始信而有徵。景教原爲古代耶教之一種，則耶教之淵源遠矣。

又如：馬可波羅於元代旅行至中國，直至最近二三十年，始爲中國人所注意。又如：非洲黑人，即至今日，在中國仍不可多見；然楊老圃則謂：唐之「崑崙奴」，即非洲土人，蓋由阿剌伯人轉販買於中國者也。

以上各事，皆與墨翟相類，正可引爲旁證。

況中國書籍言佛教輸入在嬴秦及漢初者，亦有之。朱士行經錄云：

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賫佛經來咸陽，始皇投之於獄。（按，梁啟超謂秦始皇與阿育王同時，朱士行所言非不可能之事。）

漢武故事云：

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日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據經典

集林十六卷所輯漢武故事。與通行本漢武故事不同。）

金人之像，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非佛像而何。

隋書經籍志佛經論云：

推尋典籍，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

此言不知何本，錄之，姑備一說云耳。

又況中國歷史，以政治爲中心，而忽於民間之事。民間之事，爲史所不書者，不知凡幾。印度上古史，亦荒渺難稽。吾人研究中印之交通，始於何時，殊不能確切斷定。但就情理言，墨翟東來，非不可能之事耳。

其次，言事實上之證據。請就墨子書中，舉其言印度事者如下：

其一，墨子書中曾言火葬。節葬下云：

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

此卽火葬也。「義渠，」舊作「義渠，」畢校本，據列子及太平廣記，改爲「義渠。」「燻上謂之登遐，」句，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煙上，謂之登煙霞。」「義渠，」「義渠，」「義秉，」旣有異稱，疑爲實地而異譯也。在秦之西，尤顯然係指印度。「登遐，」「登煙霞，」意謂升天，卽今所云「西歸」也。當時中國固無火葬，而附近西北外族，亦未聞有火葬之俗。墨子所言，非印度風俗而何。

其二，墨子書曾言講經事。耕柱云：

爲義猶是也：（「是」字指上文築牆事。）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

按，「說書」二字，果何解乎？是當爲宣傳式之講學。此種講學法，在當時儒家，道家，均無有。故竊以爲墨子所言「說書，」卽佛教徒之「講經」也。且「說書」二字連稱，在古籍中亦未之見，惟宋以來之講小說者，宋人謂之說話，今通稱爲說書。考宋人說話，在當日，其派別有四：一曰小說，謂說故事也。二曰說經，謂演說佛書也。三曰說參，謂參禪也。四曰說史，謂說前代興廢戰爭之事也。（見灌園耐得翁古杭夢遊錄）今人多信後世說書之風，（卽講小說，）與佛教有莫大之關係。卽由說經而漸變爲說史，說故事也。後世說書之風，旣自佛教脫胎而來，更可證墨子當日所言說書之事，決非中國所固有，亦非墨翟個人所特創，乃印度風俗耳。

其三，墨子書曾言其他印度風俗。節葬云：

昔者，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以處。

「輆，」舊作「輆，」畢校本以爲不成字，據太平廣記引作「輆。」而列子湯問篇又作「輒才，」新論又作「軫沐，」未知孰是。所謂越之東者，當是隨意假託。然其所云食長子，棄大母，似是印度風俗。佛書有一故事云：

往昔世時，有婦女人，始有一子，更欲求子，問餘婦女：『誰能使我重有子？』有一老母，語此婦言：『我能使爾求子可得。當須祀天。』問老母言：『祀須何物？』老母語言：『殺汝之子，取血祀天，必得多子。』

（百喻經卷上。）

按，此事雖出於喻經，不能視爲實事；然疑當時亦有此種風俗，故說經者引以爲愚人妄舉之戒也。然則墨子亦非空言矣。

至於「大父死，棄大母」之事，亦與印度風俗相似。中國古代，除帝王之死有殉葬者而外，在平民社會，夫死，妻改嫁，視爲常事。無強迫式之殉夫，守節等俗。直至宋儒，始極力提倡之，是受佛學之影響也。至於印度，則此種風俗甚盛行，日本人松木文三郎所著印度雜事言之詳矣。（毛乃庸譯本，一五三頁。）故疑墨子所言，即印度風俗也。

其四，墨經中之幾何學，實出於印度。蓋墨經中包含許多自然科學，幾何學其一種也。梁啟超墨子學案謂：墨翟曾發明點，線，面，體，比例，方，圓，平，直，等界說。言之甚詳。原書具在，不必多引。（一四三至一四六頁。）然幾何學在中國素所未有，惟在印度則發明甚早。印度雜事且謂希臘之幾何學，亦自印度傳入。其原文云：

有書名秀耳法斯脫拉，集當時諸種科學家言，今尚傳於世。其中最古者，成於紀元前八世紀。西人謂幾何之學，創於畢達哥拉士，不知前畢氏二百年，印人已先知其理。凡畢氏學說，胥由印度傳授而來。（毛乃庸譯本四五頁。）

是可知印度人發明幾何學之早矣。其發明亦非無原因，該書又云：

印人數學幾何學與其他一切科學，所以盛興者，以與行宗教儀式有重要之關係故也。如祀神須有一定時期，非通天文學不可。製造神几，非通幾何學，數學不可。黑亞秋爾夫愛達中，詳論各種神几形狀，與造神几材料之煉瓦方法，其几或爲鷲形，或爲車軸形，方圓斜曲，不一其製。其煉瓦之形，亦由其種類之異，各有一定形式，決不得變。神几大小雖不同，其面積亦有一定，不得絲毫增減。故其計算極難，必研究幾何學，數學，乃能從事於此。（毛乃庸譯本四四頁。）

是可知印度幾何學之發明，並非無故；而由來甚久，亦非一朝一夕之功。若中國則何如哉？在周、秦時，除墨翟外，更未聞有他人言及。古人於天文學雖有所發明，而與幾何學無關。幾何之不能發明者，因無須乎此也。古代須用幾何學處，至多爲量田地之面積；然古行井田之制，割劃之法，甚爲簡單，無須乎較深之幾何學。工藝製造，更爲簡陋。考工記雖有所言，然周禮晚出，不能視爲信史。就情理而言，中國古代生活簡單，日用之器，亦極拙陋，無須乎幾何學，可斷言也。古代既未嘗先有，墨翟何能突然發明，而即有此完美之成績。在墨翟自身，亦無所須要，更何得憑空發明此理。是必由印度傳來無疑也。

況中國古算書，如九章算術、孫子算經等，雖言古法，然其書不見於漢志，至隋志始載之。而隋志又載波羅門算法三卷，波羅門陰陽算曆一卷，波羅門算經三卷。其書今皆不傳，不知何若；然一覽「波羅門」三字，即知其從印度書籍中譯出也。由此推之，則九章算術等，亦自印度書中譯出。況中國古算書中，有「無量數」「恆河沙數」等名稱，尤爲自梵文譯出之確證。可知中國古算學與印度之關係甚深。眞正國貨算學，其程度實極幼稚耳。由此觀之，墨子書中之幾何學，來自印度，更可無疑矣。

其五，「雞三足」之說，其遠源亦出於佛書。「雞三足」者，惠施詭辯之一也。見莊子。司馬彪解之曰：

雞雖兩足，需神而行，故曰三足。

今人章士釗謂爲不合邏輯，以爲「雞三足」之作法如下：

無雞一足，一雞較無雞多兩足，故一雞三足。

「無雞」他詞也，彼也。「無雞一足」者，謂未有雞而一足者也，非謂「無雞」爲一物，而是物一足也。辯者利其詞之歧義，相與間執，遂成詭辯。（東方文庫本名學他辨一八頁。）

依章先生之說，意義較長，實則與此同樣之作法，在佛書中已有之。百喻經索無物喻云：

昔有二人，道中共行，見一人將胡麻車，在嶮路中，不能得前。時將車者，語彼二人：『佐我推車出此嶮。』二人答言：『與我何物？』將車者言：『無物與汝。』時此二人即佐推車，至於平地，語將車人言：『與我物來！』答言：『無物。』又復言：『與我「無物」』……言「無物」者，二字共合，是爲假名。（百喻經卷下。）

此以「無物」二字爲抽象名詞，與「無雞」二字爲抽象名詞，正相同。惠施之學出於墨經，墨經出於佛書，雖表面不同，而利用「無物」或「無雞」二字爲詭辯，則一也。

以上所云五事，非事實上之證據乎！

最後言「狄」字之問題。此言甚簡單，在「今日中國境內」之外國，既稱狄，則在「今日中國境外」之外國，當然亦稱爲狄。若謂墨翟爲「今日中國境內」之外國人，則不能有此高深之哲學，故斷其爲印度人也。

原辨言禪宗處（八二面）禪宗下，脫「之分爲南北」五字，附紀於此，以當更正。

此文寫畢後，復由東方雜誌社轉示鄭師許君駁議一文，捧讀一過，覺鄭君所質問者，大抵已見於續辨，故不另覆，即請參觀此篇。七月二十五日記。

又，墨經上篇末謂當旁讀云云，學校本即據此改爲橫行，文義始明。竊以爲此種書法，是否與梵文書法有關，尙有研究之餘地。若在今日，橫書直書，當然不成問題；惟在當日章句恐亦未盛行，忽有此種書法，不無可疑耳。七月二十五日又記。



中學校最近

歷史教科書

教員欲閱樣本函示即寄

A. History of the World 世界史

First Choice—Botsford & Botsford: Brief History of the World ... ... G$2.00

Second Choice—Hattersley: A Short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2.75

Third Choice—Renouf: Outlines of General History, edited by Myers, with Maps 2.20

B. European History 歐洲史

Hayes & Moon: Ancient & Medaeval History (Will soon be published)

Hayes & Moon: Modern History ... G$1.40

(Advanced History for Colleges)

World History: 1. Wells: Short History of World 4.00

World History: 2. Wells: Outlines of History 7.50

European History: Hayes: Political &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ume I, 1500-1815 3.25

Volume II, 1815-1924 4.00

European History: Hayes: Brief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2.75

C. American History 美國史

First Choice—Beard & Bear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 ... G$1.96

Second Choice—Beard & Bagley: Firs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 1.00

Third Choice—Elson: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 2.80

(This book is more advanced and suitable for colleges)

D. British History for Colleges 英國史

First Choice—Cross: History of England and Greater Britain ... ... G$3.90

Second Choice—Dietz: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 4.00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Mr. P. V. Z. Loeb, Representative in China

20 Museum Road, Shanghai

補血生精

自來血



四大補力

補精 精薄則體力衰弱服自來血後精髓充足堅臟強固

補神 神衰則眼花撩亂服自來血後威嚴出衆神氣逼人

補氣 氣虛則哮喘咳嗽服自來血後助氣行血肺體健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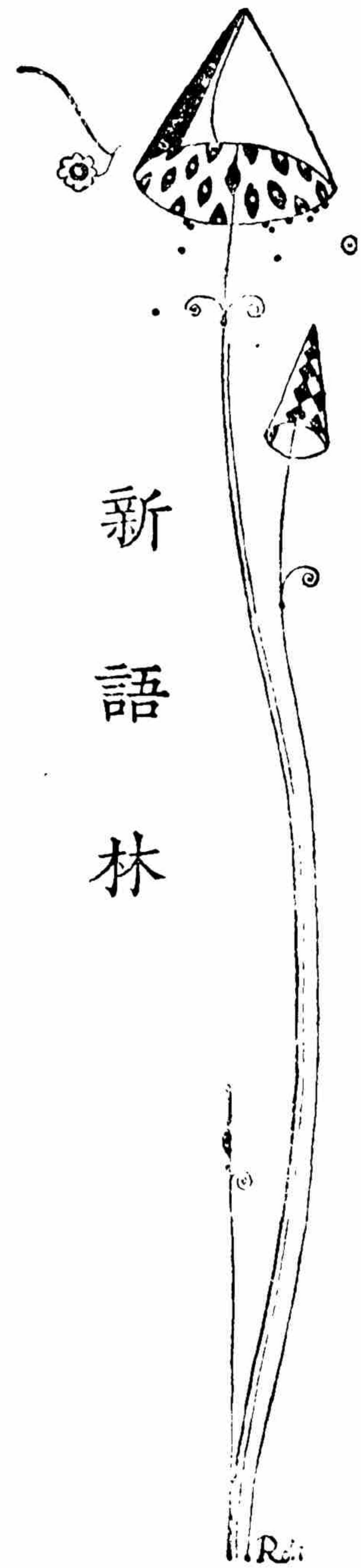
補血 血虧則面色萎黃服自來血後容光煥發肌肉豐腴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轉角

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各省分公司及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新語林

美國共和黨新總統候選人荷佛氏的少年生活

哲生

在美國最近的新總統選舉中，民主黨的候選人是美國東部一個最大都市中的人物，而共和黨的候選人，則美國西部來自田間的大學生出身。一東一西，美國兩大政黨目前的領袖人物，各自有其特殊的少年時代的教育。

海爾巴、脫荷佛，是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省斯丹福大學的學生。他在這個美國新起的西部大學中，不但成就了他的理想和教育，而且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活，覓得了他終身的伴侶。

當一八九〇年左右，美國加利福尼亞省，有了一個新立的大學。這便是斯丹福大學。這大學，是由李蘭、斯丹福夫婦的努力而成就的。斯氏以經營鐵路起家，而爲州長，爲上院元老。因其獨生子的死亡，夫婦乃努力於斯丹福大學。當時加省人口只不過二、〇〇〇、〇〇〇人，所以有人譏斯氏爲此，無異要在瑞士山中，建水手們的養老院。然而這大學的前程，卻開始便十分有望。

斯丹福大學，吸收了許多新進的教授，和勇往鮮健的學生。以「自由之風拂動了」這句德國成語爲口號，全校空氣，至爲活潑。

一八九一年的六月，有一個十七歲的青年，自鄉間到了這所活潑鮮健的斯丹福大學。他一身所有，只賸了三百金元的現款。這位青年姓荷佛名叫海爾巴、悅克拉克。

他在斯丹福大學四年，凡所習染，都決定了他的終身。他的人格，是在大學教育的訓練中成就的。他與斯密斯的在都市環境中由實際生活鍛鍊而成的人格，正腳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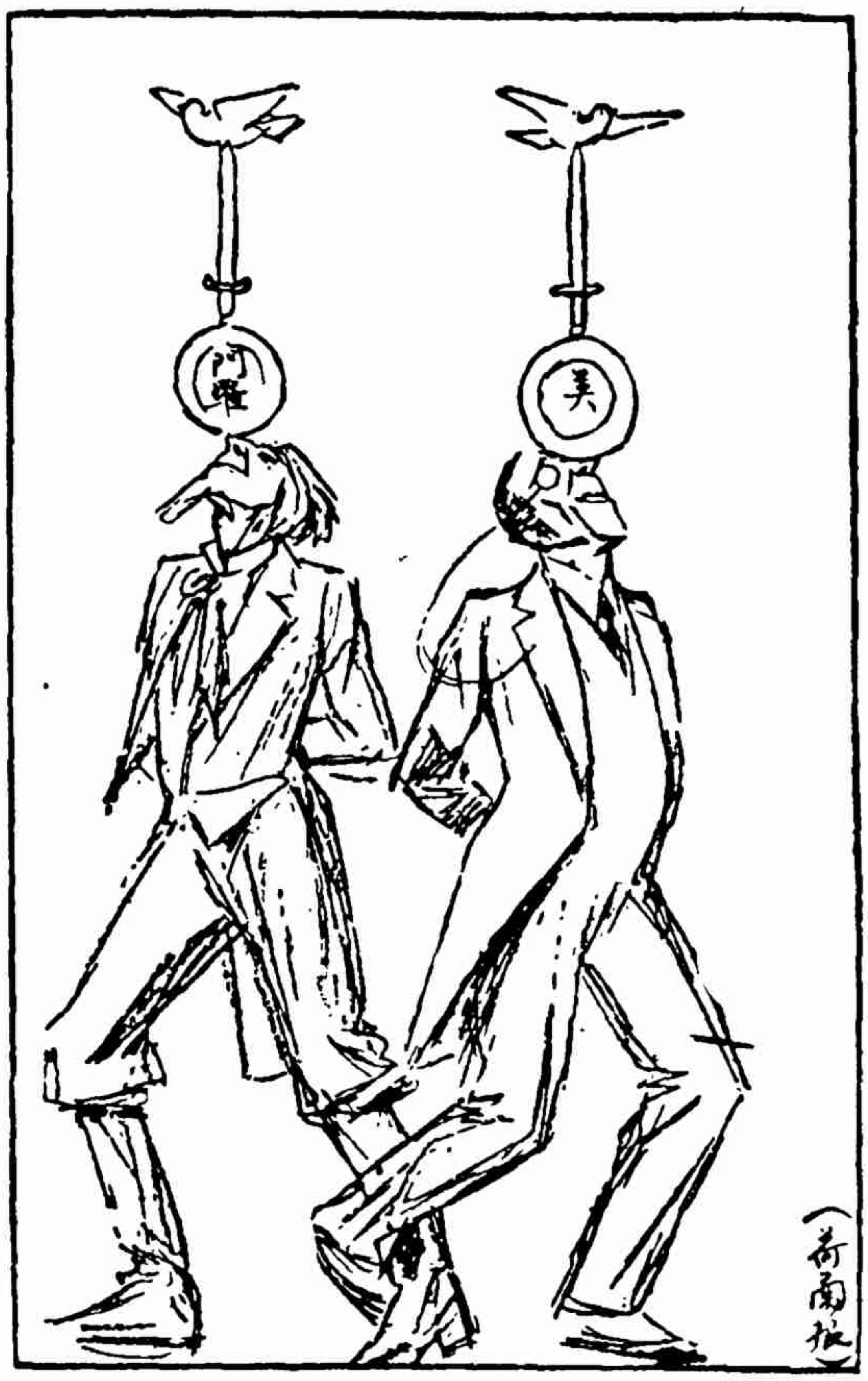
他幼年住在倭奧渥省，他的家庭，是屬於貴格教派的。他在奧利拱所受的教育，也是屬於貴格教派的。年少長，他曾經營點過小商業。忽然他想學採礦了。他聽得斯丹福氏新立的大學，可免費入學，謀生自給。而當時全美著名的

地質礦物名教授白蘭納氏又正在這個學校之中。他決計進斯丹福。不過他基本學科不充分。幸而學校要多收學生，他乃僥倖得進身求學。

當時斯丹福大學的環境，較適於文藝，而較不適於工程機械學和政治。克拉拉谷地，既已風景佳絕，而山佛蘭斯海灣向南伸入於山脊之間，太平洋之海霧彌漫而入；山巔多林木，山麓則平原開展，漸趨海灣。這便是斯丹福大學的所在地了。荷佛氏受教於此間，愛好天然之景，他曾於歐戰後的數年中，在斯丹福校地，建築居所。

當斯丹福大學成立之初，竭力注意於純粹科學與工程訓練學生，必期實用。但同時卻也不廢人文的學問。因此，當時很吸收了些野心勃勃的青年，負笈而來的，都要比普通大學生的年齡高一點，都多少有點過自謀生活的經驗。惟有荷佛氏進校的時候，纔不過十七歲，一切都未成熟，更不諳世事的種種。但不久，他便吸受了這個學校的精神了。

「非　戰」



既然「非戰」，却又各提「保留」條件，那還不是舊式外交的老把戲嗎？

當時斯丹福大學，以「實利」二字為標榜，這二字含有兩方面的意義：即對人們的服務，和物質的成功。荷佛氏一身為成功的採礦工程家，為事業管理家。他在比利時，所作的工程，和對密失西比河防止泛濫的計劃，他實在接受了當時斯丹福的兩種精神。

這個十七歲的青年，就在斯丹福大學中一天天擴展開來。他入校的時候，斯丹福的校舍，也正在建築之中。斯丹福的學校村，所謂派羅亞爾它村，正在開始萌發。男生宿舍愛辛那堂，荷佛是第一個遷入居住的學生。女生宿舍羅勃爾堂，在當時美國大學裏，也是一件開創的事業。荷佛之得與他的女同學亨利姑娘結婚，就是種因於斯丹福的男女同學的。

當時斯丹福大學的空氣，青年學生，以自求自給為榮。上級學生，每於假日作種種工作；如測量，如在礦中工作，如畜牧，如作木工等等。而荷佛的工作，則又自不同。他早就顯露了組織的能力。他在學校的註冊部做登記員，愉送報紙，及

支配洗就的衣服。過後他竟為了反對學校中弟兄會的勢力，而投身於學校的政治。他不善講話，但辦事極其幹練。他為學生團體，成立了一個憲法，這雖是雛形初具的政治行為，但他年荷佛氏在比利時救濟委員會所做的工作，其艱鉅的程度，正也不過如此。他在學生組織中，任了司庫的職司。他現在任美國中央政府的商務部長，此才正不錯用。替他寫生傳的伊爾溫氏說：『荷佛在學校中，往往為一事決定之最後發言者，』可想見他的能力了。荷佛有貴格教派固執的習性，心中既有所決擇，必一意以赴之。他一方面作學校的政治活動，一方仍能不廢學問。校中各科都很好，他還有工夫，去和亨利姑娘講戀愛，而終竟成功。

斯丹福大學，風物明秀，山水清佳。當三月春殘，寒雨初止，近山新綠，漸次迴黃的時候，青年人無不熱感於戀愛的情緒衝動，而同在一個校地內望衛對宇的荷佛和亨利姑娘，自然也不能例外。荷佛在白蘭納的地質學實驗室，得與亨利姑娘時相親近，每禮拜五的晚上，總遵着斯丹福的習慣，得到女生宿舍羅勃爾堂去訪亨利姑娘。荷佛也沒有什麼錢供亨利姑娘用，因為那時所謂大學孩子們(College boys)戀愛上的排場還要簡單得多。他倆於未畢業時，就訂了婚，訂婚後四年，其時荷佛年方二十四歲，乃被派為中國政府的工程顧問，年薪一萬五千金元。其時她正在澳洲，他就電約亨利姑娘，於赴中國以前在美國結婚了。

荷佛雖是一個幹才，但當時學校同門中，並不曾認識他的政治天才，只認定他是一個成功的工程家而已。直到歐戰中德國人侵入比利時，戰事停後，荷佛赴比進行救濟工作，於是乃見頭角，而為人們所認識了。

總之，荷佛確是當時斯丹福大學教育的產品，他一方面代表了硬心腸的物質主義，一方面卻有該校校長朱爾丹氏所創的科學的人文主義的精神。

美國民主黨新總統候選人斯密斯的幼時生活

哲生

美國的政治領袖，有許多是起自田間草舍的窮苦的村童。其來自閥閱名門，或革命望族的，實在不多見。頂闊也不過是些報館的小編輯，或大學的窮教授。從這點看來，美國政治上封建門閥的勢力，總要比太平洋這邊我們的老國要小得多了。

現在來談談美國最近總統選舉中兩大政黨——民主黨與共和黨——所推定總統候選者的生平，藉此也可窺見美國現實政治上民主主義的流風，煽揚未熄。原來身為紐約州長的最近總統選舉中的民主黨候選者愛爾斯密斯，初不過是一個販報的小童，而共和黨的候選者荷佛也不過是一個要想免費才進斯丹福大學的窮學生出身而已。

現在且談愛爾、斯密斯

時間是在一八八〇年左右吧，紐約的南街一百七十四號住宅的三層樓上，住了一戶人家姓斯密斯，這原是貧賤相安，略無聲名的小百姓。男主人名亞爾佛萊德、伊曼紐爾、斯密斯，以推運貨小車爲業。女主人閨名嘉舍、林莫爾佛息爾，也是貧戶人家的女兒。這一對貧賤夫妻，原不值得什麼注意。

這屋的第一層開的是一所糖果店，第二層是一所理髮店。斯密斯一家所居的第三層，有四個房間，就在這四個房間中的一個，一八七三年的年終，斯密斯家中又添了一個孩子。這孩子全受了他父親的姓名，也叫做亞爾佛萊德、伊曼紐爾、斯密斯，簡直一筆也不曾改。他是在母親的膝邊和城市的噪雜中產生的。

在斯密斯一家租住的再上一層，乃是屋頂小樓。這位小亞爾佛萊德、斯密斯，每逢陰雨之日，就在這小樓中與鄰兒游戲。這小樓前臨大河，河中小船汽艇出沒爭馳。在這樣的都市環境之下，小斯密斯就濡受了適於過後日政治生活的教育。

德國總選舉後之傾向



密恰爾：「老朋友，你的侵掠的國家主義，弄得我損失大大了，我現在要同「和平」姑娘在一塊兒頑了。」

當時斯密斯家有兩代以來，住在紐約城的第四區。區內多數是愛爾蘭血統。這些愛爾蘭人又是十九世紀中期新遷入的民族，所以個人雖都已習於美化，而集合言之，則美化的程度尚有待於增進。

斯密斯以新遷入而未充分美化的血統，起爲美國總統的候選者，這在美國，實在是一件特例之事。

斯密斯幼時的生活是這樣的：他做過小經營的報販，做過教堂中聖餐台前的童子。在紐約的教區學校演說競爭中曾得過獎。他過的全是都市兒童的生活。照美國先例說來，惟鄉村實產偉大，則他的政治上偉大的進展之可能性，自然要比林肯與約克遜爲小。但自美國近數十年都市發達以來，這條例也要打破了。

斯密斯一家三世以來活動未出一英方里之四分之一的範圍以外。小斯密斯始於三十二年赴紐約省會亞爾班尼爲議員。所以愛爾蘭、斯密斯少年時教育的基礎是在紐約城第四區都市生活的環境下成就的。

愛爾、斯密斯早年生活的環境是充滿着醜惡的情事的。當時斯密斯一家所住南街附近的巴維萊地方，有的是娼妓，是惡劇的流氓黨，

是斷路擊人的囚徒，是樂酒迷人，乘機劫奪的強盜，這使斯密斯有更多的機會來了解人性中罪惡之點。

但在這樣罪惡的環境之中，更見出有些住民的勤儉虔敬的美德。愛爾、斯密斯，便有這樣的一個家庭。他自小便知道生活的困難，而勤勞儉約。他還沒有到十三歲，他的父親死了，更負起了養家活口的責任。愛爾、斯密斯自幼從母親這裏獲得的宗教道德的教訓，完全是嚴格的加特力教。

紐約市東部居民的美德，是能睦善鄰里。所以一個人只要得到了鄰里居民的信任，他便可成功了。愛爾、斯密斯天性和易而愉快，自幼卽顯出天生的領袖的才能。要是有幾個孩子和他一同提議入水泅泳的話，愛爾、斯密斯必定是第一個入水。在當時，斯密斯住宅的屋頂小樓中，愛爾、斯密士必做了羣兒的紀綱總領，他是只有勇敢，沒有審愼提蒽的。

愛爾、斯密斯尤富於自信心，他所住地的環境，必甚切合於想像，如船舶，水手，蹦濺的潮水，這些風景，也許會產生康拉德這一流的文人。但愛爾卻背向了這些海景而投身於嘈雜的人羣，成就了他的政治的前途。



凡爾賽條約起草者（見德國受債務及凡爾賽和約之桎梏）『像密恰爾那樣具有天才的人，他總會能把這些桎梏除掉，我們還是好好的和他講和吧！』

他十五歲時，便脫離了學校，他雖拋卻學校教育這樣的早，但是文字的工具邏輯數學等，已具有了根據。況且他的眞教育的領受處，有的是劇動的社會政治的俱樂部，有市場，有街道，這些原是第一手的生活，是腳踏實地的根基。

這教育，乃是一種不意識的過程。他只是在謀生的活動中見事到手便做，他只是在正事和娛戲中活動着。他運用他的天才與人們相接觸。他愛好活動，他喜以語言來表出自己，他喜以人格顯示給人。

他曾經做過管理機器的工作，但他不喜歡機器，他喜歡同人們接觸。後來他就在魚鮮市場上做事，做得非常滿意，因爲這可與形形色色的人相見。

愛爾以這個愛好與人接觸的性格，加入了當時紐約城一個特殊的政黨組織所謂坦曼內廳（Tammany Hall）的。他在這個政治組織中，看牠如何的爲人民做事，如何的發展政治勢力。從這裏他得到了一個條理人生諸問題的機會。

紐約的第四區的社會環境，坦曼內政治俱樂部的實際訓練，總使愛爾成爲實際的而有

保守傾向。他的喜好明白的直見的事物，而反對篤遠的理論，是原於他的性氣與習染而來的。

東陵劫

哲生

中國歷史上一代皇陵，盡遭發掘的事實，只有元代的發掘宋陵。當時會稽山畔，一樹冬青，頗引起漢族對異族侵凌的敵愾。在那一個時代之下，在那一個政治情勢之下，在那時的倫理思想之下，宋陵的被掘，自然有其重大的意義。至於這回清室東陵的被掘，其意義卻又自不同。帝室的尊嚴，民族的情感，倫理的意味，都不能替溥儀來壯腰腳，讓他爲祖宗魂魄伸冤。一般的感想，只是一件大規模有組織的盜墓案而已。本篇文字的輯錄，也專就這一點着筆。

東陵在北平東遵化縣，屬爲前清歷代帝后陵寢之所。前清時，有大臣及總兵守之，民國時代，改設蘭榆總兵。當前清光緒三十四年時，溥貝勒奉旨督造德宗慈禧陵寢。德宗在西陵，慈禧在東陵。凡造皇陵者，陵底必穿圓孔，名金井坑，與地相通，這是按了堪輿家的說法，以爲藉此可以通地氣。孔中空空無物，或略注水銀而已。慈禧惑於迷信，又素好侈張，曾於生時，擇未琢綠寶石一方，授溥貝勒，令他日埋棺之後，即置棺下孔中。綠寶石一物，久已馳名宮中，其值甚鉅。當時慈禧無論如何怎樣祕密，必不能不使人聞知，這是一件事。又慈禧曾預定殮殯應穿衣服，並命逝後於項間戴珍珠兩串，皆其平日所愛之物。此外還有一隻紫檀的寶器匣，長二尺許，寬一尺許，內藏慈禧一生所好珍寶，皆係鑽石明珠，及各類異寶。慈禧曾遺命以此匣爲殉，這些也是宮中所盡知的。帝室葬殮，總不免有珍貴希有之物殉葬，而慈禧殉葬物，尤爲清代諸帝所不及，一時宣揚傳說，更屬難免。這次東陵被盜，據一般推度，或以慈禧殉葬品爲誘導物，或竟有故宮舊人造陵工匠在其中指點，也未可知。

前年南口戰爭時，直魯軍有一部分駐在易州之西陵，將西陵享殿祭器取去。此次該部軍隊，復駐東陵，兵士因西陵所得而轉念到東陵的享殿祭器。後來或者又知道陵墓中埋藏的富厚，有人乃主更進一步，從事發掘。

發掘日期，確自七月五日起至十二日止。當此時以前，曾有原駐軍隊將陵墓外隆恩殿儀仗庫等處收藏之金銀祭器等物盜去，但未能毀壞陵墓。因墓基有三層，外層係用厚一尺餘之玉石製造，中後兩層，均係鐵質包金。墓門內又用重數千斤之石球，由門外用巨繩牽引，使其自動滾入門後之深槽內，墓門外更有五尺厚牆一堵，以資掩護。建築如是之固，所以不能破壞，僅將殿庫中祭器盜去。後來此項原駐軍隊撤退，七月五日，某方軍隊開到，其官長乃用猛烈炸藥將墓門破壞，地宮內陳列之金珠寶石殉葬品掠取一空。更有將棺材劈破的，棺破時，羣向棺內掠取珠寶，將屍骸扯出棺外。於爭奪中，並將骸骨分析。有軍官三人，互相戕殺，死於地宮內，屍體亦遺其中。掘毀裕陵時，情形亦

無少異。乾隆帝之髮辮及肋骨，皆被拋棄墓外。后妃各棺亦俱破壞。順治陵未受損傷，或因傳說中爲空棺之故。康熙陵因墳下湧水，亦未傷動。兵士獲寶以後，多攜贓挾鎗逃去。事後本地貧民，因充當兵士苦力，在殘骸破棺間，也有拾得珍珠寶物的。

據報載，此次所盜寶藏達三千萬以上。事後有褚玉璞部譚温江之弟譚松亭到北平，住中國飯店，向使團兜售珠玉，帶有貨樣。另一批向古玩鋪會古齋黃百川兜售。事爲北平文物維持會告發，北平當局乃派探偵察，以嫌疑犯拘捕譚松亭黃百川。惟此案內幕至爲複雜，正犯主謀，都不易輕率指定，我們只好將這些事略而不談了。

東陵被刧事發覺後，國民政府方面乃於八月十五日，派接收東陵委員劉人瑞，張宗海，俞奮，譚肖岩等赴馬蘭峪接收東陵一切事宜，接收委員，於被毀之十四陵作有詳細的報告，其報告如下：

一、孝陵　卽順治陵，陵尚完好，惟殿閣毀壞不堪，而東西兩廡尤甚。

二、孝東陵　陵亦完好，宮門，朝房，均拆毀不堪，陵亦拆去三分之一二，惟隆恩殿尚完好可觀。

三、昭西陵　卽順治母陵，完好，惟隆恩殿各柱下截，均被大斧劈去十分之九，僅存一綫，似非短時間所爲者。若以此撐持大廈，不出數月，便可完全倒塌。其餘朝房宮門，及省牲所等，僅存瓦礫一堆，頹垣數丈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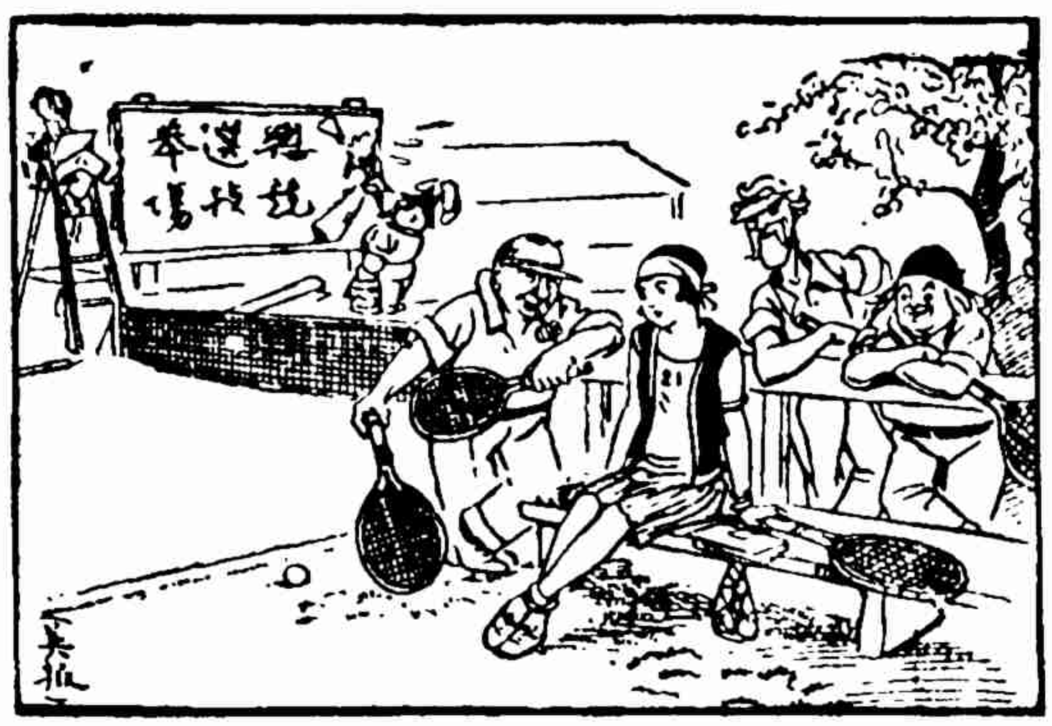
四、景陵　卽康熙陵，陵完好，惟隆恩殿中四金柱之下截貼金，均已剝脫。其餘各硃漆柱，亦有刀斧痕跡。陵前白石碑坊高二丈餘，已拆斷其一，斷痕尚新，係最近所毀者。東西兩配殿亦係新毀。

五、裕陵　卽乾隆陵，掘陵者，卽在該陵門前掘下，寬約五六尺，現已堵塞，未便啓視。據守陵人面稱：於舊曆五月，有國民革命軍第二營之七八兩連兵士來駐正殿及配殿等處，將値官八旗等逼遷圈內，至十九日下午，突聞炸裂聲，守殿人不敢往視，二十五日夜間，該軍與普陀峪所駐之軍，同時開去。其時途中有遇見各軍士鞋底多黏染白灰者，其經過各地，尚有灰跡可尋。及守殿人查視，則見殿前琉璃影壁下，掘有大孔，現已用磚石塞閉等語。其陵前明樓內墓碑前，亦掘去地磚十餘塊，深約尺許。此外所有殿宇及省牲所，均經毀壞大半，闕多係旗民竊盜所爲者。

六、裕妃陵　尚完好，惟殿閣毀壞不堪。

七、定陵　卽咸豐陵，陵上掘有一孔，深約尺

英國婦女參政權案通過以後



各政黨的選手：「姑娘，你現在可肯加入我這方面嗎？」有參政權之女子：「可是我是一個新手。」各選手：「那正是我所要找的。」

許，寬三尺，其陵下流水溝亦拆去一磚，似欲掘發而中止者。隆恩門三闔已失其一，東西兩廡，僅存樑棟柱石。其門窗等項，均拆去無餘。隆恩殿中之四金柱，剝落殆盡，其他各柱上之硃漆，亦全剝落，尚有數柱，已被大斧劈去其半者。其殿頂天花板亦拆去多半。此外省牲所已拆毀，僅存銅缸二件，缸之兩耳亦拆去。據守陵人面稱：此陵在本年五月間尚完整，至六月始拆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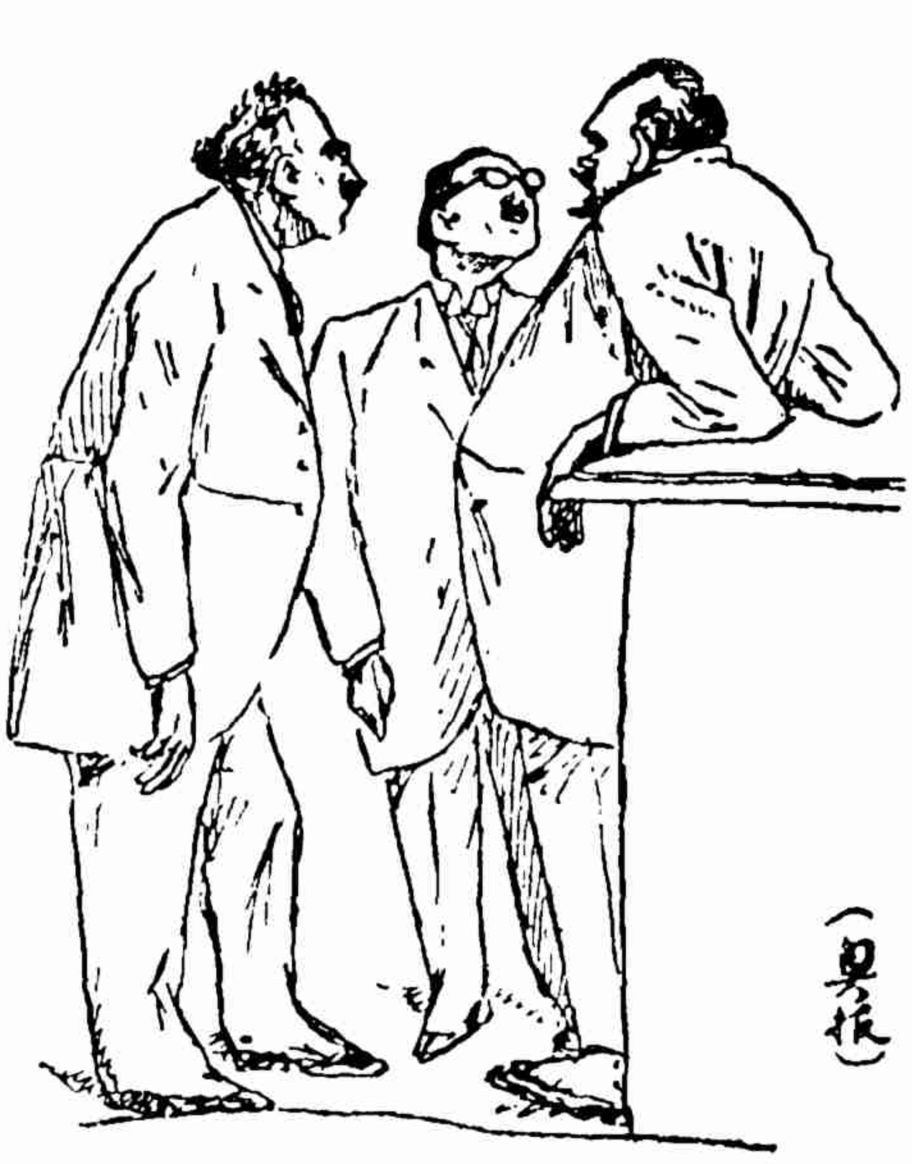
八、定妃陵　尚完好，宮門正殿拆毀不堪。

九、惠陵　即同治陵，陵門上掘去厚磚數方，而明樓四週地磚，亦全掘起。隆恩門，及隆恩殿，以及東西朝房配殿等處之硃漆柱，每株均被大斧劈去三分之一或其柱之半。而省牲所完全毀壞，僅存殘柱數株，立於頹垣間。

十、惠妃陵　即於陵前石階級下掘入，據守陵人云：似掘至陵內墓門即見水，便舍去，故現所有階級，均係新砌者。其隆恩門隆恩殿，均毀壞不堪，而配殿及朝房，亦摧殘殆盡。僅能辨識其遺址耳。

十一、普祥峪定東陵　即孝貞東太后陵，門上磚石拆去數方，尚未太毀。宮門之門扇亦均失去，頂花板亦拆毀無存，隆恩殿中四金柱之金，及各柱之朱漆，均被剝去。惟殿前銅缸尚存二口，省牲所亦毀去三分之二。

匈牙利的意國軍械案



「機關槍是拿棉花包紮的，可是我們要叫牠甚麼？」
「叫牠棉花好了。」

十二、普陀峪定東陵　即孝欽西太后陵，掘陵者即在陵門前掘入，掘口寬約五尺。據守陵人面稱：於舊曆五月十七日午前，忽有自稱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團軍長柴雲陞，師長譚溫江，（即文江）所部之第七旅旅長韓大保，第二營，帶同工程營到陵，將守陵人攆開，謂將試放地雷，恐受危險，不許容住。至十八日下午，忽聞炸藥爆發，聲震山谷，四面放有步哨，禁止通行。守陵人不敢前往，至二十五日夜，該軍開拔後，守陵人始赴陵查看，見陵地宮門下之巨石，已翻起數方，細查一遍，始知該軍係由地宮門下用炸藥將石門炸毀，鑽入隧道，盜竊寶物。二十四日夜，孫殿英曾親乘汽車來一次，當夜即返，大約係分配贓物者。此次兩陵盜去寶物，爲數約在萬萬元以上，事後，復將磚石堆積掘口，始去等語。繼查陵前明樓四週磚石，悉行掘起，零亂不堪。隆恩殿四壁，皆係赤金貼成，正殿柱及東西配殿柱上之鍍金蟠龍，計百數十條，均被拆去無一存者。惟殿頂之金漆花板，尚屬完全。

十三、景妃陵　尚完好，隆恩殿，僅存殿岸前半偏，其餘則毀壞殆盡。

十四、雙妃陵　均甚完好，殿宇宮門，亦未毀

壞。

墓中寶藏出土，其價值或云三千餘萬，或云一萬餘萬，誇張臆度，都不足信，這些寶藏，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其數量約有幾何？有那些的種類？據可靠的接收委員說：則價值眞個值一萬萬元，有珍珠四十五斤，各項零星寶物無數。最重要者，爲慈禧之玉石西瓜，係翡翠玉所自然長成，有蒂有輪，形狀酷肖，爲清宮價重連城的寶物。而報紙所載，半多渲染，在可信不可信之間。如說：有某外商購得一漢玉製成之羊，購價爲五萬元，長尺五寸，高二尺，眼爲珍珠鑲嵌，活動如生；傳說者至謂僅羊之兩眼，便值價二十萬元。慈禧墓內以鼻煙壺爲最多，耳環次之。又直魯軍某下級軍官供稱，以乾隆墳中珍寶最多，有玻璃翡翠西瓜四個，翠玉茄子四個。又慈禧棺內頸帶精圓朝珠一掛，帽上大鑽石一顆，棺前有一石匣，內藏珍珠寶玉甚多。這些瑣瑣的傳說，徵之津海關所查獲的北平某古玩鋪，運往法國價值二十餘萬元的三十五箱東陵珍玩，這點看來，也頗可信呢！

此案自破獲嫌疑人犯後，供者有合理之托詞，某方某將則在滿洲報登聲辯之廣告，一時疑雲展布，不易清明。此案經滿清宗室誠堃寶熙請求平津衛戍司令部，呈報閻錫山核辦。閻則呈請國民政府，特組軍法會審，一面緝拿盜墓人犯，並令豐玉璽部駐東陵保護，繼又由商震部派兵保護東陵，張蔭梧派兵保護西陵，如此鄭重，已與平民祖墓被毀的情形不同了。

任清室方面，祖墓被掘，自然是張皇痛憤，急欲澈查。遺老陳寶琛等文電呼籲，自不消說；溥儀於八月七日，因祖墓被掘舉喪痛哭，並爲服孝。一面交款兩萬，與耆齡，寶熙，陳毅，赴東陵補葬。耆等到慈禧墓時，見慈禧屍體下部，僅以破龍袍掩覆，屍色僵變，棺內全空。這樣慘惡的情形，恐也只有好務侈張的帝皇家所特有的了。

運動界之五大王

微知

棒球王倍倍魯斯

世界棒球的著名國爲美國，美國著名的棒球大王爲倍倍魯斯。今若問美國人，美國的棒球界是那一組握着霸權，他也許答不出來；但若說起倍倍魯斯，便沒有不知的了。

魯斯本名魯斯，喬治，海爾曼，「倍倍」意爲小孩。因爲他的行爲同小孩一般，所以人家給他這個稱呼。在他未入波斯頓組以前，他名叫喬治。

美國人的性格，是極好勝的，在一九二〇年，魯斯於半年內以五十四本的成績，得了棒球大王的榮譽，那時他眞被美國人尊敬得什麼似的。商店門首，茶館酒肆的壁上，都懸着他的肖像，要求同他握手的，有三萬六千人，寫信贊他的，有五萬餘人，單是掛號信，就有五百六十封。那時的他，眞和去年乘飛機飛渡大西洋的林白一般的紅。福克斯影片公司曾以二週間二十五萬金元的聘金請他表演呢。

自此以後，魯斯的球技雖略有進退，但棒球

大王的名號，始終由他保持每年多有新紀錄，去年又獲得六十本的新紀錄云。

魯斯生於一八九四年，本年三十五歲，初在工業學校學習裁縫，在那學校中，就有四十幾個棒球組，所以魯斯從小就和棒球有緣。其後，他的擊球技術，跟着他的年齡，體力而增進，卒被四十幾個棒球隊推爲選手加入學校的代表組。

他第一次爲大選手，是在一九一四年，卽他二十一歲之時。那年正是美國團與國家團對抗之時。魯斯從他義父之命，以二千九百金元之代價，被雇投入波斯頓組，後又轉入魯羅波登斯組，漸漸成爲職業選手。這時魯斯在組中的職務，係「投手」和「外野手，」以四十六合二十八本的「安打，」獲得二三・一%的打擊率，聲名漸盛，次年，始出而加入世界選手權競技，一九一九年卒以二十九本打破新紀錄，次年更一躍而以五十四本的大紀錄成爲「本壘打王。」

最初不過二千九百元被雇的魯斯，自此突增至五萬二千元的俸給，最近且增至七萬五千元了。雖魯斯驟得多額的收入，曾一度沉湎於賭博女色之中，在一二年內浪費五十萬元之巨，但於他的技術，未嘗發生影響，且未幾卽復覺悟，恢復常態，反更發揮其大才之打力，而作成六十本的新紀錄，始終保持着棒球大王的尊號而不替。

拳鬪王達尼

說起拳鬪，誰不知道鄧卜西，他自一九一九年以後七年間，握着世界的選手權，被尊爲「鐵人。」可是一九二六年，菲拉台爾菲亞之一戰，卻被達尼所敗，去年欲復起復仇而又敗，於是剛強之鄧卜西，已無再起的可能，拳鬪王的稱號，只好拱手讓給達尼了。

當最初鄧卜西戰敗的消息傳出時，全世界的人們，比任何天災戰禍都更加以注意，無線電的無線電，新聞的新聞，都滿載這個消息，眞是惹起了全世界的騷動。「鄧卜西敗而達尼勝，」於是達尼的聲名同時也廣佈於全世界了。

達尼今年三十，生於紐約，實爲愛爾蘭系的美國人。身長六尺，體格超人，早爲一部分人所認知。一九一七年英國參加大戰，他列爲艦隊中的陸戰隊員，因艦上兵卒生活單調，故往往於甲板上練習拳鬪。而他在艦員中已顯露頭角。以後技術增進，得爲北美合衆國的海軍選手。至一九一九年始爲職業選手，那年恰正是鄧卜西破強敵維拉特獲得世界選手權之年呢！

達尼自爲職業選手後，戰無不勝，五年之中，僅一度被敗於德國人哈萊格萊夫之手，但次年卽復其仇，且更使拳鬪王鄧卜西二次陷於危境，其技術增進之速可以想見。至一九二四年七月又征服強敵客爾班崔，九月與常勝將軍鄧卜西大戰十回合，卒得大勝，獲得世界選手權的榮譽。那時他得八十萬元的獎金，去年再破鄧卜西，更得一百萬元。本年他已結婚，據他宣言，此後不再加入拳鬪云。

網球王拉可斯德

法國的魯內、拉可斯德確是現代世界的網球大王。去年他於「台維斯杯」戰擊破常勝的美國組，將光榮之杯，攜歸大陸之法國。據說他因夙願已達，即將引退，但以老父的切望，允再出場「台維斯杯」戰一二次云。

拉可斯德是某汽車公司職員的兒子，一九○四年生於巴黎。一九一九年即十六歲之時，始習網球。只一年，即於第二年便得法國的選手權。其對於網球之天才，由此一事，已可推想。不過拉可斯德的天才，假使沒有人提挈，鼓勵，恐怕也將掩沒無聞。提挈他鼓勵他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親生父母。因爲他的父親達爾遜懷爾本是網球界的名手，所以能將擊球之法，嚴格而又細密的傳授給他啊。

父之教導固極嚴格，子之學習也具熱心，學校放課以後，他終是要求父親詳細指導，因此技術上進極爲迅速。而他在獲得法國選手權以後，益自奮發，練習愈勤，研究愈進，卒於一九二三年打勝美國的濮太，法國的可休，由是又向世界網球界的正面邁步前進。二三年前與著名之卻爾登戰，三勝一敗，前年至美，獲得全美選手權；去年又對卻爾登合戰，卒將七年來爲美國所保持的台維斯杯奪歸法國，現年還不過二十五歲罷了。

拉可斯德的成就，一由於他的天才，一由於父親的指導，還有一層則便是他能細心地用科學方法解剖網球的技術，同時又能對於與自己接戰者的特長缺點有深切的觀察和研究。這便是他成功的途徑了。

賽跑王奴爾米

賽跑是近代陸上運動界重要的競技。而世界上的賽跑大王當然要推尊芬蘭的「超人奴爾米」了。芬蘭一個新興小國產生了這樣偉大的選手，足以使芬蘭在地圖上生色不少。我們可以說奴爾米即是芬蘭的表象，芬蘭便是奴爾米的搖籃。

奴爾米生於一八九七年，今年三十七歲。芬蘭雖屬人口僅三百五十萬的小國，但運動體育之盛，爲全世界所公認。一九○六年美國運動會在雅典開會，擲鐵餅第一，便是芬蘭人。那時奴爾米還只有十歲，不知怎的，他對於運動一事，感到了非常的興趣。一遇有暇，便從事練習賽跑。在小學校中，也頗熱心於運動，在那時他已儘有選手的資格了。

但是芬蘭體育協會的規則，凡未滿十六歲者不得參加正式的競技。奴爾米縱然能幹，卻沒有顯示實力的機會。因此奴爾米頗覺不快，天天去訪問體育協會的職員，說他縱不能參加競技大會，但請審查自己的體力。職員終於被他的熱心所感動，而測驗奴爾米獨跑的速力。這是一九○七年，即他十一歲之時。測驗的結果，是一千五百米突僅需五分二秒，已和成人的速度一樣了。

自是奴爾米自信自己的體力不錯，於是請求父親替他買一個時計，時時實測自己的實力，繼續練習。十六歲畢業於本地之小學校，第二年一九一四年適值海爾辛福開全芬蘭少年選手權大會，奴爾米便爲本鄉的代表選手，出場參加作成三千米突，九分四十秒的新紀

錄，便成為芬蘭第一流之選手。一九二〇年比利時盎凡爾開第七次萬國運動大會，奴爾米為芬蘭的代表選手，於五千米突賽跑獲得第二；但一九二四年巴黎之大會，參加一千五百米突，五千米突，三千米突替換賽跑及一萬米突競走，均作成新紀錄而得優勝，這樣一來，奴爾米已由「芬蘭的奴爾米」變為「世界的奴爾米」了。

一九二五年奴爾米出發赴美，與著名的世界選手里德賴，喬衣里比賽，於十二日中作成七種之新紀錄。本年的萬國運動大會在荷蘭斯篤克霍姆開會，奴爾米又作成了一萬米突長距離賽跑的新紀錄，費時僅三十分十八秒五分之四。自有運動以來實不曾見到像他一般偉大的選手。現世界第一，又有什麼希罕呢？

數年以前，美國曾替芬蘭應募三千萬元的國債，據說也是為了芬蘭產生了這個偉大選手的緣故。因此芬蘭政府更為奴爾米建立一個銅像於首都海爾辛福。一九二五年又把他列入「騎士」之列，自有歷史以來，運動選手得鑄銅像並任騎士，還只奴爾米一人。

游泳王懷慈穆勒

美國產生了棒球界的魯斯，產生了拳鬬大王達尼，而在游泳界還有一位懷慈穆勒，斷不許我們忽略。美國游泳界之有懷慈穆勒選手，其可驚的超人的技術，實不亞於陸上競技界中之芬蘭奴爾米。

懷慈穆勒今年二十八歲，即生於一九〇〇年。他的聲名是在二十歲參加巴黎萬國運動大會之時，已經卓著。

美國是世界的游泳王國，本為世界所公認。每一次萬國運動會，游泳的優勝者終是美國。本年在荷蘭開的萬國運動大會，結果亦然。一九二四年的巴黎大會懷慈穆勒於百米突四百米突游泳二項，打破了短距離王客吟太摩克，中距離王洛爾曼的紀錄，即百米突只五十九秒，四百米突只五分四秒二，這樣的新紀錄，雖說將來不會有人打破，也不為過。且現在懷慈穆勒在游泳界所作成的新紀錄，實有九種之多，終至於有百米五十七秒四，二百米二分十五秒六之紀錄。

他在運動會將開之時，絲毫不動聲色，不像人家的「急來抱佛脚」苦苦練習。假如第二天輪到他出場了，第一天他還在看人家拍網球，到音樂會中去聽音樂。前年他結了婚，有人說，他將從此衰頹，卻不料他在新婚以後，技術益復增進。去年夏季，在夏威夷開全美選手權大會，他以破竹之勢，於各項均獲優勝，中以四百四十碼，及八百八十碼二項作成世界的新紀錄。其實力似有無所底止之概，而為全世界所贊揚不絕呢。

羅馬教皇的日常生活

遂初

羅馬教皇是全世界各國的天主教教徒曾奉為教主的，他在宗教上的地位講論的人已竟有許多，至於記述他在羅馬宮殿中所過的日常生活的文字卻還未之前見。現在的羅馬

教皇是庇護十一世，本文所要敘述的也便是他個人的有趣味的生活。

庇護十一世(Pius XI)起身遠不及他父親庇護十世(Pius X)那樣早，便是依法迪坎(Vatican standards)標準來講也要算一個遲起者了。他的七點鐘起身，他父親比他早多了，冬季是在六點鐘，夏季是在四點鐘。

關於剃面這件事，庇護十一世並不需要他的麥爾佛斯底(Cav. Malvestiti)來代勞，這個奇怪名詞是用以代表僕歐的，因在意大利文這字是當衣服敝惡解釋的。他自己動手剃面，這是一種新政革，而且用的又是一把安全剃刀。

在未做教皇之先，庇護十一世按照公定的日期每月修髮二次，修髮的工作是由一個專門爲他服務的理髮師西蒙散利擔任的。據西蒙散利對人說，在修髮時他們是從來不交談的，因爲庇護十一世一坐定就閉眼休息，一直到修髮告成爲止，這大概是他寶貴時間的意思罷。

七時三十分，這位教皇在他私人教堂裏跪下，恭敬地做彌撒的工作。祈禱畢，然後再進他的早餐。咖啡，牛奶，牛油和幾塊麵包便已能滿足他的簡單的食慾了。這個表上的一部的食物是教皇宮中自己園地的產物，那裏除植物外，還有三只很好的母牛養着哩。

至九時，一日的工作便開始了。在這時，加斯巴列主教照例至宮中晉見與教皇商議一切全世界發生的關於政治及宗教的重要問題。在星期三日，則繼續延見特別事務祕書達格；星期五日，繼續延見祕柴陶普通事務祕書。其後則更接見許多掌理教務的人員。

他接見普通賓客的時間是從十二時至二時半，會客的地點不在教宮而在指定的圖書館中。一到正午，他便驅車至圖書館，從來不叫訪問者多荒費一些時間的。當教皇行經訪問者的行列時，他向他們祝禱，同時他的手也爲幾千個從各國趕來的訪問者吻着。到二時三十分，他回宮進儉約的午餐。

庇護十一世不是一個大食客，他喜歡米蘭人用牛油的烹調法。他最喜喫米蘭人喫的米，和用雞蛋麵包片煎成的牛仔肉片。此外，他還進少些的酒，菜蔬和水菓。

在初任教皇的時候，他所喫的酒菜是統由一個老婦人名彭飛的烹調的，她能迎合教皇的脾胃，所以她獨得教皇破格的寵任。但她在治理家事時，把金錢看得太重了一些，因此她和其他的家人遂不免時時發生衝突。

他們反對將午餐剩餘下來的菜蔬移作晚餐之用，他們更反對一種主張，這種主張禁止他們移動教皇食桌上的酒瓶，除非那酒瓶是已經撤空了的。他們反對也是有根據的，因依照法迪坎的習慣，教皇進用的酒瓶一次開了以後，儘使教皇僅喝了一口，這酒瓶亦決不在教皇前二次現身的。

這位圖謀改革法迪坎的老婦人經過五年的奮鬪後，因不堪許多人的攻擊，終於掛冠而去。彭飛走後，她的地位由幾個德瑞教士接替，他們分理教皇的肴飯和一切宮中的事務。

甚至在進午餐時，這位教皇亦不斷的工作

的。他的私人祕書高法龍尼利和維里尼在這時便將整理過的教皇私人文件呈上。

在午餐後，這位聖父最後總算亦享受些人生的樂趣了。他坐了汽車到法迪坎花園，在那裏他每天總得散步一兩個鐘頭，不論寒暑，他從不使間斷的。有時遇着降雨的時候，他便穿上一件白色的麥侖托希雨衣，和一雙套鞋在雨中緩步，除非是陣雨來時，他才退入休憩室中躲避一下。

當天氣清明的時候，他常到動物園參觀，在許多奇禽異獸中，他最愛好的是一只玲瓏的五色鸚鵡，這隻鳥還是他人呈獻給教皇利奧十三世的。此外還有一隻去年自亞平寧山頂上獵獲來的巨鷹，亦是爲教皇所稱美的。這隻巨鷹佔據着一具精美的鐵籠子，以前是亞比色尼亞國王米納列克贈與庇護十世的幾隻獅子的居室。

從動物園的一角，庇護十一世可以望見森托賽爾和西愛比諾飛機場的飛機和氣球自平地冉冉上升的情形。

「這是一件何等可憐的事，我不能及時翺翔天空，」他常常大聲地說。

他對於航空的見解總脫不掉宗教的氣味，他認定航空是天定的一種便利人類交通的方法，所以使他們間發生相互的了解，發生更密切的關係和保持世界的和平。

庇護十一世可在園地散步，而獨不能就坐，一坐下他便又要像坐在理髮椅上那樣呼呼入睡了。

除園林閒逛外，聽無線電話要算教皇唯一的消遣了，他在收音機外，現在又新添了一座發音機。他能控制一切，他能自己發音。

庇護十一世對於一般人認爲正當消遣的電影卻視爲畏途，這或許是因當他未做教皇時，他曾因觀電影而招惹眼疾的緣故罷。自此而後，他對於電影便發生一種厭惡的觀念，任何高尙的電影都不願入目。一次，歐加立斯脫議會 (Eucharistic congress) 在支加哥開會，當會議告終後，哥倫布教會中人將幾套寫述會議情形的影片呈上教皇。他對於這套影片十分珍視，但終不願破例一觀，他僅將影片送交聖彼得禮拜堂放映。

下午六時至八時，亦是庇護十一世規定的會客時間，他在這時間中接見更多的訪問者。自八時後，他和他全體家人唱誦玫瑰經，由德史托尼牧師領導着。晚膳普通總在九時進食，在用膳時教皇靜聆祕書報告一日間所做的工作。

每晚十點鐘，教皇跑進他的個人圖書館，瀏覽最新出版的書籍。

「這些是一日中最優的時間，」他說。

不但如此，他在未入寢以前，在牀上還披讀他所最愛好的書籍：聖經，但丁的神曲，馬可波羅的旅行記和麥柴尼的訂婚者。在近代文學中，他最喜讀達齊格里奧神父 (D'azelio) 著的自然律的理論一書。當教皇在年青的時候，每晚他將達齊格里奧所著的幾部書翻成德文，因此他的祖國語言能達到完全流暢之境。

庇護十一世是一個好學不倦的人，他除遣

大利文外，還能說流利的法語，拉丁語和德語。他對於英語，西班牙語，希臘語，葡萄牙語和波蘭語都有相當的程度，英語稍差，但說得淸楚時，他也很能聽懂的。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他在接見講英語的訪問者時，常將「請慢些講」一句話說在前頭呢。

只用一段大木雕成的住宅

哲生

美國華盛頓州，亞勃亭城，有韋特氏夫婦二人，現方以馬托車頭拖了一所只用一段大杉木雕成的住宅游行全美。

這段大杉木，計長十六英尺，直徑八英尺，全段容兩房間，架於一馬托車頭之上。韋特先生夫婦游行所至，在村落中或停留一日，或停留數日不定。

數年以前，韋特先生移居華盛頓州，看到大杉樹的巨大深覺可驚。他常常以這個奇景告訴住在美國東部的友人。他們都函韋氏要求一覩眞相。他於是決定取一段大杉木雕爲居室，攜赴東部偏示友人。

他就在住居相近的森林裏，斫取杉木。他所斫取的這一棵，全長爲三百十一英尺，直徑最長處爲九英尺。他爲馬托車運載便利起見，僅取近梢這一段，直徑只有八尺。除他裁取之外，倘可裁爲九段木材，每段長二十二英尺。九段如解爲木板，可得五萬尺。韋特所取這一段，可解成木板六千五百八十尺，可造成四間木屋。

韋氏名此獨木雕成的屋子，曰哥命布斯。因他細數此樹的年輪，知道此樹已有四百三十四年的壽命。此樹出生之年，正哥命布發現美洲之日。當歐洲新來的人，遷入美國奔雪佛尼省的時候，此樹已有五英尺的直徑。美國宣布獨立之日，此樹已有了二百八十四歲。美國南北戰爭之時，此樹則非常巨大，已行年三百七十一歲了。

此段木材雕空的工作，韋氏率了兩個工人，竟費去五個禮拜的工夫。他們先就木段的中心，鑽一兩寸直徑的洞，於是以熾火燒焦木材，逐漸將此洞擴大，直至有四英尺的直徑，然後斧鑿競施，大塊雕削。最後乃逢表皮樹屑，而全工遂行告竣。

木段雕斫既已完全，於是乃行內部的設備。有進餐處，有更衣處，有皮藏處，有兩張向壁摺疊的小牀，有電燈，有煤油爐，一切居室便利之事，已差稱完備了。

韋氏夫婦週游各州，此獨木雕成之小屋，自在華盛頓州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出發以來，已行了一萬三千里的程途。親身見到此屋的人，已有五十餘萬。曾展覽於一百餘個學校之中，有五萬餘個學生參加於此種展覽。

韋氏夫婦，隨身攜有從木段鋸下來的整塊的一片圓木展覽之餘，隨時以此木片爲指示此樹年齡的實證。他倆車輪所至，鄉中學校的兒童每每空校出觀，傾聽韋氏演說美國西北部森林的奇偉。

此屋外面卽樹皮屑，有幾處已爲人手摩沙，略現損毀。因有人不信此係整段的木材，每每撫弄摩沙，以求證實。他們總以爲這或許是用木板的碎片膠合而成的。

有不可思議之功

本堂近來改用國產藥料製出種種藥品功効靈驗補身治病皆能實現願我同胞合行試用而免利權外溢

徵求國內外經理利權優待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商務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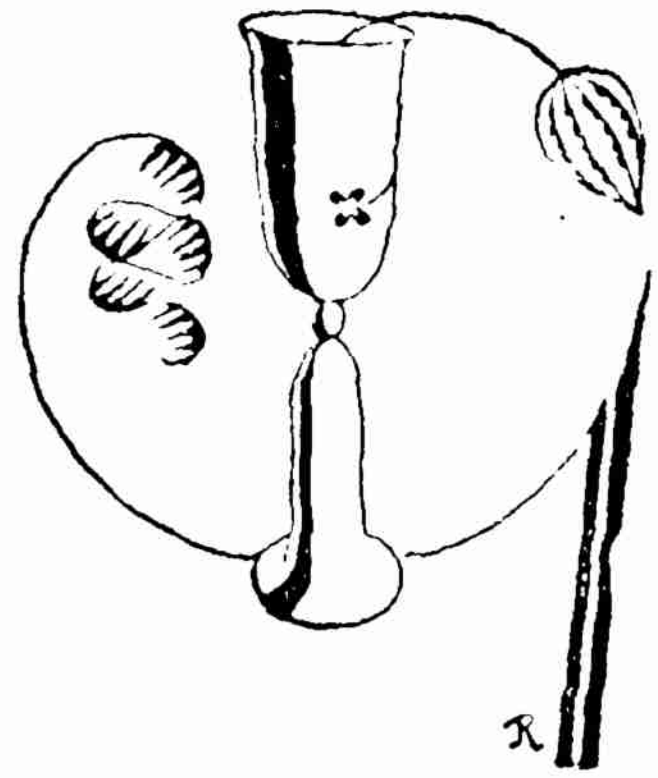
影印發行

屏聯 牓幅

選影名人眞蹟、絲毫不爽、設色古雅、裝裱講究、已出二百八十餘種、尺寸咸備、定價尤廉、

書畫碑帖

搜羅古今名人書畫數十種、採取佳紙精墨、用珂羅版影印、生香活色、不失原來神韻、好古審美之士、均樂購之、



機關車

李健吾

這座小車站，在兩小時以內，由喧闐混亂中漸漸變成一所荒涼無主的土地。北軍已經撤退得乾乾淨淨，站上所賸下的，除去一些無用的槍械，齷齪破爛的皮帶制帽等等以外，還有些被棄的瀕死的傷兵，在沙地上呻吟哀號，挨候最後的解脫。那一間窄黯的候車室，因爲臨野的窗扇全給兵士搗毀掉，由西面投入的通黃的斜陽，顯得屋內特別空曠，加以桌椅東倒西歪，髣髴已有十年的頹隳的歷史。出口正中牆上那架最觸目的時鐘，不省何去，只有一枚黑銹的鐵釘，愔愔獨立；告示牌也塵黃不堪，有的拱起背來睥睨向下，有的臥地自掩，貌若羞愧。幸而此地尚非交戰中心，否則恐連這些點綴也難得了。

站前六根車軌上，有些於匆忙中被遺下的車皮，凌雜無章，東一輛，西一輛，啣接的也有，孤立的也有。在稍遠東頭的路軌上，停着一輛機關車，龐然笨大，煙筒起初還送出一點稀薄的白霧，時或發出微弱的喘吁，在這冷落的場所，很像一隻奄奄一息，疲苶到極度的怪獸。

軌道兩側凹地蔭出兩排暮春的楡柳，披垂着青綠的嫩枝長葉；樹頂夕陽斜掠，閃出熠燿的金色，往東一點一點消淡下去，直到樹梢和細軌在渺漠的黯青的天際，凝聚成一個微小的黑斑。柳絮漫天而飛，無憂無慮，隨風而靡，似乎是空靈的小妖，又似乎是自潔其身的雪花。不久由東北飛來兩隻烏鴉，各栖在站臺上的一根燈柱頂上，報告惡兆似地，咶咶地叫噪着。地上的傷兵輾轉匍匐，隨即力竭了，委然靜臥，看去和死了許久的腐屍差不多。站上的職員似乎早已逃匿了一個淨盡。

沈靜；髣髴這樣的扯長，這樣的飽漲，預示着某種可怖的暴裂一樣。

忽然從站臺對面木排後頭，破空叫起一陣窘急的雞聲；隨即從木排臨地的破口竄出一隻母雞，牠慌於四圍的幽靜，迷朦在軌道旁邊。同時從木排上面爬出一個年輕人來，上身向前聳起，蹺身往下一跳，輕輕落在雞側地上，猛然伸出兩臂，於不意中將牠攫住。他臉上顯出天真的勝利的微笑，挺直了腰，望着悽涼的四野，空虛的車站和牠的房屋，七零八

落的車皮。最後視線轉在東首那輛機關車上，透出戀惜的意味；猶疑了一下，他便逕向那裏走去。

那隻巨靈額前一盞明晴似的大燈，牠的玻璃返射出落日的強光，迎面歡迎他。他握緊了手中顛撲不穩的雞翅，跳上車箱外的過道；在轉身往後闖目的時候，沿着遠處軌道，他望見了一羣兵士，正向他這裏蠕蠕行動。忽然他們開腿跑起來了，好像以他爲目的物的樣子。他嚇呆了，靠住身後的鐵板，就和釘在那裏一樣；什麼都飛離了他的腦子，更想不到逃走了。

這是一隊全副武裝的步兵，軍服潔黃色，循着軌道兩旁的狹徑，辛苦忍耐，不知艱難地往這裏奔來。無論從服裝上，從步伐上，都顯然表示出他們不是中國任何方面的軍隊，他們原來是來保護僑民侵入山東的日本軍隊。鐵軌中間有若干段爲敗軍拆毀。防備南軍立時的追擊，因此他們只好徒步出發，打算在南軍進佔此地以前，先行據爲己有。在站口外他們陸續排齊了，然後有秩序，有計畫地散開，包圍住這座空無所有的車站，如對待交戰國的要衝一樣。

燈柱上栖止的烏鴉受驚飛走了；一刹那間，這荒涼的地方意外地熱鬧起來。髣髴從一個惡夢又轉進一個更惡的夢裏頭，髣髴一個人好容易得到暫時的休暇在打盹，立即又醒到所厭忌的實生活裏頭。

一個日兵在傷兵前頓住，非常冷漠和輕鄙的樣子，倒下槍管尖頭的刺刀，撥動着他抽搐的綿軟的頸項，隨即照他胸前驀然戳下去；傷兵疾聲一呼，和想像中的鬼號一樣；轉過垢污的蒼白的面孔，眼睛睜得非常圓大，顯出神經上不堪形容的緊張和恐怖；血立即滲透了他胸前軍衣的左方。

「呵，沒有死哩！」

日兵不禁大笑起來，從他伸縮不定的身上跳過去。

傷兵的眼皮，於無可爲力中又閉住了。然而從旁轉過一個較爲高級的日官，跟着幾個荷槍的兵士，向他用生硬的中國話問道：「喂！你的同伴們？」

他搖一搖頭，同時神志更加昏瞀，髣髴身上那裏又碰在一個尖銳的東西上頭，漸漸更髣髴渾身揉捲在一張刺猬的針皮中。他呻吟着。

「喂！你說！」

日官向他怒吼着，詛咒着。於是兩個日兵在他身邊提頭抱脚，把他一下擲入站臺木柵外面的碎磚和焦炭坑裏。一陣刺耳的狂號，接着便什麼也沒有了。

「來呀！來呀！」一羣日兵圍住站東的機關車，歡呼道：「這裏有人，有司機的。」

在他們當中，車箱外的過道，立着那位年輕人。他不知所措，木然無語，胸前緊摟住那隻落膽的母雞，牠的小灰眼皮被嚇得垂了下來。他原是隨他父親在鐵路上做小工的，穿着寬腿土布藍袴，白洋布小衫，頭上戴一頂舊棕呢便帽，自然處處沾着油膩塵土。他從來還沒有同外國人談

過話，日本人或日本軍隊，對於他算比較熟悉些，因爲這條鐵路時時輸送他們，見慣了便不覺得怎麼樣；然而他們那機械式的笨腿，人工的短髭，修整的軍服，和隱約其中的粗矮的壯軀，不免總向他表示一種或然的可畏。

這些熱狂的日兵的語調是如此的怪特，他不明白這些暗示着何種意義；不過於嘈雜中他辨斷出一件事情，就是他們有意地在凌辱他；這也正因爲他聽不慣這種語音，所以每一個聲音落在他耳朵裏頭，都好像是有分量的惡鄙的蠻話。他原來隱匿在車箱內的暗隅，屏住氣息，顫抖着，不久他就被搜出來，給拖到門外的車板上。他一似立在暴雨之下，一句話也不知道回答。他背後一個日兵不耐煩了，提起槍戳了他後腰一下，使他驚痛得跳起來。他茫然踡屈在那裏，如他懷內困住的母雞一樣；他的久爲日光所炙的壯健的面色漸漸蛻褪成了難以入目的鉛白。第二下他肩上受擊的時候，他可以支住戰慄了，轉過頭看着那輕侮他的粗矮的日兵。

「哈哈，他惱了呢，這支那狗！」

但是兵士忽然都肅靜了起來。從車下走上一個日官，極和悅地站在這工人前頭，嘴邊漾出一種虛僞的笑痕，好像他自己也覺出這個的不自然，不時舉起手理弄他上唇鬃樣的短髭，來掩飾他的虛情假意。

「只有你一個人，朋友？」

工人莫識所以地望着他，特別是他的短髭。

「好朋友，」他過來拍着他的肩膀，微笑道：「不要這樣看我。你我都是好朋友。告訴我，你是司機的？」

工人仍舊看着他，奇訝他何以這般向他笑着，不清楚這是善意還是惡意。

日官走入車門，指着各種的機件，使這年輕人來明瞭他的語意。現在他懂得他們的需要了，他們缺少一個能開火車的。他不由得聯想到他的父親，就是這輛機關車的司機生；他遲疑着，一壁向木排那裏望去，好像望見了什麼。臉肉抖動，手從胸前鬆脫下來。於是那隻母雞撲落在車板上，溜過兩個日兵的腿隙，呆在車沿，睜張着懸隔的石道；車下一個日兵，於不意中，捏住牠的頸子，提了下去。

日官變得很惱怒，使力摔着一件一件的機器，然後走近這個無用的年輕人面前，怒罵，恐嚇，頹然而廢。他像覷着那絕望的色變的日官，立即本能地感到他確確實實是在危殆的境地，然而不等他想出他迷漠的結論來，猛地有一個巨聲在他耳際震撼起來，他頭暈目眩，終於失掉了所有的知覺。他重重地摔在車板上，頭垂在車梯的第一級，哼唧一聲也未曾來得及。

這時母雞預備從日兵臂下掙扎出來；自然太晚了。

軍官倚着車沿的細鐵柱子，若有所思。由木排那邊走來一羣日兵，押着一個四十多歲的鐵路工人，吵吵鬧鬧，打斷了他行兵計畫的思路。

「做什麼？」他向車下問道。

兵士排成一個人字形，包圍住那個工人，肅然回道：「長官，這是一個司機生。」

軍官緘默的面孔，立即有興趣地熠耀起來，他的明銳而老辣的目光，和一位考古學家遭見了周鼎漢瓦一樣，向工人上下推敲着，然後和顏悅色的：「朋友，請你老老實實回答我的話；我待你會特別的好。」

由工人神情的鎮靜和姿勢的自然，可以看出他的有經驗和坦適，至少他的畏惕還沒有流露在外面。他非常的謙卑安怡，應着日官的似親似疏的微笑表示他誠心實意地聽從，如一切都準備好了一樣。他也是短打扮，油污的發亮的黑布袴，藍布小褂，一條鍍質錶鍊從一個白骨紐橫垂在左面的的衣袋，渾身差不多敷着細煤渣。他的身量在常人中要算高的，比起日人就顯得更高；不過他並不骨瘦如柴，腰圍十分壯實，手上的筋肉非常發達，顯而易見他是一個生活在車頭上的。

「你能開車，不是？」

他恭恭敬敬地鞠着躬。

「這車有損傷嗎？朋友？」

「這車走的很好；兵退的時候我跑了，所以牠沒有給帶走，大人。」

「貴姓？」

「熊壽。」略停了停，他問道：「不過車往那裏開哪？」

「濟南府。」

軍官揮手命他上車來。

遲疑一下，他便輕快地一步一跳，由車梯蹦上車了，後面跟住兩個步步緊隨的日兵。在過道的那邊出口，斜躺着那個絕了氣息的年輕人，面向下，頭在車外，他的硬硬的頸項偶然還抽動着，脚脛也間或轉動一下。當這個老工人重新鞠躬仰起頭來的時候，他立即發見了眼前的東西，並且認出這就是他頂疼愛的兒子。不會是別人，只是他的服務於鐵路的兒子。他是他一生的希望榮耀和棟樑，現在死了。他的目光立刻變成直的，呆滯的，獷野的了，他的手伸出來顫抖着，臉上各部極醜陋地縮擠在一起，如一隻猩猩張嘴時的難看。這意外慘痛的景象打在他心上，這樣突兀，這樣強烈，他的情感一時尋不出相當的語言來瀉達，只有癡癡地立着，中了魔一般。他絕望地撲倒在死者的身旁，無意義地狂號，摸索着尚有溫氣的胸脯。他這驟然的變遷，驚呆了四圍的日兵。

「呵唷唷，呵！血呵呵，血！」他看着白衫上濆透的紅血，不禁恐怖地狂喊道，「哦！告訴我！告訴我！」

「他是你的什麼人？」這似乎太少了，於是日官更加以動情的安慰道：「很可惜的，他不會活了。」

「我孩子我孩子！」他只有叫喚的機能，而且這種號啕與其說是回答日官，不如說是以此更證實了他的損失。他抓住他蓄長的頭髮，茫然而傷心地望着四圍的日兵和一隻陷於絕地狂性將發的牲畜一樣。

「你兒子他？！」日官驚着，給四周遞過一個眼風，然後走近他婉惜道：「哦，哦，真是頂難受的事情！上車的時候，我們就看見他這樣躺在這裏。」

我相信他們，打死了他，那管沒有紀律的敗兵！」

他再沒有應對什麼，漸漸從過度的刺激驚愕與情感的悸悸，轉入理性的常途。他的眼淚和驟然間開了閘一樣，從眶內滾了下來。他猝然抱起死者的屍體，徵佇着定了定神，慢步拾級，沈沈走下車梯。日兵不知不覺給他閃出一條過路，一種神聖的冷氣逼住了他們，這超過人類的獸性以外。他的脚步向前機械地蹭踏着，也不顧足下的碎石鐵軌和枕木。他後面尾隨着兩個日兵。

在木排後面不遠，就是幾所工人的住室，裏面除去空乏和恐怖，只有些破舊的木料工具。牠們的外表都是同一的樣式。就在這樣一個小房間的狹而矮的門前，他們止住了步。日兵吩咐他從速了當，以便轉回車站工作，並且說了兩句讓他寬懷的話。他們坐在門外一側的長凳上，不時向內瞭望，顯然的他是在他們的監視之下了。他橫側着身子，曲下腰，順起沈重的屍體，逕直邁入屋裏。

他把他平放在磚匠上忘掉了為什麼，呆立在前面，凝睇着死者平靜的青灰的面容：他眼簾迷縫住，只露出底下一絲的眼白，下唇給門牙嚙成兩個深紫的凹痕，鼻樑中折了，後腦破裂，為血所淤塞住：這些令父親墜入一種不堪自信的幻境。他解開了死者的衣扣，手是如此的顫抖，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否在暗殺他的兒子。他的魁梧長大的身軀慢慢往下傴僂，直到低伏在兒子微動的胸口。他的意識界朦朧得只賸下兩個斷斷續續的概念——兒子和死。於是他慘然地慟哭了起來。

但是他覺出屋裏還有一個人在陪他啜泣，雖然沒有立刻就擡頭看一下這是誰，心中不知不覺卻安慰了許多。隨後他看清在斜面暗角落的小板凳上，坐着那為衆人叫做「小老兒」的，瞪着焦灼的淚眼，神秘地向匠邊一步一步蹭過來，似有機密要透與他的模樣。他不時向門外偷窺着，顯出非常的謹慎，一壁在他耳根囁嚅。

「他死了！」因為沒有回聲，於是他繼續道：「我親眼瞅見他走進車頭，我想跟了去，可是我沒有我望見從東來了一大羣的東洋兵。」他伸起拇指向外點示着然後停了停見仍然得不到答語，便接下去道：「那時我打算叫他，不過我沒有，這來不及了；呵！我叫了他，他太遠，聲音低，他沒有聽見。我藏到裝貨的空桶裏頭，我從桶縫裏往外張望着，我瞅不清。」

「——你張望着，你瞅不清，哦！」

「可是我瞅清了他們打死他。」

「他們？」父親焦急地看着他的伙伴。

「那一定是他們，我想，」他皺了皺眉頭，「我瞅不清；不過那一定是他們，沒有別人。」

「你說的是東洋——」

「唉！是；唉正是，」他如釋重負一樣，長長緩了一口氣，拇指向外動着，隨後用力重複說道：「唉正是！」

死者的父親坐在匠沿沈思着，頭拄在右手上，左手擱在死者殭冷的手背上，不自覺地輕輕地撫摸着，怕驚醒了死者似的。在他前頭木立着

忠實簡單的小老兒，不住用手拭着老淚。

日兵在外喞噥着，一同站在門口，催促他們往車站去。

濟立即把他們招回到痛苦的現實中。熊壽擡起頭來瞥了他們一眼。他的臉上忍耐住的哀靜，他的傷慟好像溶變爲某種迷濛的意念。他扯過一條藍印花布被單，蓋在死者的身上；然後於匆遽中，不稍戀惜地，硬起了心腸，他和伙伴在日兵前面，一直向車站奔去。一切對於他都算完了。

在路上這兩個人很沈默，神情頗似被押解的囚犯，低首看着脚前的碎石地，間或斜首瞥一瞥道旁堆積的新舊枕木和多餘的鐵軌，毫無什麼依戀的感情。他們心裏是怎樣的情況，沒有人能知道。這在小老兒，或許是憎懼，或許是麻木不仁，或許是無可奈何；但是在他，熊壽，這種人類的通性彷彿已經隨死者死掉了：他心裏是一塊灰鉛，牠的蒼白的顏色在他臉上反映出來；他心裏是一團悶火，牠的鬱熱把前者又烤成了可怖的油紫色；於是他就和一片決意要落雨的烏雲一樣。他的粗長的睫毛，一閃一閃，忍住了悲哀的泉源；上下唇用力閉攏住，反而令人覺出牠們的顫動。小老兒懷着鬼胎，從來沒有見過他這種神色。但是快到機關車前面的時候，他臉上那塊烏雲忽然破裂了，透下意外的煦弱的陽光。

在機關車上，有四個日兵跟住他們，加以督責監視。迎着牠的煤車前面的小門打開了，平放在前者的車板上，做一個渡橋的樣子，小老兒立在上面，開始拏起大鐵鏟，把食料一下一下遞入這餓獸的腹中；從那海口內，漸漸發出咀嚼的爆裂的聲音。這龐大的睡獅不久甦醒了過來，伸腰呵欠。輪軸在軌上緩緩地滾轉，汽管向下噴出熱汽，煙筒輸出由白而灰，由灰而黑的濃煙，發出突——突的聲音。然後在水樓底下，牠饜足了牠的渴慾。從無精打采的頹廢和麻木中，站上的一切都活動起來。生命由尖利的笛聲向四空激散出去。

他們渾身浴在汗水裏頭，尤其是熊壽，立在鍋爐前面，臉色彷彿一枚煥亮的銅錢。他的同伴顯然在異常的戟刺中；他好像就是動的化身，心情浮亂，已經忘去了四圍的恐怖；他在車尾看着一輛一輛的車皮掛在一起，自己也變成了機器的一部分。但是在機關車內的司機生，卻分外的鬱悶，什麼都逗不起他往日開車時的興趣來；這不是在工作，他的呼吸很急促，心神也很煩躁，好像在一種重壓之下。

車停在站旁的時候，他從小窗探出頭來，看見燈臺上高插着一面白地紅日的綢旗，飄揚空中，以此爲目標，許多的日兵奔聚了攏來，在一剎那間，分隊排齊，好像有一根線索在牽動他們一樣。他可以灼見他的伙伴伏在車沿，而上露出癡呆的驚異的神情；至於他自己，只覺得奇怪的喧囂，奇怪的威武，奇怪的嚴肅，和他的奇怪的沈重的心情。他的兒子似乎沒有死，然而……然而這是眞的。他很痛苦地縮回頭來，非常痛苦地。

這時有一隊日兵奔上了火車。

他從夕陽中非常痛苦地轉過頭來，向車內四個日兵微笑着，目光閃灼，一若表示一種不可言達的敬畏和讚頌，至少這使四個日兵這樣想。

其實在這種浮光之下，正隱伏着一種慘怖的復仇的念頭，和附屬於牠的堅毅的耐力爲常人所不易感覺出來的他所缺欠的，我們可以說，只是適當的機會。

然而這來了。

站長室裏電話機上的鈴忽然作祟地搖響起來。不久站上就傳遍了這個消息：由上站開下來了一輛兵車，不知是屬於黨軍的，或是敗兵的；然而在這裏要錯一次車，是確而無疑的。一個日兵從站長室裏跑出來，在機關車小窗底下，向內吩咐着，證實了這件事實。

司機生不動神色地聽着，直到每一個字的意義都在他腦內繞行了幾周，於是他的憂鬱的煥亮的赭臉不自主地抽動了一下，眼裏閃出焦熱的惡毒的光焰。他扭回身來，向着那兩個脫去軍服共同工作的日兵，奇怪地，不自然地微笑着，髣髴從勝利的戰場歸來一樣。他的右手觸捫機件的時候，不自制地顫抖起來，他覺得車門旁的兩個日兵懷疑地看着他。他恨他們，同時又機警地向後退了一步。

『要候十分鐘呢。』他咕嚕着。

『什麼？』門外的日兵問道。

『我說等上站車開到，還得十分鐘呢！』他大聲答道。

他身旁一個跟他練習司機的日兵，仲起向火的前胸問他道：『那我們怎樣呢？』

『怎樣……怎樣……』他似吞吐似思索地答道，『不怎樣……不怎樣……把那邊道閘扳上去就好了。』

他從車窗伸出頭，喊住迎面跑來的小老兒，用由於匆忙的激刺而微顫的聲音命他到站西扳上道閘。他的兩眼暗示地皺擠在一起，頭向左擺了擺，手指不可解地勾連着。

『你怎麼了呢？』小老兒細細地看着他，爲他的變態所迷朦住，憂灼地問道。

『我怎麼了呢？怎麼也不怎麼，滾你媽的！我要你扳左面那閘！』他盯住向後退的畏縮的伙伴，喊道：『左面那閘！』

『可是你瘋了，……那要……要碰……』

『可是我要……要……死呢！老雜種！』這樣威令完了，他轉回向車內的日兵獰笑道：『真可惡，這老東西他能把人煩死呢。』

日兵只微笑着稱譽他的能幹。

小老兒如同置身於濃雲深霧之中，忽然一道光線就像雷電劈空而來，擊醒了他愚昧的腦筋。他向西飛跑着，不敢深究自己所悟解的是什麼，髣髴有一種神怪的力量鞭策着他，執行他老友的乖謬的使命。在鐵軌糾結的地方兩個道閘的中間，他立住了，癡癡地看定兩旁的道閘，牠們揚首翹尾，和兩隻各不相下的孤傲的雄雞一樣。他來回地，迷惘地看着牠們哀憐的樣子，向這兩個沒有生命的東西要主意，求勇氣。他是一個沒有知識的敦實的工人，從來是被支配的，服從的，尤其忠心於他這位老夥伴。但是如今這對於他真是太多了，許多人的生命在他的手中

和一轉念間，實在不是他所能忍受的；同時他一點還沒有聯想到他自身的危險。他扭轉身子，瞭見從機關車小窗伸出的焦切的忿怒的面孔，在黯澹的晚照中，遙遙地監視着他；他那面上的兩顆眼睛死盯住他，蘊有無限的可畏的魔力。他覺得那目光中復仇的烈焰已經傳染到他的全身心內。他從來沒有過地不耐煩起來。

夕陽已經完全沈落下去了，西北方只餘下一段一段的錦霞，南風吹嘘得道旁的柳條拂擺着，漸漸所有的景象消沒於黃昏的灰黑裏頭。從上站來的火車開始發出警告的粗洪的笛聲。鐵軌嗡嗡地顫鳴着；坡下電桿奏着迷糢的音樂，車輪迂緩地工東工東，令人感出一種要散坍了的破車的滋味。

在鐵軌中間癡立的老工人，忘了形地，陡然激怒地跳了起來，跑過去，扳上左面的道閘。

站旁的巨靈爛醉了一樣，在同一軌線，向前迎馳上去。

「危險！危險！」全站的人顫抖起來。

在這千鈞一髮鞏心驚慴的時候，從未有人爲復仇的思想轄制得如此完全戟刺得如此狂烈，像這老司機生的。他已經失掉了理性，幾乎整個的行爲支配在獸的本能下面；他一下子就把開車的機關扳了起來，用全份的勇力，用不知從那裏來的膽量。全車出其不意地震撼起來，各車內的日兵如在迸裂的火山口的附近一樣。他的惡意識的喊聲埋於全站的喧嘩和全車的轟隆中；他的裸露的腕臂上的青筋暴漲了起來；但是他握緊機件的右手，爲背後的槍刺猛然扎傷，立即鬆脫下來。同時車輪也減小速度，終於止住。他傾伏在他旁邊工作的日兵身上，後者因爲開車時劇烈的激動，先已觸暈在他的腳下了。

上站的火車恰好在同時努力使自己停住。這兩列車頭對頭，相距不到二丈，如燈節兩條壯觀的舞龍對舞一樣。

他的可怖的期望曇花一現地死掉了，如同他的肉身，讓日兵從車門內斜擲了出來。他的同伴，趁人不備，在黑暗和恐惶中已經翻過木排逃走了。同時日官下令，把來車先給前後包圍起來。

十七，七。





綠鸚鵡（一幕劇）（續）

奧國 Arthūr Schnitzler 著

趙伯顏譯

佛郎索 笑。那到不錯！公爵……您每天要沒有征服了一個女人，或是殺死一個男人，這就得算您白糟去一天。

公爵 眞是倒霉，近來也沒有弄到一個好女人——也沒有殺着一個壞蛋。就是這樣把青春的光陰白費了。簡直同羅郎說的那個一樣。

佛郎索 羅郎怎麼講？

公爵 我想起他的新作品，他在一場喜劇裏說的。——有一個很妙的比諭。你想起來沒有？

佛郎索 詩我是一點也不記得。

公爵 可惜我也不……我只記得大意……他說，青春不享樂，猶如踺子不拿來踢着玩，拿來丟在沙土上一樣。

亞爾賓 少、老成的樣子。我覺得這話很對。

公爵 對不對？——踺子毛漸漸顏色退了掉下來。那也還好，牠掉在小樹叢中再找不着了。

亞爾賓 這是甚麼意思，埃米爾？

公爵 那要用心去想。假如我要記得那個詩句，您總可以就明白了。

亞爾賓 埃米爾，假如您要想作，我覺得您也可以作詩。

公爵 因爲甚麼？

亞爾賓 自從您在這兒，我覺得生命像燃燒起來一樣。

公爵 眞的？燃燒起來啦？

佛郎索 您到底同我們在一塊坐不？

此時進來兩個貴族，坐在一張稍遠的棹上；主人彷彿對於他們說了甚麼無禮的話。

公爵 我不能在這兒。可是我總還要回來一趟。

密茜堤 待在我這兒！

佛利苞堤 帶我一塊去！

她們想把他留着。

主人　向前來。放了他！你們差的遠，對於他還夠壞的。他定要去找爛野妓，在那兒他纔舒服。

公爵　我一定同來，在亨利沒演以前。

佛郎索　我說，我們來的時候，亨利剛同萊奧卡德出去。

公爵　嗯。——他同她結了婚了，你們知道嗎？

佛郎索　眞的嗎？別人將要怎麼講？

亞爾賓　別人這話甚麼意思？

佛郎索　就是她愛的人很多。

公爵　他要想同她一塊走……我到不知道……別人對我講的。

主人　嗯？有人對你講過？——看公爵一眼。

公爵　望着主人，然後　那是太蠢了。萊奧卡德是世界上最偉大最漂亮的妓女。

佛郎索　那個誰不知道呀！

公爵　有些事情眞是莫明其妙，爲甚麼一個人放棄了他的眞正天職？說到這裏佛郎索笑起來。我卻不是在說笑話。就是妓女也是生就的。——如像征服者，和詩人一樣。

佛郎索　您眞是放誕。

公爵　她使我心裏眞難過——亨利也是一樣。他應該在這兒待着。——不在這兒——我很願意他進喜劇裏去——譬如在那裏——我是總覺得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完全了解他的。這話可不準就對——我對於大多數的藝術家全抱着這種的感覺。可是我可以講，要是我不是卡丁楊公爵，我就願意當這樣一個演喜劇的戲子——這樣的一個。……

亞爾賓　像亞歷山大大帝那樣……

公爵　微笑。對啦——像亞歷山大大帝那樣。向佛利苞堤。把劍給我。他慢慢的把劍入鞘。這到是一個很好的方法，譏嘲世人；一個人，能夠演給我們瞧的人，比我們強多啦。亞爾賓很奇怪的望着他。

公爵　我所說的請你別想他好了。那個只限於在那種地位是眞的。——再見！

密茜堤　你走的以前跟我親個嘴！

佛利苞堤　也親我一個！

她們挽着他，公爵同時親完了她們就去了。——少頃。

亞爾賓　這人眞奇怪！……

佛郎索　不錯……可是像這樣話着的人，照這樣講起來，是不當結婚的。

亞爾賓　你說完了，那是一個甚麼樣的女人？

佛郎索　女戲子。她也是屬於現在這個酒館主人普羅斯派兒他的那班子裏的。不用說從前她沒有像現在這樣幹了許多別的。

桂蓉氣喘不息的跑進來。

桂蓉　向演員們坐的桌上走去。以手捧心，累的只能站得着。有救啦，好了，有救啦！

斯克烏拉　怎麼的啦，甚麼事？

亞爾賓、那個人怎麼的啦？

佛郎索　現在演戲啦。留神！

亞爾賓　啊？——

密茜堤，佛利苞堤　急向桂蓉走去。怎麼的啦？甚麼事情？

斯克烏拉　坐下，喝一杯！

桂蓉　還要！還要還要！……普羅斯派兒，還要酒！

——我跑來的舌頭全都沾着了。他們追下來啦。

居耳 （渾身一縮。）嗯，留神，他們簡直的追下來啦。

主人 好好講罷，究竟怎麼一回事？……（向演員們。）起勁！起勁！

桂蓉 女人們這兒來……女人們！——啊——（抱着佛利荏堤）這又活着回來啦！（見亞爾賓非常驚異。）惡魔要帶我，小子，假如我要想着活着再見你……（像聽見甚麼。）他們來啦，他們來啦！——（向門去。）沒有，甚麼也沒有。——他們……，

亞爾賓 奇怪眞是鬧得像有人在外面亂跑過一樣。

斯克烏拉 （向居耳。）每回他都是這個神氣：……太蠢啦！——

主人 你對我們講罷，爲甚麼他們又追你。

桂蓉 沒別的。可是他們要捉着我，準宰我的頭——我在一家放了火啦。

（在這個場面又進來些貴族，在一張棹坐下。）

主人 （小聲。）往下，往下！

桂蓉 （也小聲說。）甚麼往下？那還不够呀，在人家放火？

佛郎索 好朋友，你講給我聽聽，爲甚麼你在人家放火。

桂蓉 因爲大理院的院長住在那兒。我們想從他那兒起首幹。我們要把將我們那些可憐人們下在監獄裏的巴黎闊家主們從他的房子裏趕出來。

葛浪 那好極啦！那好極啦！

桂蓉 （看見葛浪吃了一驚，往下說。）房子都一定全着火啦。要像我這樣的再有三個，巴黎就不會有法官了！

葛浪 殺法官們！

居耳 對啦！……可是有一個，我們殺不了。

桂蓉 我到要知道他。

居耳 就是我們心裏的法官。

主人 （小聲。）沒意思。算了罷。斯克烏拉！嚷嚷呀！現在是時候啦！

斯克烏拉 拿酒來，普羅斯派兒，我們要祝福全法國的法官的死！

（他的話剛說完，郎撒克侯爵同他的夫人茜霧林，詩人羅郎進來。）

斯克烏拉 全都殺死，把現在掌權的那些人，全都殺死！

侯爵 你瞧，茜霧林，他們這樣迎接我們。

羅郎 侯爵夫人，我同您講過的。

茜霧林 爲甚麼呀？

佛郎索 （站起身來。）好麼！侯爵夫人，我請你允許我親你的手。晚上好呀！侯爵！啊，好麼！羅郎！侯爵夫人您也到這個酒館來！

茜霧林 他們同我講過多少回。就是今天晚上我們也是冒險來的。——對不對，羅郎？

侯爵 不錯，子爵，你請想想——你以爲我們從那兒來？——從監獄來的。

佛郎索 他們還在那兒鬧嗎。

茜霧林 唉，那還用說嗎！瞧着那個樣子，他們想衝進去一樣。

羅郎 （吟誦。）

猶如潮水，沖擊岸堤。
深沉的憤怒爲他們所懷着的嬰兒。

大地翻復——

茜霧林　住了，羅郎！——我們把我們的車在那附近停着。好看極了；羣衆究竟有一種很大的勢力呢。

佛郎索　不錯，不錯，可是只要他們不那樣放屁的時候。

侯爵　那麼，我沒有方法使我的內人安靜…………所以我把她引到這兒來了。

茜霧林　究竟在這兒有些甚麼奇怪的事情呀？

主人　（向郎撒克。）啊，你也來了呀，乾流氓？把你的女人也帶來了呀，留在家不放心怎麼的？

侯爵　（乾笑。）這傢伙眞缺德！

主人　留神，你別淨引她到這兒來。像這樣的高貴婦人常常有一種奇怪的皮氣，高興同一個眞正流氓生關係。

羅郎　我覺得說不出來的難受，茜霧林。

侯爵　乖乖，我先同你講過——我們就是要走也還不晚。

茜霧林　你打算怎麼樣？我覺得很有趣。好罷，我們就坐下罷！

佛郎索　對不起，侯爵夫人，我給您介紹男爵都、拉、突來木易。他也是第一次到這裏來。郎撒克侯爵，我們的有名詩人羅郎。

亞爾賓　不勝榮幸。（舉手讓大家坐。）

亞爾賓　（向佛郎索。）她也是一個演戲的呢，還是……我簡直不知道。

佛郎索　她到不難看出來呀！她是眞正的郎撒克侯爵夫人……人家是一個極其端莊的女子。

羅郎　（向茜霧林。）你說，你愛我。

茜霧林　是，是，可是在這時候你別問我。

侯爵　演過甚麼了？

佛郎索　沒有多少。那個人瞧着那個樣子是在演放火犯人。

茜霧林　男爵，您多半是今天結婚的李錠、都、拉、突來木易的堂兄弟罷？

亞爾賓　對啦，侯爵夫人，那也是我到巴黎來的一個原因。

茜霧林　我記得我在教堂裏看見過您。

亞爾賓　（微羞。）我眞覺得……侯爵夫人。

茜霧林　（向羅郎。）這個少年多麼可愛呀。

羅郎　啊，茜霧林，您見了的人，不中你的意的簡直沒有。

茜霧林　啊，可是我同他馬上就結了婚了。

羅郎　啊，茜霧林，我總是擔心——總會有一個時候，你對於你的丈夫也危險。

主人　（拿了酒來。）拿來啦！我願意那是毒藥，但是暫時對於你們這種混蛋還不准給毒藥呢。

佛郎索　快要來了罷，昔羅斯派兒。

茜霧林　（向羅郎。）那兩個漂亮姑娘作甚麼的？她們為甚麼不過來一點？要是我到這兒來過，無論甚麼我都願同着一塊作。我覺得這兒簡直的是高尚極了。

侯爵　請你委屈點罷，茜霧林。

茜霧林　我覺得近來在街上最有趣啦——你還記得昨天我們在羅尚大街坐着車兜圈子的時候瞧見的？

侯爵　啊，我請你……我心愛的茜霧林，那是

幹甚麽？……

茜霧林　在那同兒有一個人跳上我們馬車的踏板來喊道：明年我們就要坐在車裏，你們該站在馬車夫的後面了。

佛郎索　啊，那有點太難啦。

侯爵　啊，天呀，我覺得，這種事情用不着再講啦。巴黎這時候的人都在害熱病，這種熱總可以又退下去罷。

桂岳　忽然。我瞧見火焰啦，火焰，我所看見的到處都是紅的，好大的火焰。

主人　向他去　你在演一個瘋子，不是在演強盜。

茜霧林　他瞧見火焰？

佛郎索　那都還不是真的，侯爵夫人。

亞爾賓　向羅郎　我簡直的向你說不來，我的頭讓這個鬧的怎麽的昏。

密茜堤　向侯爵去。我還沒有應酬你呢，你這可愛的老豬。

侯爵　轉向他處。她開玩笑的，茜霧林。

茜霧林　我到覺得不是那樣。講一講，小姑娘，你有過多少個愛人了？

侯爵　向佛郎索　真令人奇怪，賤內侯爵夫人馬上就能同所有的環境應濟。

羅郎　真的，真令人奇異。

密茜堤　你數過你的嗎？

茜霧林　當我像你這樣年輕時候……的確。

——

亞爾賓　向羅郎。羅郎先生，請你告訴我，侯爵夫人還是在演戲呢，還是真的——我簡直莫明其妙。

羅郎　當真的……是在演戲……您還明白的分別不出來嗎，男爵？

亞爾賓　無論何時，每……

羅郎　我都不。我之所以覺得這裏奇怪，也不過祇於在外面的區別上講而已。真事當成遊戲——遊戲變成真事。您再瞧瞧侯爵夫人。她同那個女人談天，好像把她當成和她自己同身分的人一樣。然而她是

……

亞爾賓　有點完全不同。

羅郎　我謝謝您，男爵。

主人　向葛浪。嘿，那是怎麽一回事來着？

葛浪　甚麽？

主人　你嬸母的事情，為那個你坐了兩年監。

葛浪　我同你講過了，我把她壓死的。

佛郎索　他不好。是個外行。從沒有看見過他。

饒愛堤　急走進來穿着一身最下等娼妓的衣服。晚上好哇，孩子們！我家的把爾塔撒爾來了嗎？

斯克烏拉　饒愛堤！來同我一塊坐！你們家的把爾塔撒爾總是到時候就來啦。

饒愛堤　要是他十分鐘之內不來，就來的不是時候了。——要是這樣他就不再來啦。

佛郎索　侯爵夫人，請你注意那個女人。她真正是那個把爾塔撒爾的妻子，就是她所說的馬上就要來的。——她表現一個極下等的野妓，把爾塔撒爾是她的扛叉的。然而她卻是在巴黎無論何處都找不到的最忠心的婦人。

把爾塔撒爾進來。

饒愛堤　把爾塔撒爾！她走上去迎着他，擁抱着他。你來了呀！

把爾塔撒爾　甚麼都弄好啦。周圍沉默。那用不着多麼費勁。我幾乎對他不起。你應當稍爲好一點對付你的人。饒愛堤——爲兩三個佛郎把前程萬里的青年謀殺了這種事情，我簡直玩夠了。

佛郎索　好嗎？……

亞爾賓　怎麼？——

佛郎索　他說的好。

檢察官換了衣服進來，坐在一張椅上。

主人　向他。你來得正好，老總。這是我這兒頭等演員的一個。

把爾塔撒爾　一個人總得另外找一種別的職業。我不是怕，然而飯碗是眞不容易找。

斯克烏拉　那個我相信。

饒愛堤　你今天是怎麼一回事？

把爾塔撒爾　我對你講，饒愛堤；——我覺得你對於那個年輕先生太好了一點。

饒愛堤　瞧瞧，你這孩子。別瞎說八道啦，把爾塔撒爾！我不能不對於他稍爲好一點，使其他好相信我。

羅郎　她說的眞對。

把爾塔撒爾　我不能不相信你總有一點動心，當着別人對於你……

饒愛堤　你們大家說說他這樣吃醋，就是死他也不會放鬆。

把爾塔撒爾　我今天聽着哼氣的聲音，饒愛堤，那一回兒工夫正是你對於他十分傾心的時候。

饒愛堤　一個人演愛情的時候不能突然就完了呀。

把爾塔撒爾　你留心，饒愛堤，色列河很深喲。亂暴。你要是騙我的話。——

饒愛堤　絕不會，絕不會！

亞爾賓　這個我眞莫名其妙。

茜霧林　羅郎，這就是這個正當的解釋。

羅郎　你覺得那樣嗎？

侯爵　向茜霧林。隨時我們可以走呀，茜霧林。

茜霧林　爲甚麼？我正覺着有意思呢。

饒愛堤　我的把爾塔撒爾，我服從你。擁抱。

佛郎索　好嗎！好嗎！

把爾塔撒爾　這算是甚麼玩意兒呀？

檢察官　這簡直太缺啦——這——

莫利斯同埃堤先農上；他們穿着貴族的裝束，但是人可以看出來是磨壞了的衣服。

俳優們　他們是誰呀？

斯克烏拉　他們要不是莫利斯和埃堤先農，鬼都可以拉我去。

饒愛堤　那是不用說一定是他們。

把爾塔撒爾　饒愛堤！

茜霧林　喲，好個畫一樣的美男子！

羅郎　這使人多麼難受呀，茜霧林，你看見一個漂亮臉子就是這樣的很動情。

茜霧林　我到這兒來是爲甚麼？

羅郎　那麼至少請你講，你還愛我。

茜霧林　瞧了他一眼。你的記性眞壞。

埃堤先農　嘿，你們想想我們是從那兒來的？

佛郎索　您聽聽，侯爵，那是兩個很滑稽的小夥。

莫利斯　從人家結婚的地方。

埃堤先農　那不能不稍爲打扮的漂亮一點。要不然便衣偵探就跟在後面啦。

斯克烏拉　你們隨便偷着一點甚麽東西沒有？

主人　你們瞧罷。

莫利斯　（從他的半臂袋內取出一個錶來。）這你給多少錢？

主人　這個呀，一個路易。

莫利斯　那是當然嘍！

斯克烏拉　那個不能再貴啦！

密茜堤　那是一個女人用的錶，莫利斯，給我罷。

莫利斯　你給多少？

密茜堤　瞧我罷！……行不行？——

佛利佗堤　不，給我；——瞧我罷——

莫利斯　我的乖乖孩子們，我要不是埋頭冒險，這個我也得不到手。

密茜堤　你眞是一個傲慢的猴子。

茜霧林　我敢起誓說這不是一個喜劇。

羅郎　當然不是，到處閃露一點眞的出來。這到很有趣。

斯克烏拉　那個究竟是一個甚麽樣的結婚呀？

莫利斯　拉、突來木易姑娘的結婚式——同邦維埃公爵結婚了。

亞爾賓　你聽見了嗎，佛郎索？——我敢同你保險，他們一定是眞的小偷。

佛郎索　你放心罷，亞爾賓。我知道這兩個人。我看見他們演過十幾回了。他們的專門拿手好戲是扒手小偷。

（莫利斯又從袋內取出幾個錢包來。）

斯克烏拉　喲，你們今兒落得很不錯呢。

埃堤先農　那是一個很講究的一個結婚式。法國所有的貴族們全去啦。還有國王也派了代表去。

亞爾賓　（興奮。）那都全是眞的嘿。

莫利斯　（把錢在棹面上轉。）這是給你們的，朋友們，使你們知道，我們是有團結的。

佛郎索　小行頭，（註）亞爾賓。（他站起身來拾起兩個錢。）我們也有一份罷。（註）舞台用小東西，如文具刀鈴之屬。

主人　撿好啦……你一輩子也沒有賺過這樣正常的錢。

莫利斯　（取出一個有金剛石的襪帶來提着。）這個我送給誰好？

（饒愛堤，密茜堤，佛利佗堤齊要搶。）

莫利斯　忍着點罷，乖乖小耗子們。對於這個我們還有話講呢。誰要是能作出一種新艷的風流體態來，這個就給她。

茜霧林　（向羅郎。）我也加入她們競爭好不好？

羅郎　你把我氣瘋了，茜霧林。

侯爵　茜霧林，我們不走嗎？我想……

茜霧林　不，我覺得有趣味。（向羅郎。）啊，我眞高興。——

密茜堤　你怎麽會得到這個襪帶呀？

莫利斯　禮拜堂裏那樣的擠……要是想着那個女人，灌灌她一點迷湯……（全笑起來。）

（葛浪把佛郎索的錢包拿了。）

佛郎索　（以錢示亞爾賓。）全是假的，這下你總放

心了呀？

葛浪要想跑。

主人　跟在他後面，小聲。趕快把那個錢包給我，你從這位先生那兒拿的。

葛浪　我——

主人　快着——不然沒有好的給你。

葛浪　你用不着那樣生氣。把錢包給他。

主人　那麼在這兒了。我現在沒有工夫來檢察你。誰知道你還偷得有別的沒有。仍然回你原來的坐位去罷。

佛利包堤　我可以得這個襪帶了。

主人　向佛郎索；把錢包扔給他，那兒是你的錢包。你從衣袋裏掉出來的。

佛郎索　我謝謝你，普羅斯派兒。向亞爾賓。你瞧，我們實在是同一些世界上最高尚的人們在一塊。

亨利早先已經進來坐在後邊，忽然立起來。

羅郎　亨利，亨利在那兒啦。——

茜霧林　就是他嗎，你時時說的？

侯爵　對啦，他，為他的原故所以人們到這兒來。

亨利上前走來，完全作喜劇的派頭；沉默。

俳優們　亨利，你怎麼的了？

羅郎　你注意他的眼神。一個熱情的世界。他演的就是熱情的犯人。

茜霧林　那個我喜歡極了。

亞爾賓　他為甚麼不講話呀？

羅郎　他在想着甚麼別的。你注意。留神……他一定作了甚麼可怕的事情。

佛郎索　他有點像演戲一樣。他好像是要道白一樣。

主人　亨利，亨利，你從那兒來的呀？

亨利　我殺了一個人。

羅郎　我怎麼說的？

斯克烏拉　把誰？

亨利　把我老婆情人。

主人瞧着他，在這時候，他表示一種將信將疑的態度。

亨利　目光向上。唉，對啦，我把那個作了，你們為甚麼這樣望着我呀？那是一定的。那有甚麼奇怪嗎？你們都知道我的老婆是個甚麼樣的人；這是當然的結局。

主人　那麼她呢——她在那兒呀？

佛郎索　你瞧瞧，老板也跟着作。明白了能，為的是要使其作的自然。

門外喊叫的聲音，但不十分強。

居耳　門外面嚷嚷甚麼？

郎撒克　茜霧林，你聽見了嗎？

羅郎　那個就是軍隊開過的聲音。

佛郎索　啊，不是，那是我們親愛的巴黎人民，你仔細聽，他們怎麼叫喊。地下室中不安靜，外面清靜了。再演，亨利再演。

主人　講給我聽聽，亨利！——你的老婆呢？你把她放在那兒去了呀？

亨利　啊，那用不着你不放心。她不會因為這個死。這個男人也好，那個男人也好，關女人甚麼事？在巴黎還有好幾千美男子跑來跑去的。——這個或者是那個——

把爾塔撒爾　弄我們的女人的那些人，都要這麼辦纔好。

斯克烏拉　都這樣對付着我們所有的那些

人們。

檢察官 （向主人。）這是一種擾惑人心的演說。

亞爾賓 這個可怕……他們當眞呢。

斯克烏拉 打倒在法國的這些投機營業者。你們信不信，這小子從他的老婆那兒抓着的，也一定是偸我們麵包的一條該死的狗。

亞爾賓 我走啦，偺們走罷。

茜霧林 亨利！亨利！

侯爵 唉，侯爵夫人！

茜霧林 我求你，侯爵，你問問他，他怎麼抓着他的女人……不然我自己問去。

侯爵 （躊躇一回。）請你講講，亨利，你怎麼把他們兩個捉着的？

亨利 （他想了半晌。）你們認識我的老婆嗎？——她是天下最漂亮的女人，也是最下賤的女人。——然而我愛上她了。——我們認識了七年了。……從昨天起她纔是我老婆。在這七年之中，沒有一天他不是在騙我的日子簡直沒有她全是假的。她的眼，嘴唇，接吻，和他的微笑。

佛郎索 他有點發牢騷。

亨利 不論老的少的，誰都見了她動心——無論是誰對於她花了錢的人，我想起來，都達到了目的了。——可是我也知道了。

茜霧林 這不是人人可以這樣說的。

亨利 但是她卻愛我，朋友們，你們懂罷？總是仍然她又回到我手裏來了——從到處所有的地方又回到我手裏——從美的醜的——聰明的笨的，下賤的闊的——總是仍然回到我手裏。——

茜霧林 （向羅郎。）這個回來你們也該知道這就叫作戀愛。

亨利 我忍受了甚麼樣的罪……苦惱，苦惱！

羅郎 這眞感動人。

亨利 昨天我纔娶了她。我們有一個夢想。——不——我有一個夢想，我要同她一塊離開此地，到清靜的地方，到鄉下去，到偉大的和平中。像別人那樣過甜蜜的新婚——也想我們的子嗣。

羅郎 （小聲。）茜霧林！

茜霧林 唉呀，好啦。

亞爾賓 佛郎索，他說的是眞的。

佛郎索 對啦，這段戀愛小史是眞的，但是為的是襯出那段殺人的故事。

亨利 我遲了一天，……她還忘了一個，除此而外——我想——她不會再有一個不到的。……但是我把他們一齊捉着了……

……他就是……哼。

俳優們 誰呀？……誰呀？怎麼樣來着？……他躲在那兒呀？——有人跟在你的後面嗎？……怎麼樣來着？……她在那兒呢？

亨利 （漸漸激昂。）我送她……上戲園子……只今天來了一次在那兒演……在門口……我親了她一個嘴——她就上她的後台化粧室去了，那麼我也就像一個心裏沒事人一樣安心走了。——但是沒有走到一百步……在我心裏……你們懂罷……起了種非常的不安……好像是有甚麼強迫着我回轉去一樣……於是

我父跑了回去。可是當時覺得有點害羞只好又走了。……離戲園子又走不到百步光景……心裏有一點發緊……那麼我又跑了回去。她下了場……她也沒有演多少，不過只是半裸體在台上站了一回兒——一回兒她就完了……我站在她的化粧室前邊，我把耳朵貼着門聽兒裏面小聲說話。我一句也聽不清……一回工夫不聽見講話了……我把門推開……咆哮如野獸一般。——卡丁楊公爵在那兒，我把他弄死了。——

主人　他信以爲眞了。瘋子！

亨利舉目凝視着主人。

茜霧林　好呀好呀！

羅郎　你幹甚麼呀，侯爵夫人？在這回工夫，你要跟着叫好，也跟着一齊都在作戲啦——那麼那種很有趣味的戰慄的心情就沒有了。

侯爵　我覺得這種戰慄害怕的心情沒有甚麼趣味。朋友們，叫好罷，只有這樣我們纔可以脫開這種迷惑。

低聲叫好，漸漸大家都高聲的叫起來。

主人　向亨利，騷擾聲中。快逃跑，亨利。

亨利　爲甚麼？爲甚麼？

主人　够了，你跑罷！

佛郎索　清靜點！……我們聽聽，主人講甚麼來着！

主人　稍想之後。我告訴他，在守城門打更的未知道以前，他應當逃跑。這個漂亮公爵是國王寵愛的一個——他們把你車裂了！他要是在那時候，把你的女人也殺了就好了！

佛郎索　這是多麼的一個共同演劇呀！……好嗎！

亨利　晉羅斯派兒，我們之中誰是瘋了呀，你呢還是我呢？

羅郎　他站起來，要想仔細看看主人的眼睛。這眞莫名其妙，我們都知道他是作演戲，假如在這時候卡丁楊公爵要走進來，我們都得把他當作鬼啦。

外邊騷擾的聲音——漸漸大了。許多人進來，聽見叫聲頭先一個葛拉塞，還有別的人，其中路伯來隨來街下樓梯來，聽見自由的呼聲。

葛拉塞　這裏孩子們，這兒來！

亞爾賓　怎麼回事？他們也是嗎？

佛郎索　不是。

侯爵　這是怎麼回事呀？

茜霧林　這些人幹甚麼的？

葛拉塞　這兒來！我給你們講，我的朋友晉羅斯派兒還留得有一桶酒，讓我們喝罷、

街上騷擾聲。

朋友們！兄弟們！我們得啦！我們得啦！

戶外喊聲　自由！自由！

茜霧林　怎麼啦？

侯爵　走罷，走罷，下等人們來啦。

羅郎　爲什麼你要走呀？

葛拉塞　倒啦，監獄倒啦！

主人　你說甚麼來着？——他說的是眞的嗎？

葛拉塞　你沒聽見呀？

亞爾賓要想拔劍。

佛郎索　現在別動，不然我們全完了。

葛拉塞　（從胡梯上面偏偏倒倒的進來。）你們要快點去的時候，在外面你們還可以看見些有意思的……在一根很高的竿上掛着我們尊貴的德拉烏拉的腦袋。

侯爵　這小子瘋了罷？

叫聲　自由！自由！

葛拉塞　我們殺了十幾個人，監獄屬於我們啦，犯人們都自由啦？巴黎屬於人民啦？

主人　你們聽見了嗎！你們聽見了嗎！巴黎屬於我們了！

葛拉塞　看嘿，他現在是多麼的有勇氣呀。叫罷，普羅斯派兒，現在你再也不要緊了。

主人　（向貴族們。）你們還說甚麼？你們這些下賤東西！玩笑是開完了。

亞爾賓　我沒說過嗎？

主人　巴黎的人民戰勝啦。

檢察官　安靜點！（人們笑了。）安靜點！……我禁止這個戲往下再演！

葛拉塞　這個笨蛋是誰？

檢察官　普羅斯派兒，所有的這些激烈的演說你要負責任。——

葛拉塞　這小子瘋了罷？

主人　玩笑開完啦，你們懂了不？亨利，你講給他們聽，你現在可以講啦我們保護你……巴黎的人民保護你。

葛拉塞　對啦，巴黎的人民。

（亨利瞪着眼站起來）

主人　亨利真把卡丁楊公爵殺了。

亞爾賓，佛郎索，侯爵　怎麼？

亞爾賓和別的人　亨利，這是怎麼一回事？

佛郎索　亨利，請你講一講！

主人　他在他的女人那兒找着他——那麼他就把他殺了。

亨利　那不是真的！

主人　現在你用不着害怕了，現在你可以對於世間公布了。我一點鐘同你講過她是公爵的情人。啊天啦，我早先就明白了，我把那個對你講……我說會叫的擦脚石，對不對，我們先就知道了。

亨利　誰看見他們來着？在那兒看見的他們？

主人　你現在還難受幹甚麼？他瘋了……你把他殺了，你還要把他怎樣。

佛郎索　我的天啦，這到底是真是假呀？

主人　不錯，真的！

葛拉塞　亨利——從今起你作我的朋友。自由萬歲！自由萬歲！

佛郎索　亨利，講一講！

亨利　她是他的情人？她是公爵的情人？我到不知道……他還活着啦……他還活着呢。——

（非常的動搖。）

茜蘅林　（向別人。）嘿，這到底那個是真的呀？

亞爾賓　我的天啦！

（公爵從人羣之中自梯上衝進來。）

茜蘅林　（第一個看見他。）公爵。

二三人．公爵！

公爵　是呀，怎麼的啦？

主人　那是一個鬼罷！

公爵　我也不懂！讓我過去！

羅郎　我們信不信他們都是一齊演戲的？那邊那些小子們都是普羅斯派兒一個班子裏的。好呀，普羅斯派兒，成功了？

公爵　怎麼樣？這兒還在演戲呀，這時候外邊……外邊發生了甚麼樣的事情都不知道呀？我看見德拉烏拉的首級掛在高竿上。嘿，你們爲甚麼這樣望着我呀——（走下來。）亨利。——

佛郎索　你留神亨利罷。

（亨利大怒起向公爵，刺匕首於他的頸項。）

檢察官　（跳起來。）這太豈有此理啦！——

亞爾賓　流血啦！

羅郎　殺人啦！

茜霧林　公爵死了！

侯爵　這個我不明白，茜霧林呀，我爲甚麼正當着這天要把你帶到這個酒館來！

茜霧林　爲甚麼？（作難。）這眞是奇怪。眞正的殺一個眞正的公爵，不能每天看得着的。

羅郎　我也不明白。

檢察官　安靜！——誰也不能離去這個酒館！

葛拉塞　——他要怎麼樣？

檢察官　我以法律的名義來逮捕他。

葛拉塞　（笑。）法律是我們造的，你這傻蛋！把這小子攆出去！誰要是殺一個公爵，地就是人民的朋友。自由萬歲！

亞爾賓　（拔出劍來。）讓路！跟我來，我的朋友們！

（萊奧卡德跑進來，從梯上下來）

呼聲　萊奧卡德！

別的人　他的婦人！

萊奧卡德　讓我進去！我要到我的男人那兒去！（她走向前來，看見之後叫了起來。）誰作的呀？亨利！

（亨利望着她。）

萊奧卡德　你爲甚麼這樣作呀？

亨利　我爲甚麼？

萊奧卡德　啊，啊！我知道爲甚麼了。爲我的原故能，不，不，不能說是爲我的原故。在我的一生夠不上有過這樣大的價值。

葛拉塞　（開首演說。）巴黎的市民喲，我們要賀我們的勝利。我們在巴黎街上走，偶然來到這麼痛快的一個酒館。遇見的事情再好沒有啦。在一個公爵的死屍旁邊叫自由萬歲，這樣痛快的事情在那兒也找不到。

呼聲　自由萬歲！自由萬歲！

佛郎索　我想我們走罷——人民們都瘋啦。我們走。

亞爾賓　就讓這個屍首擱在這兒嗎？

茜霧林　自由萬歲！自由萬歲！

侯爵　你也瘋了呀？

市民們，俳優們　自由萬歲！自由萬歲！

茜霧林　（跳在貴族們之先，向出口去。）羅郎，今天晚上你在我窗戶底下等着，我像上回那樣把鑰匙丟下來——我們可以快活一回。——我覺得我很痛快。

（自由萬歲！亨利萬歲！亨利萬歲的呼聲。）

路伯來　瞧那些小子們——他們跑啦。

葛拉塞　讓他們今天走好啦——讓他們——他們總跑不了。

——幕下——

斯尼澤勒耳略傳

斯尼澤勒耳(Arthur Schnitzler 一八六二——)是生於奧國的猶太人。繼父業爲咽喉科醫生，故於科學的修養頗富。

斯氏的作品有安那托爾(Anatol 一八九○，)三幕戀愛劇戀情 (Liebelei 一八九四，)循環舞(Reigen 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寂寞之道 (Der einsame Weg 一九○三，)和拙譯綠鸚鵡(Der Grüne Kakadü 一八九九，)都是很有名著作。他不僅是一個戲劇家，而且也是一個第一流的小說家。他有名的短篇小說如死(Sterben)。戀與死二者爲斯氏作品普通的基調。由戀愛而感着生的歡愉，由死而念及生之悲寂。究竟是一種生之讚歌死之悲曲而已。但斯氏作品的題材，形式皆是追慕德國自然派的流風。於精神則表現浪漫主義的色彩。所謂「霍蒲堤曼 (G. Hauptmann)的樂旨，用維也納的變調來演奏。」

他對於人生的運命，懷着一種恐怖和懷疑。但是他卻不像霍蒲堤曼那樣沉悶，也不像梅德林那樣神秘智慧的靈光來解決人生運命的本體。他稍微有點「德卡但」的傾向。安那托爾一篇很可以代表斯氏的人生觀。

拙譯這篇綠鸚鵡是斯氏取材於法國革命的前一夜在巴黎某個酒館發生的戀愛殺人事件。全篇都是很巧妙的對話句子組成。

譯者附誌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關稅問題

海關權與民國前途

金葆光編 一冊 定價一元

本書於我國關稅問題，博考羣籍，鉤稽海關現狀，而為具體的精密的研究。內容分二編：第一編述海關稅權喪失之經過，及現行稅則與制度之批評；第二編述片面協定稅則，與吾國各方面之關係，及恢復稅權之策略與途徑。國人孰不留心於關稅問題，苟讀此書，當更能明瞭其實際情況矣。

中國關稅制度論 一冊 定價一元

李 達譯 關稅問題為財政上之中心問題，而我國關稅制度，尤為複雜，本書詳述其沿革、內容、特質及其影響，對於將來之海關制度，討論尤詳。

中國關稅問題 一冊 定價一角

馬寅初著 本書首述吾國海關稅則之根據，與進出口稅則之缺點；次論修改稅則之困難，及關稅與整理公積基金之關係；最後對於「二五附加稅」「裁釐加稅」兩問題，詳加討論。

中國釐金問題 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王振先編 本書搜集各種檔案文件，凡關於釐金之弊竇，以及裁撤後如何整頓稅源抵補收入等重要問題，均詳細說明。

中國陸路關稅史

蒙養正著 一冊 定價二角

中國國際商約論 一冊 定價九角

鄭 斌編 書分二大編：（一）緒論，泛論商約概念、締結、內容、種類、及期限等；（二）本論，分論貿易居住權、關稅劃一權、內地旅行貿易權、房地租借權、內河航行權、鐵路建築權、資金貸與權、海關管理權、領事裁判權、及最惠待遇權等。自清初之尼布楚條約起至最近之中俄協定止，凡二百餘年來我國與各國所締商約，無不擇要敘述。

中國國際條約義務論

刁敏謙著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本書內容分一百十節，自關稅移民以至外國使館及交涉儀節，莫不論述，而歸結於條約修改之必要。

民國財政論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楊汝梅著 本書於民國十五年來財政上之重要事實，悉用提要鉤玄方法，論述無遺，尤詳於中央收入與內外債，其所發表之意見，均以現在事實及各項統計表冊為根據，尤為詳確。

今世中國貿易通志

陳重民編 一冊 定價二元五角

本書以統計為基礎，敘述對外貿易之情形，計分三編：（一）對外貿易之大勢，（二）出口貨物，（三）進口貨物。內容力求實際，不尚空論，讀者得此，於我國對外貿易之消長，及各國對華貿易之概況，瞭如指掌。

附錄

最近重要外交文件

國民政府外交部關於不平條約之宣言 七月七日公布

國民政府為適合現代情勢，增進國際友誼及幸福起見，對於一切不平等條約之廢除，及雙方平等互尊主權新約之重訂，久已視為當務之急。此種意志，迭經宣言在案。現在統一告成，國民政府對於上述意旨，應即力求貫澈。除繼續依法保護在華外僑生命財產外，對於一切不平等條約，特作下列之宣言：

（一）中華民國與各國間條約之已屆滿期者，當然廢除，另訂新約；

（二）其尚未滿期者，國民政府應即以正當之手續解除而重訂之；

（三）其舊約業已期滿而新約尚未訂定者，應由國民政府另訂適當臨時辦法處理一切。特此宣言。

中華民國與各外國舊約已廢新約未訂前之臨時辦法 同上

第一條　本辦法各條所稱外國及外人，專指舊約業已臨止而新約尚未定立之各外國及其所屬人民。

第二條　對於駐華外國外交官領事官應予以國際公法賦予之待遇。

第三條　在華外人之身體及財產應受中國法律之保護。

第四條　在華外人應受中國法律之支配及中國法院之管轄。

第五條　由外國或外國人民輸入中國及由中國向外國輸出之貨物，應征之關稅，在國定稅則未實行以前，照現行章程辦理。

第六條　凡華人應納之稅捐，在華外人應一律照章繳納。

第七條　凡未經上列各條規定之事項，應依照國際公法及中國法律處理之。

中義廢約往來照會

外交部致義大利公使廢除期滿條約另訂新約照會 七月八日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王為照會事：查前清同治五年九月十八即西曆一八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中義兩國全權大臣在北京簽訂之友好通商航行條約，距今已六十餘年，其間中義兩國之政治經濟商務情形，或已根本發生變遷，或已完全不復存在。考該約所載之各項規定，其性質原與訂約時情形有密切之關係，今此種情形既已更易，則為中義兩國之共同利益計，該約自不應繼續存在，彰彰明甚。且查該約第二十六條載有按期修改之規定，即其明證。因此，國民政府認為該約於本年六月三十日期滿後，應即廢止；並提議自由中義兩國各派全權代表，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為基礎，另締新約，以期適合現情，庶中義兩國睦誼，益增鞏固，而於兩國共同利益，亦得益加增進。除訓令駐貴國中國公使轉致貴國政府查照外，相應照會貴公使，轉達貴國政府查照



見復爲荷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義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

義大利公使答復之照會 外交部未公表據露透社譯文

七月一日(?)來文內稱:『今與中義兩國在一八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訂約時情勢大變,國民政府認此約在今年六月三十日屆滿後,立即廢除,現提議立即指派代表依平等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之根據,另擬新約』等情,余已將來文轉達敝政府,同時余提出意見如下:

余不認國民政府有宣布此約從六月三十日起廢止不復有效之權。中政府在從此日期之六個月內,確有要求修改稅率與通商條款之權,但無宣布此約期滿作廢之權,此乃觀於約文第二十六條而可顯見者。該條文如下:『立約國任何一方得在一八七八年六月底要求續修稅率與通商條款,但若雙方在上述日期後六個月內無此要求,則稅率應從此日期起繼續有效十年,此後每十年屆滿皆照此辦理』,是以余必須對於由此約而得之權利提出正式保留。敝政府以爲此約在未有雙方同意所締成之新約以前,仍繼續有效。

如中政府不遵守條約義務,則敝政府勢必用其所認爲適當之方法以保護其利益及其國人利益。惟義政府甚願增進中義間友好關係,並爲以可能的範圍應合中國人民願望之一念所驅動,現準備考慮修改現有條約,並準備開議以達此目的。義政府準備以最惠國待遇之相互讓步爲根據,立此新約,故一方面義政府不反對迅速以友好精神開始整個的修約之談判;一方面欲義人及公司(關於領事裁判權者)及義人出口貿易(關於稅率者)不受優點遜於他國人民在華所享者之待遇。是以余從此時起,必須聲明新約應列入一條文,規定中義兩國所定條約之各條文,須在華盛頓協約簽字國一律在新基礎上整理其對華受束縛之外交工具後,方可實施。

尙有一條件,爲敝政府所需要以實行新約者,即吾人對中政府之關係,應先恢復其原來基礎,是已余謹以義政府名義,願國民政府早完成其事業,而實行上述之條件。

外交部致丹麥公使廢除期滿條約另訂新約照會 七月八日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王,爲照會事:査前清同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即西曆一八六三年七月十三日中丹兩國全權大臣在天津簽訂之友好通商航行條約,距今已六十餘年,其間中丹兩國之政治經濟商務情形,或已根本發生變遷,或已完全不復存在,考該約內所載之各項規定,其性質原與訂約時情形有密切之關係,今此種情形,旣已更易,則爲中丹兩國之共同利益計,該約自不應繼續存在,彰彰明甚。且査該約第二十六條載有按期修改之規定,即其明證。因此,國民政府認爲該約於本年六月三十日期滿後,應即廢止,並提議就日由中丹兩國各派全權代表,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爲基礎,另締新約,以期適合現情,庶中丹兩國睦誼,益臻鞏固,而于兩國共同利益,亦得益加增進。除訓令駐貴國中國公使轉致貴國政府査照外,相應照會貴公使,即希轉達貴國政府査照見復爲荷,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丹麥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

外交部致法國公使廢除期滿條約另訂新約照會 七月十一日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王,爲照會事:査前清光緒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即西曆一八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天津訂立之中法陸路通商章程,前清光緒十三年五月初六日即西曆一八八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訂立之中法續議商務專條,及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即西曆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在北京訂立之中法續議商務專條附章,早屆期滿,業經照會貴國政府商訂新約在案。査中國之雲南廣西廣東等省邊界,與越南之商務關係,頗爲深切,自應重訂適當專條,以期發展商務而增進友誼。爲此國民政府聲明上開章程專條及附章,自本年七月七日起,概予廢止,並提議就日由中法兩國政府各派全權代表,以平等及互尊主權之原則爲基礎,另締新約,以應急需。國民政府並聲明在上開章程專條及附章已廢新約尙未訂定以前,由本政府頒布臨時辦法,以維持中法陸路商務關係。相應照會貴代辦轉達貴國政府査照見復,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法國駐華代辦。

中日廢約往來照會

外交部致日使照會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爲照會事:國民政府爲適合現代情勢,增進國際友誼及幸福起見,對於一切不平等條約之廢除,及雙方平等互尊主權新約之重訂,力求貫徹。業

於本年七月七日鄭重宣言並於七月十二日照會貴公使轉達貴國政府在案查光緒二十二年中日訂立之通商行船條約並附屬文件，及同年九月十三日所訂附屬前約之公立文憑，與光緒二十九年訂立之通商行船續約，業於民國十五年十月第三次滿期，當經照會貴國政府，提議根本改訂。原以上述條約，及其一切附屬文件章程施行以來，歷時已久，於中日兩國現存之政治商務關係，多不適宜，在六個月修約期間內，新約不能完成，當應宣示舊約失效，惟以中日邦交關係密切，爲鞏固親密邦交起見，曾迭經展限磋商，迄未就緒。本月二十日，又屆展限期滿，國民政府自應本七月七日宣言之主張，根據平等相互之原則，商訂新約；在新約尚未訂定以前，當按照本國政府所頒佈中華民國與各外國舊約已廢新約未成前之臨時辦法，宣布實行，以維持中日兩國之政治商務關係；相應抄錄臨時辦法七條，照會貴公使查照，將上述本國政府意旨，轉達貴國政府查照，即時特派全權代表，於最短期內以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權之精神，締結新約，以期適合現情，使兩國睦誼，益臻鞏固，而兩國共同福利，亦益加增進。是所至盼。並希見復爲荷。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日本國特命駐華全權公使芳澤謙吉閣下。

外交部長王正廷。

日使復外交部照會

接准昭和三年七月十九日（民國十七年同月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關於中日通商行船條約之照會，以明治二十九年，（光緒二十二年）中日訂立之通商行船條約並附屬文件，及附屬前約之公立文憑與明治三十六年，（光緒二十九年）訂立之通商行船續約，及附屬文件，於本年七月二十日業屆滿期，提議訂立新約，在新約尚未訂定以前，按照國民政府所頒布中華民國與各外國舊約已廢新約未成前之臨時辦法宣布實行等因。日本公使依據帝國政府之訓令，將下開各節，本復國民政府，實深榮幸：

明治二十九年（光緒二十二年）訂立之中日通商條約第二十六條載自本約批准交換之日起，於十個年之終關於稅則及本約通商條款，得要求改正；然若自最初十個年之終起算，在六個月內，兩締約國，無論自何方面，不爲此項要求，不行改正時，本約及稅則，自前十個年之終起算，應照舊再有十個年間之效力，嗣後於每十個年之終，亦照樣辦理，等語；並無廢棄或失效之規定，因之兩國間如無特別之合意或協定，則此項條約，不僅不能廢棄或失效；且上述約文明載有在六個月以內改正商議未完了時條約及稅則再有延長十個年間之效力等語，是條約及稅則再有延長十個年間之效力，並無置疑之餘地。此爲帝國政府夙所懷抱之見解，前於答復大正十五年（即民國十五年）十月北京政府外交部提議改訂條約時，曾將此項見解聲明。其後迭次延長商議期間時，關於此點，亦常喚起中國方面之注意各在案。

按照以上理由，則雖在本年七月二十日商議期間屆滿之後，而前述各約及其附屬文件，依然有效，故對於國民政府以商議期間屆滿爲條約滿期之見解，雖欲同意而有所不能。

再如此次國民政府照會中，於訂立新約期間，欲律以國民政府一方所頒布之臨時辦法，是直強使現行有效之條約失其效力，此則不僅違反條約正文，爲清理解釋上或國際慣行上所不應有之事，且爲蔑視國際信義之舉；帝國政府尚難容認。

至於改訂條約，帝國政府已如迭次所聲明，鑒於中國國民之輿望，及中日之種種密切關係，具有容納商議之誠意與準備。前在北京非正式商議時，六個月之改訂期限雖經滿了，而迭允延長商議期限，以期改訂告成等事實，可以明瞭此應爲國民政府所深悉，其間不幸條約未見改訂者，主由於中國國內政情之不安定，不得不特爲指明

總之，帝國政府關於上述改訂條約之態度，迄今並無若何變更。國民政府若於此時鑒於國際之大義，中日友善之關係，撤回所謂臨時辦法實行之主張，確認現行條約之有效，帝國政府不吝欣然接納改訂之商議，施以認爲適當之改訂；若國民政府仍堅持其現行條約失效之主張，則帝國政府不僅不能接納條約改訂之商議，而於國民政府一方強行其臨時辦法時，帝國政府爲擁護條約上之權益，將有不得已出於認爲適當之處置。合併聲明。

日本帝國公使館

中美修約往來照會

美國公使關於中美修訂條約照會七月二十六日外交部公表

國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長閣下：本公使現奉美國國務卿凱訓令，將下列照會轉達閣下：

「在過去數月中，中國各事進行異常迅速，美國政府及人民向以深切而同情的態度觀察此種變遷。本年春美國駐華公使曾有揚子江流域之行，迨三月二十日美公使行抵上海時，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交換各項文件，解決一九二七年三

月二十四日發生之不幸的南京事件，按照換文內約定之辦法，中美聯合委員會業已成立，其使命為估定在該事件發生時，美人所受之損害。又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余曾發表美國對華態度之宣言，關於重行聲明本政府之態度時，余又屢次提及該項宣言。余在該宣言中，謂美國彼時準備，且自商訂華盛頓條約時早已準備，與足能代表中國或能為中國發言之任何政府或代表開始商議，庶不獨華盛頓條約之附加稅得以實行，且關稅自主權亦得完全恢復於中國。自彼時起，美國政府對於中國之發展，益加注意。蓋此種發展，其趨向能促成中國各派之聯合，且能組成一美國可與商議之政府，美國人民每自報紙及自隨時發布於報紙之官報得悉一切消息後，觀察此種發展，亦饒有熱切的興趣。

本年三月三十日，美國駐華公使為答復關於修訂現行條約之提議所致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之照會，業已提及美國政府及其人民對於中國人民欲使其國家生存日趨穩固，並實現其不受特種義務限止之主權之願望，深表同情，並聲明美國政府希望中國有代表中國人民之政治施行，俾得履行中國方面關於修訂條約時應盡之義務

本年七月十一日，准伍朝樞先生來文內附：「國民政府為商議條約事，決定委派全權代表，且請美國政府亦為此事委派代表。」美國對於中國之友善，由來已久，美國政府及人民對於中國人民，凡能促進統一和平及進步之一切舉動，莫不表示歡慰。吾人不願干涉中國之內政，吾人欲求於中國者，猶如吾人欲求於與美國友好之任何國家中言之：如對於美國人民生命財產及合法之權利，應予以適當並合宜的保護。又如概括言之：美國人民所受之待遇，較之對於任何他國人民利益之待遇，應無歧視。余雖深知中國人民之前途，艱難甚巨。但予不得不確信中國經頻年內爭之禍後，統一的新中國正在發現之中，美國人民當然俱抱此希望。

吾人相信各關係國人民幸福之增進，有賴於在中國成立一種負責之權力，足能指揮並代表全國人民。茲美國政府為證明上述舉信起見，預備以駐華公使為代表，與國民政府依法委派之代表，對於中美間條約關於關稅之規定，即時商議，以期締成新約，庶關稅自主之原則，及此國之商務在彼國口岸及領土內得享有無異於他國商務享受之待遇之原則，得相互完全表明。」等因，奉此，相應照會貴部長查照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

美國特派駐華全權公使馬慕瑞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外交部復美公使派伍朝樞為中美修約全權代表照會

大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為照復事：貴公使本年七月二十四日，轉到貴國國務卿關於修訂中美條約問題照會一件，業經閱悉。貴國政府及人民，以深切同情之態度，觀察吾國近時之發展，並貴國政府決定委派貴公使與國民政府代表，即時開議，以期締結新約各節，國民政府獲悉之餘，至為欣感。貴國政府對於國民政府所定之修約政策，首先以最誠懇之意予以美善之答復，足見貴國政府及人民，推誠相與，將使兩國歷久之友誼，其基礎益趨穩固，而愈為光大，且可促進世界之和平。中國人民，尤引為欣幸。國民政府更希望中美兩國，即將開始之會議，其結果將使一切亟待解決之問題，均可獲一適當之解決。國民政府茲特派伍朝樞博士為全權代表，與貴國政府之代表進行會議，本部長以為此項會議，宜及早開始，期於最短期間，完成新約，以開兩國外交上之新紀元。相應照復貴公使查照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美國駐華特命全權公使馬。

王正廷印。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美國公使聲明修約範圍照會　上海美總領事署發表

大美國特命駐華全權公使馬，為照會事：案查七月二十四日晚十時，本公使業將本國外交總長當日致貴部長之照會，以電轉達。於七月二十九日接准貴部長未繕時日之復電內，將由他處轉致本公使復照之譯文，直接達知各在案。具上述照復之時間後，貴部長始行聞知於七月二十五日午後在北京業經簽訂管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以簽訂此項條約，即係本國政府最迅速及最完全履行本國外交總長七月二十四日照會內之所有提議，故欲免除誤會，關於本國政府按現在之情狀所持有之意見起見，本公使應指明雖上述之來照內提及即將開始之會議等語，而按實際上本國政府原有意之會議，已經妥為辦竣。相應照會貴部長查照為荷。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

西曆一九二八年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三十日晚九時。

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條約

大中華民國大美國因咸欲維持兩國間所素有之睦誼及發展固結彼此貿易之往還是以為會議條約便宜此項目的起見簡派全權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特派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為全權大美國大總統特派大美國特命駐華全權公使馬慕瑞為全權各將所奉文據互相校閱均屬妥協會商議定條約如左:

第一條　歷來中美兩國所訂立有效之條約內所載關於在中國進出口貨物之稅率存票子口稅並船鈔等項之各條款應即撤銷作廢而應適用國家關稅完全自主之原則惟締約各國對於上述及有關係之事項在彼此領土內享受之待遇應與其他國享受之待遇毫無區別締約各國不論以何藉口在本國領土內不得向彼國人民所運輸進出口之貨物勒收關稅或內地稅或何項捐款超過本國人民或其他國人民所完納者或有所區別。如於民國十八年即西曆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前經雙方政府按照以下所規定業經批准以上之條款則於是日發生效力否則隨時按批准日起四個月後發生效力。

第二條　本約之華文及英文業經詳加校對證實惟遇有意旨兩歧之處應以英文為準締約各國批准本約應按各本國憲法所訂之手續且應以最早之日期在華盛頓互換批准。因此以上條約繕為華英文各二份兩國全權簽押蓋印以昭信守。

中華民國十七年西曆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北平簽訂。　宋子文馬慕瑞。

中英寧案交涉文件 八月十三日公表

一　王部長致藍公使照會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王,為照會事:關於去年三月二十四日所發生之南京事件,本部長茲特為貴公使聲明國民政府為欲增進中英兩國人民幸有之友誼起見,準備依照近日討論後互相同意之大綱,立將該事件解決之茲本部長以國民政府名義,對於本事件雖經調查證實完全為共產黨於國民政府未建都南京前所煽動而發生;但國民政府仍負其責茲對於英國政府代表等所受之不敬及傷害及財產上之損失,不得不以極誠懇之態度,向貴國政府深示歉意,國民政府對於在華英人生命財產,迭經本其素持之政策通令軍民長官繼續切實保護現在共產黨及其足以破壞中英人民友誼之惡勢力業已消滅國民政府深信此後保護外人,自必較易為力;故特擔任對於英僑生命及其正當事業決不致再有同樣之暴行及鼓動至當時被共產黨煽動而參加不幸事件之該軍隊業已解散國民政府且已施行切實辦法,以懲辦鬧事兵卒,及其他有關係之人,此則本部長願為貴公使附帶通知者也。國民政府依照國際公法通行原則,對於英國在寧領館館員及英僑所受身體上之傷害與財產上之損失,擔任充分賠償為此國民政府提議組織中英調查委員,以證實英人從有關係之華人方面所確受之損失,並估計每案中所應賠償之數目,相應照請查照見復,為荷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英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藍。

大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九日。

二　藍公使致王部長照會

大英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藍,為照復事:准貴部長本日照會內開,(全文見上電從略)等由,准此,本公使對於國民政府近來所頒處分有關係人暨防止以後發生同類事件之各命令,亦已獲悉本公使相信如此表示之意思,必能從速完全履行,故代表本國政府承受貴部長照會,認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致前外交部長公文中所列之要求,業已解決,相應照復,請煩查照為荷須至照會者

右照復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王。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九日。

三　王部長致藍公使照會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為照會事,關於去年三月二十四日南京事件發生之問題,案經本日換文解決,惟本部長尤有為貴公使聲明者:去年三月二十四日貴國停泊南京江面愛末拉爾特軍艦,向南京城內蔣家灣開火,為此國民政府深望貴國政府對於此舉表示歉意相應照請查照見復為荷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英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藍。

大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九日。

四　藍公使致王部長照會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九日,大英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藍,為照復事,准貴部長本日照會,關於去年三月二十四日停泊南京江面之愛末拉爾特英兵艦對於南京蔣家灣開火一事,

深望英政府表示歉忱等由，准此，查當日所開炮火，實係保護炮，專對英國僑民暨人因祕無約束之兵士，毆擊迫而躲避之外國房屋鄰近地點而發。當時此項人衆，生命危險，故開炮一舉，不但爲一時採取之惟一辦法，以救當地人之生命危險，且使其他生命確實瀕危之際，各英僑亦得離境。因此，英國政府顧念英國兵艦受未拉爾特採取此種手段，藉以保護南京英僑生命財產之必要，雖處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南京情形之下，不得已採取此種手段，英政府深爲抱憾也。相應照請查照爲荷，須至照復者。

右照會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

五　王部長致藍公使照會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爲照會事，關於去年三月二十四日南京事件發生之問題，業經本日換文解決，本部長茲希望中英兩國在外交上開一新紀元，本部長并提議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爲原則，修訂現行條約，并解決其他懸案，爲進一步之接洽，相應照請查照見覆爲荷，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英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藍。

大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九日

六　藍公使致王部長照會

中華民國十一年八月九日，大英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藍爲照復事，准本日照會內開貴部長希望中英兩國在外交上開一新紀元，尤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爲原則修訂現行條約並解決其他懸案，爲進一步之接洽等由，准此，本國政府對於中國修約之要求，認爲根本合理，且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之宣言，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七項建議內，業經充分表明其政策，並已盡力實行其步驟，以實現此項政策，英國政府茲爲對於中國素常維持之友誼與同情的態度，作進一步之表示起見，準備依相當程序，由依法委派之代表，與貴國政府商議修訂條約。英國政府之意，決不因南京事件變更以前之對華態度，而認爲該事件與修約政策無關係之另一問題。須至照復者。

右照會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王。

中德新約　八月二十日公布

大中華民國大德意志民國，因欲增進兩國間固有之睦誼，並發展及便利兩國商業關係起見，決定締結條約，爲此簡派全權代表如左：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長王正廷。

大德意志民國大總統特派大德國特命駐華全權公使卜爾熙



兩全權代表將所奉全權證書互相校閱，均屬妥協，議定條約於後：

第一條　兩締約國以達到關稅事項待遇之絕對平等及補充中華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之中德協約爲目的，議定對於一切關稅及其關係事項，在彼此領土內享受之待遇，應與任何其他國享受之待遇，毫無區別。

兩締約國之一，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在其領土內不得向彼國人民所運輸進出口之貨物徵收較高於或異於本國人民或任何他國人民所完納之關稅，內地稅，或何項捐款

按照中華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中德協約附帶換文內所載，在國定稅率未普通施行之前，德貨入口得暫照通用稅率完納關稅一節，應即取消。

第二條　兩締約國應於最短期內，以完全均一及平等待遇之原則爲基礎，開議商訂通商及航行條約

第三條　本條約用中德英三國文字合繕，遇有解釋兩歧之處，應以英文爲準。

第四條　本條約應於最短期內批准，於兩國政府互相通知批准之日起，發生效力。

大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十七日西曆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南京簽訂，本約共繕兩份。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蔣中正電中央執行委員會允遵命北上致祭，並提出總理靈柩於五次全會以前遷至南京安葬之主張，蔣之辭職因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之慰留及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李濟深等大多數軍人之勸阻，已表示取消辭意，仍積極負軍事責任。

◉總理廣州蒙難六週紀念，蔣介石通電全國，願以三民主義統一全國思想。

◉國民政府特派員何成濬赴北京。接收前總統府，國務院委員閻震驎亦準屬北行。南京各部院所派北上接收北京各部局之委員，亦分別進行其職務。

◉閻錫山覆中央寒日裁兵節餉之電，表示收撫殘敵，爲遵中央和平接收京津命令中不得已之處置，後當徐圖收束。

◉白崇禧所率第四集團軍接防京漢路石家莊保定等處之晉軍駐地，其最前部隊進駐南苑及北京附近各地。

同　十七日

◉閻錫山派于珍邢士廉赴奉天，使與張學良接洽服從國民政府，以政治手段解決東三省之問題。

◉方振武所部暫駐天津附近，方電請辭職，馮玉祥復電挽留之。

同　十八日

◉戰地政務委員會之職權，引起北京外交界之懷疑，主席蔣作賓訪使團，除荷意衛外均未得見其領袖，英使館且不招待該會委大批官員，亦爲各方所注意。

同　十九日

◉王正廷通知北京各國公使，請派員與國民政府接洽外交。使團接受王就職通告後，並復電致賀。駐英法日美比德及海牙之中國外交官已向外交部報告改懸青天白日旗。

◉國民政府會議續推馮玉祥閻錫山會同蔣中正前往北京總理靈前省視。

◉山西財政廳電告閻錫山，此次戰役，省庫虧欠二千三百萬，今後不能再解款。

◉張學良在奉天宣布就該省督辦職，宣言停止軍事，休養生息，萬福麟被任爲黑龍江督辦，吳俊陞(前督辦)之子吳泰來表示拒萬。

同　二十日

◉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直隸省改名河北省，舊京兆區各縣即併入該省；北京改名北平；北平天津爲特別市。故宮博物院組織法及理事會條例交國民政府公布，任李煜瀛易培基汪精衛等二十七人爲故宮博物院理事。修正市組織法及特別市組織法。改任李濟深陳銘樞徐景棠馮祝萬劉栽甫伍觀淇許崇清吳鐵城李祿超朱兆莘馬超俊黃節爲廣東省政府委員。對閻錫山效(十九日)電請召集軍縮會議，統一財政，統一交通，決議留待第五次全體會議討論。對安徽黨員請願改組該省省政府，允將該省政治澈底整頓。

◉東京所傳日當局對濟案之要求爲：(一)依華盛頓會議聲明青島爲自由市，禁駐華兵，由國際共管；(二)濟南爲自由市，永不駐兵；(三)膠濟鐵路欠日款四千萬，本利未付，其會計技術兩處長應由日派。

◉財政部召集之全國經濟會議（爲全國財政會議之預備）在上海開幕，財政部長宋子文次長張壽鏞爲正副主席；分金融，公債，稅務，貿易，國用五股編訂審查各議案。

◉濟南日軍所俘革命軍中之北籍者百餘人，由中日聯席會議給資遣散，有十餘人被認爲刑事犯，解送醫院。

◉傅作義派隊搜查天津俄國領事館。

同　二十一日

◉商震代閻錫山赴天津鎮攝，天津有晉軍約二萬人，收編徐源泉鄭俊彥李寶章張敬堯四軍亦及二萬人。

◉馮玉祥令韓復榘將所繳奉軍鮑毓麟旅槍械交戰地政

務委員會轉行發還鮑旅報告，所部除循遠東三省之七百餘名外，已悉被馮軍改編。

◎總司令令各師政訓部完全取消，軍政訓部人員須赴京聽候考試。

◎奉天省公署正式發表張作霖於本日逝世——據南方消息，張於被炸之日即死

同　二十二日

◎財政部布告，將四千萬煤油特稅短期公債改名國民政府財政部善後短期公債，並規定發行期爲三個月

◎程潛舊部第六軍因感在湘之不安，聲言假道贛皖，開赴前方，聽中央調遣。由軍長胡文斗，副軍長張軫率領秘密離湘。其不願一致行動者由師長周希武率領向魯滌平何健請示辦法。魯何即電江西當局請截阻胡張，並撫慰周希武部

◎張作霖正式發喪，奉天領事團代表亦參列。

同　二十三日

◎馮玉祥因病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請假十天，赴衛輝養疴。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秘書處通電，否認馮玉祥有主張暫都北平之事。

◎中央常務會議議決，先行停止程潛之中央執行委員職權，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辦理。

◎張學良召集重要會議，結果依日顧問松井主張，與關內議和，認蔣閻爲交涉對手。

同　二十四日

◎東三省聯合會通電已舉張作相爲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吉省司令，張學良萬福麟分任奉黑兩省司令，維持治安。

◎湖南調查湘東各縣被共產黨慘殺人數：郴耒各五萬，永興二萬，平江等五縣各萬餘，宜章五千。

同　二十五日

◎中央政治會議任李煜瀛閻錫山馮玉祥張繼劉守中王法勤鹿鍾麟趙戴文蔣作賓白崇禧馬福祥陳調元李宗仁爲北平臨時政治分會委員，以李煜瀛爲主席，李未到任前由閻錫山代理。又任商震韓復榘徐永昌段宗林朱綬光丁春膏沈尹默孫奐崙李鴻文溫壽泉嚴智怡爲河北省政府委員，指定商震爲主席。又任何其鞏爲北平特別市市長，南桂馨爲天津特別市市長。

◎唐山開灤礦局爲奉軍敗將所迫，英軍一隊前往保護。

◎美國東洋艦隊司令官勃理斯頓與公使馬慕瑞向美政府商議即時撤退在華之美國海陸軍，以免被他國利用。

◎閻錫山令天津新編各軍統歸商震管轄，商即下令各新編軍開離天津。

同　二十六日

◎蔣中正由南京赴漢口，轉平漢路赴北平祭告總理，並在北平與馮玉祥閻錫山等開重要會議。其衛隊由津浦路北上。

◎國民政府會議通過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所提設立裁兵善後委員會協同各部及建設委員會辦理裁兵事宜案。又財政部長宋子文所提發行津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案，亦通過，共發行數九百萬元，用途爲補充豫算不足數及臨時要需。

◎何成濬在北平就市長兼公安局長職，係奉蔣中正閻錫山委任。

同　二十七日

◎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取銷戰地政務委員會。土地收用法修正通過。指定李濟深爲廣東省政府主席。

◎外交次長唐悅良北上，視察北平外交情形。

◎全國經濟會議二次會，開始討論關於裁兵，統一財政，統一交通問題。

同　二十八日

◎中央常務會議議決禁止招募新兵，缺額不補。

◎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取締雜軍，並限令未經承認之軍事機關於十小時內撤消，不遵者即查封逮捕。

◎中央執行委員會接廣西黨務指導委員會電，依華僑協會提議，請中央召胡漢民孫科李石曾伍朝樞許崇智鄒魯蕭佛成等同國，共負黨國重任。並請決定建都南京

同　二十九日

◎國民政府委員會議決河北省政府地點設在保定。

◎北平俄款委員會俄委員聲明，不問中國政府如何，不變更庚款助教育經費方針。

◎濟南日兵又大舉檢查，捕華人多名。天津日僑電日政府，請緩撤在華日兵，至濟案解決爲止，並希望增加平時駐軍及軍艦。

同　三十日

◎國民政府令：平津收復已久，軍事告終，戰地政務委員會應即取消。

◎軍事委員會召第一集團軍軍長劉峙曹萬順等，在南京開重要會議，何應欽爲主席，討論該軍團第一期裁兵辦法。

◎全國經濟會議閉幕，並發通電，請從速統一全國財政。該會閉會後設常務委員會。又依裁兵議決案籌備組織「裁兵促成會」。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

⦿英外部發表南非聯邦政府，覆美邀參廢戰公約文。大意謂頗欣然加入。

⦿日美間無線電直通。

同　十七日

⦿電通社傳：日本當局，對濟南事件交涉，以道歉，賠償，保障，三項爲中心，並將根據太平洋會議附帶條件，以青島爲特別市政自由市。

⦿贊成弭戰條約者達十五國，美國務卿將爲此發新通牒。

⦿南斯拉夫外相提出南斯拉夫意大利兩國條約批准案。

同　十八日

⦿波斯與阿富汗互換議定書四件，以完成其保障與友誼之條約，又波斯與土耳其亦有同樣議定書之交換。

同　十九日

⦿英下院議長卓特萊以服務二十一年倦勤請辭。

⦿西班牙政府禁止私人團體討論政治。

⦿奧國與美國簽定商約，以最惠國待遇爲根據。

⦿法政府決議於二十三日以鞏固佛郎條例提交國會。

同　二十日

⦿日本山本農相，對田中報告自作農創設案之決定，照昨年計劃內容之方案進行。

⦿英國工黨內部裂痕日見，格拉斯哥工黨議員聲言，現在英國工黨已不復爲勞動界之黨，而成爲代表社會諸界之黨。

⦿英下院舉保守黨費資勞爲議長。

同　二十一日

⦿美國務卿請美洲拉丁民族共和國，參加十二月十日在華盛頓舉行之保安與公斷大會。

⦿世界新聞社傳，蘇俄政治大變動，全俄共產黨中執會發出宣言，大致接近脫洛斯基一派主張，果然，則俄共黨計劃將大變動。

⦿荷蘭與波斯簽定臨時條約，以代替投降條約。

同　二十二日

⦿日民政黨發表對華聲明，謂如中國不蔑視條約，而內容充實，則日本當率先承認新政府。

⦿日本改正治安維持法之緊急勅令，通過于樞密院。

⦿美國務卿開洛致牒十四國陳述廢戰公約之條款。

⦿世界新聞社謂：去年十月間，在華盛頓召集之國際無綫電會，曾訂有一國際無綫電條約，聞此約各國將陸續批准之。

⦿法內閣會議，通過樸蔭凱賚所擬鞏固佛郎之計劃。此計劃係規定新佛郎之成色與儲備金額。

同　二十三日

⦿日本軍隊中，行共黨檢舉。

⦿國際聯盟將改選行政委員。尤注意于中國荷蘭哥倫比亞三國任期屆滿，改選繼承者之問題。

同　二十四日

⦿荷蘭與衛萄牙簽定商約。

⦿美國所提廢戰草約，原文發表。聲明不以戰事解決紛爭，但不限制自衛權利。

⦿美民主黨全國大會，推舉候選總統，以史密士爲最有望。

⦿意大利飛行家諾比爾將軍，北極遇險，得瑞典飛機救出。諾氏乘意大利號艇，于四月十五日，由米蘭出發，探險北極，遇險後救者紛起，著名那威飛行家阿孟曾氏，死于是役。

⦿西班牙首相李維拉聲稱，西憲法將取一院制。

⦿國際痲瘋大會，將定期在倫敦開會。

同　二十五日

⦿埃及王下令解散內閣，以混合制破裂故。

同　二十七日

⦿美國女子有大示威行動，抨擊史密斯對於禁酒之態度。

⦿波蘭內閣總理皮爾蘇斯基辭職，由前副總理巴特爾組織新閣。

同　二十八日

⦿埃及由馬摩氏組織新內閣。按馬爲自由黨副理事長。

⦿美民主黨宣佈政綱，以禁酒及農業救濟爲二要目。

⦿俄共黨允許反對派認錯入黨。

同　二十九日

⦿日本政府之改正治安維持法緊急勅令案，于本日公佈實施。

⦿希臘內閣又倒。

⦿美民主黨選羅炳森爲候選副總統。

⦿俄在芬蘭邊境有軍事活動。

同　三十日

⦿日政府決設經濟調查會，以兩院議員，官吏，學者，實業家，爲委員。

⦿希臘威內瑞祿派再組內閣。

⦿日本將與澳洲聯邦及新西蘭開議商約。